武俠世界
810
$2.0

◀編 後 話▶

蕭逸的「火雷破山海」，已經連載刋出數期了。這是一篇充滿神奇色彩，變幻莫測的飛仙劍客故事，把神仙洞府描寫得淋漓盡致，閱讀之下，有若置身其間，飄然虛渺之感，今期該故事發展得出人意料之外：玉樹眞人桑羽從各方面分析得知雁蕩山可能隨時發生劫難，自願隨同杜鐵池前往七修眞人洞府，滿擬有所發現，對杜鐵池加以指點，以弭禍劫，詎料當他們二人抵步後，發覺山前景緻突變，撲朔迷離———。要知他們際遇嗎？下期有交代了。

***　　***　　***

本刋自從八零七期內容大革新後，深獲各地讀者好評，激烈讚賞，編者謹向各位對本刋鼓舞批評深謝致意。同時，在今後數期內，本刋將會按期陸續推出新著，篇篇猛稿，部部精彩，請愛護本刋的讀者們，千萬留意。

***　　***　　***

「金縷衣」與「神眼遊龍」故事已近尾聲，前者是篇俠義親情故事，後者爲古裝式間諜鬥智鬥力小說，連載以來，高潮更番迭起，令人莫測，當然，東方英與臥龍生寫作水準，保持份量，毋庸編者多所介紹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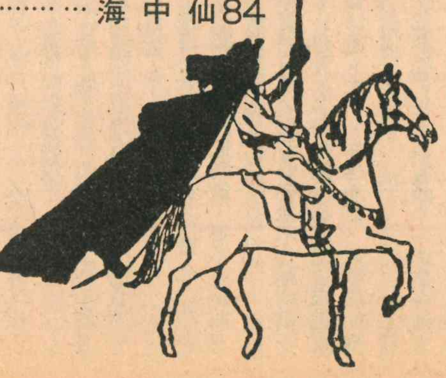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810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月老 撮合孽緣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蛇蝎春心

文·馬雲
圖·盧令

凌晨三時，街道上行人絕跡，間中有三二輛街車風馳電掣地一掠而過！

這個都市被人稱作「天堂」，沒有宵禁，燈光管制令也解除了，爲甚麼夜市如此冷落？

過去這個地方曾被人譽爲不夜天，電影院有午夜場，人們可以在街上通宵達旦地走來走去，現在也可以的，只是沒有人拿自己的性命去開玩笑。爲甚麼？

如果一定要找答案，最好還是去問問警察，而且要找最高級的警方負責人，他們才可以解答！

攪壞這個地方的治安的是誰？

可以這樣說：直接是歹徒，間接是卸任的前任警察局長。

那傢伙綽號「陰陽眼」，上任時大聲疾呼「除三害」，結果卻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百害而無一利，其低能與糊塗可謂絕無僅有！

本來在這個地方做官，說一套，做一套是想當然的事，就像那些獲得封銜的紳士名流，請問有那一個的錢財是光明正大得來的？他們用非法手段賺上了千千萬萬，拿一點點出來「自我宣傳」一番，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所謂榮銜！

於是有人說：陰陽眼口出大言，無非「靠嚇」——嚇嚇那些幹無法勾當的人，於是他們以後就乖乖的，悄悄的奉獻！

那傢伙現在已用大洋船滿載着黃金鈔票走了，回到祖家自然無須「捱薯仔」，可憐他的接班人「撈水尾」，收拾殘局卻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原來陰陽眼任警察局長的時候，對下屬「賞罰不明」，想升級麼？不必在工作上有所表現的，只要有錢就行，多些錢便升高一些，少些錢便升慢些。「分期付款」也可以，那就「分期升級」好了！

於是有「買官案」出現於後來，也有「打老虎」的活劇上演，其實那隻逃之夭夭的「大老虎」，只不過是「替死鬼」而已！

市民一直不明白，爲甚麼關防如此森嚴，已被反貪組列入黑名單的「大老虎」竟然可以安然逃回祖家？此怪事發生後不久，陰陽眼便丟了官！

有人說：「大老虎」如果不走，「陰陽眼」就會遭殃。但現在陰陽眼也走了，大老虎在輿論壓力下被祖家的警方逮捕！

有人又在發白日夢，以爲大老虎遲早會被解回來受審！

其實明白市長這個家族特性的人都會了解到：這是演戲而已！

就算眞的騙騙市民開心，把大老虎押回來又如何？反正法官也是祖家的兄弟，你担心會難爲他麼？判入獄中一年半載又算得甚麼？他大概總不會吃自來水冲飯，吃的一定是上等牛扒。

財到光棍手，一去不回頭！陰陽眼的下屬被寵壞了，歹徒也被縱壞了！

既然有錢便可以升級，當差的又何必開罪歹徒？他們只希望「多賺」一些錢，然後奉獻給上司，便可以「平步青雲」！如此這般，試問治安又有甚麼辦法不糟透？

於是，好端端的一個繁榮都市，就被這班庸才弄得一塌糊塗！

儘管市面治安壞透，小市民都躲在家中。但是有些夜店還是十年如一日，照開如儀！

這些通宵營業的夜店，顧客可能是值夜班的警探，也可能是準備做世界的大盜和小偷，自然也有一些職業女郎！

夜店自然比以前遜色了！僅有數桌人客。

在一個卡座裏，坐了二名鬚髮蓬鬆的人。這時候如果闖進警探，一定以爲這二名傢伙是準備做世界，發大財的歹徒！

其實他們只是二名失業漢，也沒有意思去做世界，起碼他們不想暴力行刦！至於發大財，自然是許多人都夢想的。

其中一個說：「我這樣子，女人怎麼會喜歡我呢？」

另一個打量着對面的男子說：「刮刮鬍子，到理髮店去一次，你就是另一個人了。」

「但是，我只想找一份入息固定的工作，對於女人，這時候那有興趣？」

「別傻氣！現在世界艱難，找工作不容易，但是如果找到一個富有的妻子，一切衣食住行都可以解決了！」

「這麼好路數，爲什麼你不去？」

「我已經有了更好的路數，要不是老朋友，我才不會介紹給你。」

較年青的一個，摸着長得並不齊整的鬍子，說道：「但是，不怕失禮對你說吧，我連理髮的錢也沒有。大全，你也知道，理髮店的價錢加了一次又一次！」

「你放心吧，我這裏有錢！」那個叫陳大全的，年紀似乎大了一些。

他掏出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揀了幾張遞給他對面的朋友。

那個叫洪浩源的，有點猶疑地，伸手接了過去。

要分別這兩個人並不困難，陳大全的頭髮雖然很長，卻十分整齊，鬍鬚也剃得十分「有型」，是個典型的新潮青年。

至於那個窮光蛋洪浩源，卻是像亂草一樣，鬚髮均未修飾。

所以從外型看來二人差不多，但實際上是大有分別的。

陳大全掏出鈔票時，鄰座有人對他虎視眈眈，那是一名年青阿飛，年紀還不過二十歲左右，面色蒼白，可能又是一個吸毒者。

陳大全仍然一無所覺地，把鈔票納回口袋中。他甚至還得意洋洋地對他的朋友說：「你也知道的浩源，不久之前我不是跟你一樣麼？失業，潦倒，簡直是一籌莫展！現在我也是一樣失業，但我不必到處受人家的閒氣了！你知道爲甚麼嗎？」

洪浩源毫不考慮地說：「是的，因爲你有錢，自然不必受人白眼了！」

「對了，但是錢從何處來？」

「女人！」

「不！」陳大全指指他的腦袋說：「是從這裏來的，如果你不動腦筋，就只有一輩子挨窮！」

「你的確有辦法！」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如果你不澈底去想，辦法決不會跑來找你！」

洪浩源忽然苦笑搖頭，說道：「我不明白，跟一個不是自己所愛的女人結婚，如何可以過得一輩子？」

「傻瓜，你爲甚麼不把它當作一份工作，一份職業呢？就看錢份上吧，甚麼感情不感情，根本就無關重要，因爲感情是培養出來的，你又何必太認眞？」

「工作是有時間的，但如果跟一個女人結了婚，你可能日夕要對住她……」

「嗯！對了，正是因爲你日夕對住她，所以才容易發生情感嘛！何況她還供給你日常生活的一切，有沒有情感是另一回事，好感則可以肯定說：一定有的！對嗎？」

洪浩源支吾着！

陳大全伸手過去，拍拍他的肩膊！又說：「聽我說吧，明天先去理髮店一次，然後依我辦法去做，不會錯的。」

洪浩源沒有正式答應下來，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已經心動了！

陳大全舉手召侍者過來結賬，自然是由他付錢！

二人離開夜店時，那個面色蒼白的年青阿飛也匆匆結賬離去！

在附近的一個街口，陳大全與洪浩源告別了！

陳大全獨自步向一處十分僻靜的街頭，那是一處富有人家的住宅區。

那名阿飛伸手進口袋裏摸摸那柄刀，握穩手柄，加緊腳步往前走！

陳大全似乎一無所覺！直至有人竄到他的身後，喝了一聲，他才吃驚地回轉身來！但是，一柄亮閃閃的尖刀，已抵住他的胸膛！

「把你的雙手舉高！」阿飛作勢地命令着！「我只要錢，不是要命的，除非你迫老子殺你！」

陳大全要不是面對住這面色蒼白的傢伙，也許會給他嚇到腳軟！但是，現在他卻顯得十分的冷靜，佯作屈服而又貪生怕死地說：「請你別用刀指住我，錢就在口袋裏，你自己喜歡就拿去吧！」

那名阿飛果然動手自行取錢，就是因爲他分了心，以致給陳大全有了可乘之機！

陳大全突然出其不意，握緊對方的手腕一扭，左足往旁邊移動，先使對方失去了重心，順勢奪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那阿飛狠狠地刺了一刀！

這是致命的一刀，阿飛掩住腹部，倒了下去！哼也沒有哼一聲！

陳大全不慌不忙，檢回已被阿飛奪到手的鈔票，又拾起那把刀，抹去了留在刀柄上的指紋，這才慢條斯理地離去！

本來由他居住的地方，到夜店只有三幾個街口，根本不必開車去，尤其是在午夜過後，街道旁邊的車位都停滿了汽車，想再找一個車位很難。

但如果陳大全開車到夜店去的話，今晚這意外就可能不會發生！

陳大全回到家中，須要先經過一度鐵閘，然後經過車道，才可以到達住所的大門，因爲這是二層高的花園洋房。拉開大鐵閘讓他入來的，是一名下人——花王雷伯，他是住在近門處的一所小房子裏的。

屋子裏還有二名女工人，一名煑飯洗衫，一名專門服侍陳太太的所謂近身。

三個男女工人服侍陳大全夫婦，而且還居住着兩層高的花園洋房，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的環境十分富有而美滿。

不過，這些錢並非陳大全所有，只是他妻子何艷艷的，甚至可以說：陳大全只是被何艷艷招郎入舍！

何艷艷不但有錢，而且樣子也不錯，年紀也只有三十餘歲，與陳大全差不多，如果稍加化粧，那就更加美艷動人了。

何艷艷是個寡婦，但她沒有兒女，生活難免會感到有點寂寞，她就是在這種情形底下，悄悄到一間婚姻介紹所登記的。

她就像許多懷着一顆寂寞的心的男女一樣，先付了六十元的登記費，留下了自己的照片，通訊地址，和電話等等，然後回家等候「佳音」！

也許有人懷疑，在這個世紀，婚姻介紹所這種現代月老還能存在嗎？

照情理說，現代人交際公開，除非孤僻成性，否則想認識一些朋友根本易如反掌！

但是，認識朋友是一回事，能否在朋友中選擇一個理想中的對象，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爲在你所認識，所接觸的朋友之中，未必找到一個合乎理想的結婚對象，但在婚姻介紹所登記之後便不同了！

婚姻介紹所有許多男女登記，就像何艷艷所登記的一間，就有超過一千名男女登記，而且不少已成佳偶。這一間就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

梅夫人手上有許多求偶的男士，一般來說，來此登記的，往往男多過女。

許多男士之中，有不少是平時不喜歡交際應酬的高職人士。例如醫生，教授以及各種高尚職業的老處男！他們大都因爲找不到女朋友，又不好意思央友人代爲介紹，結果便選擇到「梅夫人」這裏來登記！

登記費六十元照計並不貴，因爲登記之後，梅夫人須要小心審閱你的登記咭——那是由你塡好的，上面列出你的願望，例如你希望找到一個怎麼樣的配偶，條件詳列其中。

於是梅夫人就根據你的須要，在已登記的檔案分類中，找出合乎你要求的對象，然後通知你來「看相」！

相片與其人的眞容有時差別很大，但一般來說總是不致離題萬丈的。

看相費用只收十元，認爲滿意後，梅夫人會代約雙方見面，然後她會收介紹費六十元，如果有情人終成眷屬的話，那才收最後一次的服務費四百八十元。這也就是說，梅夫人又做了一件好事！

梅夫人就是在如此這般的情形底下成功的撮合了陳大全和何艷艷的婚姻。

許多認識陳大全的人都非常羨慕他有個如此美麗的妻子，更難得的是她本身既有錢，又體貼，難怪親友們都說：陳大全眞的是不知幾生修到！

現在已經將近凌晨四點了。

陳大全想像到他的妻子艷艷也許睡在夢鄉中，也可能等他回來！

他們結婚已有半年光景，陳大全覺得他的妻子對他不但溫柔體貼，更難得的是：從來沒有干預到他的私生活。

陳大全正想步入屋內，門外却响起了一陣陣汽車的馬達聲！

夜靜時份，汽車不敢响起號角，只以燈號示意，花王雷伯跑去開了閘門！

陳大全回頭看看，開進來的車子竟然是他妻子常常駕駛的「愛快羅蜜歐」房車。

汽車開至車房門口就停下來，陳大全過去看看，果然是他妻子艷艷！

他感到詫異地問：「你甚麼時候出去？」

「剛出去一會兒。」何艷艷一邊下了汽車，一邊說：「我開着車子到處找你，你到底去了那裏？」

陳大全笑道：「你到那兒去找我？」

「我以爲你睡不着覺，在街頭逛，所以開着車子在附近一帶街上看看，但是鬼影也不見一個。」

「不！如果我失眠，何不在這裏花園散步？我只是到夜店去吃點東西。」

「你該告訴我，別讓我爲你掛心！」

陳大全一邊扶接着他的妻子進屋，一邊說道：「我不想吵醒你，因爲我只出去一會兒，以爲回來時你還在憩睡呢！」

「大全！」艷艷倚偎着他說：「下次別這樣了，你也知道我的生命中不能一刻沒有你。近來本市治安太壞，我担心是難免的！」

「艷艷，你不是常常說我強壯如牛嗎？」

陳大全輕輕吻了他妻子一下。

「你強壯又怎麼樣？劏死牛的刦匪有刀有槍，萬一你有甚麼不測，叫我怎樣可以過這一輩子？」

「刦匪不過刦財，如果他們光顧我，我只要不反抗，相信他們不會傷害我的。」

「我只怕你沉不住氣！」

「是的，我現在就沉不住氣了！」陳大全會心地一笑，擁抱住他的妻子熱吻起來！

× ×

洪浩源由理髮店出來，整個人果然煥然一新！

他利用陳大全送給他的錢，買了一些衣服，穿上了又是一番風采！

現在，他可以按址到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去了！

梅夫人打量了洪浩源一遍，又跟他談了幾句。洪浩源有點羞愧，梅夫人以爲他只是有點不好意思，其實他只是不慣說謊！

洪浩源塡了一張表格，那是每個求偶者必經的手續之一。

表格上面須要貼上他的照片，看來很英俊的！

除了那張照片較具眞實感之外，表格上所列的職業是假的，這也就是令到洪浩源有一種「作賊心虛」的感覺的原因之一。

梅夫人最後對他說：「洪先生，現在請你先交手續費六十元，然後回去等候我們的好消息！」

「六十元？」洪浩源有些後悔，他還以爲只要十元八塊。

要不是陳大全給了他三百元，他這時候根本付不出這錢筆！

他正在失業，六十元可以够他幾天的使用了。但眼前已勢成騎虎，也只好照付如儀！

洪浩源担心他自已沒有他的朋友陳大全那

麼好運氣，雖然陳大全一再說過，梅夫人這裏有許多富孀登記求偶的。

洪浩源離開梅夫人婚姻介紹所之後，立即找個電話亭，他要打電話把一切情形告訴他的朋友陳大全！

陳大全在他的辦公室裏，這是一家商行，當然是用他妻子名下的欵項開設的。

何艷艷似乎完全信賴他，金錢，是身外物，自然在所不計了。

何艷艷很少到這裏來巡視，就是陳大全也沒有固定時間上班！就像今天這樣，現在將近中午了，他也是剛剛才回到這兒來的。

商行裏的工作都交由那十幾個男女職員知他的秘書處理。陳大全本人只簽了一些較爲重要的訂單和合約之類。

辦公室之內只有陳大全一個人，因此在電話中他可以和洪浩源暢所欲言！

他聽了洪浩源的訴說之後，格格地大笑道：「你放心好了，担保你不出三天，就有好消息。」

「但是，我根本在失業啊！」洪浩源苦笑說。

「這有甚麼分別？我可以在這裏給你安排一個位置，你立刻就來見我吧。我教你塡上我辦事處的電話，我早有了這想法。」

「你眞的可以給我一份工作？」

「是的。只要你不太苛求！」

洪浩源匆匆掛了電話，趕到陳大全的辦事處來！

他一直只以爲陳大全是個吃軟飯的傢伙，想不到他還是這家商行的經理。

他們是舊同學，老朋友，但已有好幾年沒有見過面了。

偶然有一次在街上遇見，陳大全給他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後來洪浩源有了困難，所以才致電約了陳大全到夜店去！

現在兩個老朋友關上了門，躲在辦公室內密談，洪浩源難免有些埋怨！

他說：「你該早對我說你是經理階級，我就不必去東奔西走！」

「這有甚麼分別？」陳大全笑道，「反正只有這樣，你才可以領畧到在這裏找工作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

「是的，像我這種人，眞的是東不成西不就！」洪浩源輕輕嘆了一口氣！

「你可以暫時留在這裏，我給你安排一個位置。但是不怕坦白對你說，這裏生意不好，所以薪金也不會太多。我們是老朋友，所以我不怕講得更老實一些，你在這裏是沒有出息的。否則我也不會慫恿你去找梅夫人，這是爲你好。」

洪浩源道：「我已經登記了，就怕有如石沉大海一樣。」

「不會的，你外形比我英俊，也比我年青，保證有許多女人喜愛你！」

「但是，靠女人總是有點那個！」

「別假道學了，我們是人，人是須要生活的。只要你明白這個社會的一切，你就覺得利用別人不是一件壞事，現在我也不是教你幹甚麼壞事，只是教你利用一些有錢的女人而已！」陳大全理直氣壯地說，「何況你須要解決生活，那些富有的女人，也同樣須要解決她們生理上的須要。各得其所，何樂而不爲？」

洪浩源再也沒有話說了。

陳大全帶他到外面去，安排他坐在一張有電話分機的辦公桌後，只叫他暫時做一些幫閒的工作！

他在梅夫人那兒登記的電話號碼是這裏的，他一切依足了陳大全的吩咐做了，就是不知道後果會怎樣，心裏難免有些忐忑不安！

辦公室裏的男女職員們，都在竊竊私議，洪浩源明知他們正在討論着他自己，但也沒有辦法，誰叫他運氣不佳，到處碰壁？只好硬生頭皮在這裏，再圖後計吧！

× ×

一羣記者包圍一位高級警官，那位警官是公共關係組的人。

事情發生在一宗兇殺案之後，記者爲了獲得進一步的消息而不厭求詳地追問下去！但也有些記者別具用心的，弄得那位警官有些疲於應付！

有人問：「警官，請問這是本年度第幾宗兇殺案？」

「第五十一宗！」警官對於數目字似乎特別富於記憶力。

「半年未到，已發生了這許多兇殺案，請問警方有何解釋？」有人問。

「無可否認，兇殺案數字比去年稍有增加，但這也是大勢所趨，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已然可以影响我們，爲甚麼犯罪浪潮不可能影响我們？再說，本市人口增加了！」警官說。

有位記者又問：「人口增加是犯罪增加的原因之一麼？」

「是的。」警官說，「人口增加，直接影响到犯罪率的。」

「請問，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嗎？」記者在問。

「我們剛查到了，他是一名有案底的刦匪。」警官說。

「刦匪？」記者感到驚奇！「那是表示，有人做賊阿爸麼？」

「未必，我們推測可能是黑社會爲了爭地盆。」警官又說：「但眞相我們正在偵查。」

「目前犯罪率增加了，請問警方的破案率是否也增加？」有人突然問道。

「嗯……」那位警官啞了！

事實上當地警方的破案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

這是一方面警方人手減少，另一方面是當局的政策造成的。

過去每區只有一名分區探長，有甚麼罪案發生，這位分區探長就必須負起全責去偵破，否則便難以交代。

但是，自從「陰陽眼」做了警察局長之後，這庸才以爲凡是當差的人都希望做探長，於是每區都有十個八個探長。

也許不少人都聽過：「一個和尚担水飲，兩個和尚抬水飲，三個和尚無水飲」故事了！

目前當地警界就出現了這種情形，每發生一宗案，就是這樣你推我讓的，除非交到總部夏維探長的手上，否則可能永遠成爲懸案！

夏維探長的担心越來越大，他三番四次請辭也未獲批准！

他的担心是有理由的，罪惡浪潮無法抑止，當地政府殺鷄取卵的政策，令到市民反感，警民關係攪來攪去攪不好。

到了最後，誰也不曉得將會發生一些甚麼事。

呂偉良突然偕同林愛莉到總部探長室來找夏維。

「有甚麼貴幹嗎？」夏維問。

呂偉良笑道：「你一定猜不到，原來我也有事求助於你！」

「甚麼事？」夏維的確有點出奇！

「愛莉，還是你對探長說吧！」呂偉良示意道。

林愛莉還未開口，夏維已忍不住先說了：「是要我做你們的證婚人麼？」

「不！還未到時候！」林愛莉說：「我可以算得上是來報案的。」

「報案？」夏維又是一怔！「你們發生了甚麼事？」

呂偉良這時候才一派正經地說：「愛莉有個親戚突然失了踪！」

「嗯……甚麼貴親？」夏維問。

林愛莉道：「是個遠方姑母。」

「多大年紀？」夏維又問。

「四十幾歲。」林愛莉說。

夏維笑了笑：「我以爲只有十七八歲呢！四十幾歲的女人，大概不會給阿飛輩賣進火坑去吧！」

呂偉良道：「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們才覺得事態嚴重。」

夏維問道：「然則你想我怎樣幫你？老實說，我最近忙透了！」

「你放心，我們不會要求太高。」呂偉良道，「首先是照例報案！」

「那就容易，讓我叫辛尼陪你到報案室去！」夏維按了桌上的電鈴，「昨天晚上街頭又有一宗兇殺案，死者是個三教九流中人，有過搶刧案底，你有聽到甚麼消息？」

「沒有！」呂偉良說，「新潮黑幫經常尋仇，互殺，你們如此認眞？」

「正因爲這傢伙藉藉無名，我才覺得可疑。」夏維說道，「例如他的死，會不會表示一次黑幫械鬥就快要展開？」

「這也難說。今日的新潮黑幫，沒有甚麼道義可講的。」呂偉良說，「他們血氣方剛，動輒就講打講殺，任何人也不會放在眼內！」

「是的，他們比舊的黑社會更難應付。」夏維說。

這時候，有人敲門！

夏維叫他入來，是他的助手辛尼！

夏維叫辛尼帶二人去報案室。但是，林愛莉忽然又說：「我雖然可以自己去偵查，但是，如果你有消息，不要拖時間，最好立刻通知我！」

夏維對辛尼說：「報案之後，把一份副本送來我這裏！」

辛尼答應了一聲！帶着呂林二人到報案室去。

也許夏維也明白：當地警方人員的辦事態度已是積習難改！所以他叫辛尼帶二人去，是希望他的同僚們的態度好一些。

呂林二人也很久沒有光顧過這部門了，只見裏面坐的全是女人！

林愛莉照例報上了她姑母的姓名，年齡，住址和身份等等。

那位女警官一一登記了。同時也寫下了林愛莉本人的姓名和電話等等。

辛尼協助着那位女警官，在旁問道：「你姑母是獨居的嗎？」

「是的，她是個寡婦。」林愛莉說，「我每個月都會抽空去看她一次，但今天去的時候，發覺她的屋內空空如也！」

「她還有些甚麼親人？」辛尼又問：「例如兒女或者姊妹之類。」

林愛莉搖搖頭：「她既無兒女，亦無姊妹，所以我才一個月最少去看她一次！」

辛尼問：「在今天之前，你有沒有打過電話給她？」

「沒有。」林愛莉說，「她耳朵有毛病，最怕聽電話，所以她居住的地方根本連電話也沒有。」

辛尼道：「照這情形，我以爲她未必出事的。她會不會到郊區一些齋堂去？據我所知，許多像她這年紀的女人，都喜歡到郊區一些齋堂去吃素的！」

林愛莉道：「老實說，我目前也難以忖測她到底是吉還是凶，總之我在直覺上覺得她凶多吉少，所以先報了案，看看你們警方有沒有甚麼特別消息，然後再作決定！」

女警官似乎領悟了林愛莉的意思，她說：「前幾天海灘找到一個女屍，但年紀只有三十歲，而且是姓郭的，不是姓林的。」

林愛莉道：「我現在報了案，消息是否立刻傳到各分局去？」

「是的。」辛尼指指一副電動打字機，「剛才你落案時，全市的分局的電動打字機也會像這副一樣，把詳細情形一一記錄下來。所以我們不斷請求市民合作，遇事立即報案，就有這種好處。由現在開始，只要有你姑母的消息，我們就可以獲得通知。」

「謝謝你！」林愛莉想跟那位女警官握一下手表示謝意！

但是，那位女警官卻板着面孔，沒有伸出手來。

林愛莉難免有些尷尬。

離開報案室！辛尼表示如果她須要，可以立即帶人去調查一下現場情形。但是剛才那女警官的態度令到林愛莉十分反感。

因此林愛莉的反應是不難想得到的。

呂林二人離開了警局，回到他們的汽車裏去！

林愛莉心裏生氣，後悔地說：「我不該聽你說，跑來報案！」

「這也沒有甚麼不對。」呂偉良道，「現在警方如果有你姑母的消息，很快就會通知我們！」

「但是，你也看見那女警官的態度了！」

林愛莉還在生氣！

呂偉良笑道：「也許她的上司規定，辦公時間不准與人握手爲禮的！」

「簡直豈有此理！警官有甚麼了不起？握手是一種禮貌，她不該令到我如此尷尬的。」林愛莉說。

「那是她沒有修養。你也知道，在這個地方，能在政府部門任職的，等於找到了一隻金飯碗，稍爲沒有修養的人，都會變得自大狂！那位女警官只是我們所見的衆多公務員其中之一而已！」

林愛莉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偉良，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

「通知江强帶人去你姑母家中偵查一下吧！」呂偉良說，「我們須要確定，有些甚麼陌生人到過她的住所。」

「好吧！」林愛莉於是利用汽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了江强。

江强是剛强私家偵探社社長，也是退休警探，而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又是偵探社裏的董事，所以在公在私要他幫忙是順理成章的事。

半小時之後，各人集中到一幢舊樓樓梯之間——這兒二樓就是林愛莉姑母居住的地方。姑母，也就是她父親的堂姊妹，所以當然也是姓林的。

她叫林四姑。

鄰居們也認識林四姑其人，因此較早時林愛莉向鄰居查問時，他們只好照實說了。也就是因這樣，才令林愛莉心裏生疑，先去報警。

根據鄰居們說：林四姑最近一改常態，與一個男子出雙入對。

有時鄰居們還可以在門縫窗罅之間，無意中聽到一些男女的嬉笑聲！

林愛莉對於這些說話不是不肯相信，只是不敢盡信，因爲她知道她姑母守寡多年了，古井重波有可能嗎？

人是感情動物，但是憑良心說，像她姑母這把年紀，這樣的容顏輪廓以及這種身裁，除非是基於愛情，否則能吸引男人才是奇事了！

林愛莉因爲越想越不對勁，這才決定先去

報警落案才說。

現在江强親自指揮偵探社的人，在現場上展開一連串的偵查！

包括了印取現場上，門窗等處的指紋，以及是否有被人撬過的痕跡。

結果證明門窗並未被人撬開，只有林愛莉今天早上摸上來時，因爲無法打開大門，又沒有人應門，再問鄰居，卻說兩三天未見過「四姑」，所以，林愛莉才施展開鎖絕技把門鎖弄開。

屋內也沒有被人搜掠過的跡象，一切井井有條，就像這屋子的主人剛離家外出一樣。在一般人的眼中，實在看不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呂偉良不禁問林愛莉：「她會不會眞的像辛尼忖測一樣，去了郊區吃素菜，住齋堂？」

「目前來說，當然任何事情也有可能的。」林愛莉說，「但是，如果她遠離市區，最低限度也應該給我一個電話。」

呂偉良道：「你不是說過，她一生人最怕聽電話嗎？」

「是的，那是因爲她耳朵有毛病，聽不清楚的緣故。」

「那麼，她即使不打電話給你，也不出奇呀。」

「但是，她如果去了幾天，事前也應該對鄰居交代一下。」林愛莉沉思着說，「照理她應該想得到，我會在這幾天來探望她的。」

呂偉良道：「我以爲你疏忽了件事了。」

「甚麼事？」

「就是她身邊可能有個男人！」

「有個男人又怎麼樣？」

「有個男人就不會隨便向鄰居洩露行踪，也不好意思說甚麼。」

「你是說：她可能跟那個男人到別處去玩了？」

「有可能的。」

呂林二人向江强交代了幾句便離開那裏，準備開車往碼頭！

呂偉良在車子裏問：「她有錢嗎？」

「爲甚麼你這樣問？」林愛莉反問道。

呂偉良道：「她如果有錢，可能有人打她的主意了。」

「不算十分富有，但是，姑丈死時，多少也會遺下一些財產給她的，例如剛才那一層舊樓，相信總值十餘二十萬吧？」

「那麼，她平時的生活——」

「她手上有數萬元現金。」

「數萬元現金能支持多久？」

「你大概不會知道，數萬元現金可以收多少利息一個月？」

呂偉良問：「她靠收高利貸過活？」

「不！不能算是高利貸！」林愛莉說：「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她曾對我提及此事。我其實只是關心她的生活問題，因此曾勸她把房子大部份租給別人，可收回一點租金作爲生活費。豈料她說：一生人最怕與別人住在一起。」

「於是，她告訴你，手上還有數萬元，是不？」

林愛莉道：「是的。她把數萬元放在一間金舖生息！」

「金舖？」

林愛莉道：「是的，我記得是金舖！她說過每千元的月息，高達三十元，一萬元便是三百元，算她有五萬元，五三一十五，每月入息千五元，對她來說，已足夠了。」

「三十元月息一千元，不算是高利貸，許多做生意的人，也希望借到這種私人貸款！」呂偉良道，「但是，你可知道金舖名字麼？」

「我不清楚。我們只是在閒談中提及，我無意追查這些事。」

「你怕人家誤會麼？」

「是的，我怕別人以爲我覬覦姑母的財產。其實我每月去看她，多少也要破財。有時買些雞精生菓孝敬她，有時留下一百幾十元，讓她自己買東西吃！」

「我了解你做人的態度，你當然不可能覬覦她的財產。……」

車子裏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呂偉良停止了他們的談話，拿起了電話聽筒，赫然是夏探長！

夏維以輕鬆的口吻說：「你們第一次嘗試到報警的好處了！」

林愛莉本來正在開車，但當她一知道是夏探長打來的，立刻把聽筒搶了過來！

「探長，是不是有我姑母的消息？」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

「是的，你這邊報了警，我們那邊立刻就有了消息，快得神奇吧？」夏維深長得意洋洋地說。

「她在那裏？」林愛莉焦急地問。

夏維深長卻慢條斯理地說道：「你猜猜的吧！」

「別開玩笑了，我們正想到碼頭去調查一下，看看她有沒有到鄰埠去！」林愛莉說。

豈料夏維道：「嘿！你想得到啊！她是眞的到鄰埠去了！」

「怎麼？她是眞的去了鄰埠？」林愛莉歡喜得驚叫起來！

「是的，我的探員剛從碼頭的出入口旅客登記簿上面查到的。」夏維又說，「與她同行的，可能還有一個中年男子。」

「謝謝你，探長！」林愛莉悄悄舒了一口氣！又笑道：「我是頭一次發現了警方的辦事能力和速度！」

夏維會心一笑道：「要不是你，相信也只不過遲上幾分鐘而已，因爲別人的汽車之內，未必安裝有無綫電話啊！」

林愛莉笑道：「希望你所講的是眞的！」

汽車仍往前駛！

林愛莉放好聽筒，對呂偉良說道：「夏探長說她和一個中年男子去了鄰埠，碼頭出入口旅客登記簿有紀錄。」

呂偉良剛才已經聽到了，他們坐得很接近，所以，夏維深長剛才說些甚麼，他都可以聽得到。

呂偉良說：「你應該要求夏維與鄰埠警方連絡一下！」

「已經知道她的行踪便算了，還何必再麻煩他們？」

「警方不是常常對市民說，他們絕不怕麻煩的嗎？」

「是的，但是，已證實她和一個男人去了鄰埠。我們還担心一些甚麼？」

「正因爲有個中年男人在她身旁，這才值得我們担心！」

林愛莉本來已悄悄舒了一口氣，這時聽到呂偉良這麼說，面色又爲之一沉：「你……你的意思可是……怕她有……」

「是的，我的意思是担心她有甚麼意外！」呂偉良說。

林愛莉呆了一陣！

呂偉良道：「你也不必太緊張，她可能甚麼事也沒有。不過，我們已然着手追查，何不查到底，查得清楚一些？」

「好吧！」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抓起聽筒，「請你替我撥個號碼！」

「本市警方與鄰埠警方常有連絡，夏探長只要肯代你查，相信很快就會有消息。」呂偉良一邊說，一邊撥動號碼盤！

「電話接通了。」

「夏探長嗎？」林愛莉問。

「是的，又是你！」夏維顯然認得出她是誰。「有甚麼事？」

「我想再麻煩你一次！」

「別客氣！我們是應該爲市民服務的，小姐有何吩咐？」

「嗯！」林愛莉差點忍不住笑了起來，但當她想到姑母的處境可能有危險時，就笑不出來了！

她說：「我希望你們警方與鄰埠警方連絡一下，探長。」

夏維道：「你担心甚麼？」

「當然是担心她有意外！」

「如果我告訴你：探員查得他們雙雙對對，態度親暱地落船到鄰埠去，你還會再担心嗎？」夏維笑道，「小姐，你也會找呂老兄做男朋友，你姑母何嘗不是個女人？她也同樣要愛情的！」

林愛莉道：「但是，我從未聽過她提及甚麼男人，我須要知那男人名字，有辦法嗎？」

「要查當然有辦法的，試試吧！」夏維又問：「你似乎過份關心你的姑母了！」

「你以爲不應該嗎？」

「她應該有她的私生活。」

「如果她有意外呢？」

「嗯……」夏維怔了一怔，「如果有意外，我們警方一定有消息！」

「等到那時候，只怕太遲了！」

「你到底又想到了一些甚麼？」

「想想吧，探長，如果有個女人年已四十過外，既無姿色，又無身裁，你會喜歡她一些甚麼？」

「嗯，這就是愛情嘛！」夏維說，「就像你愛上呂老兄一樣，那有道理可講？」

「好了，你到底肯不肯查？」

「好吧！」夏維說，「我且試一試，有消息我會通知你的！」

呂偉良坐在一旁沉思，他似乎聽不到夏維曾經提及他！

他看見林愛莉狠狠放下了聽筒之後，便問道：「探長怎麼說？」

「他認爲我姑母只在跟別人鬧戀愛，不應大驚小怪！」林愛莉說，「本來我也有這種想法，如果我姑母還年青的話。但是，現在我反而覺得有些不妙！」

「問題是那個男子不知怎麼樣？」呂偉良說，「如果他又老又醜，這就不足爲奇，相反，如果那男子樣子不錯，我才担心！」

「探員只查出他是個中年男子，我卻希望知道他的名字。」

車子已開入碼頭停車場。

呂林二人下了車，步向碼頭辦事處那邊，立刻有人迎面走來！

這兩個人是警探！

他們是奉夏維之命，較早時到此調查出境旅客的。

他們在電話連絡中，又接到了夏維的新指示，夏維要那個與林四姑一齊到鄰埠去的人的姓名和身份等等資料。

二名探員是剛剛查到了，正待離開碼頭辦事處，想不到就在外面遇上呂林二人！

夏探長的下屬都知道呂林二人是甚麼人，也知道今天要查這件事，與他們有密切關係，所以把調查所得盡告！

原來那個中年男子叫胡富，報稱商人，四十八歲。根據碼頭的記錄，他們是一齊乘船到鄰埠去的。當時乘客甚少，因此這對中年男女份外惹人注目。

這個世界的人就是這樣，滿街新潮男女，未必有人會注意他們。相反，突然有二個土頭土腦的超齡情侶手拉手的走過，就會引來不少好奇的眼光！這也許就是「物以罕爲貴」的心理吧！

且說呂林二人得到了二名探員交來的資料副本之後，林愛莉託那二名探員代爲致謝夏探長，當然也面謝了他們！

呂林二人乘車回到林四姑的住宅！

這時，江强等人的搜索，總算已告一個段落！

呂偉良看過警探們的搜查，往往「澈底」得令人吃驚！因此他笑語林愛莉道：「如果你姑母平安無事歸來，看見那亂糟糟的場面，你猜怎樣想呢？」

豈料林愛莉還未答話，江强已經說道：「那你大可放心，我們不是警探，我們的探員很有經驗，如果我不說出來，担心你進入現場也難以相信那兒曾被人搜查過！」

「那就好極了！」林愛莉說，「你到底查到了一些甚麼？」

「有些事，你可能會感到興趣的。」

「甚麼事？」

「有一張收據，你們看看吧！」

林愛莉接過來一看，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陣！

呂偉良站在一旁，自然也看到了，那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的收據！

各人恍然大悟！

江强首先說：「其實我們的担心可能是多餘的，現在就快進入二十一世紀了，四姑可能耐不住寂寞！」

林愛莉道：「我當然也希望她有個好伴侶，就是不知那男人是甚麼東西！」

呂偉良笑道：「經婚姻介紹所介紹的，大概也不致離題萬丈！」

江强也說：「是的，聽說婚姻介紹所的現代月老，很懂得顧客心理，他們會選擇一些個性接近的男女，從中撮合！有朝一日，我江某也想去登記，撞撞運氣！」

此語一出，立即引得哄堂大笑！

各人離開了現場，好像這裏並未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 ×

夏維探長被譽爲謀殺案專家，其實他才不希望成爲專家。

可不是嗎，一宗又一宗的血淋淋案子，都被送到他的部門來了！

他知道自己不是神仙，破案是須要具備許多種因素的！

首先是人手，但偏偏人手不足，上司對他解釋，市民似乎沒有興趣做警方人員，因此招募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

其次是錢！

這個世界甚麼都得講錢，但是如果說：破案率與金錢多寡有關，又似乎太市儈了！

不過這卻又是事實！

熟悉警方情形的都知道：警探沒有黑社會綫人，等於少了一隻眼睛！

警方的領導人不承認綫人的重要性，綫人費一再被削減。

於是，警探少了人手之外，又少了「眼睛」，如何可以順利破案？

也許有人抬出福爾摩斯來，認爲眞正的偵探是靠頭腦和偵探術的。

但是，此時此地的傳統，就證明警探未必是福爾摩斯的化身。有時明明白白自己有綫索，但沒有綫人，也無法把兇手的行踪查出，又如何抓人？

夏維探長不喜歡依照當地警探的傳統做法。原來當地他的行家們，過去亦無須向上司領

甚麼綫人費，而是自掏腰包！

但是，每名探員有多少月薪？夏維心中明白他們的綫人費是怎樣籌到的，但他永遠不想花那些黑錢！

這可能就是呂偉良等三俠，爲甚麼會跟夏維成爲好朋友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這宗命案是前些時發生的，有關方面左轉右推的，又推到夏維這部門內來了。

夏維的探員們也查了二天，現在還沒有甚麼頭緒，惟一只知道那是一名刼匪！

死者叫翟平，綽號道友平。

事發前一個月左右，死者才由戒毒所釋放出來！

但據醫官驗屍後證實：死者死前也一樣有吸毒。這是很易驗出的！

死者道友平被人發現倒斃在一處街頭，腹部中一刀！

致命傷是由於流血過多！

刀上只有死者的指紋！

但是，刀柄顯然經過用手帕揩抹。

由於死者是個有案底的人，所以探長助手就說這件案根本不必過份重視！

但夏維卻道：「任何一宗兇案我們都必須加以重視，因死者身份特殊，所以我才更加担心案中有案。」他又吩咐助手說：「派人到案發現場附近查查，當晚有沒有人見過死者？」

助手應命而去！

一名探員進來向夏維報告說：「海灘發現的女屍郭美嬌原來是有丈夫的，他要求我們讓他到殮房去認屍！」

「他在那裏？」夏維問。

「就在外面。」探員說。

「請他入來！」夏維道。

一個三十餘歲，衣着樸素的男子，在探員的引領下進入夏維的辦公室！

「你貴姓？」夏維問那男子。

「小姓馮，馮志達，是一名製衣工人。」那男子說：「我看到報紙，知道我的妻子死了，我可以看看她的屍體嗎？」

「可以的，但未看之前，我先要問你幾個問題。」夏維說：「你們可是正式結婚嗎？」

「不！只是同居。」馮志達說：「但我有親友們可以作證！」

「同居多少時候了？」

「一年多些。」

「有兒女嗎？」

「沒有。她不肯生養，是個野女郎，但我是眞心愛她的！」

「但據我們警方調查所得，她是獨居的。」夏維又問：「你有沒有弄錯？」

「根據報紙上刋出的照片，她正是我妻子郭美嬌，現年三十歲，一點也不錯。」馮志達道，「我們約在三個月之前分居。」

「意見不合嗎？」

「是的，可以這樣說，其實是她不滿現實；她嫌我窮，希望再找到一個金龜婿！」

夏維又問：「她有家人嗎？」

「沒有。所以我希望領回她的遺體安葬。」馮志達輕輕嘆了一口氣！「這無知婦人，眞的是不知世途險惡！」

夏維叫人取來一個文件夾，取出一些信件，讓馮志達辨認：「認得這些字跡嗎？」

馮志達約略看了幾行，反問道：「這是誰寫的信件？」

「你妻子郭美嬌的。」

「不！不是她的。」

夏維再取來另一封：「你再小心點，看清楚吧！」

馮志達認眞地看了一會，依然搖搖頭：「不！絕不可能是她的，我有辦法證明！」

「你怎樣可以證明？」

「我因爲太愛她，她以前寫給我的情書，一直還保存着！」馮志達說：「我可以拿來給你看！」

「好極了！」夏維說，「我派人陪你回去，我們要查驗一下。因爲我們找到這批遺書，還以爲她是自殺的，但聽你現在這樣說，可能是另一回事！」

「不！她不會自殺的。她爲人十分樂觀，這點我最了解！」馮志達道，「如果這是一宗謀殺，那一定是謀財害命！」

「非常感謝你的合作，現在先請你回去把一切有關證物帶來！」夏維向一名探員吩咐了幾句，便把一些信件小心收回。

助手說：「如果又是一宗謀殺案，我們更加頭痛了！」

夏維說：「警探的職責是找尋眞相，而不是找個藉口交差了事；我最討厭那種不良作風。例如這宗如果是一宗自殺案，那當然須要找證據，否則更加要把眞相查出來。要不然，兇手固然可以逍遙法外，死者也不瞑目。」

助手知道探長的脾氣，不敢再說了，否則夏維可能又是大篇道理！

過去有人說：兇案太多，是由於天熱關係，太熱的天氣會令人脾氣變得暴烈。也有人說，月圓之夜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令人去犯罪。但是，現在罪犯們似乎不擇日子了。

還有什麼藉口嗎？

在短短數日之內，連續發生了幾宗兇案，有些簡直令人莫明其妙！

唯一的藉口似乎只有一個，就是法律對罪犯們實在太寬容了！

世界許多地方對罪犯十分緊張，例如：殺人者死，販毒者制以極刑或者無期徒刑等等，但是在這個都市卻動輒只是罰錢！這到底是個什麼世界？

也難怪有人說：這是一個罪惡樂園。只難爲了夏維探長這班人！

且說馮志達帶同探員返家，把一些信件和證物携回警局供夏探長研究，那些物件之中包括有馮志達與死者——海灘發現的女屍，合照的照片，以及她生前寫給馮志達的信件等等。

夏維這才叫人帶他到殮房認屍。馮志達嘆息搖頭，他沒有痛哭流淚，也沒有擁抱屍體，只喃喃自語說：「太笨了！太傻了！爲什麼你要這樣離開我，跑去送死呢！」

探員陪着他辦妥了認屍手續之後，便帶他再回到警局裏去！

這時候，夏維探長正從馮志達交來的信件之中，找到一封男人筆跡的信。

信的大意說：收到了死者的信和照片，極力稱讚她漂亮！

信中又約會死者在一間一流餐室會面。

最奇特的一點，就是那男人表示屆時他的衣襟上將會插上一朶玫瑰花！他也要求死者到時也同樣帶去一朶玫瑰花！

夏維問馮志達：「這封信的信封呢？」

馮志達似乎也不知道那叠舊情書之中，有這一封信。

他說：「亡妻是個唯情主義者，她生前愛看文藝愛情小說，婚前也愛寫信給我，這些情書雖說由我保留，實際上我們婚後，她每天都選擇一些翻閱。她似乎對自己的旖旎詞句十分欣賞！但是，這封信怎麼會夾在其中，我就不得而知！」

「是夾在她寫給你的一封情書裏面。」夏維說：「但是，爲什麼署名上面只寫號碼？奇怪！你可知道那男人是誰嗎？」

馮志達接過那封信一看，只見信末寫住：三五八！

馮志達想想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相信是暗號。」

「這封信我們須要留下來，交給筆跡專家研究一下。」夏維說，「我還要派人到府上搜查，看看有沒有其他由這個人發出的信件。」

「好極了！」馮志達絕對沒有意見，他說：「只要你們查出殺死她的兇手是誰，你們要我做任何事我也會去做！」

於是夏維又再派人到馮志達家中去搜查！

夏維一向注重辦案的速度，他已等不及搜查的結果，先叫人把那封「怪信」送交筆跡專家研究！

這位專家當然不再是政府指派的紅鬚綠眼專家們，而是夏維認爲可靠的中文筆跡專家。

夏維也知道政府聘有一批來自外國的專家，但他絕難相信外國人能看得懂中文。即使能看得懂，相信也無法辨認筆跡！

無可否認，外國人有些事情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們不是神仙！

例如本地交通系統須要研究如何改善，他們又自祖家請來一大批所謂交通專家！

結果怎樣？

那些專家只是初到貴境，住上有限的日子，任誰也不會相信他們眞正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和須要！但是他們的提議往往被政府視作金科玉律！到頭來交通系統不但毫無改善，而且不切實際，越弄越糟！

爲什麼？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例如：外國街道可以讓三四列汽車同時同一方向前進的，讓出一些地方闢作巴士專綫是十分合理而切實際的。

但是，當地車多路窄是人盡皆知的事，他們竟也接受「專家」的意見，把僅可行二列車的街道，闢爲巴士專用綫地區！

本來只可行二列車的街道，是一列朝東一列朝西的，所謂「變程路」！

但是，爲了接納專家「改善交通的意見」，交通當局竟然有勇氣把「變程路」改作「單程路」，如此一來的確可以讓二列車並肩向一方向前進。但是，靠近路滂一半路面，卻闢作「巴士專用綫」！

結果如何？

經過「改善」的街道上出現了「奇景」！

一條狹窄的馬路，有一半是空白的，另一半擠塞不堪，汽車大排長龍！

因爲巴士本來就數目有限，加上市會性的服務宗旨，有利可圖的幹綫他們多派車輛行走，無利可圖的便「間中有驟雨」地派少量巴士行走。而那條「專家的傑作」，經過「改善」的交通路綫，剛好又是被認爲「無利可圖」的。於是就出現了：這一邊是有車無路行，那一邊則變成有路無車行！

要數當地政府的糊塗事，眞的是寫之不盡，數之不淸！但最糊塗者，莫如上述的「交通專家的意見」這一事。

其實政府如果存心改善當地交通，只要找幾方面的駕駛人士，開一次研討會就够了！

這幾方面的人士包括：巴士司機、的士司機、小巴士司機以及私家車主等等！只有這班人才是經常使用道路的人。也只有他們才眞正了解到當地的交通實際情況！

但當地政府竟然爲了「關照」祖家的窮兄弟，而把當地的交通視作兒戲，其糊塗亦可以想見！別說那些專家根本不是什麼專家，就算他們眞的是專家，只在當地住了三幾個月，恐怕也無法去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試問又如何談得上提供意見，以供改善之用！

結果政府花了大筆公帑，卻無法切切實實改善當地的交通！

到頭來反而換來諸多不便，以及市民的怨聲載道；惟一覺得有好處的，相信就只是那批用高薪聘來的專家們。

現在夏維深長所信任的專家才是眞正的專家，他們不但對中文有研究，也精於分析筆跡。即使是冒仿筆跡，也難逃得過他們的眼睛。

夏維現在就只等待專家的檢驗結果，如果編號「三五八」的人，證明就是僞冒死者留下情書的人，那麽，郭美嬌就可以肯定百份之一百不是自殺，而是被人殺害的！

深員在馮志達家中找不到其他綫索。

筆跡專家最後作出了一個結論，就是：署名「三五八」的男子，就是冒充郭美嬌筆跡留下遺書的人，後者筆跡雖經過一番僞裝——僞裝得較弱，讓人家以爲這是女人的筆跡。但是，專家們憑筆劃和詞藻，很容易分辨得出兩者是同一個人。夏維又從指紋組方面證實，兩者之間都有同一個男子的指紋出現在信箋上。

答案差不多可以確定了，就是這是一宗謀殺案，並非自殺！

死者郭美嬌背夫勾漢，被一個男子殺害；事後造成自殺的跡象。要不是夏維鍥而不捨地深入研究，只怕郭美嬌亦死難瞑目。

但是，兇手是誰？

夏維深長首先在案底的犯人中找綫索，檢討一下其中是否有指紋相同的，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神秘編號　可疑綫索

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到林愛莉的耳朶裏，雖然這可能是意料中事她也感到非常難過！

夏維深長來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告訴她：她的姑母林四姑在隣埠死掉了！

林四姑的屍體是在一家旅館被人發現的，她的男伴失了踪！

根據隣埠警方的消息：她是兩天前偕同男友到該旅館開房的。

那位男友登記的名字是胡富，四十八歲，他們登記的關係是夫婦！

林愛莉立刻和呂偉良先往警局，會晤夏維深長，一方面看更詳細的資料，另一方面要求夏維與隣埠警方合作緝兇！

夏維說道：「各處碼頭已接到通知，現在我們正等候進一步消息。」

「不必等了！」林愛莉說，「我立刻就跟偉良到隣埠去！如果你能通知那邊的警方最好。同時我不妨作大胆假設，他的護照可能是僞冒的，所以你通緝胡富未必有用。」

「這點我們已想到了，我們會盡力而爲的。」夏維深長說。

最近發生的一連串命案已令到夏維忙得團團而轉，現在這一宗關係到林愛莉的，雖然發生在隣埠，也够他煩了。因爲死者是本市市民，而林愛莉更不是好惹的。

夏維深長的腦子裏千頭萬緒，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後，他決定帶人到隣埠去一次，那並非因林愛莉的關係，而是因爲死者是本市市民。

林愛莉和呂偉良二人只早一步到達隣埠，當地警方已接到夏維深長的知會，知道林愛莉就是死者的親戚，因此先派人領他們到殮房認屍！

死者的確就是林四姑——林愛莉的姑母。

林愛莉看見屍體面部瘀黑，卻看不見有任何傷痕。根據當地警方的驗屍報告，她是死於中毒——可能喝了有毒的飲品。

「她當然不會自殺！」林愛莉悲憤地說：「我一定要替她報仇！」

呂偉良只在旁勸慰她，什麼都沒有說。

呂偉良心裏想：她的男友胡富既是個上了

年紀的人，到底憑什麼去吸引林四姑？

林四姑亦已過四十，大概她是深信已經找到了終身伴侶，結果卻被人財色兼收；雖然林四姑有沒有損失財物仍在未知之數，但憑常理推測，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胡富是個什麼人？商人、騙子，還是一個心理變態的人？

林愛莉證實那個女死者就是她的姑母之後，回到當地警局時，夏維深長等人也到了。

林愛莉感到意外，因爲事前她並不知道夏深長等人會來！

當地一名深長向夏維交代說：「當時她的衣着還算齊整，但是手袋裏沒有錢，手表也不見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被兇手取去的。」

林愛莉問道：「她住在那一家酒店？」

「維加斯酒店，三一二號房。」那位警深回答道。

林愛莉又問：「那裏的侍者怎麼說？」

警深道：「他形容這對情侶有些特別，一般到這裏來的人，都愛到下面去賭幾手，但他們多數在白天出外，晚間則躲在房間裏飲酒談心！」

那位隣埠的警探又補充說：「像他們這樣的年紀，如此恩愛纏綿，當然不是夫婦。這也就是當時酒店侍者們的感覺。」

林愛莉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在她過去的感覺中，她的姑母是個十分保守的女人，廣東人稱爲「老姑婆型」的女人。

但是現在如果酒店的侍者所言不虛，她竟然一改常態，變成了老來嬌！

根據碼頭等處的出口記錄，胡富這個人還沒有離開隣埠。

但是，林愛莉仍然懷疑他用的是假護照！

夏維深長在長途電話中保持與他的總部的連絡，根據他的助手報告：胡富這個人的確是領有正式護照的，他是個小商人。

胡富的護照並非假的，根據出口旅客的記錄，那是一份正式護照。他是與林四姑一齊出境，到隣埠渡假去的。

夏維的助手們已趕到胡富的家中去偵查，希望會有胡富的消息。

林愛莉也明知這時候要找胡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只希望查出他的身份，以及他如何認識林四姑。

至於林四姑損失了一些什麼財物，這當然也是警方要偵查的。

呂偉良認爲胡富如果就是兇手，這時候他已逃回原來的地方。因爲隣埠太小，要藏匿不易。如果要偷渡反而是易如反掌的事！

林愛莉在迷惘與痛苦中，辦理死者遺體運回原居處的手續，有呂偉良和夏探長在着，自然不會太麻煩的。

兩地警方還沒有辦法找到胡富，但是，通緝令已發出了！

根據夏維的助手調查所得：胡富是個四十八歲的小商人。獨自居住在一個小單位裏。據隣居說：他的妻子已死了數年。

胡富沒有兒子，一個女兒，已嫁到外國去了。

隣居又說：胡富沒有續絃！平時也很少看見有女人來拜訪他！

至於死者林四姑，隣居也沒有見過其人。那是憑警深出示的死者照片辨認的結果。

像胡富這麼樣一個小商人，會不會是個騙徒？那眞難說！

不過，根據隣居的口供，認爲胡富的經濟很寬裕，似乎無須出此下策！

夏維深長的主要助手辛尼，帶人在胡富的家中偵查時，發現了一些信件。

這些信件上面的稱呼很古怪，有些寫上了一些數目字代表了稱呼，署名也只是個編號。

編號都是三位數字的，根據信上字跡判斷，女的自稱：二九九，男的被稱爲：三四六！

所有信件都是同一筆跡——女人的筆跡！

等到夏深長等人回到總部時，林愛莉證實這些信件上的女人字跡是她姑母林四姑的。

林四姑的信件中，大致上可分作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稱胡富爲：三四六！第二個階段開始稱呼他的名字；第三個階段已是密友了！稱呼也簡單、親切！

林愛莉再看看信封面上的郵箱號碼，就更加感到驚奇！

死者爲什麼會寫信到郵箱去？

夏維深長也想起了另一件事，就是死在海灘的艷屍郭美嬌，她的來往信件中，也有一封的署名寫上：「三五八」的。

這些案件是否有任何關連？

夏維深長立刻叫人翻出淺灘艷屍郭美嬌一案的檔案，讓呂林二人看了一遍！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感到迷惘！

這時候，阿生却突然出現在夏維深長的辦公室中。

夏維道：「你的消息很靈通！」

但是阿生却說：「我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我只是爲公事而來！」

「公事？」夏維怔了怔！「什麼公事？」

阿生道：「美國的行家要我們追查一位美籍華裔的中年人的下落，此人由舊金山回來這裏擇偶，預定行期三個月，如今已超過了半年，美國方面担心他已出了事。這裏的美國領事館無法與他取得連絡，所以通知我們協助！」

夏維道：「他叫什麼名字？」

「余榮，四十四歲。」阿生順手取出一幀照片來給各人看！

照片是透過電視傳眞機拍攝的，也就是目前世界各大通訊社採用的那一種。

夏維接過照片觀看的時候，阿生又問道：「有這個人的消息嗎？」

夏維搖搖頭：「沒有。」他想想又說：「不過他是遊客，要查他下落相信並無困難。」

夏維翻過照片底面看看，上面已寫了一些字跡，包括照片中人的姓名，年齡，以及起程的地點與日期等等簡單資料。

夏維把那幀照片交給助手翻印。

阿生這時候才問呂林二人：「你們怎麼也在這裏？」

林愛莉黯然神傷地說：「四姑母死了！」

關於林四姑失蹤的事，阿生前兩天也聽林愛莉提及過，但想不到凶訊終於傳來！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阿生只有安慰林愛莉幾句。

阿生最近很忙，所以較少時間陪伴呂林二人；有時他還要睡在辦公室裏連家也沒有返！

阿生在等候夏探長助手的消息時，也看過那些不署名，只寫編號的信件。

阿生是個鬼靈精，但面對這些古怪的信件也感到莫名奇妙！

但是呂偉良經過一番沉思之後，卻說道：「這些編號會不會是某種俱樂部會員編號？」

林愛莉喃喃自語道：「根據發信日期，他們最初只寫編號，顯然是雙方並未熟絡。後來他們有過約會之後，便互相稱呼對方的名字，最後才越來越親切，這表示他們的感情已進入情侶階段了。」

呂偉良回頭對夏維說：「警方有權追查租用郵箱的人的背景嗎？」

夏維深長說道：「可以的，只要有合理的理由。」

「那麽，先查一查租用一九〇二號郵箱的人是誰吧！」呂偉良說。

一九〇二號郵箱，就是林四姑寄信給胡富的收信處。在正常的情形下，租用這郵箱的人，應該是胡富才對，但呂偉良認爲仍然值得一查。

他覺得胡富只收到一個林四姑的信，這是有多少意外的。

假定胡富是個專門欺騙女人感情的人吧，那麼他爲避免麻煩，租用郵箱作通訊地址。然則，他的家中起碼還可以搜出別個女人的信。

但現在既然只有林四姑一個的信件，而且又只有互稱編號的「陌生階段」時期的信件才寄到「一九〇二」號郵箱去，以後信封上的地址已是寫上胡富家中的。就憑這點推測，租用郵箱的，可能另有其人！

夏維探長接受了呂偉良的建議，立即派人去查「一九〇二」號郵箱的主人是誰。

這一邊，他的另一名助手已由外面回來，向他和阿生報告余榮此人的下落。

據說，余榮曾經住過英美大酒店，那是最初由美國到達本市的時候，但後來遷出了，便下落不明！

夏維探長的助手曾到過英美大酒店調查，據那兒的侍者記憶所及，當時曾有一個貴婦打扮的女人找過他，狀至親熱。不久之後，余榮便連同行李一齊搬出酒店。當時侍者推測他可能搬到親友家中去住了。

助手所以查到英美大酒店去，是由於在入境旅客登記卡上，發現余榮塡上了這家酒店的名字。

阿生本來也可以直接去查的，但是他先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可能會減少許多麻煩。例如當地警方已發現余榮的不幸消息，那阿生就可以省下許多工夫。

探長助手又說：余榮在美國申請出境時，在本市有位親友，這親友的地址就是寫在照片背後的，但他依址拜訪此人時，證明余榮還未到過這親友處。

現在可以這樣說：余榮失踪了！

阿生嘆一口氣，說道：「看來，我又要忙起來了！」

阿生暫時告別各人，他要儘快找到余榮此人的下落，然後回報美國特警組人員。

夏維探長是當地一位警探首長，職責上雖然稍有不同，但對付犯罪份子的立場却是相同的，他常常幫助阿生，阿生也時時幫助他。

國際特警組名義上是獨立的，但經常與當地警方保持密切連絡。它並非國際刑警，而是一個世界性的秘密安全組織。

國際刑警往往是由每個地方的警察兼任的，但國際特警組織絕非想像中那麼簡單，須要經過極其嚴格的訓練和挑選。

阿生走後不久，夏維派去調查郵箱的警探也有消息回來了！

呂偉良的推測是正確的，租用「一九〇二」號郵箱的人並非胡富，而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

租用人並非胡富是呂偉良忖測得到的，但租用該郵箱的人竟然是一家婚姻介紹所，則大大出乎各人意料之外，事前大家都沒有想到那方面去。

這是一項相當重要的發現，夏維探長立刻偕同呂林二人趕到「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去。

梅夫人是個年約四十的半老徐娘，外型高貴大方，十足一位富家太太，但是事實上她是一個寡婦，沒有兒女，也不再醮。

她開設這家婚姻介紹所是用她的名字做招牌的。據說，已有數年歷史，也撮合過不少痴男怨女的美滿姻緣。

婚姻介紹所早年盛行一時，但在現代社會中，男女社交公開，這種行業似乎不可能存在。因此數年後今日，這種介紹所只有三數間仍然存在。

他們的顧客對象大多數是天性害羞的男女，其次就是華僑。

天性害羞的男女，一般都是不善交際的，認識異性的機會自然少了。等到他們上了三四十歲的年紀仍然無法可以找到理想對象時，他們就不得不借助這一類介紹所的撮合。

至於那些自外國回來的華僑，大多數是事業有成就的男子，他們不喜歡娶外國女子爲妻，就只好不辭跋涉地，千山萬水的回到這裏來，有親友可以拜託的，便託親友介紹，否則就只好到這一類婚姻介紹所去登記。

梅夫人承認林四姑與胡富二人都在她的介紹所中登記過。

林四姑的編號是「二九九」，胡富的編號是「三四六」。

梅夫人解釋她的工作與責任時說：「一般來說，我們的責任只是一度橋樑而已，等到他們互相認識之後，我們的任務便完成一半。最後，倘若他們情投意合時，手續上他們一定要去結婚之前，通知我們，交出最後一筆費用，然後由我們證婚。」

呂偉良道：「如果他們互相認識之後，又不通知你們便悄悄成爲夫婦，你們豈不是等於白做？」

「那又未必！」梅夫人說，「首先他們登記時須要付登記費，看相片時又要付看相費，合意後約見時，又得付介紹費，這些就是我們應得的代價了。不過，最後的結婚服務費是非常可觀的。因此，如果他們存心賴賬，我們便是一種損失！」

林愛莉問：「然則林四姑與胡富二人，已達到了何種階段？」

「我們已收了他們的介紹費，就是未談到結婚。」梅夫人道。

夏維探長問道：「可能讓我看看他們的檔案嗎？」

梅夫人苦笑道：「本來站在我們的立場上，我們有權替顧客保密，但現在既然證實你是本市一位探長，如果我要你交出手令，你一定不高興。所以現在我也只好不依照正式手續，把他們的登記檔案交給你查看！」

梅夫人說到這裏，便跑到文件柜那邊去，取來兩叠文件。

夏維只見其中一叠編號爲：「二九九」，另一叠編號是：「三四六」。

翻開文件夾，裏面有二人的登記咭，以及一些個人的資料。

各人本來滿懷希望的，但現在看來，又似乎毫無用處，因爲這裏能找到的，他們早已知道了。

夏維順口問道：「可以告訴我，編號三五八的是個怎樣的人嗎？」

梅夫人苦笑一下，搖搖頭：「探長先生，請原諒我，我必須保存職業上的道德水準，以及對我的顧客的責任問題。」

夏維說道：「如果我告訴你，這個編號三五八的人可能是個殺人兇手，你還堅持一定要我申請搜查手令麼？」

梅夫人怔了一怔：「什麼？你說三五八可能是個殺人兇手？」

「是的。」夏維又說：「還有一個叫郭美嬌的女子，你可會聽過她的名字？」

「嗯！郭美嬌？」梅夫人很認眞地想了想，終於又搖搖頭：「除非你說出她的編號，否則我很難一一記憶起來！」

呂偉良問道：「請問你，這裏有多少人登記？」

「男的大約九百多，女的也有七百餘人。

」梅夫人說道。

夏維又重複他的問題：「可以讓我看看三五八號的檔案嗎？」

梅夫人聳聳肩，終於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重新跑到文件柜前面去。

「三五八」號檔案找來了，夏維發覺他是一個三十五歲的男子柯天池。

夏維一邊看，一邊問梅夫人：「他可是找到了一個姓郭的女朋友？」

梅夫人看看記錄，指示着給夏維看，說道：「他是個相當揀擇的男人，所以我至今仍未爲他找到一個理想中的伴侶！」

夏維根據她的指示，看看那個空白的方格，果然是沒有記錄。

但他仍然問道：「這個人是否一直未經你介紹女朋友給他？」

「是的，如果有，這裏一定有記錄。」梅夫人又指指那個方格。

夏維又問：「那個姓郭的女人，你可能見過她，他們有沒有可能私自通信？」

「人客之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不過，照常理說，他們如果須要互相認識，必須經我介紹，而我亦必然會在此留下記錄。」梅夫人說，「但是現在這裏旣無任何記錄，我也沒有這個女人的印象！」

呂偉良立刻問道：「你旣然不知道郭美嬌是誰，又怎談得上什麼印象？」

梅夫人很不高興，她瞪住呂偉良說：「探長剛才所講的郭美嬌小姐，她的照片在報紙上刊登過，但我確實對此人全無印象。你們現在還須要些什麼資料？如果沒有，我失陪了！」

夏維探長覺得這個女人有一種不可侵犯的氣概，不由自主地把手中的資料還給她。

梅夫人把文件檔案捧在手中，扶一扶那副眼鏡，一派理直氣壯的神氣，使人想起一些高尚學府的女導師。

各人離開梅夫人婚姻介紹所，似乎又變成了一無所獲。

呂偉良和林愛莉發覺一個年約三十許的男子正閃閃縮縮的進入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去。

夏維探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登上他的座駕車去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沒有跟他一齊走，他們猷在路旁，沉思着。

梅夫人婚姻介紹所是位於市區一條十分幽靜的路上，一幢二層高的花園洋房，環境極之優美，曠男怨女如果被安排在這種園林景色中相會，一定能倍增情感。

門前的水泥牆上，鑲了一個銅招牌，刻上了「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等八個字。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看來你姑母想找個歸宿的，但現在却變了無主孤魂！」

「我說她簡直死得不明不白！」林愛莉嘆氣說：「將近五十歲了，我不知道她怎麼會忽然間春心蕩漾，到處找男人！」

「找個終身伴侶是一個正常女人的慾望，你又怎麼能怪她？」呂偉良說，「要怪也只怪她帶眼不識人而已！照看胡富這傢伙也逃不了的，他的身份已查出，兩地警方遲早會把他抓住！」

林愛莉忽然又問：「梅夫人這女人，有什麼可疑之處嗎？」

呂偉良道：「你以爲怎樣？」

「暫時看不出，要懷疑也只能懷疑她過份維護顧客的利益。」

「假如她是正正當當的只做個媒人，對一些男女來說，實在是一件好事。」

「如果這是一間謀人寺——」林愛莉剛說到這裏就頓住了。

呂偉良的視綫跟隨着她的一齊移動，發覺一個年約三十許的男子，正閃閃縮縮的，進入梅夫人婚姻介紹所裏面去。

林愛莉苦笑搖頭：「他還這麼年青，樣子總算英俊，其實又何必委託梅夫人？」

呂偉良道：「他可能害羞，有些男人像我一樣胆小如鼠，如果沒有人穿針引綫，可能一輩子也不能認識一個女人！」

林愛莉瞪住他會心一笑。

二人先後登上停在道旁的汽車，却沒有立即離去。

不久之後，那個男子又由屋內走出來，他手中持着一封信，一邊看一邊走着。

從他喜形於色的神態看，那大概又是一封由梅夫人代轉的情書。

林愛莉沉吟道：「如果梅夫人以服務爲目的，這的確是一件好事。相反，一連串的命案如果與她有關，問題就大了！」

呂偉良也沉思着說：「是的，表面上看來，我們不應該懷疑她，即使有問題，也只是她的顧客之間的事。但是不知怎的，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她可能在隱瞞着一些事實！」

林愛莉道：「爲顧客保守秘密，本來是一種道德，但這件事却關乎命案，她實在應該坦白的，否則她本身就有問題！」

呂偉良道：「你以爲剛才那個人對我們可能有幫助嗎？」

林愛莉稍作沉想，立即開車。

他們要跟踪剛才到梅夫人那兒去取信的男子。

× ×

剛才到梅夫人那兒取信的男子正是洪浩源。他是一個潦倒的青年，幸得好友陳大全的指點，跑到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去登記。現在他總算有了回音。

信上的字跡是那麼的清秀，而且不再用編號代替，而是寫上了雙方的姓名。

那女人叫冷若冰。

洪浩源不知是驚還是喜，他從以前的幾封信中，知道對方的年齡不會超過三十歲，死了丈夫不過兩年左右，因爲深閨寂寞，希望早日

找到一個男朋友。

冷若冰又表示：她從梅夫人那兒得到了洪浩源的資料，認爲他很適合她的要求。

這一封信令到洪浩源非常興奮，因爲冷若冰要約他見面了！

洪浩源歡天喜地的捧着那封信，去見他的好朋友陳大全。

陳大全對洪浩源的幫忙可謂情至義盡了，他介紹他到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去，付他裝扮費，又讓他歇在他的公司裏。

每次有電話來找洪浩源的時候，他都稱洪浩源爲經理，這令到洪浩源非常不好意思。

但在另一方面，洪浩源在女人面前却十分威風，人家都以爲他眞的是這家商行的經理。

陳大全看了那封信之後，也認爲洪浩源這一次做得不錯。

他們閉上了經理室的門，舉杯慶祝。

洪浩源表面雖然很高興，但內心到底還是有點兒難過。

可不是嗎？堂堂一個男子漢，竟然淪落到要去靠女人過活，其悲慘亦可知。

但在另一方面，生活是現實的，洪浩源在四下裏找工作之中到處碰壁，在面臨絕境的時候，他就不能不把自尊心擱置一旁。

陳大全眼見由他一手安排的大計已經如期完成，心裏十分高興，他對洪浩源說：「我們可以上演續集了，如果你演技相當的話，保證沒有破綻。」

洪浩源苦笑道：「現在是騎上了虎背，無論如何，當然是要貫徹到底的。」

陳大全道：「你的前途全掌握在你的手中，兄弟，你好自爲之了！」

洪浩源雖然發出會心的微笑，但是事實上他的內心却十分的矛盾。

例如：他在這裏的「經理」身份是假的，會見冷若冰之後，他應不應該坦白一番？

如果他坦誠相見，會不會觸怒冷若冰，以至前功盡廢？

冷若冰是個怎麼樣的人？是否人如其名？然則，她對他會否冷冷冰冰？

洪浩源要想的事太多了，他必須作好一切心理準備，以便明天就去會佳人。

陳大全一再與他舉杯，祝他馬到功成。

×　　×

林愛莉很久沒有做過業餘偵探了，今天爲了她姑母的命案，她不但跟踪了洪浩源，也向隣近的寫字樓查過此人的身份。

現在，她回到汽車裏來，把情形告知呂偉良。

呂偉良一直候在汽車裏，因爲夏探長和阿生隨時會打無綫電話到車裏來，他們不能一個人也沒有，必須有一人留在車子裏。

林愛莉說：「這傢伙很奇怪，他最近才加入海棠商行工作的，但據說他的工作十分淸閒，有時聽聽電話，與經理談談笑笑，有時還到外面去約女朋友，可能又是愛情騙子之流！」

呂偉良道：「有辦法查出與他通信的女人是誰嗎？」

「還沒有。」林愛莉說，「但我會設法查的，這個女人也許對我們十分重要。說不定這個光棍是屬於一個有組織的拆白黨集團，專向一些女人下手的。」

「然則梅夫人手上的檔案之中，可疑人物大概不止一個。」

「是的，我也這樣想。」

「四姑母的財物損失還未知道，胡富的下落仍然不明，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

「先跟踪這個男人，我從海棠商行一名小厮口中查到他的名字。他叫洪浩源，是經理陳大全的好朋友。」林愛莉說。

「你以爲這會有用嗎？」

「我也不知道，但在沒有辦法之中，只有這樣摸索，說不定他就是害死我四姑母的兇手胡富的同黨，我以爲值得一試！」

「嗯——」呂偉良對這些事一直感到千頭萬緒，有如狗咬龜一般，不知從何處下手。

他沒有反對林愛莉的做法，只希望知道夏維探長那方面的進展。

此外還有阿生，阿生的國際特警正在調查一名美籍華僑余榮的下落，據說此中年男子自美歸來是爲了擇偶，會不會又上了人家的當？

一連串的事件斷斷續續的，看來都互不相關，但又似乎互有關連，彷彿有一條無形的繩索把它們串連在一起似的。

那條無形的繩索，會不會就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呂偉良越想越有可能，因此他覺得從這方面着手偵查，可能比一切綫索都更加有用。

於是呂偉良决定獨自行動，他留下林愛莉負責跟踪洪浩源，自己則開車到警探部去。

在夏探長的辦公室裏，各人似乎又在忙着一些什麼，呂偉良差點不好意思走進去。

夏維已經發覺呂偉良了，站起來招呼他。

夏維道：「你們一直在梅夫人那裏逗留到現在嗎？」

「不！」呂偉良說，「我們還去過一些地方。」

「你覺得梅夫人有什麼可疑之處嗎？」

「我正想問你。」

「她與我們警方的合作不够徹底，這對我們的偵查工作有妨碍。」夏維束眉地道，「現在我們正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徹底檢查她的檔案。」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到底在懷疑她一些什麼？」

夏維說：「林四姑和胡富在她那兒登記，柯天池也在她那兒登記求偶，就是海灘艷屍那美嬌不知是否也在她那兒登記。如果有的話，我們便不妨大胆假想，在梅夫人那兒登記的人，有許多是別有用心的。」

呂偉良又問：「你們有沒有查過柯天池這個人？」

「我記得登記咭上的地址，所以事後我們曾按址去找過這姓柯的。但是，那兒根本沒有一個姓柯的人。」夏維說。

「會不會是你記錯了？」

夏維道：「照理不會錯的。」

「那麼，他可能已經遷居他處！」

「但那兒的房東說，那裏的住客一直未有姓柯的。」

呂偉良怔怔地說：「這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虛報住址，也可能是梅夫人有古怪！」夏維道。

「正如你所說，這裏登記求偶的男女，可能有不少是別具用心的，男的希望財色兼收，女的希望釣到一個金龜婿。」

「所以我有理由徹底追查這門行業，如有可疑之處，我們會設法取銷她的牌照！」

「關於胡富那方面，有些什麼消息？」

夏維道：「至今下落全無！」

「他的背景呢？」

「正當商人，有些錢，無可疑之處。但人心隔肚皮，這也很難說。目前我們正調查他銀行戶口的經濟情況，希望在這方面可以找到答案！」

呂偉良道：「但無論如何，他是跟林四姑在一起的，現在失踪了，爲什麼你竟說他無可疑之處？」

「我的意思是：表面上看不出他是個騙子，親友對他表示關懷，異口同聲說他是個難得

的好人，這才叫人感到奇怪！」

呂偉良道：「照計如果他沒有嫌疑，現在已向隣埠警方投案才對！」

「是的，但隣埠警方沒有他的消息，碼頭方面也沒有他的最新出入境記錄。」

「那就是說：胡富沒有回來本市，一直仍然留在隣埠，是不？」

夏維點點頭。

呂偉良心裏開始想：胡富是否已潛回本市？還是逃到外國去了？

林四姑年近半百，兇手的目的當然不可能在色，而是在乎財。那麼，兇手是胡富呢，還是另有其人？然則，胡富爲什麼還不露面？

呂偉良從未試過如此迷惑，偏偏這宗案又與林愛莉扯上了絕大的關連——林四姑是林愛莉的姑母，如果她知呂偉良不加追究，林四姑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呂偉良終於拿定了主意，今晚就要看看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的內容。

呂偉良雖然也知道夏維已向法庭申請搜查令，但他總覺得，官式的手續慢吞吞的，有時未免費時失事。

他沒有把他的想法告知夏維，夏維也不知道他作何打算。

夏維只見他來匆匆，去也匆匆的，談上幾句又要走了。反正夏維自己也忙得要命，所以也沒有挽留他多談一會！

呂偉良正步入停車場，便發覺他停車的地方人頭湧湧，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排衆趨前，發覺有一個人倒在他的汽車旁邊！三幾名警探是呂偉良認識的，他們正蹲在地上救援昏倒的人。

汽車裏傳出電話鈴聲，响個不停。

呂偉良也沒有去接聽車中的無綫電話，便先問一名警探：「發生了什麼事？」

那名相熟的警探道：「呂先生，你來得好極了，我的同事中了你車上的機關。他聽到你車子裏的無綫電話响個不停，想替你接聽，想不到突然昏倒過去，這到底是什麼玩意？」

呂偉良這時才明白過來，昏倒地上的警探，原來是誤觸他汽車旁邊的自動機關。

原來他的汽車爲了防盜，一直安裝有一套自動化機械，只要偷車賊伸手摸觸車門或玻璃窗部份，自動化機械就會噴出迷魂氣體，把對方迷倒。

剛才那名警探可能疏忽了門窗玻璃上的警告詞，以至誤觸機關。

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之上，有許多附加設備是其他汽車所沒有的，其中不少是阿生的精心設計。例如這種防盜設備便是阿生的傑作。

車子兩旁的窗門上，有紅色小字警告：「此車有毒，切勿摸觸」。

阿生是個著名的鬼靈精，他的目的不外乎在於警告偷車賊，叫他們眼看手勿動。可惜字體太小，那名警探未加注意。

警探知道這是呂偉良的車子，同時也知道他正在警局裏面跟探長談話，偶然聽到車內傳出電話鈴聲，便走過去想先行接聽，然後才通知呂偉良，或者叫對方再致電探長辦公室。

豈料警探剛摸到車門門掣，便立即觸動機關，噴出迷魂氣體，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倒在車旁，另一名警探見狀大驚，立刻通知其他同僚出來救援！

呂偉良俯身下去，在他的身體穴道上摸了幾把，再給他一點藥油嗅着，那昏倒地上的警探便逐漸恢復了知覺。

呂偉良含笑道歉，同時解釋道：「這是小徒阿生設計的防盜設備，只因爲近日偷車賊太猖狂了，想不到害苦了這位兄弟！」

汽車裏的無綫電話仍然响個不停，呂偉良開了車門接聽。

奇怪，他扭開車門時却什麼事都沒有，警探們全呆住了。

其實門鈕之上有小巧機關，懂得個中奧秘就可以趨吉避凶，否則就會上當。

電話是阿生打來的。

阿生問道：「四姑的命案，有什麼發現了嗎？」

呂偉良覺得奇怪，反問道：「你不是很忙嗎？爲什麼忽然會有空追問這件事？」

「我慢慢會向你解釋的，現在請你先告訴我，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的情形。」阿生說。

呂偉良聽到這裏，更加有點愕然。

呂偉良反問道：「你爲什麼會問及梅夫人的？」

「我追查的人，可能與梅夫人有關。」阿生說。

呂偉良想起了：「是那個華僑余榮麼？」

「對了，我剛查到他曾拜託梅夫人找對象，所以我急於知道你那邊的情況。」

呂偉良怔了一怔：「又與梅夫人有關？」

呂偉良想了想，又對阿生說：「我想，我們應該見面談談了。」

阿生道：「好的，我在什麼地方等你？」

「山頂餐室好嗎？」

「好極了，我立刻就來！」

電話掛了綫，呂偉良看看車外的警探們已先後散去，心裏還感到有點抱歉。

他正待把車子開走，忽然又看見夏維探長帶了他的手下們匆匆出來！

呂偉良不禁探首問道：「探長，你們往那裏去？」

夏維探長一邊示意助手把他的座駕車開過來，一邊說道：「有人告密，看見胡富潛回他的家中，希望這是眞的！」

呂偉良也希望林四姑的命案有結果，因此開車尾隨其後，與警探們趕到胡富的住所去！

但是，胡富的住宅還是重門深鎖，隣居也說一直未見其人。

告密電話是匿名的，沒有留下任何綫索。

這一類電話有時難免有人惡作劇，但夏維寧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現在他雖然撲了一個空，仍然相信「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因此，他留下二名探員在附近暗中埋伏監視，希望終會發現胡富的蹤跡！

呂偉良趕到山頂餐室時，阿生已經等了好一會兒！

阿生說：「我們追查余榮下落的結果，發覺他居住在英美大酒店的期間，曾收過一些電話，是梅夫人打來的，有時余榮外出未返，酒店接綫生給他留條通知，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點綫索。」

「梅夫人是一間婚姻介紹所。」呂偉良說，「許多孤男寡女要靠她的撮合。」

「是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余榮會託梅夫人找尋一個結婚的對象。」

「你有沒有找到余榮在本市的親友？」

阿生道：「有，但他的親友以爲他返回美國去了。」

呂偉良道：「他離開酒店之後不是在親友家中居住嗎？」

阿生道：「除非他另有親友，根據我們的了解，他並未到親友家中居留過。照此情形看，他可能在梅夫人的介紹下，找到了對象。」

「但是，親友們知道他此番回到本市是爲了找對象嗎？」

「知道的，親友之中起碼有一兩個人知道他準備找對象結婚。」

「那麼，如果他從梅夫人那兒找到了對象的話，親友們也該知道的。對嗎？」

阿生道：「話雖如此，但如果女方希望保密，余榮也要尊重她的意見！」

「算是尊重她的意見要保密吧，也無須躲了起來的，是不？」

「是的。」阿生沉吟道，「現在我們只希望他們悄悄在此渡蜜月，過了一段時期才告別這裏的親友，雙雙返回美國去。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呂偉良道：「既然已經驚動美國領事館，相信事情決不會像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阿生道：「我急於找你商量，正是想看看你的意見怎樣。」

呂偉良道：「不怕對你說，我正在動腦筋，要在梅夫人的檔案中查個明白。」

「梅夫人有可疑之處嗎？」

「縱然她全無可疑之處，也過份替她的客戶保密。夏探長爲了解一些人的檔案內容，已着手向法庭申請，但我總覺得不能再等了！」

阿生是呂偉良唯一的愛徒，自然了解他的個性，因此低聲說道：「是不是用我們自己的辦法去解決？」

「是的！」呂偉良毫不考慮地說：「如果特警組能借出一些新式儀器給我，那就更加方便了！」

「只要你把計劃告訴我，一切我會設計妥當的。」阿生言下之意，顯然也有意參加呂偉良的行動。

呂偉良道：「計劃十分簡單，我希望把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內的所有男女顧客的檔案影印，其中必有不少可疑人物在內！」

「這可容易了，我們有一種紅外綫袖珍攝影機，在任何光綫底下均可攝取文件副本。」

「這可能合用，但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之內登記的男女顧客多達一千六百多人，也就是說，檔案底稿最少也有一千六百多份。如果逐一攝影，豈非要浪費許多時間？」

「嗯——」阿生想了想，又說：「本來有個手提箱型的電子影印機，憑它的速度，千多份文件可以在數分鐘之內留下縮影副本，問題只怕携帶不方便！」

「如果只有手提箱大小，也不怕帶去試試，我的目的只想在所有檔案中，查出一些問題人物，他們可能有些是警方要找的人。」

「那麼，這件事就交給我辦，我們今晚一齊去吧！」阿生說。

× × ×

林愛莉一直留在一幢辦公大廈外面，她一心要看洪浩源由裏面出來！

洪浩源並沒有等到下班時候，就離開了海棠商行。他先進美容院，然後又進入一家百貨公司，購買一些男用化裝品。

看他的部署，顯然是爲了會佳人，但林愛莉沒有看過那封信，自然不知內裏乾坤。

最後，當洪浩源回到他的住所時，已是黃昏時份。

半小時左右，陳大全來了！洪浩源把他迎進屋內，閉門細談。

陳大全道：「你不必太緊張，小心弄巧反拙！」

「是的，這一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洪浩源說，「我已負累你不少了，希望一切如你所願吧！」

「什麼？如我所願？」陳大全怔了一怔！「難道你不想成功麼？」

洪浩源苦笑道：「老實說，如果還有其他辦法可想，我才不希望依靠女人。」

「別唱高調了！生活是現實的，你有學問、有才幹又怎麼樣？到頭來不是到處碰壁嗎？」陳大全道，「這個世界是講技巧、講機會的，如果你做人沒有技巧，不把握機會的話，你會窮一輩子！」

「是的，你可能說對，這是我的機會。」

「對了，如果你懂得好好把握，你就可以斬斷窮根。假如那女人不錯，你固然可以與她共諧白髮，否則，你也可以想辦法僞裝一下，從她身上賺一筆，然後才離開她也未遲。」

「我明白了，自從再遇見了你之後，我已學會了這門功夫！」

陳大全笑笑說：「是的，其實我們也只不過是互相利用！她有錢，但不會做生意，須要一個丈夫，也須要一個可以信賴的人，而我被她認爲是最合適的，結果我們各得其所。試問這又有何不對？」

洪浩源只是苦笑一下！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陳大全那種運氣；陳大全不但獲得了一位美艷嬌妻，同時也得到她絕對信賴，否則陳大全也難以全力支持自己。

現在他眼看第一步已經成功了，明天就是第二步的開始！

明天，將會如何？洪浩源難免有點患得患失！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的生活大概不成問題，因爲從過去的通信中，他知道那個女人很富有。但是，無奈自己卻是個空心佬倌，將來又如何交代？

洪浩源每想到這裏心中就難免有些忐忑不安！

不過事到如今，已勢成騎虎，無論如何他也得硬着頭皮幹下去！

洪浩源在矛盾中胡思亂想，陳大全卻滔滔不絕的說了不少，無非都是如何迎合女人心理，如何見機行事等等，務令洪浩源馬到功成！

不知道洪浩源有沒有聽到，但躲在門外的林愛莉已竊聽得一清二楚。

林愛莉心裏忖測：這可能是一個組織的拆白黨之類！

事後林愛莉見到呂偉良，把目睹的情形告訴他，呂偉良也感到世途險惡。不過他希望在當晚的偵查中，可以找出更多的綫索！

呂偉良告訴林愛莉，阿生也會參加當晚的入屋偵查行動！

晚飯時間，他們如常在飛鏢俱樂部會合。

阿生到得較遲，但是他卻帶來一些令人興奮的消息，他不知怎的，查得梅夫人當晚有個約會，是非去不可的。因爲那是一次排場相當講究的飲宴，新郎新娘都是經由梅夫人居中介紹的。

根據當地的習慣，通常這一類飲宴是相當費時的，如果參加賭局的話，勢必早到遲退，否則也最少花上兩小時左右。

三俠認爲這是難得的好機會，屆時他們可以在裏面從容不迫地仔細偵查！

阿生說：「我們爲了清楚知道余榮所認識的女人是誰，不得不出動多一些人手在梅夫人四周查查，如果余榮和那個女人都是在梅夫人那裏登記的，相信余榮的下落，很快就會給我們查出！」

呂偉良道：「在梅夫人的檔案裏，不但可能收藏了我們所須要的資料，也可能有着警方所須要的資料。我知道夏探長明天就要動手，在梅夫人的登記檔案中找綫索，但我却担心法律賦於夏維探長的權力是有限度的，梅夫人爲了她的顧客利益着想，她不會跟警方作澈底的合作，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我們必須比警方更早一步行動！」

阿生也同意呂偉良的見解，今晚他不但帶來了一批新式儀器，還帶了一些特警組人員前往協助一切！

三俠在飛鏢俱樂部裏，正商量着當夜行事的步驟和細節！

突然間有個侍應生走過來，叫阿生過去聽電話！

阿生以爲他的上司任如重又有什麼最後的指示，因爲找尋美籍華裔余榮，是國際特警組的公事之一。但是，電話並非任如重打來的，卻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阿生的下屬！

「什麼事！」阿生心裏已感覺得驚奇！因爲他認得對方就是小金。

小金是被阿生派到梅夫人婚姻介紹所附近一帶監視的人。

他有點氣急敗壞地說：「隊長，不好了，裏面不知怎的，突然燃燒起來！」

阿生大吃一驚！他反覆地追問，以爲自己聽錯了！

小金也一再說得清楚，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起火！

阿生掛綫後，立刻與呂林二人開車趕往現場！

沿途上已可以看見警車與消防滅火車匆匆駛向同一方向！現場上擠了不少人羣，都是看熱鬧的，時間還未到晚上十點！

三俠看見那幢二層高的花園住宅火光熊熊，一批警員在維持秩序！

人叢中隱約有夏維的影子，他正催促消防員趕緊開喉灌救！也許是消防員責任心太重，他們正到處找尋屋子的主人。

但是，屋子裏空空如也，據說根本沒有人；夏維的焦急心情與三俠相同的，他們都不想一些檔案文件付諸一炬！

水喉終於在警方的催促下噴出水來，但可惜裏面已燒得一塌糊塗！

夏維瞪住災場，呆呆地說：「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希望都已經幻滅了！」

呂偉良等三俠也獃在一旁，林愛莉不禁問道：「是誰放火的？」

「你怎麼知道有人放火？」夏維回過頭來問道。

「屋子裏既然沒有人，當然不會自己着火的吧！」林愛莉說。

阿生在旁道：「梅夫人赴宴去了，她的女工人今晚告假！」

夏維這時候才知道，阿生一直派人對梅夫人的行動展開監視。

各人事後進入災場，發覺許多文件均已燒燬，裏面一片混亂！

梅夫人此時亦已聞訊趕了回來，見狀大爲吃驚！

她衝進災場裏，呼天搶地的又叫又哭：「是誰幹的好事？我的天啊！」

夏維過去截住她問道：「梅夫人，相信你還認得我是誰吧？」

梅夫人呆了一呆：「原來是你，夏探長，好極了，你來了也省得我去報案……」

「報案？」夏維怔了一怔！「你懷疑這是有人放火嗎？」

梅夫人激憤地說：「你大概也知道了，我是剛剛由一個宴會回來的，我家中沒有人，怎麼會起火？這顯然是有人心懷不軌。」

夏維乘機問道：「然則，你以爲是什麼人幹的？」

「這當然須要你們警方去查。」梅夫人說，「對了，我正想問你，你怎麼會到我家中來的？」

「不怕對你說，我正想向你索閱一些登記的檔案文件。」夏維嘆了一口氣！「可惜我來遲了一步！」

梅夫人淚盈於眶，怔怔地說：「早知如此，我寧願不顧全商業道德，把全部男女顧客的登記咭交給你帶回警局去查閱，但是現在，我一切都完了！」

夏維忽然又問梅夫人：「你有副本留存在別處地方麼？」

梅夫人搖搖頭，神情十分頹喪！

夏維又問：「你認爲有人放火，然則誰最可疑？」

「我怎麼知道？」梅夫人嘆着氣說，「在所有婚姻介紹所的行業中，我自信生意最好，許多行家，在這一兩年間紛紛倒閉。我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被人埋怨，因而成仇？我不知道！」

夏維束眉沉思，道：「目前我們的人正在調查起火原因！」

「我希望你們快些找到答案，我的生命財產全部都在這裏！」

「我們會全力而爲的。」

警方人員正會同消防員在現場展開一連串的調查，此外還有國際特警組人員也參與其事！但梅夫人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份。

三俠不但聽到梅夫人與夏維的談話，而且十分留意其中內容。

毫無疑問，他們要知道的，現在都無法知道。因爲那些文件檔案焚燬之後，又經水漬澆淋，到處亂糟糟的，又怎可以看出端倪？

呂偉良等三俠回到街道旁邊的汽車裏，林愛莉洩氣地說：「早知如此，我們怎麼不在昨天晚上動手？」

阿生道：「我聽到一位消防官作出初步結論，可能是電綫漏電所致。」

呂偉良沉吟道：「這件事我覺得有點奇怪，首先是這把火來得及時，同時也把我們和警方的美夢驚破了。相反卻救了一些人，他們的秘密不致被揭穿！」

「你的意思是：有人放火？」林愛莉和阿生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呂偉良點點頭：「有可能的！」他想想又說：「女工人爲什麼告假？一間空屋之內沒有人，怎麼會起火？我覺得每一個細節，我們都不能疏忽。」

阿生似乎從他師父的說話中獲得了靈感，匆匆走出了汽車。

現場上仍有不少國際特警混在其中，阿生好像是要吩咐他的下屬們去做一些事情。

夏維探長由裏面出來，走近呂偉良的汽車旁邊，半開玩笑地說：「看來我要自掏腰包光顧你們的剛强私家偵探社！」

林愛莉立即就問：「你要查一些什麼？是否有什麼可疑之處？」

夏維苦笑道：「根據我們會同消防官的現場調查結果並無可疑之處，但梅夫人則認爲可能有人靠害！」

「靠害？」呂偉良故意問道，「誰要靠害她？」

「我認爲可能性不大，但她太可憐了！」夏維道，「一個女人沒有丈夫，沒有兒女，全憑這檔生意維持生計，但現場上你們也看見了，沒有了那批登記咭片，她如何繼續經營？」

呂偉良立刻又問：「她有什麼仇家嗎？」

「她想不起來，但事實上現存的三家婚姻介紹所之中，以她這間生意最好！」夏維說，「我想我要向其他二家調查一下，看看他們是否妒忌梅夫人的生意太好！但有些事情我們警方不方便出面調查的，也許你們和江强會有辦法！」

林愛莉問：「其他二家婚姻介紹所是什麼名字？」

夏維打開記事册，唸着說：「一家叫赤繩，另一家叫月老。」

「很有意思！」林愛莉說，「但我以爲他們的嫌疑不大，値得注意的反而是一些可疑的顧客，也許有人担心警方會在檔案中找到綫索

，因此棋先一着，放一把火將一切登記檔案焚掉！」

「無論如何，這把火把我們一切預算也都燒掉了！」夏維輕輕嘆了一口氣！

梅夫人在火場上東奔西跑，檢拾着一些燒過的物件，樣子怪可憐的！

三俠和警方一直都留在現場上直至午夜。

紙上情人　艷若天仙

洪浩源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終於會見了他的「紙上情人」冷若冰。

這是非常富於羅曼蒂克的愛情傳奇，洪浩源差點以爲這是做夢！

冷若冰並非如想像中那麽冷若冰霜，而是美艷絕倫中帶着貴婦一般的莊重！

看來這女人還未到三十歲，只有二十七八左右，就像熟透了的葡萄，更似盛放中的玫瑰，成熟、嬌艷得令人迷惑！

經過這次會面之後，洪浩源心情十分緊張而矛盾。他一則是驚，一則是喜！

驚的是自己的「僞經理」身份一旦被揭穿，好夢便成空！

喜的自然是他行將獲得一位美艷嬌妻！

他們的會面方式違反了梅夫人的約則；若依慣例，男女雙方的第一次會面應該由梅夫人加以安排。同時雙方也須要付出一筆「見面費」作爲介紹之用。

但是，梅夫人和冷若冰之間似乎獲得了諒解。也許冷若冰已付給梅夫人足够的金錢，自然是任由她如何擺佈了！

洪浩源返抵家中之後，首先找陳大全，但陳大全病倒了！

這令到洪浩源更加担心，因爲在海棠商行的男女職員之中，沒有人同情洪浩源這位「掛名經理」，唯一維護他的，就只有陳大全！

現在陳大全既然病倒家中，如果冷若冰有電話打到海棠商行去，他的僞經理身份是否就此揭破？値得研究！

那一晚，洪浩源整夜未睡，他失眠了！

他一直在反覆問自己：應該向冷若冰坦白說出一切嗎？

他由第一眼看見她的像片就開始對她產生好感，經過初次會面之後，更加心不由主地對她發生了愛情。萬一因此令她反感，就可能失去了她！

如何是好？——他一直在矛盾中，想着，想着！

直至天色將亮，他才迷迷惘惘地睡過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總之他給一陣鈴聲吵醒了！

他執起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但「喂」了幾聲也沒有回答。

鈴聲仍在響！

洪浩源從半睡狀態中驚醒，是門鈴聲，不是電話鈴聲！

他以爲是他的好朋友陳大全，但開門之後走進來的竟然是個女人！

一個令他的心臟差點爆炸的女人！

剛才接聽電話時，他只醒了三成，開門時還有幾分睡意；但現在他完全清醒過來了。只可惜一切都已經太遲！

冷若冰就出現在他面前！

她怎會摸到這裏來？眞該死！

他非常尷尬，雖然她的視綫沒有直接瞪住他，只在屋內四周打量着！

她像一個有經驗的警探，目光銳利得像一頭貓！

他強顏歡笑，一邊穿回衣服，一邊招呼着這位艷若天仙的不速之客！

「你怎麽會找到這裏來？」

「你沒有上班，我想你一定留在家裏！」冷若冰含蓄地笑了笑！「我還以爲你病倒了，但現在看你又好像沒有事！」

他不知道她爲什麽笑！但他淸楚記得，他並未告訴她這裏的地址！

她怎會找到這裏來？

可能是海棠商行的人看不過眼，故意令他出醜！但照計那兒的男女職員也不知他住在這裏的住址，只有陳大全知道。

但是陳大全病倒了，誰告訴她這個住址？

她毫不客氣地坐下來，面對住侷促不安的洪浩源，好一會沒有說話！

他好像待決死囚，面對着一位法官！

她終於說話：「你不高興我來看你嗎？」

他看不出她有半點惡意，銀鈴似的聲音，溫婉柔順，充滿了女性的魅力！

他吶吶地說：「不！只是太突然了！」

「我是故意令你驚奇一下，所以我沒有事先給你電話。」她輕輕地笑了！

「你怎麽知道我住在這裏？」

「我當然有辦法查的，反正這也不是什麽秘密。」她又四下裏打量着，「難道你跟另外一個女人躲在這裏同居麽？」

「別開玩笑！」洪浩源苦笑道，「如果還有女人喜歡我，我就無須麻煩梅夫人了。」

「是的，我們都太寂寞了！」冷若冰嫣然一笑！又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

他覺得這女人深不可測！因此，他的心裏更加覺得忐忑不安。

突然之間她又抬起頭來，瞪住他：「你是海棠商行的經理嗎？」

「嗯……」洪浩源答不出口！

她又問道：「你有個好朋友陳大全，是不是？」

洪浩源逐漸明白了，她大概已查得十分清楚，看來他一切努力等於白費，他完了！

「你都知道了？」他吶吶地說，「是的，我不該欺騙你！」

「目的是爲了什麽？」她怔怔地問：「我個女人，尋尋開心麽？」

「不！起初只是爲了生活。」洪浩源硬住頭皮說。「但是現在……」

「爲了生活？」

「是的，我其實不是什麽經理，只是光棍一名！」他不敢正視她！

相反她却瞪住他問：「存心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希望財色兼收嗎？」

「是我朋友不好，我要求他幫忙解決工作問題，却替我作出這種可恥的安排！」

「你也會知道可恥？」

「七尺昂藏，要依靠女人生活，這簡直是人間悲劇！」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他不知道她要怎樣，如果這時候她怒摑他的面頰幾下，他也不會怪她！

她步向門旁，想走了！

他情不自禁地衝過去！哀求着說：「若冰，請你聽我解釋！」

她突然回過頭來，他發覺她淚水盈眶！

她直盯住他，哽咽着說：「你還有什麽解釋？」

「雖然我爲了生活，而聽從朋友的慫恿而出此下策，但我絕不後悔。因爲如果不是這樣，我就不會認識你！」

「那又有什麽用？」她垂下頭來，難過地感嘆着說：「我以爲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眞正愛我的男人，想不到你的目的仍然在乎錢！」

「不！我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麽沒出息，只要你不生氣，我會從新去找工作！」

「但你騙了我，我憎恨你！」她突然叫將起來，開門走了！

洪浩源大吃一驚，拚命追出去！

但是，他只到了門外，就被隣居的目光提醒他：他當時只穿睡衣！

他尷尬地目送若冰乘電梯離去！

完了，一切都完了！——洪浩源頹喪地折返家中。眼前充滿了灰色！

×　×　×

三俠自從梅夫人婚姻介紹所被焚後，對那兒獲的綫索的企圖失敗了！

他們惟有退而思其次！由已知的綫索着手，作深入偵查！

這些「已知的綫索」在表面上根本沒有可疑的地方，例如林愛莉負責偵查的洪浩源，他的僞裝經理的身份被查出後，林愛莉便決定作進一步的深入了解！

因爲林四姑是林愛莉的姑母，她不想公私混在一起，所以她一直沒有把這件事向江强提及。但是夏維的一番說話，却提醒了她！

因此，當她回到「剛强私家偵探社」之後，便打算找江强談談！

江强是這家偵探社的創辦人，後來他才力邀呂林二人加入爲股東的；年來這家偵探社業務蓬勃一時，自然與三俠鼎力相助有關。

江强是一名退休警探，也是夏維探長和三俠的好朋友，爲人十分精明能幹。他是直接負起偵探社業務大計的主持人。

林愛莉走進了江强的辦公室之後，還未開腔說話，他就招呼她：「小姐，隨便坐吧！你近來不是很忙嗎？」

「是的！」林愛莉嘆氣說，「你大概也知道我正在忙一些什麽吧？」

「聽說令姑母不幸死了！」

「是的，林四姑是我姑母！」

「兇手可能是胡富嗎？」

「有可能，但他失踪了！」林愛莉道，「你對這件事有何高見？」

江强道：「近來我業務很忙，所以沒有多咀向你查問。不過，有件事可能對你有些幫忙，最近我們承辦一件偵查身份的案子，雙方都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的登記者！」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也知道我們企圖從梅夫人那兒找答案麽？」

「是的，因爲夏探長與我通過電話！」

「你所講的人是誰？」

「委託人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婦，她要查查一個三十餘歲青年洪浩源的眞正身份和背景！」

林愛莉幾乎未等他講完就詫異地驚嘆着說：「原來是他。」

江强問道：「你認識他？」

「不！你說下去吧！」

「我派人查過了，姓洪的傢伙並非那家商行經理；眞正的經理陳大全只是他的朋友！」

「要查他的女人是誰？」

「也是梅夫人的顧客，叫冷若冰。」

「是孀婦嗎？」

江强道：「沒有查過，但出手闊綽，我們已把報告向她提供！」

林愛莉也向洪浩源調查過，但她仍然問江强：「那個愛情騙子是什麽底子？」

「是個失業漢，一切受陳大全的資助。如果估計不錯，又是一個拆白黨徒！」江强說，「還好我們及時完成了這項調查，把報告送到那怨婦手上，否則她勢必被人騙財騙色！」

「這世界眞是一樣米食百樣人！梅夫人一心以爲替人做點好事，其實她一直被歹徒們加以利用！」林愛莉又問：「那個陳大全又是什麽底子？」

「我們沒有查過，我的意思是沒有深入調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海棠商行的經理！」

「是的，我不怕告訴你！我也查過了，他確實是那家商行的經理。」

「爲什麽你也會查到那兒去？」

「只因爲姓洪的到過梅夫人那兒取信，我懷疑有個專在女人身上打主意的拆白黨，曾充份利用那些婚姻介紹所。」林愛莉說，「不幸的是，我姑母也在梅夫人那兒登記過！」

「你可查到了什麽結果？」

林愛莉聳聳肩：「如果有結果，我就不會跑來找你商量了！」

江强會意地問道：「我有什麽可以幫助你的？」

「偉良爲了澈底偵查我姑母的疑兇胡富的下落，剛到了隣埠去；阿生有他自己的工作和任務。本來這些事我也不想麻煩你……」

「別客氣！我們是自己人，有事應該互相研究的，反正我也有興趣！」

林愛莉道：「既然你已經知道了這件事的一些來龍去脈，那就更加易辦了！」

「你想我代你查一些什麽？」

「替我查查海棠洋行那位經理的背景，我指的是眞經理，他可能與假經理同是拆白黨徒，那麽，他現在的妻子可能有麻煩！」

江强道：「好吧！讓我試試看！」

林愛莉看看腕表，說道：「如果你肯代勞，我想到隣埠去！」

「你儘管放心去吧！我這裏有足够的人手可供調動。」江强說。

林愛莉於是離開了江强的辦公室！

江强立刻召集他的下屬，展開一切部署。

×　×　×

陳大全病了一場之後，元氣大傷。雖然醫生說他的健康不成問題，但他自己總覺得不大對勁！

儘管他在病中，仍然念念不忘他老朋友洪浩源的事情——就是洪浩源與冷若冰的事情！

他已知道洪浩源碰了釘，仍然叫他不要灰心！

他對洪浩源以「老前輩」的口吻說：「女人最心軟，只要你有耐性，成功必屬於你；聽我說吧！用情書攻勢，認錯，解釋，說得一片眞誠。一封兩封，甚至一天可以寄出四五封亦不爲多，她遲早會向你投降的！」

洪浩源此刻實在愛上了冷若冰，即使陳大全不慫慂他，他也會千方百計向她解釋的。

洪浩源的身份既然已被識破，他自然亦無須再到海棠商行去「上班」了！其實這些日子以來，他這個「掛名經理」也不見得如何威風，相反，却受盡了該商行一些男女職員冷嘲熱諷！

陳大全因爲要養病，最近也很少到海棠商行！還好他的妻子何艷艷相當能幹，許多事情都由她打發過去了！

這一天陳大全悄悄跑到洪浩源那裏去，他不想讓他的妻子知道，因爲他的妻子要他好好地留在家中養病，但他實在悶得很！

陳大全自覺艷福無邊，他有個又美麗又有錢的太座，難得的是對他體貼入微！

例如這次他病了一場之後，何艷艷幾乎每天都吩咐女工人燉一些補品給他吃！

有時他不禁在內心問自己：他一定是前生做了什麽好事，所以到了今世才有個這麽好的妻子，讓他享盡溫柔！

可惜他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都已被人嚴密監視；甚至還偷偷拍了一些照片。

負責跟踪陳大全的人，正是江强派出的，非常有經驗的私家探員。他們揀着陳大全離開他的汽車時，迅速印取他留在汽車門上的一些

指紋，然後偷偷拍下他的照片，交給江強！

江強希望從警方的罪犯檔案中，找出此人的記錄，然後進一步揭開他的眞正身份。

陳大全本來是一個十分機智的人，例如在那次午夜街頭遇襲事件中，刧匪不但難以得逞還給他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反刺了一刀！

但是病了一場之後，他已前後判若兩人；儘管他的妻子每天給他吃補品，到頭來還是有點頭昏眼花，身不由主似的！

有時他覺得自已的大腦可能受到損害，否則，爲什麼他的動作往往不受到大腦的控制？

例如有時他獨自沿住斑馬綫過馬路時，眼睛明明白白看見汽車疾馳而來，燈號也表示該先讓車輛通過的，但是，他雙腿却不受大腦指揮，竟然跨出馬路去！

也因此，有過好幾次，他差點兒就給汽車撞斃；幸好幾次都是汽車的司機煞掣及時，到頭來只是換了一頓臭罵！

陳大全的自尊心很强，所以他沒有把這些事對別人提及，惟一就是對他的妻子說過。他

他不但沒有將這些事對他的好朋友洪浩源說過，甚至還不時誇張他往日的「英雄事蹟」！令人對他爲之羨慕不已！

無論如何，他對洪浩源總算得上是盡心盡力！

洪浩源依了他的方法去做，果然獲得了冷若冰的回音！

冷若冰再度約晤他，差點令洪浩源以爲自已又在做夢！

但是身爲「老前輩」的陳大全却認爲：這是「眞誠所至，金石爲開」！

洪浩源於是感動地說：只要有機會，他一定要好好的報答他這位摯友！

可惜陳大全還不知道，此刻他正有如「泥菩薩過河——自身也難保」！因爲江強已把他的指紋和照片，悄悄送到警探部去了！

× × ×

呂偉良雖則獲得隣埠警方的合作，胡富的踪跡仍然渺然！

呂偉良是一位江湖人物，他認識不少三山五嶽中人，因此他此番再到隣埠去，並非完全依賴當地的警方，而是前往拜訪了一些當地的湖海中人。通常這些人都是消息十分靈通的，許多時警方也要向他們「領教」呢！

呂偉良找到一名在當地黑社會中非常活躍的人物，此人叫阿唐。

阿唐年紀不過三十左右，早年曾經是麻皮三哥的一員虎將。

「麻皮三哥」是隣埠有數的江湖好漢，呂偉良與他十分熟悉；相信不少「鐵拐俠盜故事」的老讀者也認識他，因爲好一些故事都有此人出現。

阿唐近年來受僱於賭場，率領着一班彪形大漢做賭場的保鏢，因此要找他很方便。

呂偉良把阿唐拉過一旁問道：「聽過胡富此人的名字嗎？」

「嗯……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了！」阿唐抓抓頭皮，終於「哦」的一聲說：「是的，本埠警探們好像也正在找他呢！」

「不錯，我更加急於找他！」呂偉良說，「有他的消息嗎？」

「暫時沒有……」

呂偉良摸出銀包，想取鈔票似的。

但是，阿唐立刻制止他：「你誤會了，呂老兄，我不是那種人，憑你和三哥的情面，有事儘管吩咐一聲，小弟定効犬馬之勞！不過目前實在沒有此人的消息。」

呂偉良仍然從銀包的夾層中，取出了一張照片，交到阿唐的手中：「就是這個人，前一陣傳他返回香市了，但我查過並無其事！」

阿唐接過照片，瞥了一眼，順口就說：「這傢伙好像被兩地警方通緝。」

「是的，他是殺人犯！」呂偉良道，「但我急於找他，因爲懷疑此事另有別情！」

「呂老兄，你住在那裏？」

「賭國大酒店。」

「好吧，一有消息，我會立即通知。」

呂偉良含笑言謝，又匆匆離去！

他旋風式的拜訪了當地一些江湖人物，都無非爲了要找胡富的消息！

由於他的名氣，也是因爲他平時的爲人，所以當地許多江湖人對他都非常敬重。現在既然有事，這班人都紛紛留下他的住處，答允爲他找尋胡富的下落，有消息就通知他！

呂偉良回到酒店，林愛莉已經候在那裏。

隣埠地方小得很，以賭國大酒店最馳名，呂偉良住在那裏，林愛莉自然很容易查到的。

他們正在討論着一些事，突然有人拍門！

呂偉良以爲是酒店侍者，叫他入來！但見門開處，進來的竟是阿唐。

呂偉良替林愛莉介紹，阿唐說：「有人見過照片中人一個星期前在小島出現過！」

小島是隣埠一個勝地，許多遊客喜歡去的地方。

「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呂偉良問。

阿唐說：「當時是兩個人。」

呂偉良難免有點失望，他想像到林四姑可能與胡富曾到小島遊覽。

但是阿唐又說：「有件事可能對你們有多少幫助，就是當時他們曾問及小島上居民，有沒有房屋出租，他們希望在那兒住上幾天！」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林愛莉喃喃自語道：「奇怪！他們爲什麼要租屋？」

呂偉良道：「也許他們打算結婚之後，來此渡蜜月。」

阿唐道：「小島居民生活樸素，許多遊客都喜歡那邊夠清靜！」

呂偉良問道：「結果，他們有沒有租到屋？」

「沒有，小島上根本沒有房屋出租。」阿唐說，「但我仍然派人四處打聽打聽，替你追查他的下落！」

「謝謝你！」呂偉良笑道。

「別客氣！」阿唐說，「不是在下誇口，只要他還在本埠，他躲不了的，我的弟兄不出二十四小時，就可以找到他！」

呂偉良絕不懷疑，他相信阿唐的話，憑此人在江湖上的活躍，要找一個來自外地的陌生人，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阿唐終於告辭了！

林愛莉道：「胡富的經濟環境不錯，我不明白他何故要出此下策！」

「在未找他之前，沒有人知道其中眞相。」呂偉良說，「殺人未必一定是爲錢的，許多因素都足令到一個人瘋狂！」

「無論如何，殺死四姑母的兇手必是胡富，這點似無疑問。」

「是的，如果他沒有殺人，又何必躲了起來？」

「現在我們獃在這裏等也不是辦法。」林愛莉說，「江強替我偵查洪浩源和他好朋友陳大全的背景，我覺得這件事越來越複雜，尤其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被焚之後，幕後似乎有個人呼之欲出！」

「林四姑和郭美嬌之死，如果都與拆白黨集團有關，那麼，放火焚燒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的，當然也是同一集團的所爲！」呂偉良忽然又自言自語地問：「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放火

呢？」

「目的不外乎是毀滅證據，也許他們已想到我們和警方，遲早也會在梅夫人那裏找尋綫索。」

「雖然警方暫時找不到有人放火的證據，甚至消防局方面也認爲電綫洩電所致，並無可疑之處。但從所有文件均被焚毀這點看，事情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林愛莉道：「是的，這把火將一切綫索都燒斷了！」

「如果找不到胡富，這件事可能永遠石沉大海！」呂偉良道。

林愛莉看看腕表，下午四點了！

房間裏沉寂下來，一個倚在沙發椅上，一個靠在床上分別沉思！

他們希望找出一個答案，但腦海中依然一片空白。

呂偉良忽然站了起來，對林愛莉問道：「正如你所說，我們不能獃在這裏等，走吧！到外面去逛逛！」

「我想跟你一齊去找幹偷渡的，你還認得那些『蛇頭』嗎？」

因爲當地人稱「偷渡」爲「屈蛇」，所以幹偷渡的人也就被稱爲「蛇頭」。若干年前呂偉良在隣埠確實認識一些「蛇頭」，詳情已見本故事集之「怒海龍蛇」一文。

呂偉良給林愛莉提醒了，於是二人便找一個「屈蛇」輩中的老行尊。

這位「蛇頭」本來是一名漁民，但現在已經「光榮退休」了！

據他說：年來屈蛇事業大不如前，他們以前也不是「獨食」的，賺來的「屈蛇費」便要付出一大筆給兩地一些有勢力的人。即使如此，利潤仍甚可觀！

但是近年以來，由於某地風聲太緊，有權有勢的人受到壓力，不敢伸大手掌討錢，自然沒有人出頭，屈蛇業也就一落千丈！

照他說，目前如果有人想偷渡，費用極高，而且還聲明要等機會，如有意外，則各安天命！

呂偉良的目的是要查明白胡富是否已偷渡回原居地，而不是有人想偷渡。

那個退休「蛇頭」拿了胡富的照片，帶同呂林二人到一處祕密地點去查，但據那處「架步」的人說：「記憶中這個人並未偷渡離開隣埠。」

呂偉良現在只有寄望於阿唐！

兩地警方已查過所有客棧旅店，並未發現胡富的踪跡！現在當然也不能發現的。

呂林二人告別那位偷渡行業的老前輩時，已是將近黃昏時份。

他們登上賭場樓上的餐室準備在那兒晚膳之際，阿唐突然尾隨而入。

阿唐是在賭場各處巡邏的，他看見二人進來實不足爲奇！

但是呂林二人却發覺他的神情很緊張！

阿唐還沒有坐下來就說：「兩位去了那裏，我找你們好久了！」

呂偉良不禁問道：「什麼事？」

阿唐說：「姓胡的有消息了，一小時前我打電話到酒店，接綫生說你們外出未返。」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他在那裏？」

「在一間被人廢置的古老大屋裏。」阿唐說，「一名道友曾躲進那兒去吸毒，他力稱曾目睹胡富躺在那裏睡着了！」

呂偉良問道：「他怎麼知他就是胡富？」

「當時他當然不知道，但事後看見我印發的影印照片時，力證就是此人。」阿唐說，「於是我的人立刻帶道友來見我，我問過幾句之後，便到處找你！」

餐室的侍者過來，問他們想吃一些什麼，但阿唐對侍者表示他們有事要走了！

三人匆匆離開餐室，落到樓下，阿唐交代了幾句之後，便帶呂林二人開車趕到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去。那一帶全是一些古老大屋，其中一間的院子裏長滿了青草，阿唐的一名手下與一名道骨仙風的道友，正候在那裏。

他們一看見阿唐，就走了過來！

阿唐的手下說：「他媽的，這傢伙瞎了眼睛，他準是未上足電，眼底看錯了！」上電也就是吸毒的意思！

阿唐與呂林二人暗吃一驚，問道：「什麼事？裏面沒有人嗎？」

阿唐的手下道：「有是有的，其實那只是一個死了的人！」

「死了的人？」阿唐束着雙眉，一邊說着一邊走了進去！

那間古老大屋的一個房間裏面，果然躺着一具屍體！

屍體面部朝向天花板，仰臥着，難怪那道友可以看見他的面孔！

如果從外面看進去，很容易以爲那個男子只是睡着了，尤其是現在天色將黑未黑之際。

但是，各人走進了房間門口之後，便隱隱約約嗅到了一陣陣屍體發出的臭味！

趁天色未黑，各人可以認得出，那具男屍果然是胡富。

胡富看來死得很安詳，暫時還不知道他是怎麼樣死去的！各人在未報警之前，一切只好保持原狀，更不敢移動屍體！

報警之後，大批當地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調查，證明死者正是兩地警方要找的胡富。

胡富怎麼會死的？他又爲什麼會陳屍在這間大屋裏？

警方驗屍官奉召到場，初步懷疑死者是服毒喪命的！

據估計，他已死去了超過四十八小時，也就是兩天以上。

要不是阿唐影印大批死者的照片，要不是那道友鬼鬼祟祟的找個僻靜地方吸毒，可能還有一段長時間仍未被人發覺。

當地警方立即急電夏維探長，因爲死者是他急於要找的人。

兩地警方一向合作無間，所以當地警方這種做法，不但是公事上的手續，也是一種禮貌上的尊重對方。

夏維探長聞訊漏夜兼程趕到隣埠，呂林二人和當地一些警探已在碼頭恭候。

當地警方一位探長對夏維說：「表面看來，這件事似無可疑之處，死者身上的證件與財物俱在，可能是畏罪自殺的！」

呂偉良雖然不作聲，但是他的心裏另有一種想法，只是避免引起當地警方的反感，他沒有說出來！

當發現胡富的屍體時，他們雖然沒有移動過，但却觀察過四周的環境，也小心看過了那具屍體，四肢似乎有些傷痕！

在當地一批警探的陪同下，由殮房回到警局時，一名驗屍官對夏維說：「死者是服下劇毒因而致死的，估計死去了四十八小時以上才被發現。外四肢有傷痕，因此有理由懷疑他死前曾與人搏鬥過！」

一名當地探長說：「據我估計，他的通緝令會被一些黑道中人見到，可能有人急於領取賞金，企圖制服他，因而發生打鬥。事後死者以行藏敗露，担心遲早會落入我們警方之手，於是吞毒自殺，在古老大屋中死去。」

呂偉良這時忍不住問道：「然則，你們有沒有接獲任何關於死者行蹤的消息？」

「沒有！」那位當地警探答了。

呂偉良道：「假如黑道中人為了領取通緝令上的花紅，我以為他們一定會報警，尤其是與死者發生過毆鬥之後，更加會跑來報警。因為，通緝令上也有說，通風報訊也有花紅可領的。」

「嗯……」那位當地的警探說不下去！

夏維打着圓場道：「這件事看來殊不簡單，我想先到那間古老大屋去看看。」

於是一行人等，漏夜趕到發現屍體的地方去。那兒仍由警探看守着。

情形一如呂偉良等人較早時見過的一樣，一間古老大屋已被人廢置了許久，裏面沒有傢俬雜物，自然看不出甚麼端倪來！

兩地警方千方百計要找的殺人疑兇，竟在無意中被人發現，可惜卻是一具發臭的屍體；假如真的是死者畏罪自殺，那麼，林四姑的命案也順理成章地宣佈結束了！

但是，呂偉良仍然堅持着他的見解，認為事情不會如此簡單，夏維亦有同感，就是林愛莉也開始懷疑，真正殺死她姑母的兇手，是否就是已經死去了的胡富？

如果不是胡富，又是誰殺死了林四姑？

胡富如果不是自殺，又是誰殺了他？

除非胡富就是殺害林四姑的真兇，除非胡富真的是畏罪自殺，否則問題就複雜了。

淺灘艷屍郭美嬌之死，美籍華僑余榮的失蹤以及梅夫人婚姻介紹所之被焚，這些事情表面看來似乎毫無關連！

但是，因為胡富死得離奇，令人隱隱約約覺得，這連串的事件，似乎有一條無形的綫，把它們串在一起似的。

這條無形的綫，可能就是梅夫人婚姻介紹所。因為林四姑和胡富已被證實是該介紹所的登記顧客，郭美嬌和余榮也是。

憑此種種，再加上文件檔案的全部被焚燬，令人更加覺得事情絕不簡單。

無論如何，林四姑的命案總算告一段落。在暫時無法證實胡富被人毒殺之前，當地警方也只好當他自尋短見！

由於權力與地區所限，夏維也自問無可奈何。但呂偉良就非常不滿；他覺得這個地方的警政委實落後得很。

當然，一個只依靠賭博稅維持的政府，他的公務員的工作態度，是不難理解得到的。

呂林二人自然亦明白：如果要進一步偵查事實真相，只就有等他們自己動手去查！

呂偉良決定暫時留在隣埠。他在那邊認識不少朋友，希望作進一步的偵查。

× × ×

林愛莉與夏維探長同船歸來時，夏維忽然問她：「為甚麼你不陪着呂偉良？」

「我有點事要先回去！」林愛莉說，「我跟江强通過電話……」

「江强？」夏維怔了一怔！

「是的，江强，你的舊同事，你不可能不認識江强吧？」林愛莉出奇地瞪住夏維。

「我當然認識他，我臨去隣埠之前，還跟他通過電話。」

「是的，我知道他送了一套指紋給你們，聽說有了意外的結果！」

「嗯，這件事的確有些奇怪！」夏維沉思着說，「江强送來的一套指紋，在罪犯檔案中核對過了……」

林愛莉不待他說完，就急不及待地問：「他是否有案底？」

「不！陳大全此人並無案底！」

「那麼，到底有甚麼意外的結果？」

「在此之前，陳大全住所附近的一條橫巷裏，發生過一宗命案，死者是一名刼匪積犯，事後我們發覺兇刀上的指紋被人抹去了！」夏維回憶着說，「但是，在死者的手錶上，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個指紋，留在錶面的玻璃上！」

林愛莉會意地問：「是不是那個指紋與陳大全的一組有相同之處？」

「是的，那是右手食指指紋。我真不明白，江强最近又接辦了甚麼案子？他為甚麼會找到陳大全那方面去？」

「不怕對你說，探長，是我要他去查的，我懷疑他們一夥人是一個拆白黨集團中人。」

「本來那宗街頭命案的死者是積犯，仇家把他殺害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站在我們警方的立場，任何一宗命案，我們都要一視同仁的去處理。」夏維又說道，「目前指紋組仍在小心研究，因為錶面的指紋較為糢糊，必須小心處理。」

「嗯！然則，我們又助你破了一宗懸案！」林愛莉道，「但，陳大全為甚麼要殺人？」

「你們既然懷疑他可能是拆白黨的人，大概他也有點武功，可能是被刼時反抗，反將對方殺了。」夏探長說。

林愛莉問：「你準備採取行動嗎？」

「指紋組的決定最重要，如果他們不敢肯定，只有懷疑，我們就不能打草驚蛇，否則，我們當然會採取行動。不過無論如何，這將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

「我不明白，他們既不能肯定，為甚麼又會懷疑起來？」

「因為根據亨利系統鑑定指紋的方法，是觀察指紋的特徵，例如拱形、環形以及螺形等，指紋組人員首先發覺兩者之間同一類形，於是引起懷疑。但由於紋路糢糊，所以仍然不敢過份肯定。」

林愛莉至此才明白，江强所說的「意外結果」原來如此！

× × ×

陳大全的身體越來越不濟事，他已經很少到辦公室去！

唯一令他感到安慰的，就是由他一手安排的「好事」獲得了十分理想的結果，洪浩源不但獲得了冷若冰的諒解，還答允了他的求婚！

這是大大出乎洪浩源意料之外的，冷若冰其實「名不符實」，她熱情如火，顯然是急於要找一位丈夫。像她這年紀也難怪的！

根據洪浩源的了解，她是個寡婦。不用說，她的前任丈夫是相當有錢的。

就如在通信中所透露的心聲一樣，她須要一個身體健康的年青丈夫，一方面做她的終身伴侶，另一方面也替她理財！

換句話說：只要條件適合，被冷若冰看中的男子便可以財色兼收！

洪浩源為環境所迫，聽從了陳大全的擺佈，想不到到頭來他對冷若冰真的有了愛意；那並非單純就為了她的美，而是美得極有女性的魅力！洪浩源終於與冷若冰結為夫婦。

他不希望甚麼「財色兼收」，只希望生活安定，從此有個歸宿而已！

他打算在婚後自己去找工作，即使不能養活妻子，也起碼可以養活他自己！

冷若冰對於他的抱負很欣賞，也覺得他很有男子氣概！

因此，婚後冷若冰不斷給洪浩源鼓勵，讓他去找工作。

陳大全本來教洪浩源利用冷若冰的金錢去發展他的事業，但洪浩源沒有聽他的話。

洪浩源已有好幾天沒有見到陳大全，這天他們通電話時，知道陳大全有了麻煩！

警方曾經傳訊他，懷疑他與一宗街頭命案有關。但是根據陳大全說，他的妻子很愛他，立刻請律師把他保釋出來！

現在陳大全非常担心，他把洪浩源請到他

的家裏去談談！

洪浩源一直覺得自己欠下了他的好朋友陳大全太多的人情債，只是可惜沒有機會報答他。現在他有事，當然要去看看他！

雖然洪浩源並不贊同陳大全的做人宗旨，例如一輩子依靠女人。但是，畢竟他也幫過了他不少的忙，甚至他之所以有今天，也是他的安排與鼓勵，然後才會成功的！

來到陳大全的家中，經過一番通傳，他才被引領到陳氏夫婦的臥室去！

陳大全已不可能出來客廳會客，可見他的病況並不太輕！

陳大全的妻子何艷艷愁容滿面，一再叮嚀，她的丈夫不要說得太多，但是陳大全卻揮手示意，要她離開房間，讓他與洪浩源留下來！

何艷艷不曉得他要說些甚麼，但她看來相當尊重她的丈夫！

房間裏只有陳大全和洪浩源二人！

洪浩源已看得出事態嚴重，他閉上房門之後立刻就急不及待地問：「你覺得怎樣了？大全。」

陳大全的聲音很低沉，他說：「我看我留在這世界上的日子不會太久，所以才急於找你來談談！」

「有看醫生嗎？」

「有，但越醫越糟！」

「甚麼病？」

「中醫說血氣兩虧，西醫反而查不出病因，真奇怪！」陳大全苦笑一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們是老朋友，是不？」

「是的，否則我今天不會召你來！」

「所以我們甚麼事都不妨坦白說。」洪浩源湊過去低聲問：「告訴我，你會不會是由於

呂偉良和林愛莉獲得阿唐的幫助，發現胡富的屍體。

色慾傷了身？」

「如果是，那大概是早期造成的，近幾個月以來，我已自加節制！」

「我以為你應該住到醫院中去！」洪浩源往房內四處打量了一遍，只見床頭几上擺放了一些色情雜誌，一幅彷彿生春宮的油畫掛在牆上！

陳大全似乎還不會意，他嘆氣道：「沒有用的，西醫根本沒有辦法醫好我的病，我吃了西藥之後反而覺得不舒服！」

「那你現在——」

「吃中藥！」

「見效嗎？」

「這須要慢慢調理，但我担心我已病入膏肓！也許這……這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洪源浩看見他淚盈於眶，心裏也難過！他安慰他說：「你還年青，前些時我看見你還很强壯，你自己到底覺得有些甚麼不妥？」

「我也說不出來，總之頭昏眼花，坐不起來，像我這年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現代醫學昌明，照理，醫生一定有辦法的。」

「理論是這樣，但事實上我已先後看過了不少名醫，也作過了不少檢驗，他們竟查不出病源，真教人洩氣！」陳大全說。

「我知道你會被警方傳訊！到底為了甚麼事？」洪浩源問。

「他們認為我可能與一宗兇殺案有關！」

「現在怎麼樣了？」

「我妻子請來的律師，為我據理力爭。事實上，我已不担心那件事，因為眼前我這樣子，可能已等不到開審了！」

「你何必如此悲觀，你應該振作起來！」

「我並非故意說一些洩氣的話，我覺得我的生命已到了盡頭！」陳大全黯然流下淚來！

「這次我要見你，是有幾句衷心的話，要對你說。」

「有甚麼話，你儘管說吧！」

「冷若冰對你怎樣？」

「很好！」

「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路，太美麗的女人並不一定是個好妻子，相反，她可能縮短我們的生命。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明白的。」洪浩源說，「你對我實在太好了，我一直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你！」

「我們是老朋友，而且都沒有家人在這裏，是應該互相照顧的，何必客氣？」

這時候有人敲門！

洪浩源開門時，發覺是陳太太——陳大全的妻子何艷艷。

她捧了一碗中藥入來，要陳大全先飲了然後再談。洪浩源於是幫着她，把病人扶起來！陳大全軟弱無力，他的病況之嚴重，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陳大全只有三十五六歲的年紀，一向身體强壯，照計不可能不濟於此的。他到底是房事過度，被女色所害呢，還是另有原因？

洪浩源覺得他不能再袖手旁觀了，於是對何艷艷說：「嫂嫂，我看他這種情形，應該把他送到醫院裏去！」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但他覺得西醫看來看去不外如是！」何艷艷輕輕嘆氣說：「老實說吧，到了目前這田地，我也心亂如蔴，沒有了主意！」

「我以為你應該找個著名的醫生為他診斷一下，住到醫院裏去，無論如何總比較方便和安全的。」洪浩源說。

「本來已看過幾個知名西醫，但沒有起色。現在這個中醫，據說是專醫奇難雜症的，在沒有辦法當中，也只好信信他！」何艷艷說。

「我不敢說中醫不好，事實上中藥往往能人所不能，但一定要有好的中醫才有用。目前他這樣子，我看不能再拖了！」洪浩源說。

何艷艷終於嘆氣道：「好吧，事實上我也亂了方寸。先吃了這一劑中藥，看看怎樣，然後才送他到醫院中去！」

陳大全服了藥，躺下去睡了！

洪浩源走出房外，何艷艷也陪着他走！

她說：「我時時聽到大全提及你。希望你以後多點來看他！」

「一定的，我今晚會打電話來，如果有甚麼事要我幫你的，你不妨開聲！」洪浩源說着又問：「聽說他還惹了官司！」

「是的，警方有時太令人討厭！」何艷艷詛咒着說，「你相信大全會殺人嗎？我就不會相信，他連蒼蠅也不打死一個，又怎會殺人？警探簡直無理取鬧。難怪有人說，他們破不了案就實行栽贓嫁禍，甚麼事都敢做的！嘿！」

「律師怎麼樣說？」

「他希望將來出庭時，能找到一個時間證明案發時，大全不在現場。嗯——」何艷艷突然頓住了，她絕不尋常地，瞪住——洪浩源，吶吶地說：「我記起了，他說過當晚曾在夜店與你宵夜，你還記得當晚的情形嗎？」

洪浩源奇怪陳大全為甚麼沒有跟他談這件事，也許他相信自己沒有可能等到案子開審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事實上當晚他們確實同在一間夜店吃宵夜的，也就是陳大全教他到梅夫人婚姻介招所去碰碰運氣那一晚！

不過，他又清楚記得，離開了夜店之後，便各散東西。

何艷艷又說：「只要你將來在法庭上能證明當晚陪他走到我家門前，目送他返家，而我又能力證他返家後未再外出，這就夠了。」

洪浩源也知道在法庭上發假誓不是講玩的，但是他一直都希望有機會報答這位老朋友。那麼，這應該是個好機會啊！

主意拿定，他就向何艷艷表白了心意！

何艷艷對他一再言謝，才約了後會之期，安排他去見陳大全的辯護律師。

× × ×

警方指紋組利用「亨利系統鑑別指紋法」，無法可以確定留在死者道友平手錶玻璃上的模糊指紋，到底是否屬於陳大全的！

但是，經驗豐富的私家偵探江強，却助了警方一臂之力！實際上也等於幫了他自己，因為要求警方核對陳大全指紋的，本來就是他自己。

當時警方雖然沒有辦法在積犯檔案中查出陳大全的過去底子，但是指紋組人員其時正在檢驗一名叫「道友平」的街頭命案的死者，他的手錶之上有個模糊的指紋，類型竟然與江強送來的這套陳大全的指紋有相同之處。

於是指紋組便立即通知夏維探長。

但是可惜指紋太模糊了，難以作為警方指控犯人的有力證據！

還好江強是個退休名探，他的私家偵探社裏面不但設備新型齊全，他的見識也廣！

他知道警方所採用的「亨利系統鑑別法」太落後了！

江強提議警方指紋組把副本送來，讓他的人員用新的方法鑑別一下！

剛強私家偵探社指紋組所用的，是「華斯坦鑑別法」！

華斯坦分辨指紋的方法是從紋溝起端和末端，交加處和紋溝間接合處等等作為一個小單位，然後加以比較！

這方法不但可以區別兩個完整無缺的指紋，也可以鑑別一些較為模糊的部份指紋是否同一隻手指印出來的；就如眼前他們要鑑別的一樣。

「華斯坦鑑別指紋法」的特點，就是以每一個「X、Y」作為一個單位！

所謂「X」，是指紋上的交加點！而「Y」則是紋溝的起合處。

原來人類的指紋不但類型有別，就是每一條細小的紋溝也絕不相同，例如每一起端，末梢的大小角度，以及每一彎角的角度等等，表面看來一樣，但一經放大十倍以上，便可以用肉眼分出不同之處。要不然亦可以用透明膠片疊印法，看看二者之間是否相同。

據說，美國聯邦調查局目前也是採取「華斯坦鑑別法」的。

江強就是利用了這個辦法，替警方確定陳大全的右手食指的指紋，與留在道友平手腕上的指紋，原是同一手指。

警方於是立即發出拘捕令，把陳大全押上法庭，控他謀殺翟平——綽號「道友平」的男子。

經過提堂手續後，法官終於也批准何艷艷請來的律師，把陳大全保釋出外候審。

不管陳大全是否殺人兇手，江強也一直派人暗中監視他！尤其是由於洪浩源出現在那裏，更加引起了三俠的注意。

林四姑命案的發展，已因為疑兇胡富之死，而令人更感迷惑！

呂偉良、林愛莉等人曾作過這樣的假設：胡富被騙加入了拆白黨，但他做得不好，集團方面怕他被捕後引起麻煩，所以把他殺了！

林四姑在銀行方面的存欵已被提去，她被人騙財似無疑問；但是，胡富是個商人，他的經濟基礎不差，何故會弄至這般田地？

這也就是促使呂林等人一定要查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就是：洪浩源由梅夫人那兒取信開始，已引起呂林二人的疑心。現在他又和一個財色兼備的少婦結婚，會不會另有企圖？

梅夫人婚姻介招所的檔案已被燒去，因此陳大全和何艷艷是否由梅夫人介招的，他們已無從查究，但跟蹤的結果，他們有理由相信陳大全與洪浩源是同黨。

陳大全病重以及惹官非，他們當然也清楚知道，就正如江強所說：「這可能是上天的懲罰，壞人應得的報應！」

不過，呂偉良就難免有些失望，因為除了洪浩源之外，沒有其他人與陳大全接觸。這點與他們想像中的「拆白黨」似乎有點距離！

陳大全與何艷艷結合已有一段時日，如果他志在騙取對方的財色，此時目的已達。眼前他病重，快要死了，到底他的銀行戶口裏存了多少騙來的金錢？這也是一個問題。

假如這是一個有組織的拆白黨集團，那麼，經過了這段為時不短的日子，尤其是在陳大全病危時，他的其他黨人也應該出面了。

陳大全會不會在較早時已將騙取何艷艷那兒的金錢，轉到同黨手中？

一連串問題困擾着江強和呂林二人。

呂偉良認為可能另有幕後人，江強以為應該把疑點轉達夏維，讓警方憑他們的權力去作深入的，全面性的偵查！

但是，林愛莉却另有想法！

她說：「目前陳大全正惹上了官司，他一定提高警惕，若作正面調查，相信很難有甚麼結果。倒不如讓我想辦法接近何艷艷。這可憐的女人，如果她已被騙不會至今一無所覺。」

江強却說道：「女人有時很奇怪的，如果她眞心愛上了一個男子，明知被他騙了，也是甘心的。所以我以為未必會查到一些甚麼。」

「我希望碰碰運氣！」林愛莉說，「這件

事已困擾了不少時日。」

江強再也沒有意見。

呂偉良也沒有反對林愛莉的行動，只是他不斷的，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憑他的經驗，越是棘手的案子，越加須要從多種角度去忖測、追查！

林愛莉不久之後到達一家私立醫院，因為私家偵探員曾向江強回報，陳大全已住到醫院裏去了，他看來病勢沉重！

林愛莉覺得須要跟何艷艷來一項坦率的談話。她們都是女性，照理是比較容易談得來的；說不定何艷艷一直蒙在鼓裏，被偽裝的愛情所蒙閉。林愛莉希望能够及時揭破一切！

她在私立醫院中，等待着何艷艷由病房出來！

陳大全是住在一間私家頭等房的，這裏豪華得有如一家第一流酒店！因此那些女侍和護士小姐的目光也相當銳利。

她們很快就釘緊了林愛莉。若在平時，這位迷你女賊一定大發雌威，但今天却不能，因為她有任務在身啊！

林愛莉已不是前來探病，又不是前來求醫，人家自然有權將她驅逐出去的。

但是，她竟然花言巧語地說，她是一家婦女雜誌的女記者。她這次到醫院來，是為了向一位新聞人物，展開訪問，屆時將同時向讀者報導這家醫院的一流設備和服務。

林愛莉一向性子急，她也往往因此而誤了大事，但今番改變了作風，想不到成就更大，起碼眼前人家就對她客客氣氣。

不久之後，林愛莉已看見一位打扮樸素的少婦，由一間私家病房出來。

她就是陳大全的妻子何艷艷。

林愛莉走過去，很有禮貌地問：「是陳太太嗎？」

何艷艷呆了一呆：「嗯，你是……」

「小姓林，我知道你是何小姐，也就是陳太太。」林愛莉道，「我們可以談幾句嗎？」

何艷艷猶疑地說：「恕我健忘，我忘記了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我不怕坦白說，我們過去從未認識。不過，我相信今天我們的交談，對你有極大的好處。甚至可以說一句，此事關係到你的生命財產。」

何艷艷又是一呆。

她怔怔地瞪着林愛莉，感到無限的驚奇。林愛莉一邊陪伴着她在走廊上併肩而行，一邊說道：「你們是不是在梅夫人婚姻介紹所認識的？」

「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想而已！」

「是又怎麼樣？」

林愛莉道：「如果是，那你就更加要小心了，因為你的丈夫可能是拆白黨！」

何艷艷生氣地側過頭來，盯住林愛莉：「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一番好意，事實上你可能已經被騙，但你太愛他，所以你仍未發覺。」

何艷艷道：「小姐，請你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

「林愛莉，如果你未聽過這名字，大概也聽過迷你女賊這外號吧？」

「你原來就是迷你女賊？」

林愛莉點點頭。

何艷艷突然扳起了面孔：「我不管你是誰，我也沒有時間跟你說下去！」

「你太固執了！」林愛莉道，「在你丈夫的同黨未伸出援手之前，你還來得及挽救你自己，否則，你可能後悔莫及！」

「謝謝你的好意！」何艷艷說，「事實上我的丈夫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壞，他很安份，就只可惜近來運氣太壞了！」

「難怪人家都說，愛情是盲目的。」林愛莉道，「我以為由我跟你說總比警方好些，想不到你竟然如此死心塌地的去愛他！」

「別用警察來嚇我了，這裏不是警察世界，是法治世界的，如果你再囉嗦，我就只好告訴我的律師！」何艷艷道，「其實，這些日子以來，我已經够煩了，精神上的痛苦，令我難以抵受，你們到底想我怎樣？難道要迫我自殺麼？」

林愛莉本來還想再提醒她幾句，但看見她神情悲憤，淚水盈眶，眼睛也紅了，她就不忍再說下去！

她用手帕掩住鼻子，垂頭急步而行，頭也不回地走了！

林愛莉獃了一陣。

目睹剛才的情形，林愛莉有着各種不同的想法，她一方面覺得何艷艷的堅貞，對愛情似乎過份忠心，但另一方面却又覺得陳大全手段十分厲害。要不然，何艷艷不可能一無所覺。

女人是不是一定要男人才可以生活？女人是否一定要愛情才可以滿足？

無論如何，林愛莉這一次又失敗了，何艷艷不但不聽她的忠告，還表現出對她丈夫陳大全的無比堅貞與信任！

林愛莉站在那兒獃了一陣之後，終於走出了醫院。

附近有一座電話亭，她走進去撥了一個電話給江強，因為她今天所駕的小跑車沒有無綫電話，她心有不甘，要知道江強那方面查到了一些什麼。

江強在電話中對林愛莉說：「你的想法可能注定失敗了，剛才夏探長去查過陳大全的銀行戶口，只有數千元，一萬元也不够。」

林愛莉道：「這並不表示他清白，他可能另有後台，他本人只是個被利用者。」

「但艷艷承認被人騙去了巨欵嗎？」江強在電話中問道。

「不！她是個唯情主義的痴心女郎！」林愛莉說：「我正考慮，是否應該進去見見陳大全！」

「我不反對你見他，但是我不妨提醒你，他快要上法庭了，你千萬別給他找到藉口才好！」江強說。

林愛莉在猶疑中掛了綫。

她還未步出電話亭，那具電話的鈴聲竟然響了起來，這反而令她不知所措。

這是公共電話，亭子四邊是用玻璃構成的，附近沒有人等候，那麼，電話何故會響？奇怪！

有些情侶不想在家裏談情說愛，往往很懂得利用這些公共電話亭，例如約好情人在一定的時間內，撥這個號碼，他則按時到電話亭等候。

由於隨處可以輕易借到電話，所以這種路邊公共電話亭往往十分的冷落，如果再沒有情侶們光顧，就可能蛛網塵封。

鈴聲仍在響個不停。

林愛莉看看四周無人，她便伸手去把聽筒執起來接聽。

這是很多人都難免一試的，在目前的情況底下，很難忍受得住完全不去理會它！

林愛莉剛把聽筒移近耳畔，只「喂」了一聲，便立刻感到有點不妙。

「賊婆娘養的，你太愛管閒事了！」對方這冷峻的聲音是一個男子的。

林愛莉仍然認為對方要找的可能另有其人，所以她說：「先生，你找誰？」

「找你，我當然知道你是誰，同時也知道

你在那裏打電話！你是姓林的，我也知道，但我不知道你爲什麼會活得不耐煩！」

林愛莉聽得明白，對方是志在恫嚇。

但是，他怎麼知道她正在這座電話亭之內？不用說了，他必然就在附近，同時亦必然事先已知道了這個電話號碼。

於是林愛莉一邊佯作若無其事地聽對方講電話，一邊望向街上四周。

透過電話亭的玻璃，她發覺十字路口那邊有一間士多店。但從那個角度，根本看不見有人講電話，也許電話就在角落那邊。

那人又粗言俗語的說道：「娼婦，你得小心聽着！這裏沒有你要找的，我勸你走吧！以後，也不要再到這兒來，否則你可能會後悔莫及！」

「這算是警告我嗎？」林愛莉乘機問道：

「你可是陳大全的同黨？」

「我不會告訴你我是誰。」

「但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你喜歡怎樣猜，就儘管去猜吧！」那人又說：「如果你不珍惜你這唯一的生命，你就不妨東攢西攢的去揭人家的陰私！」

林愛莉正想誘對方說一些什麼，但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奔出電話亭，望向十字路口那唯一的一間士多店。

附近一帶就只有那麼一間士多店可以借到電話的，所以林愛莉認爲那男子可能躲在裏面打電話到電話亭去給她。

但是，士多店的電話在櫃圍之內，根本未見有人借用過。

林愛莉交加着雙臂，站在士多店門外怔怔地想，眼睛不停地往四下裏張望。

她看不見有什麼可疑人物出現，又仰首望向樓上一些住宅，依舊看不見什麼。

附近有酒樓，也有熱帶魚水族店，但距離那個電話亭已經相當遠了。

林愛莉本來要走的，但這時候她卻心有不甘。她咬了一下口唇，先回到汽車裏，又再到小巷口購了一束玫瑰花。

最後她走進了醫院中去，探望陳大全。

儘管陳大全的病房門口掛出了「請勿騷擾」的塑膠牌，但是，林愛莉還是橫衝直撞的走了進去。

陳大全躺在病榻之上，閉上了雙眼，看來他還未知道有人入來。

林愛莉沒有立刻叫醒他，只把玫瑰鮮花插好在床頭几的花瓶裏，這就難免有些微的音響傳到陳大全的耳鼓裏。

陳大全微睜雙眼，他還以爲是護士小姐。

林愛莉老實不客氣地，拉了一把椅子在床前擺好，然後坐下來。

陳大全有神沒氣地瞥了她一眼，她的舉止大概已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許他已看得出，她不會是醫院中的護士小姐。

於是他用極之低沉的聲音問道：「小姐，你是什麼人啊？」

林愛莉說：「是專誠來探望你的，你叫陳大全，不會錯吧？」

「嗯——」陳大全的目光中充滿了疑問：「你到底是誰？」

「我剛死了丈夫，我名下有許多錢財，你有興趣知我結婚嗎？」

「別開玩笑了！」

「不是開玩笑，我知道你一定有興趣。」

陳大全苦笑搖頭：「我知道你的用心，你在嘲諷我吃軟飯！」

「那是你的福氣，許多男人都非常之羨慕你！」林愛莉說。

「我太沒出息了！」陳大全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太遲了！是的，太遲了，你已經上了人家的當，是不？」

「上了人家的當？」陳大全怔了一怔，反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受人利用！」

「不！沒有人利用我。」

「我指的是拆白黨！」

「嗯！拆白黨？」陳大全呆了一陣，他在極力思索着，希望滲透林愛莉所講每一句話。

「有人主使你向何艷艷追求，於是你佔有了她，人家則騙去了她的錢財，是不？」

陳大全逐漸明白了，他怔怔地說：「原來你以爲我是拆白黨！」

「即使你不是，你也受了他們利用！」

「不！完全沒有那回事！」

林愛莉仍然毫不放鬆地問：「你的病怎麼樣了？」

「你也看得出，我可能不久於人世！」

「所以趁你未死，說出一切眞相吧！否則，你就等於便宜了他們！」

「我眞的不知你說些什麼，我不是什麼拆白黨，更加沒有同黨。我只嘆自已太過沒出息，今天的收場可能是一種報應！」

「你沒有同黨？」林愛莉冷然一笑，「那麼，洪浩源你一定也認識吧？」

「認識又怎麼樣？他是我的朋友，而且，也是個好人！」陳大全說。

林愛莉正想說什麼，突然有人推門而入。入來的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更不是何艷艷，而是一個男子。

林愛莉認得他就是洪浩源，眞的是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洪浩源發覺有個女人在着，也有點愕然。但他沒追問她是誰，只問候他朋友的病況。

陳大全於是對林愛莉說：「小姐，如果你沒有事，請便吧！」

林愛莉也沒有强留下去，告辭了。

林愛莉走後，洪浩源小心地把房門，關上然後回到床邊問道：「那女人是幹什麼的？」

陳大全於是把剛才的經過情形，約畧地說了一遍。

洪浩源聽了也爲之呆了一陣。

「拆白黨？」洪浩源苦笑一下，「根據字典的解釋，拆白黨也就是企圖從女人身上財色兼收的無恥男人。她到底是什麼人？女警探麼？還是……」

「不管她是誰，也總算來得合時。」陳大全說，「我可能給她提醒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陳大全道：「浩源，你以爲我會不會遇上了女拆白黨？」

「什麼？女拆白黨？」

「是的，有男人專向女人身上打主意，自然也有女人專在男人的身上打主意！」

「但是，我們有什麼值得她騙？」洪浩源苦笑一下，「別忘記我們只是光棍一條！」

「我們雖然沒有錢財，但是，我們有生命啊！我們只要有生命，就有辦法換錢！」

「你是說：何艷艷利用你的頭腦，替她去做生意賺錢，是不？」

「不！不是這意思！」陳大全瞪住天花板，回憶着說，「我記得當我健康未生變化時，她曾替我購下了不少壽險！」

「你是說：人壽保險麼？」

「是的，所以，我給剛才的不速之客一言驚醒，艷艷可能是女拆白黨！」

「記得你塡寫的受益人是誰麼？」

「還用我多說嗎？我萬一死了，受益人自然是我的合法妻室！」

「嗯！那我明白了！」洪浩源道，「她替你購下了巨額保險之後，便千方百計用肉體折磨你。俗語說得好，色字頭上有把刀！我也參觀過你們的寢室，當時我只覺得你太風流，你們夫婦之間未免太過恩愛了。」

「現在回想起來，她可能是故意縱容我，引誘我，我眞後悔拿自已的性命開玩笑！」

「醫生怎麼說？」

陳大全嘆氣道：「醫生只說我身體太虛弱，可能已暗示女色傷身。但是，如果不是那個女人提及什麼拆白黨，我還如在夢中！」

「她以爲我們是拆白黨，其實我們這兩個傻瓜可能已先後全入了人家的圈套！」

「是的，老弟，看見我這樣子，你也得小心才是。」陳大全說。

洪浩源忽然又說：「你既然買了人壽保險，有病應該由他們負責才是。」

「那又有什麼用？保險公司的醫生又不是神仙，他們同樣束手無策！」陳大全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在絕望中，他黯然流淚。

男盜女娼　狐羣狗黨

自從梅夫人婚姻介紹所被焚之後，阿生領導的國際特警組對余榮的偵探，便變成了狗咬龜——無從下手。

本來阿生曾經查得余榮曾在梅夫人婚姻介紹所登記求偶，他希望在那裏找到與余榮通訊的女人，進一步查出其人下落。但是，余榮的來龍去脈還未有頭緒，那批檔案卻燒個淸光，阿生也只好嘆一句人算不如天算。

余榮是美籍華僑，因爲他的簽證過了期仍未見回國，所以美國方面便要求國際特警協助偵探其下落。假如這件事沒有下文，那麼，國際特警和阿生的面子也失去了光彩。

於是阿生在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之後，便大量印製了一批余榮的照片，交給他的下屬們，分頭進行一連串的明查暗訪。

阿生這個辦法果然收了效，他發覺余榮同樣也在其他二家婚姻介紹所登記求偶。

余榮在「赤繩婚姻介紹所」用「余近榮」的名字登記，在「月老婚姻介紹所」則用「余子榮」，但經過照片認人之後，二家介紹所的主持人都輕易認出了這位「金山伯」。

據說余榮在赤繩婚姻介紹所方面還未有反應，但在「月老介紹所」這邊已經有了一點收穫！一個叫柳娟娟的女子，曾由主持人介紹他們認識。

根據「月老」主持人說，柳娟娟只有二十七八歲左右的年紀。在他記憶中，此女長相漂亮，對余榮的登記資料大表興趣。也就是因爲這樣，才由主持人方面從中介紹。

阿生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親自前來拜訪「月老婚姻介紹所」的主人鄺如月女士。

鄺如月承認她主理下的介紹所，業務追不上梅夫人那一間。正因爲顧客有限，所以她很容易記起余榮和他結識的女友。

她說：「在我初時的感覺中，四十多歲的金山伯，實在有點土頭土腦的，與艷如桃李的柳小姐，實在不大相襯。但是，柳小姐卻認爲本地男人難靠，她是個失婚的女人，希望有機會嫁到外國去。爲了生活習慣的適應，當然最好就是嫁給華僑了。」

「於是你就介紹他們認識，是不？」阿生問。

鄺如月說：「是的，我的責任是先看雙方的要求，然後選擇適合的資料，讓他們作初步『看相』，也就是看相片的意思！」

「假如雙方認爲條件適合，你才進一步約會雙方男女，是不？」阿生問道。

鄺如月點點頭：「如果雙方有點意思，我就從中鼓勵他們另約後會之期。」

「他們會不會『打完了齋就不要和尙』？」阿生開玩笑說。

鄺如月笑道：「很少有這種情形，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很有良心，結婚時不但依例繳費，還請我喝喜酒和做他們的證婚人！」

「如果像余榮這樣，分別在三間介紹所登記，成功的機會固然較大，但是，萬一女方也在二間以上登記的話，將來如果他們成功地結合，豈不是令到你們十分的尷尬？」阿生說。

「是的，但這一類情形很少。」

阿生又問：「可以把柳娟娟小姐的登記咭讓我看看嗎？」

「可以的。」鄺如月答得十分爽快。

她已經知道阿生他們的國際特警身份，因此表現得非常合作。

阿生看見她取出了一本小册子，在上面找尋柳娟娟的名字。

小册子是依姓氏筆劃爲序的，名字後面便是檔案編號。

每間介紹所有他們自已的制度，但大致情形都差不多。鄺如月查到了編號之後，便走到一個鋼製的文件柜前面去。

彷彿有些像醫生診所一樣，護士小姐找病人病歷表也是這樣。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覺得這間規模較小的介紹所，主持人似乎更加聰明，起碼她懂得用鋼柜，不像梅夫人那樣，竟把千多份男女登記咭放在木柜之內，到頭來就輕易地焚燬。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他的助手已用手臂悄悄地碰了他一下。

阿生循住助手的視綫望過去，發覺鄺如月焦急得滿頭大汗。

他心知不妙，也走了過去。

照計如此有系統的管理，她不可能找不到柳娟娟的登記咭的。

阿生發覺那個文件柜內，只有二三百張登記咭，編號齊整。

鄺如月一邊重新翻閱，一邊喃喃自語地說：「眞奇怪！怎麼不見了。」

「鄺女士，你是說，不見了柳小姐的登記咭嗎？」阿生問。

「是的。」鄺如月說，「她的編號是一〇六，不會錯的。」

她又在一〇〇至一一〇之間搜了一遍，依舊找不到「一〇六」那一張。

「好了，別再搜了！」阿生說，「如果我猜得不錯，一定有人入來把它偷去了！」

「但是，那東西根本不值錢！」鄺如月道，「他即使另有目的，也必須先把這文件柜撬開，但這裏的鎖不是很完整麼？」

阿生是呂偉良的得意門徒，他知道這一類文件柜的鎖匙，根本亦無鎖匙，只須用一根鋼條或者髮夾，就可以開掉它。

阿生問：「這裏有沒有鬧過賊人入屋行竊的事？」

「有過一次，但當時我們查過並無損失。」鄺如月回憶着說。

阿生又問：「有沒有報警？」

「有，警探也來過，但我們告訴他，並無損失。」鄺如月道。「但警方時時叫人遇事一定要報警，不管是否有損失，所以我也照樣報了警。」

「是不是向本區分局報的。」

「是的，就是東區分局。」

「好極了，謝謝你！」阿生說，「以後如果還有什麼要你幫忙的，一定再來拜候！」

「別客氣，小事而已！但我仍不明白，那張登記咭怎麼會失去？」

阿生忽然又問：「你還記得柳娟娟是怎麼樣的嗎？」

「當然記得。」鄺如月道，「但一切資料包括電話號碼地址等全都在那張登記咭上！」

「你記得她的住址或電話嗎？」

「不，我不記得！但如果有機會再見到她，我想我一定認得她！」

「那好極了，回頭我們可能要你拼圖認人！」阿生吩咐了下屬一些話。

鄺如月既答允通力合作，一切自無問題。

阿生撥了一個電話去找夏維，他要求夏探長立即到東區分局去一次。

夏維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但阿生既然說他目前偵查的事，與夏維探長要偵查的案子大有關係，他就不能不去。

夏維在東區分局門外會合了阿生，這時阿生才告訴他，他要查一件舊案，如果沒有夏維出面，分局的警探可能諸多藉口。

於是夏維陪住阿生入去，找到了分局偵緝科主任，翻查一件舊案——就是「月老婚姻介紹所」月前被小偷爆竊的事。

分局的偵緝主任，對夏維果然十分敬重，他非常有系統地找出了一叢檔案記錄，逐一向夏探長交代，阿生則在一旁聆聽。

那位主任說：「月老婚姻介紹所那宗案，事主雖然沒有損失，於事後抓到了一名積犯，他綽號叫『斜眼』，我們控他意圖行刧及吸毒，那是由另一宗案發生之後加控的罪名，目前這傢伙仍在服刑中。」

夏維和阿生分別在他們的記事册中抄下了這些資料，然後趕往監獄去！

綽號「斜眼」積犯，年紀還不到三十，瘦瘦削削，面色十分難看！

當獄警帶着夏維和阿生二人進入監房時，隔門竟然看見斜眼正在吸毒！

夏維不禁向那獄警道：「這裏有毒品供應嗎？」

「不！我們按例只供應香烟，也許是偷運入來。」獄警說，「這裏有些人神通廣大！」

「你稱讚他們神通廣大，也就等於承認你們太過低能！」夏維有些生氣地，瞪了那獄警一眼，然後示意他開了鐵門！

阿生卻在心裏想：眞正神通廣大的，應該是這班獄警！

夏維衝了入去，一手把「斜眼」手中的香烟奪了過來！

憑他的經驗，早就看得出這是一支有着毒品在內的香烟！

斜眼呼天搶地的，企圖奪回那支香烟，却給夏維一手推開，獄警隨即動手將他制服！

阿生這時也忍不住手把斜眼按在牆上，問道：「你想吸純正的三號貨嗎？」

吸毒者大都曉得「三號貨」是指純正的海洛英——俗稱「白粉」的毒品！

斜眼涕淚交流地，渾身發抖！

夏維乘機把那支仍然燃燒着的香烟，在他的鼻端弄着！

一陣陣海洛英的氣味，令到斜眼倒吞着涎沫，十分難受！

阿生拍拍口袋說：「我這裏有一包三號，而且可以立刻就讓你吸個痛快，但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說吧，甚麼事？」斜眼抖着聲音說，「只要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告訴我！你在月老婚姻介紹所偷去了一些甚麼？」阿生問。

斜眼面上的肌肉收縮了一下，想了想才說：「沒有，那次我並沒有偷去甚麼！」

「有的！」阿生說，「你偷了一張登記咭紙，是不？」

斜眼怔了一怔！他的面色大變！

「再讓我告訴你，那登記咭是一個女人的，編號一〇六！」阿生說。

斜眼呆住了！

夏維盯住他說：「誰叫你幹的？我知道你對這些不值錢的東西沒有胃口，一定是有人主使你！如果你不說眞話，我就叫人送你去水飯房！」

「水飯房」是懲罰犯人的地方，裏面又髒又濕，犯人只可以用水喉裏的自來水送飯，自然是難以下咽的！因此許多犯人都聞其名便爲之喪胆！

斜眼渾身發抖！

夏維故意讓他吸了一口香烟！那就有如仙丹靈藥一樣，只見斜眼閉上雙目，十分受用似的享受着！

但是，夏維很快便把香烟移開！

阿生說：「現在記起了嗎？是不是你偷了柳娟娟的登記咭？」

斜眼終於說：「是的，但不是我的主意，是大哥雄叫我幹的，代價是三百大元！」

「大哥雄是誰？」夏維問。

「在紅燈區，許多人都認識他！」斜眼說道。

阿生把雙手放開！

夏維把手中的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鞋底踏熄它！

斜眼飛身「撲救」，企圖從夏維脚下奪回那半截特製的香烟，但給獄警制止！

夏維對一位獄警說：「把他送往戒毒所，小心看管着他！」

獄長答應了！

事後阿生問：「監獄中也有毒品出售，你的感覺如何？」

「我的感覺已有些麻木了！」夏維苦笑道，「這種事過去常常發生；反毒組探員在突擊檢查中，三番四次搜出毒品，但獄警永不被牽涉在內。等到最近有人證明部份獄警運毒時，他們竟然可以從容逃去。老實說，我也以爲毒品從此不再在獄中出現，但結果還不是一樣嗎？兄弟，看開一些吧！我這個探長的職權範圍是有限的！」

阿生實在也無話可說，他也知道這個政府有部份官員是眞眞正正希望做一些事情，但無奈大部份人陽奉陰違，目的是爲了假公濟私，多賺一些錢，甚麼道德良心也懶得管！

阿生和夏維驅車進入紅燈區！

這是當地三山五嶽人馬出沒的地方，夏探長經常來此辦案，自然認識一些黑社會的綫人。他們在一間酒吧中就找到一個阿飛菲力！

夏維截住他問道：「在那裏可以找到大哥雄？」

「我不清楚，探長。」菲力說。

夏維立刻生氣地推他過一旁，一名助手動手搜身！

菲力感到不妙地叫起來：「別這樣……」

那名探員說：「你再不說，我們只好把你帶回總部去！」

夏維道：「先看他口袋裏有沒有毒品！」

「好了好了，够了，我說了！」菲力說，「在英雄波樓可以找到大哥雄！」

探員立即停止搜索，半推半擁地把菲力帶到街上去！

夏維對他說：「帶我們去，替我們點相，我們回頭會報答你的！」

「你們最好小心，那兒全是大哥雄的人！」菲力說道。

夏維打個眼色，探員走開了！

夏維和阿生二人，陪住菲力走向鄰近一間

桌球室，也就是菲力所說的「波樓」！

那是位於一幢樓宇的二樓！

夏維吩咐了菲力幾句之後，示意他走得較前，阿生和夏維則走得較後！

尤其是夏維，他担心有些黑人物認得他，所以走得更後！

菲力登上二樓時，跟一些人打招呼！

他突然向一名正在打桌球的男子招手：「雄哥，賞面跟我玩一盤好嗎？」

阿生立刻會意，循勢望過去，只見那傢伙將近四十多歲了，滿面橫肉，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他，當然就是大哥雄。

大哥雄不屑地瞥了菲力一眼：「他媽的，你有甚麼資格跟我玩？」

「多少錢一盤？」菲力故意問。

一盤也就是一局的意思！

「五百元！」大哥雄一邊替他的球棒塗粉，一邊說道。

菲力呻呻舌，噤若寒蟬！

這時候夏維也上來了，但大哥雄此時正俯身於桌球枱上，全神瞄準！他並未注意到有警探上來！

夏維正擬走向他的身邊，突然有人叫了起來：「雄哥，小心！」

大哥雄仰頭一看，莫名其妙地怔了一怔！事實上他不認識夏探長，只是在場的一些黑人物認得他就是夏維。

夏維一邊摸出他的證件，一邊表明來意！

大哥雄非常冷靜地問：「我到底犯了甚麼事？你們找我幹嗎？」

「你認識一個綽號斜眼的嗎？」夏維問。

大哥雄故作沉思地搖搖頭！

「不！我不知他是誰！」大哥雄說。

「他是正在服刑的犯人，他供出你主使他去偷取一件十分奇怪的物件，那是月老介紹所中一份登記咭，是屬於一個叫柳娟娟的女人的。」夏維道，「現我想請你跟我回去一次！」

「好吧！」大哥雄看來非常馴服，「先讓我擺放好這支球棒！」

他剛轉了身，阿生便看出了他的肩膊在活動——這是出擊的前奏！

阿生正想揚聲通知夏維，但說時遲那時快，一支球棒旋風似的，掃向夏維的頭部！

夏探長反應非常敏捷，只見他身子一矮，球棒在他的頭頂掠過，他的人已順勢向前衝！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也有所行動，只見他側身閃前，揚手接住了球棒，往前一推，大哥雄因爲下半身被夏維抱住，頓然失了重心！就此雙雙倒在地上！夏維與大哥雄扭作一團的時候，阿生正擬加入，突然有團白光迎面而來！

那是一個白色的桌球，有人以此作爲出擊武器，擲向阿生的頭部！

阿生把頭一側，腦後已發出清脆的玻璃粉碎聲！一名大漢突然拔出一把閃閃生光的利刀，飛撲而來！阿生大吃一驚，順手拾起剛才奪過來的球棒，迎擊着那傢伙的利刀攻勢！

阿生本來可以拔槍的，但此時此地只要手槍亮了相，就可能有人倒地，而他實在不想殺人，除非是情勢太過危急！

正在地上與大哥雄雙雙打滾的夏維探長，不知是否因爲氣力與年事的關係，動作稍爲緩慢，便給對方有可乘之機！

只見大哥雄迅速擺脫夏維的糾纏，爬了起來！他的動作機警而敏捷，正擬越過球桌，衝向梯間之際，阿生這時已憑球棒的幫助，把那大漢手中的利刀撥落地上！

大哥雄正想衝過來時，阿生已攞出了一個姿勢！只要他跨前一步，阿生就會將他迎頭痛擊！但是大哥雄十分機巧，變足一頓，人已躍出了窗外！

這裏只不過是二樓，窗外又有足以容人的水泥屋簷，大哥雄就由那兒飛身跳落街中！

阿生這時也顧不了夏維探長，扔掉桌球棒，越出了窗外，正擬跳下去窮追大哥雄之際，已看見一般探員紛紛將大哥雄包圍！

原來夏維助手早已奉命在下面戒備，剛才一名大漢用以擲擊阿生的桌球落了空，擊破了一個玻璃窗門時，下面的警探更加提高警覺。

因此大哥雄雖然有不凡身手，但在手槍指嚇之下，終於也得乖乖的被人扣上手鐐！

阿生正待返身躍回窗內，突然發覺數名大漢正紛紛向夏維襲擊！

阿生眼見情勢險惡萬分，高聲呼喝中，手槍已迅速自腰間拔了出來！

數名大漢充耳不聞，夏維探長可能寡不敵衆，手槍已被人奪在手中，但他明知後果不堪設想，正拚力糾纏！

突然「砰」的一聲！阿生朝住天花板首先開了一槍，人也隨即翻身而入！

槍聲一响後，樓下數名探員已紛紛湧了上來！阿生迅速迫近企圖奪去夏維警槍的大漢，槍柄撞頭，那大漢眼前一黑，隨即倒了下去！

夏維鬆了一口氣，手槍幸保不失，否則他的性命就難保！數名探員在呼喝聲中，把那名大漢加上了手鐐！

大哥雄被押上警車，夏維已急不及待地對他提出質問。但是大哥雄却說：那是一宗奇怪的交易，有人以一千元托他取得月老婚姻介紹所的一〇六號登記咭，於是他便以三百元僱用斜眼前往下手，自己就賺了七百元！

「別裝蒜了！」夏維似乎不相信他的話，「是甚麼人出價一千元要你辦妥這件事？」

「一個女人，二十七八歲，戴上了黑眼鏡，像個女明星。」大哥雄說。

「他媽的！你以爲我會相信嗎？」

「實情確是如此，信不信由你！」

「你以前有見過這女人嗎？」

「沒有！」

「那你太不會說謊。」夏維說，「你怎麼會爲一千元而給一個陌生人利用？」

「她非常迷人，而我當時在酒吧中邂逅她時，已有點酒意！」

夏維仍然不相信他，質問道：「那麼，剛才你爲甚麼要走？」

「我不清楚你的來意！」

「那是說，你有些其他事情，担心我們警方追究！對嗎？」

「不！我一向奉公守法！」

「好一個奉公守法！」夏維冷然一笑，「老子總有辦法令你說眞話的！」

大哥雄似乎很有經驗，他曉得這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等會兒回到警探部便不是味道。因此他趁車子未停下來之前採取了主動！

大哥雄問道：「探長，你到底要知道一些甚麼？」

「我只想知道那女人是誰。」夏維說，「這件事不是地區性的，而是國際性的，我無法不認眞起來。這件事可大可小！」

「我也許有辦法查出那女人是誰，但你要給我時間。」大哥雄道。

「給你時間逃走麼？」

「我在此地生了根，怎會爲了這點小事逃走？信我一次吧！」

「你須要多少時間？」

「保證在二十四小時給你滿意答覆。」

「別整古造怪，我如果發覺你通知犯人逃走，你將罪加一等！」

大哥雄笑道：「紅燈區的人都曉得我阿雄最講義氣，除非我不答應你，否則決不會做兩頭蛇的，你放心好了！」

夏維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且信你一次，你別自討苦吃才好！」

「我儘管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大哥雄道，「請你在前面街口放下我，保證不會令你失望的！」

夏維向駕車的探員示意，車子於是就在前面一處路口停了下來！

× ×

陳大全終於不治逝世！

在他的葬禮上表現得最悲傷的，自然是他的妻子何艷艷！

她哭得梨花帶雨的，實在令人心酸！

除了何艷艷之外，內心最痛苦的，還是洪浩源——死者的摯友！只是他表現得較沉默，沒有人知道他正在想些甚麼。

他默默無言，不斷回想着死者在死前所講的一番話！陳大全死前在醫院的病房中曾經表示：他可能爲女拆白黨所算！

洪浩源因此在陳大全死後，要求解剖，驗明死因！但是，何艷艷認爲中國人死後最忌「分屍」，力主保存屍體完整下葬！

也因爲這件事，令到何艷艷與洪浩源之間弄得極不愉快！

不過，到頭來陳大全的屍體還是被分割開來，將內臟拿去化驗，但這並非表示洪浩源是個勝利者，只因爲保險公司也要求這樣做！

但是，檢驗的結果，證明陳大全並非服下致命的毒藥，也就是說，他是死于自然的！

如果不是由於死者生前購下了人壽保險，此舉實屬多餘。因爲陳大全在這一兩個月以來，一直都有看醫生。

初期醫生查不出病源，後來經過連串的病理檢驗，一名專家認爲他患了胃癌！

「癌症」一直以來就被人認爲是絕症，因此看來更無可疑之處！但是，當陳大全死前與洪浩源的一次談話中，表示他的妻子何艷艷曾爲他購下人壽保險數以百萬計時，洪浩源就覺得大有可疑！

事情發展至此，洪浩源亦自覺無話可說。不過，他却因爲老朋友之死，而提高了警覺！

他記得陳大全死前曾被中醫診斷，認爲他只是色事過度，弄至血氣兩虧。到後來西醫才驗出他患上了胃癌。到底眞相如何，委實令人撲朔迷離！

但無論如何，洪浩源也可以從這件事情上面獲得了教訓！

因此之故，他不但不敢過份親近他那艷麗迷人的妻子，同時對一切食物也提高了警覺，表現得非常之敏感！

儘管如此，洪浩源的妻子冷若冰還是對他非常恩愛，備極關懷！

喪禮完成後，洪浩源懷着沉痛的心情，獨自踏上歸途！

他安步當車，並非爲了節省車資，只是想利用時間多想一些關於他本身的事情，包括了他的家庭，妻子，工作以及他的生命問題！

捫心自問，他實實在在已經深深地愛着他的妻子冷若冰！

不過，愛情固然重要，生命也同樣重要，萬一他的收場又像陳大全一樣，是否值得？他的心情十分矛盾，雖然冷若冰未必也是陳大全所想像中的女拆白黨！

其實，陳大全的妻子何艷艷果如他想像中那麼壞，他遇到的就不是甚麼「女拆白黨」那麼簡單，因爲「拆白黨」只不過是騙財騙色而已，現在他似乎被人騙走了生命！

但是，那只不過是陳大全自己的想法，眞相是否一如他想像？答案可能永遠是個謎了！

洪浩源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一輛車子忽然在他的身邊停了下來！

車子裏坐了一個女人，她推開車門，示意他上車！

洪浩源依稀記得，他好像在陳大全的醫院病房中見過她了！

他終於身不由主地，在猶疑中登了車。

這個女人並非別人，她是林愛莉。

林愛莉邊開車邊對洪浩源說：「我一直跟踪你，幾乎知道你做過的每件事，奇怪嗎？」

洪浩源怔怔地望住她！

他心裏不免會想：「是另一個女拆白黨呢，還是警方的人？」

林愛莉又說：「先請你聽一段談話錄音聲帶，也許這樣可以幫助你了解我的身份，思想上也不致於一片混亂！」

林愛莉的身旁坐着洪浩源，汽車一直往前開行，她只是伸手輕輕把汽車聲帶按下去，隨即播出了兩個男子的談話聲。

令洪浩源大表驚奇的是：那兩個男子之中，有一個是他本人，另一個是他那剛剛入土爲安的好朋友陳大全！

他不會忘記，這段談話是在病房中進行的，當時他們正討論着可能遇上了女拆白黨的事。但怎會被林愛莉悄悄錄了音？

原來那天林愛莉爲了進一步澈查眞相，悄悄把一個袖珍的電子咪高峯，放在那束玫瑰花之內。電子咪高峯是用無綫電接收的，汽車裏有自動錄音設備。

林愛莉簡要地向洪浩源解釋了一遍之後，又說道：「我們也知道你曾經力主把陳大全的屍體解剖檢驗，但結果却遭到艷艷的反對！」

「是的，起初我也以爲她作賊心虛，想不到保險公司方面同樣找不到證據。」洪浩源嘆了一口氣！

「雖然找不到證據，但是，我們有理由懷疑陳大全是死于有計劃的謀殺！」

「謀殺？」

「是的，你的朋友可能是死于謀殺。」林愛莉說，「這可能是非常巧妙的慢性謀殺，目的是爲了領取那筆數目可觀的保險費。」

「但是，有關方面不是已經檢驗過他的內臟麼？」洪浩源說。

「是的，在本市檢驗沒有結果，那是由於技術和設備所限。目前你朋友的內臟已寄到外國去，讓專家加以化驗！」

「你的意思是說：有關當局也在懷疑我朋友被人謀殺？」

「一方面是保險公司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們的慫恿！」

洪浩源又不由自主地瞪住林愛莉：「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林愛莉笑了笑：「一羣愛管閒事的人！」

「現在你要帶我到甚麼地方去？」

「讓你看一些圖片，然後教你怎樣做，否則你可能走上你朋友陳大全的老路！」

車子終於停下來！

林愛莉帶着洪浩源登上一幢辦公大廈的高層，這兒就是剛強私家偵探社！

他們進來之後不久，呂偉良亦接踵而至！

林愛莉問呂偉良：「有人跟踪我們嗎？」

「我看沒有，我一直在暗中監視！」呂偉良道。

江強帶着洪浩源進入電腦管理的資料室，在一個彷彿打字機的儀器上按下了幾個按鍵之後，前面的螢光幕上出現了一張圖片！

站在一旁的林愛莉問：「認得這兩位美麗的小姐麼？」

洪浩源想了想，懷疑地說：「是不是我妻子冷若冰？」

「不！她叫馮薇，十年前的香花小姐競選中，她獲得第四名。」

「但是，她的確很似我妻子。」

「她本來就是你太太，只不過她有許多名字，冷若冰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個而已！」

「她不是姓冷？」

「不！她姓馮！」林愛莉又說：「另一個女人你也見過了，想想看！」

「嗯……她，她好像何……對了，我叫她嫂嫂的何艷艷！」

「是的，十年人事幾番新，要不是小心觀看，很難認得出她們！何艷艷原名何安妮，與你太太原是好朋友。這照片合攝於競選結果揭曉之前，我們從一本舊雜誌上找到。」

「你是說，她們是同黨？」洪浩源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林愛莉道：「他們是否同黨暫時未知，但她們確曾認識。十年前二人一齊報名參加競選香花小姐，結果你妻子獲得第四名，她却落選。十年後今日，她們何故佯作不識？其中必有原因。」

「是的，我叫我妻子去參加陳家喪禮，她也以彼此不相識爲理由，而加以拒絕了！」

「這也是我們把你找來合作的原因之一。」林愛莉交代着說：「過去我們對閣下的誤會，至此亦暫告終止，我要你跟我們合作，自然是已經了解你的爲人。至於詳細情形，我們回頭自會向你交代！」

呂偉良又把洪浩源帶到他的辦公室，然後說出了整個計劃！

× ×

在一間住宅大廈裏，大哥雄閃閃縮縮的進入一個單位裏。

這住宅單位內，只住了一個女人——一個年紀超過了四十歲的女人。

「該死的！」那女人一見了大哥雄就不高興地叫了起來，「你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跑到我這兒來？」

「放心吧，我看過沒有人跟踪我，我才進來的！」大哥雄說，「不過事情麻煩了，我們叫斜眼去偷了月老介紹所的一〇六號登記咭，那傢伙竟在獄中向警方供了出來！」

「你是說，警方找過你？」

「是的，他們限我二十四小時內，把眞相向他們提供！」

「你眞該死！那你更加不該在這時候來找我！」

「我是迫於無奈的。」大哥雄說，「如果你不想我供出實情，最好給我一筆錢，讓我暫時避避風頭，過了這一陣子再說！」

「這是敲搾嗎？」

「不！千萬別這樣說，我們本來是老搭檔，但現在我有麻煩，難道你坐視不理麼？」

「嗯——」那女人想了想，終於說：「好吧！我就給你十萬元，你要立刻逃離本市。」

「那當然！」

「你等我一等！」

那女人進了房間，拉開抽屜！

當她再次出現在大哥雄面前時，手中持着的，並不是鈔票，而是一支手槍！

她目露兇光地站在門際，命令大哥雄，要他若無其事地走過去把窗簾拉上！

大哥雄不敢不從，他看得出，那是一支眞槍實彈，也絕對相信對方可以在刹那間扳動機掣，把他殺掉！

他力持鎭靜說：「你不該殺我，沒有我這種人，許多事情你是幹不來的！」

那女人却冷冷地說：「你以爲我還會繼續留在這裏嗎？」

「你放棄以前所開發的財路麼？」

「是的，本來我也不捨得，但事到如今，我再不走，警方遲早也會找到這裏來，所以，我要趁他們未懷疑到我身上來之前，離開這裏到外國去！」

大哥雄苦笑道：「我先後替你做過不少事，想不到你這樣對待我！」

「是的，我該感謝你，過去你實在替我做了不少事，而且做得很好。有些事情簡直稱得上天衣無縫！」

「你知道就好了！別的不說，就是那場火，消防官也給我們瞞過，認爲只是電綫洩電所致！」大哥雄聳聳肩，「但是我却替你毀滅了不少犯罪證據。單是這點已值得你放過我！」

「是嗎？」那女人冷笑，「可惜我看得出，如果現在我放過你，你就不會放過我！」

「不！不會的！」

「別嚕囌了，快把另一幢窗簾放下來！」

大哥雄知道，只要把最後一幢窗簾放下，那妖婦就會殺他！

但是，在眼前的形勢下，他也只好從命！否則，他可能提前結束了他的生命！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吆喝一聲，槍聲隨即響了起來！大哥雄立刻倒在地上！

但是他並不是因爲中了槍傷，只是企圖避過子彈的射擊！

一般人一湧而入，全都是手中握了槍的！

大哥雄抬頭看看，剛才要殺他的女人，這時捧住一隻正在流血的手！她中了槍，因此不得不將自己的手槍拋棄！

一湧而入的是夏維和阿生等人！原來表面上他們雖然釋放了大哥雄，而且看不出有人跟踪他，其實他的口袋中早已被探員悄悄放置了一些細小的電子儀器，包括供警探跟踪和竊聽之用。這些全是國際特警所提供的新式設備！

阿生是開鎖專家，所以大門雖然關上，他們還是可以直入！

手腕中槍的並非別人，她就是梅夫人！

「眞想不到是你！」夏維說，「原來你們才是拆白黨的幕後主持人！」

但梅夫人道：「事情不會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到如今，我也只有怨自己倒霉！」

大哥雄道：「叫我去偷取月老介紹所文件的人，就是她！」

夏維笑道：「你說她像電影明星，何不說她像個巫婆？」

「她比巫婆更毒！」大哥雄說，「你們來遲半步，我就沒命！」

「好了，現在你們大概也該講眞話了！」

大哥雄道：「她要我盜取月老介紹所一〇六號登記咭，是爲了不想留下任何綫索，就像放火燒毀她自己介紹所中的全部檔案一樣。」

「一〇六號登記咭，何故會這麼重要？」夏維問。

「那是屬於一個姓馮的女子的。」大哥雄說，「她在月老介紹所登記時，用柳娟娟的名字，在梅夫人介紹所中登記，則用冷若冰。其實，她眞姓名是馮薇，十年前香花小姐競選得過第四名。」

梅夫人突然叫了起來：「够了够了，嘿！你想一個人脫罪嗎？」

大哥雄道：「我只希望罪名減輕一點！」

夏維乘機道：「是的，跟我們警方充份合作，罪名一定可以減到最輕！」

於是大哥雄又說：「其實，她並非甚麼拆白黨的首腦，她只是懂得利用別人，以及伺機從中勒索金錢而已！」

梅夫人道：「別忘記，你是同謀者，而且也曾殺過人！」

「是的，我承認我曾被你充份利用。你這女人好陰險！」大哥雄含恨地說，「我看你一定是心理變態，否則你不會害死那麼多人。」

「她害死了甚麼人？你說！」夏維道。

大哥雄道：「她害死有夫之婦的郭美嬌，還有林四姑和胡富。」

「原來所有罪魁全是你！」夏維恍然大悟地，瞪住了梅夫人！

梅夫人道：「你別聽他胡扯，事實上我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壞，有些人比我更加陰險！郭美嬌，林四姑和胡富，全是他殺的！」

「不！一切都是她佈局的！」大哥雄道，「那些到她婚姻介紹所登記求偶的男女，只要她認爲對方有些錢的，她就動腦筋，例如林四姑與胡富二人，他們都有些錢。於是她極力撮合他們，又慫恿他們到鄰埠去幽會，她非常了解林四姑那種女人的心理，因爲在本市深恐遇上了親友們。」

「你這殺千刀！」梅夫人叫了起來，「人是你殺的，你敢否認？」

「不！你以爲我有三頭六臂嗎？」大哥雄說，「你肯分我一杯羹，亦無非知道我認識許多三教九流中人。告訴你，你叫我做的事，我都僱用了本市和鄰埠的兇手去做！」

「你是說：林四姑和胡富二人都不是你殺的？」夏維問。

「不！是梅夫人的主意，由我出頭僱用了鄰埠的職業殺手。」大哥雄說，「他們先擄去胡富，再殺死林四姑，後來又令胡富死得有如自殺一樣，讓警方以爲他畏罪自盡！」

夏維問：「她的目的何在？」

「當然是爲了錢！」大哥雄道，「她表面一片仁慈，對顧客既熱心又忠心，所以一向受人敬重，其實她蛇蠍一般的心腸，經常伺機而動，林四姑赴鄰埠時，把一切積蓄和首飾箱寄存在她的保險箱內。也許就是這樣，令她起了殺機！」

「那麼，她何故要殺胡富？」夏維又問。

「嗯！……」大哥雄吶吶地答不下去！

梅夫人乾笑幾聲，道：「說吧，爲甚麼不對探長說？」

「因爲你並未把全部眞相告訴我！」

梅夫人道：「探長，讓我告訴你，因爲他發覺胡富的銀行裏有數萬元現金，所以他和他的手下們，便迫胡富先簽支票提款，然後才把他毒死，做成胡富畏罪自殺的樣子！」

大哥雄氣得面靑面白，但卻不能在警探面前制止梅夫人說下去！就像梅夫人也不能阻止他「大爆內幕」一樣！

梅夫人又說：「其實殺害郭美嬌的也是他！他化了『柯天池』這個假名，在我的介紹所中登記，編號就是三五八，對有夫之婦的郭美嬌，進行騙財騙色，然後把她殺死，棄屍於海灘上！」

夏維恍然道：「原來署名三五八號的，就是你！」

大哥雄垂頭道：「我以爲她已交還全部情書給我，豈料還漏了一封。」

梅夫人道：「爲了避免警方找到任何可供偵查的綫索，他提議我燒毁全部文件檔案。他說，他有放火專家，連消防官亦可以騙過！我已勢成騎虎，只好答應了！」

大哥雄和梅夫人二人，就是這樣狗咬狗骨的，把眞相一一揭露了！當然，他們二人所供的，都是事實，只待警方根據大哥雄的口供，去把他的手下們一一拘捕歸案而已！

梅夫人自從那幢二層高的花園洋房焚毁後，她的介紹所便宣告結束。以後便一直遷居於此，等候時機出國！表面看來，那場大火令她損失慘重，但是實際上她已積蓄了不少錢財，包括用不正當手段得來的。例如林四姑信託在她保險箱中的金錢和首飾就是！

目前警方揭露的，只是已知的罪行，至於過去梅夫人還做過一些缺德的事，還未知道。

不過，單是這些罪行，就够送她到死因室去！

警方一邊把梅夫人帶返警局去問口供，另一方面警探又押着大哥雄到鄰埠去，會同那邊的警探大舉搜捕協助大哥雄殺害林四姑和胡富的職業殺手！

至於當地大哥雄的手下，都是有案底的人，夏維的手下要找他們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事！

梅夫人又在警局中供出她何故要叫人偷取「一〇六」號登記咭的原因。

月老婚姻介紹所的編號「一〇六」登記咭，原是屬於柳娟娟的，阿生根據綫索，查出余榮曾與這女子交上朋友！

想不到阿生就是爲了追尋這張登記咭的下落，而揭開了一連串的罪行。

原來化名「柳娟娟」在月老介紹所那邊登記的女子，也就是用「冷若冰」這名字在梅夫人這邊登記的。她們實在是同一個人，眞名叫馮薇。正如江强追查到的資料一樣，她是十年前的「香花小姐」第四名佳人！但是，梅夫人不承認是她的幕後人，只承認向她勒索！

因爲梅夫人曾介紹她認識一些富商名流，知道她曾爲人荐枕，就憑此按時向她勒索。

最近馮薇又要求她設法把存在「月老」那邊的登記資料毁去，所以梅夫人便主使大哥雄去做妥這件事！現在阿生雖然仍未找到余榮的下落，但起碼也知道余榮的女朋友原來是個十分狡猾，而且危險的女人！

×　　×

冷若冰柔情萬種地，等待着她的愛婿下班回來。像往常一樣，她燉好一些補身的食物，等洪浩源食用。

但是，洪浩源回家之後，疲態畢呈，他說在外面已跟同事吃過了，不想再吃！

冷若冰雖然有些氣結，但她卻不發作！

她像日本女性一樣柔順，替洪浩源換拖鞋，然後又拿衣服給他換！

就趁冷若冰把外衣拿入房間去的時候，洪浩源非常快速地把那碗鷄湯傾了少許進一個小瓶裏去，旋好蓋子之後，用手帕包好！

這是他跟江强等人約好的，凡是冷若冰煲好燉好，準備給他飲食的，無論是甚麼都好，他必須陽奉陰違，揀着冷若冰不注意時，傾倒入厠所或水盆。同時他必須盡可能留下少許「樣本」，注入江强每天用間諜手法交給他使用的「塑膠小瓶」之內。

這些醫生用的塑膠瓶是跌不破的，江强教他每次收集到樣本之後，就由厠所窗口投入下面後巷去！江强每天都有人在那兒接應！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担心洪浩源的遭遇會像陳大全一樣，被人慢性謀殺。所以，這些「樣本食物」，一經收集後，便拿去化驗！看看是否其中有毒！

洪浩源因爲經過呂林和江强等人教導過，所以他每次都自認做得天衣無縫。

現在冷若冰由房內出來，她撒嬌地埋怨洪浩源幾句之後，竟然把那碗鷄湯喝下！

洪浩源只是驚奇，不敢作聲。反而冷若冰忍不住笑道：「你好像怕我毒死你似的，人家好心想給你補身，你卻不領盛情！」她忽然又一本正經地問：「你是不是眞的很愛我？」

「是的。」洪浩源眞有點担心，她下一句可能叫他去買人壽保險！他越來越覺得他的遭遇與陳大全一樣。

但是！冷若冰卻忽然流下淚來！

「你幹甚麼？」洪浩源吃驚地問。

「沒有甚麼，我只是覺得我太傻了！」

「爲甚麼你會這樣說？」

「我看得出，你實在並不愛我，不幸的是，我竟然會爲你動了眞情，不是太傻又是甚麼？」冷若冰黯然神傷！

「你……」洪浩源有點手忙脚亂。

「算了吧，反正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你說甚麼？」

「不再隱瞞，其實，我過去的一切，你可已經知道，正如你不斷悄悄收集我給你食物樣本一樣，我也知道！」

洪浩源呆得連咀巴也闔不起來！

她又說：「所以我說，我們實在無須隱瞞，應該心知肚明的。」

「那你是承認，你存心害我？」

「不！當初我只以爲你有點錢，後來雖然明知你是個窮光蛋，但卻給你的情書俘擄了。」冷若冰苦笑了一下，那含住眼淚的眼睛在眨動，那神態，迷人又可憐！

「你說，你後來眞心愛上了我？」洪浩源疑假疑眞地瞪住她！

她咬咬下唇，輕輕點了點頭，柔聲說道：「是的，我是眞的愛上了你，但你卻給你的朋友嚇壞了，你以爲我像何艷艷一樣，可能害死你騙取保險費，其實我絕不是那種女人。我甚至勸過她不要那樣做，但她不聽，我們於是絕交了！」

「你不是說過，並不認識何艷艷嗎？」

「我跟她原是同學兼好朋友，她原名叫何安妮，我們十年前一齊參加過選美。其實，我也不是姓冷的，我叫馮薇！」

「我早知道了。」

「誰告訴你？」

「一家偵探社！」

「他們爲甚麼要偵查我？」

「他們要找尋一位美籍華僑的下落，那人叫余榮！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他追求過我！」

「他現在那裏？」

「我不知道。」馮薇輕輕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他們怎樣想的，他們以爲我殺了他，把他埋在地下。謀財害命，毁屍滅跡！其實，我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壞，我只爲環境所迫，希望多賺一些錢，這又有甚麼不對？」

「你……你是眞的沒有殺死余榮？」

「沒有，我可以發誓！」

「那麼，看來他們是誤會你了。」

「不管怎樣，你如果是眞的愛我，你就聽我說吧！浩源，我們一齊離開這裏，跑到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去！」

「但是，你已受到警方的注意，我怕你不能自由離境！」

「所以我要你想想辦法！」馮薇又入房間裏，取出一叠鈔票，「聽說有人可以弄到假護照，如果沒有辦法，就找幹偷渡的，但不要讓第三者知道，明白嗎？」

「你那裏有這許多錢？」

「不怕對你說，我過去的歷史並不清白！」馮薇難堪地垂下頭來，「我做過變相妓女，也做過人家黑市太太，但從來沒有一個男人眞心愛過我。我一直在等，終給我等到了……」

「爲甚麼你不早點對我說？」

「我一直被人監視和勒索，那魔鬼要我一次過付她一筆巨額金錢，否則就不能擺脫她，必須按月供給她一些錢。如果我反抗，她就把我過去的一切都公開。」

「你所講的人，可是梅夫人？」

「就是她！現在她被捕了，我也該自由了！」馮薇又說，「如果你眞的愛我，就設法和我遠遠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

「好吧！且讓我想想辦法！」洪浩源又道，「但是，到外國去，要很多錢的。」

「除了這些之外，我還有其他首飾珠寶，是我歷年以來的積蓄！只要你是眞心愛我，帶我遠遠離開這裏，相信總够我們生活的，何況我們還有手有脚呢！」

洪浩源拍拍口袋，他想出了一條調虎離山之計。於是他把江强交他的塑膠小瓶，由後巷投了下去！

江强一名探員取得小瓶後，駕車離去！

洪浩源居高臨下，從窗口看見這情形，以爲外面沒有人監視，便匆匆出門去！

但是，他只到了門口，就給警探截住！

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都在着，他們要洪浩源走回屋內！馮薇見狀呆了一陣！

警探監視她，阿生帶人在屋內各處搜索。

結果阿生在一處暗格中搜出了余榮的護照以及一些旅行支票等物，都是余榮的。此外，還有她自己的珠寶！

馮薇黯然淚下！

洪浩源走近她身邊說：「你又騙了我。」

馮薇道：「我沒有騙你，我只騙了余榮的一些錢，在必要時付給梅夫人。後來我遷居他處，與他失了連絡！」

儘管如此，阿生等人仍不相信，他們認爲馮薇可能另有同黨！而余榮則必然是凶多吉少了。但在另一方面，梅夫人與警方表現得非常合作。她向警方供出：由她安排了一次「捉黃脚鷄」的活劇，男主角就是余榮，女主角是馮薇，假扮她丈夫的正是大哥雄。

余榮的錢，旅行支票以及證件等物，就是在誠恐誠惶中，一一交出！

自從那一次之後，余榮就失了踪！

梅夫人和大哥雄的口供符合，警方自然相信了他們！馮薇再也無話可說，她本來不想在她心愛的人面前出醜，但既然梅夫人和大哥雄都照實供了，她也只好直說！承認她就是那一幕醜劇的女主角！

大哥雄和他的手下先後落網，鄰埠的兇手也被捕。梅夫人承認與大哥雄勾結，同時按期向何艷艷和馮薇等人勒索！結果，這些人全都被法庭判了極刑！至於馮薇，因爲無法證明她謀殺余榮，法官暫時將案押後！

現在輪到洪浩源担心了，他現在才知道一個「壞女人」並非壞到底，也並非沒有感情的，當他知道她對自己眞心相愛時，似乎已經太遲了。除非有奇跡出現——余榮證明未死，否則，馮薇殺人的嫌疑就難以洗得清。

梅夫人够狠毒，余榮的證件是她教馮薇小心收好的。

至於梅夫人叫人去偷馮薇存在「月老」介紹所的資料也是梅夫人企圖長期控制馮薇的一招！可惜作法自斃，到頭來她先被判了死刑！

何安妮，又名何艷艷，雖然被懷疑慢性謀殺陳大全，但沒有證據。外國專家不敢確定陳大全的「胃癌」是人造的。因此，她被認爲沒有殺人嫌疑，保險公司當然要賠錢！

不過，儘管胃癌不能以藥物形成，但是，女色過度也可能令人致死的。法庭雖不能令何艷艷成罪，報界卻渲染了此事，讓那些希望財色兼收的男人知所警惕！

就在馮薇的案子未再開審之時，余榮突然出現了！難怪洪浩源說：「眞是謝天謝地！」

余榮未死，而且從報紙上知道此事，惟有自嘆上了人家的當！

這位金山伯本來想回「唐山」娶個賢妻，差點兒他便無面目再見「金山」那邊的親友！

「這是個甚麼世界？」余榮不禁爲之搖頭慨嘆！

（全文完）

三期完俠情故事

花郎（中）

文·庸令　圖·高盧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濟南府發現摧花不採花的飛賊，十五日來，連串發生了十五名閨秀被害，府衙總捕李元福束手無策，那日，捕快蔡章查得兇手殺人後放置被害者口中的綢花，是購自瑞福祥綢緞莊，李元福立命他引領府衙黃師爺往綢緞莊查問兇手形貌，繪圖追緝。當晚，蔡章與另一捕快丁振春私下計議，恐兇手殺人滅口，遂商好分頭守護綢緞莊及黃師爺住宅，詎知他們雖料事如神，却不能完成使命，綢緞莊的伙記及黃師爺先後被刺，總捕據報正欲往查，突報緹騎營官已到現場，那時代官吏犯法才由緹騎營掌理——

陰謀構冤獄　設計探眞情

瑞福祥綢緞莊發生命案，怎麼說，也該由刑堂捕房承辦，爲甚麼竟出動緹騎營的人馬？難道……

一念未畢，蹄聲已到前院門外，一名營官帶着四名紅衣兵卒大步走了進來。

李元福連忙起身相迎，道：「東大街命案，小弟已經知道了，怎好勞動朱兄親臨，快請屋裏坐！」

那姓朱的營官跟李福元本來就面和心不和，此時更鐵青着面孔，滿臉傲慢之色，拱拱手道：「兄弟是奉府台大人口諭前來，冒昧之處，還請李兄多曲諒。」

李元福道：「好說！好說！敢問府台大人的諭令是——」

朱姓營官沒有回答，却用手一指蔡章，喝道：「拿下了！」

兩名緹騎營兵應聲上前，一抖鐵鍊，當場將蔡章上了鎖。

數十名捕快都吃了一驚，尤其是吳九，眼珠子幾乎快從目眶跳出來。

李元福愕然道：「朱兄，此人是兄弟屬下，不知他犯了甚麼罪？」

朱姓營官冷冷道：「對不住，兄弟只是奉命行事，等面見了府台大人，自然知道他罪犯何條。」

李元福道：「小弟也正準備帶他們去面謁府台大人，刑堂捕房的兄弟，無論犯了甚麼滔天大罪，都有小弟一肩承担，朱兄可否看小弟薄面，除了他的刑具？」

朱姓營官道：「李兄，這件案子只怕你承担不下。」

李元福昂然道：「李某人頂多丟了這份差事，還有甚麼承担不下的。」

朱姓營官道：「你定要我當面揭出來？」

李元福道：「有話請直說，何必忌諱！」

「好！」朱姓營官冷肅地點了一點頭，大聲說道：「府台大人口諭，本來是連李兄一齊鎖拿到衙的，兄弟念在私誼，僅鎖了蔡章，如今，李兄是泥菩薩過河，自身尚且難保，還能替誰承担罪責？」

這些話，只聽得李元福遍體冷汗，呆若木鷄，在場衆人全都駭然變色。

朱姓營官又緩和了語氣道：「當然，兄弟也知道李兄一向受府台大人倚重，些小誤會，不難一言釋疑，但兄弟奉命而來，由不得自己，還望李兄別讓兄弟爲難才好。」

李元福緩緩頷首，浮現出一抹苦笑，道：「朱兄放心吧，眞金不怕火煉，李某人問心無愧，我跟朱兄同往面謁府台大人就是了……」

吳九突然激動地道：「總捕你不能——」

「不許胡說！」李元福沉臉低叱道：「半月來十五條命案未破，咱們都是待罪之身，叫弟兄們交出兵器腰牌，隨我一塊去府台衙門領責。」

吳九連退兩三步，低頭受命，領先解下了兵刃和腰牌，其餘衆人紛紛照辦，一個垂頭個喪氣，就像一羣被趕去市場的鷄鴨。

臥房裏傳來雲姑姊弟的哭聲，李元福滿眶熱淚，走出了家門……

× × ×

天剛亮不久，還沒到卯正時刻。

濟南府大堂上，燈火通明，人役齊集，却靜得聽不到一絲呼吸聲。

閃爍的燈火，映着橫樑上「公正廉明」四個漆金大字，使這肅穆的公堂，越發顯得森嚴冷肅。

李元福被帶到時，楊知府早已全身官服，坐在公案桌後等着了。

楊知府是個淸官，二甲進士出身，平時御下極嚴，頗著政聲，但嚴而不暴，對屬下很體恤，甚得僚屬們的尊敬。

可是，今天的情形顯然不同。

大堂上並無重刑罪犯，却排列着兩名殺氣騰騰的刀斧手。

外面廊下，環列二十餘名緹騎營卒，個個手按刀柄，如臨大敵。

楊知府臉上籠罩着一層嚴霜，眉峯緊皺在一起，頻頻咬着牙，兩隻手平放在公案上，也在微微顫抖。

看情形，他已經憤怒達於極點，雖然正全力壓制着自己，仍隨時可能爆發。

李元福在公案前跪下，後面是蔡章，再後面是吳九和丁振春，以及刑堂捕房八十餘名捕快，黑壓壓跪了一滿屋子。

朱姓營官回過話，垂手退到一傍，滿堂衙役人等，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

楊知府兩目凝視着李元福，許久，許久，才緩緩的吐出一句話：「李元福，本府待你不薄……」

只說了這短短六個字，竟語聲哽啞，難以爲繼。

顯然，他內心不僅激動震怒，更有無限傷痛和悲憤，一時難用言語傾吐出來。

李元福磕頭道：「大人待屬下恩重如山，屬下縱然粉身碎骨也難報於萬一。」

楊知府深吸一口氣，又徐徐吐出，顫聲道：「既然知道本府待你不薄，這就是你報答本府的方法嗎？」

這話問得李元福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好再磕頭道：「屬下自知這半月以來，有虧職守，十五條命案迄今未破，可是——」

「還可是甚麼！」

楊知府的怒火終於爆發起來，用發抖的手，筆直指着李元福，喝道：「本府問你，昨夜一整夜，捕房八十餘名捕快，都到甚麼地方去了？」

李元福道：「回大人的話，昨夜因兇徒花郎揚言要來屬下住處，加害於屬下的女兒雲姑，是以捕房全體捕快，都齊集在獅子橋一帶埋伏……」

「這是誰的主意？」

「是……是屬下一人的主意。」

「好極了！」楊知府這話當然不是稱讚：「你們拿朝廷的俸祿，受全城百姓倚賴，原來，只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小，這難怪血案連連發生，至今無法偵破，李元福，你眼裏，還有公私的分別嗎？」

李元福道：「大人容禀，昨夜屬下如此安排，也是爲了想緝捕兇徒花郎，並沒有存半點私心。」

「哦？」楊知府冷笑道：「兇徒花郎想必已經捕獲了？」

「這……」李元福語塞，只得俛首道：「那兇徒狡詐，昨夜並未如言到獅子橋來。」

楊知府厲聲道：「可是，他却到了別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

李元福道：「屬下已經得到消息，那兇徒用調虎離山之計，趁機殺害了瑞福祥綢緞莊一名夥計和黃師爺……」

「哼！你的消息倒很靈通。」楊知府一揮手，從公案上擲下一件東西，叱道：「你看看這是甚麼？」

李元福拾起來，竟是一朶綢花。

據蔡章和丁振春回報：瑞福祥跟益信坊黃宅兩處命案，只有凶器，並無綢花，這花從何而來？

李元福心裏不期然打個寒噤，吶吶道：「莫非那惡賊昨夜又害了一名少女……」

「算你猜對了。」楊知府激動地道：「昨天一夜，濟南城中發生了三條命案，你身爲總捕頭，居然還蒙在鼓裏？」

李元福嘎聲道：「敢問大人……那被害的……是誰家少女……」

楊知府用手指指自己鼻尖，嘶聲大吼道：「我！就是我濟南府知府的獨生女兒！你現在明白了吧？」

李元福不禁倒吸一口涼氣，差點當堂暈了過去。

楊知府猛可擲下一枚朱籤，用力拍着驚堂木，喝道：「李元福任職不力，因私廢公，着即撤去總捕頭職務，先行下獄，聽候鞫訊定罪……捕頭蔡章，夜入民宅，案發潛匿不報，涉嫌行兇。下獄……」

× × ×

李元福只覺腦中昏昏沉沉，全身虛軟，記不清是怎樣被挾離公堂？不知道楊知府在盛怒之下，還定了其他捕房弟兄甚麼罪名？

淸醒時，他已經身在獄中，頸上戴着鐵枷，手脚也加上了鐐銬。

牢房內陰暗而潮濕，堅固的石壁，厚重的鐵門……

這兒的一切，李元福當然很熟悉，才睜開眼睛，就認出這是專囚重犯的死囚牢房。

他萬萬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有被囚禁在這兒的一天；當年督建這些牢房，監製這些鐐銬時，唯恐其不堅固，唯恐其不沉重，想不到却是替自己準備的。

現在，他總算體會到「報應」這兩個字的意義了，怎奈爲時已晚，一夜間，竟由總捕變成了死囚……

外面有脚步聲，接着，鑰孔轉動，牢房門被緩緩推開。

進來的是丁振春，手裏捧着一大盤酒菜。

李元福向他打量了一下，苦笑道：「振春，你沒事吧？」

丁振春搖搖頭，嘆口氣，黯然道：「多虧總捕仗義呵護，弟兄們也沒有洩漏益信坊的經過，總算府台大人沒有加罪，反蒙恩命……」

「哦！你昇官了？」

「說甚麼昇官，只是府台大人命屬下暫時代理總捕的職位，限期十日，一定要破花郎的案子。」

丁振春似乎對昇官毫不感到興奮，反而滿臉愁容，一面說，一面放下食盤，又取鑰匙替李元福打開鐐銬枷鎖。

李元福倒顯得很欣慰，笑笑道：「這樣我

就放心了，有你在，至少弟兄們暫時不會吃虧，可是，這十天內，你的責任重大，望你好自爲之。」

丁振春慘笑道：「總捕是最瞭解我的，我也有自知之明，根本不是這塊材料，只求托總捕的福，希望這十天別再發生命案，等徐大哥回來，早些交卸這千斤重担。」

李元福輕啊了一聲，道：「眞的，我差一點把天龍給忘了。」

徐天龍是李元福的義子，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與吳九，丁振春和蔡章，同列李元福手下四大金剛，而智計武功，都在其餘三人之上，只因奉公往山西太原府出差，至今仍未返回濟南。

提起徐天龍，李元福忽然生出一綫希望，但，這綫希望轉眼又消失在一聲嘆息中。

李元福嘆口氣，感慨地道：「他若能永遠不再回濟南也好，六扇門生涯，有如刀頭舐血，遲早難得好下場。」

丁振春道：「總捕只是一時挫折，何必如此灰心，屬下相信，府台大人現在氣頭上，總得找個人出出氣，等氣憤過後，少不得仍要借重總捕的大才。」

說着，已卸開李元福身上的枷鎖，笑着道：「該吃中飯的時候了，屬下特來陪總捕喝兩杯。」

李元福皺眉道：「刑具就是王法，振春，這樣只怕不太好吧？」

丁振春道：「不要緊，這種瞞上不瞞下的事，絕不會有人告訴府台大人，即使告訴，屬下也不怕，大不了也關進來跟總捕作伴。」

李元福正色道：「快不要說這種話，當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鐘，你現在身膺重任，可不能這樣任性胡來。」

丁振春笑道：「屬下這份代理職位，還不是總捕賞的麼，別担心，只管喝酒。」

他殷勤地替李元福斟了酒，又道說：「總捕且安心受幾天委屈，屬下已經命人照顧雲姑和大龍，等一切安頓好了，再帶他們來看望總捕。」

李元福本無心吃喝，又不忍拂他的情意，勉強淺飲了半杯。

丁振春道：「小蔡就在隔壁兩間，屬下索性帶他一齊過來，陪總捕喝兩杯如何？」

李元福連忙阻止道：「千萬使不得，獄中飲酒已干禁例，私縱人犯聚飲，那可是極大的罪名。」

丁振春却毫不在意，道：「這兒裏外都是自己人，不會洩漏出去的，屬下去帶他過來，咱們一邊喝酒，一邊也可以商議對付花郎的方法。」

不聽李元福勸阻，逕自去了。

誰知他剛走不久，外面突然傳呼道：「府台大人親臨查獄！」

李元福大驚，急忙跳了起來，匆匆收拾桌盤酒具，想找個地方收藏，無奈牢房簡陋，一時間找不到隱密的處所。

他端着食盤正在發急，一名獄卒慌慌張張奔了進來，接過食盤，又慌慌張張走了。

也不知那獄卒是太慌張？還是根本沒想到？臨走竟忘記關鎖牢房門，也沒有替李元福戴回枷鎖鐐銬。

正在這時候，一條人影疾閃而入，却是吳九。

李福元駭然道：「你來幹甚麼？」

吳九道：「振春抽身不開，要我來替總捕戴回刑具，府台大人立刻就要親來查獄了。」

李元福見他混身勁裝，腰間更挿着兵刃，詫道：「你這樣裝束，是剛從外面回來麼？」

吳九道：「不是，現在振春奉命暫代總捕頭，委我負責衙門內部安全，花郎的案子未破，必須隨時提防……」

話未畢，「蓬」地一聲，牢門突然大開。

四名緹騎營的士卒，提着斬馬刀直衝了進來，喝道：「不許動！」

吳九怒目道：「你們——」

下面的話，急忙又嚥回去，拱手行禮，垂下了頭。

李元福的心也跟着往下沉落……

因爲，楊知府帶領着親信從衞，還有緹騎營的朱營官等人，都出現在牢房門口。

× × ×

楊知府面色冷得像結了一層冰似的，鼻孔裏直冒寒氣，徐徐說道：「你們的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居然敢擅卸刑具，意圖刼牢逃獄？」

吳九惶然道：「大人……這是……」

朱營官叱道：「事證俱在，還敢狡辯？拿下了！」

「嘩啦」一鍊子，鎖了吳九。

吳九叫道：「小人並沒有刼牢意圖……」

楊知府冷冷道：「你若不想刼牢，到這裏來幹甚麼？刑具是誰卸下的？你身帶兇器，又意欲何爲？」

「這——」

吳九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

李元福輕嘆了一口氣，默然無語。

丁振春跟在楊知府身後，也低垂着頭，未敢置辯。

楊知府冷笑道：「本府早知你們平時欺下瞞上，目無法紀，才特地來親自查獄，果然不出所料。」

朱營官欠身道：「啓稟大人，這吳九一向跋扈，今晨卑職奉命鎖拿蔡章和李元福的時候，他就有抗命拒捕的企圖。」

「哦！」楊知府佛然動怒，道：「難怪最近血案迭生，始終查不出兇手的綫索，可能就是這批頭吏在暗中包庇縱恿。」

想起血案，自然也跟着想起了獨生愛女的慘死，楊知府咬一咬牙，憤恨地冷聲說道：「把這兩人移囚緹騎營，從嚴鞫訊，務必要得到口供！」

朱營官連聲應諾，喝令士卒將李元福和吳九押出了牢房。

李元福始終沒有申辯過一句話，臨出牢門，只用深沉而犀利的目光，向丁振春凝視了一眼，甚麼話也沒說。

丁振春的頭垂得更低，眼皮也沒有抬一下，似乎有意要迴避那透人心肺的目光……

× × ×

有句俗話說：「人走時運馬走膘，兎子走運槍打不着。」

丁振春眞的好像走了紅運。

自從李元福下獄，丁振春代理總捕頭職務，「花郎」竟突然銷聲匿跡，沒有再在濟南府出現。

半月來，每晚不斷發生的命案，在楊知府愛女被殺以後，突然停止了。

接連三天平靜地過去，濟南府的百姓都暗暗鬆了一口氣。

看來，一場災禍，已經渡過，家有閨女的人戶，已經不必再半夜提心吊胆，防範「花郎」光臨。

但，丁振春的心情，却一點也不輕鬆。

非但不輕鬆，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

因爲「花郎」不再出現，也等於綫索自此中斷，而破案的限期，却僅僅剩下七天。

「花郎」匿跡，對百姓說是幸事，然而，對丁振春來說，却是大大的不幸。以前，「花郎」每晚出現在美女的閨房，縱然行蹤難測，

至少還有查緝的方向和機會，如今，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查證誰是「花郎」，竟比大海撈針更難百倍。

丁振春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日日企盼他能快些回來。

那個人，就是李元福的義子，名列四大金剛之首的徐天龍。

× × ×

積慶樓的老板很够義氣，並不因爲李元福被撤職下獄而改變初衷，仍然留出二樓全部雅座，由丁振春使用；每天仍然好酒好菜準備着，隨時爲辦案捕快們免費供應。

丁振春就像李元福一樣，每日坐鎭積慶樓酒樓，指揮捕快們四出探聽消息，也跟李元福一樣，終日愁眉深鎖，一籌莫展。

他已經盡了全力，在全城每一處角落都佈了眼綫，自己好像蜘蛛般守在羅網中心，等候「蚊蠅」前來觸網。

不幸，三天下來，竟連一隻「螞蟻」也沒有捕捉到。

當夜靜更深時，丁振春總是懷着滿肚子失望，快快走出積慶酒樓，那份落寞和無奈，頽喪和憂慮，一絲絲都清晰地刻鏤在他的臉上。

這天，三更過後，丁振春獨自邁着沉重的步子離開積慶酒樓，一路低着頭，向獅子橋走去。

自李元福被囚，他每晚都住在獅子橋石板巷李家，一則是爲了便於指揮聯絡，二則也爲了就近照顧雲姑姊弟倆。無論如何，他總是李元福一手提拔起來跟雲姑姊弟也相處得很好，他不能置她們姊弟不顧。

他心裏有事，走得很慢，街上空蕩蕩的，早已沒有半個行人，可是，走着走着，他突然發覺好像有人在跟蹤自己？

丁振春試着加快腳步，後面那人也跟着加快步子，丁振春慢下來，那人也跟着慢下來。

但，當丁振春猛然回頭張望時，街上却空無人影，甚麼也沒看見。

奇怪，難道是鬧鬼？

丁振春不信世上有鬼，却也禁不住混身汗毛全豎立起來。

他決定暫時不回獅子橋，忽然快步轉進一條橫街，提足眞氣，展開身法奔向城外。

那人在身後緊跟不捨，輕身功夫竟然猶在丁振春之上。

漸漸接近城邊，房屋已逐漸稀少。

丁振春來到城牆附近空曠處，手裏暗暗扣了一枚三菱鏢，突然停步旋身，喝道：「朋友，該露一露金面了。」

那人似乎猝不及防，現出了身影，却是個身軀佝僂的老頭子。

說他老，那是丁振春的估計，因爲那人滿頭白髮披散，掩去大半個臉，又蓄着一咀亂蓬蓬的白鬍子，整個面部都在鬢髮掩遮之下，根本無法從臉上看出他有多大年紀。

不過，從那蒼白的鬢髮和佝僂的身軀，想必年齡不會太輕。

丁振春手控鋼鏢，目不轉瞬地凝視着他，那老頭也站在街角陰暗處不言不動，兩人都在全神打量着對方。

好半晌，仍然是丁振春沉不住氣，先開口說道：「朋友是何方高人？跟踪我丁某，有何意圖？」

老頭子用一種沙啞低沉的聲音，緩緩說道：「我是來向丁總捕頭討債的。」

他一開口，丁振春就起了疑心。因爲他那沙啞的聲音分明是故意裝出來的。

改變語音，又以鬢髮掩去面貌，顯然彼此是相熟的人。

丁振春心裏微微一動，冷笑道：「咱們素不相識，你要向我討甚麼債？」

老頭子一字字道：「人情債。」

「哦！」

丁振春暗暗踏前一步，冷聲說道：「債由何來？」

老頭子仍然不急不徐地道：「你因爲有我，才得到昇官發財的機會，豈不等於欠了我老人家的情？」

丁振春又跨近了一大步，道：「是嗎？我倒不記得甚麼時候領過你的情，請問你高姓大名？」

老頭子道：「我無名無姓，不過，這半個多月來，濟南府的人都稱我花郎。」

「花郎！」丁振春一驚，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氣，凝目道：「你……你是花郎？」

老頭子點點頭，沙啞着聲說道：「那是貴地居民要這樣稱呼我，其實，我老人家自知年紀大了些，如果稱我『花老頭』或許比較適合一點。」

丁振春冷哼道：「老人家，我得奉勸你一句話，人想出名的方法很多，似乎犯不着假冒他人，尤其花郎是本府懸賞緝拿的要犯，抓住要殺頭的。」

「那得先抓住我老人家才行，憑你丁總捕頭這份能耐，還不在我老人家心上。」

「可是，咱們却知道花郎是個年青人，並不像你這副尊容。」

你們打聽到的，不過是我老人家的化身而已，現在我只問你丁總捕頭，打不打算還這筆人情債？」

「丁某不欠你甚麼。」

「丁總捕頭，你還要我老人家再說一遍嗎？沒有我在濟南府做案，你那有機會陷害上司，出賣同事，爬到總捕頭的地位？」

丁振春怒叱道：「你胡說，丁某甚麼時候陷害了上司？甚麼時候出賣過同事？」

老頭子嘿嘿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丁振春，你暗下毒手，殺死瑞福祥的夥計大柱子和黃師爺，這不是存心陷害上司李元福是甚麼？你在獄中故佈圈套，誘騙吳九含寃受擒，這難道不是出賣同事？」

丁振春臉色大變，厲聲喝道：「老匹夫，你含血噴人，滿咀胡說——」

老頭子冷嗤道：「我老人家是不是胡說，你自己心裏明白，現在，李元福撤職下獄，吳九和蔡章也身陷囹圄，你只要等待天龍從太原府回來，再設個圈套連他一起陷害了，濟南府總捕頭的寶座，你就穩如泰山了……」

丁振春混身發抖，滿口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也不知是氣忿？還是恐懼？

老頭子又繼續說道：「其實，你要害誰，本與我老人家無關，但是，你不該殺了大柱子和黃師爺，却把罪名推在我的頭上，那時候我正在楊知府的後衙，根本不能分身去殺他們二人的。」

丁振春大吼一聲，道：「兩處殺人的兇器，都是你使用過的匕首，你敢不承認人是你殺的了？」

老頭子哂道：「不錯，那的確是我使用的匕首，却是李元福交給你去查證兇器來處的十五柄匕首中的兩柄，怎麼樣，我沒有寃枉過你吧？」

丁振春頭上已冒出豆粒大的汗珠，突然暴喝一聲，揚手射出了三菱鏢！

飛鏢出手，人也跟着撲了過去，鍊子槍早從腰間拉開，化作一道黑影，直奔老頭子的胸腹……

那老頭子不慌不忙，衣袖一拂，已將飛鏢揮去，輕輕一錯步旋身，讓開了鍊子槍，道：

「丁振春，我揭破你的秘密，你就惱羞成怒，想殺我滅口?」

丁振春不答話，鍊子槍往回一帶，猛向老頭子腰部纏去。

老頭子的武功顯然在丁振春之下，凌空一翻，又閃開一傍，沉聲道：「姓丁的，我老人家已經讓你三招，你可別不識進退!」

丁振春氣呼呼地道：「我知道你是熟人，否則，你爲甚麼藏頭露尾，不敢抖露出武功路數。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接招!」

他果然豁出了性命，抖開鍊子槍，橫掃直點，着着搶攻。

那老頭子一味閃避，不肯還手，竟被丁振春糾纏在槍戳鍊砸之中，急切間無法脫身。

這時，遠處忽然傳來脚步聲，分明是附近埋伏的捕快已聞聲尋來。

老頭子急了，猛然一提眞氣，凌空拔起，飛上左首屋頂，看樣子，打算要走……

丁振春却毫不放鬆，鍊子槍緊追疾射，人也跟着飛身上屋。

不料，那老頭子早有準備，脚尖剛踏上屋瓦，身子立即向前傾伏，反手一抄，竟將鍊子槍槍尖抓住，趁丁振春尙未站穩，左手用力扯動鍊子槍，右手同時揚了起來，低喝一聲：「着!」

勁風過處，丁振春一個跟斗，翻身落地，踉蹌倒退了四五步，險些摔倒地上。

在他左邊肩頭，插着他自己那枚三菱鋼鏢，鍊子槍却到了老頭子手中。

老頭子冷笑了一聲，將鍊子槍擲在屋頂上，道：「丁振春，今夜暫且饒你一次，這筆債你早晚總得償還!」

說完，接連幾個縱身，消失在夜色中。

丁振春手按傷處，瞪目望着那老頭子遠去的身影，喃喃自語道：「莫非會是他——」

他是誰?丁振春分明已有所悟，却似乎又有些不敢置信，也不願置信……

× × ×

那老頭子擺脫了丁振春，一路飛馳，竟是奔向濟南府衙內的監獄。

來到監獄牆外，匆匆解下外衣，從佝僂的背部取出一個小包裹，一面更換衣服，一面扯去頭上白髮和下巴上的假鬍鬚。

片刻之後，已恢復本來面目，竟是個年僅三旬的軒昂中年人。

他將換下的衣物仍然包好，埋藏在牆脚下，一長身，輕飄飄越過獄牆，向牢房走去。

兩名值夜的獄卒正在牢房門前等候，急忙打開牢門，低聲問道：「徐爺，回來了?」

姓徐的中年人點點頭，道：「麻煩替我守望一下，我還有話想跟小蔡談談。」

「天快亮了，徐爺最好快一些……」獄卒叮嚀道。

「我知道，絕不會讓你們爲難。」

他進入牢房，直趕到蔡章被囚之處，蔡章已聞聲坐起，輕輕探問道：「天龍哥，怎麼樣了?」

徐天龍並沒有啓門進去，只在門邊席地坐下，隔着鐵柵回答道：「丁振春十分警覺，纏着我不肯罷手，不得已，我只得還手，可能已經被他認出是我。」

蔡章問道：「他對那兩柄匕首，如何解釋的?」

徐天龍道：「事實俱在，他當時臉上就變了顏色，不過，我猜他只是爲貪圖總捕頭的寶座才幹出這件事，不像跟花郎是串通的。」

蔡章咬牙切齒道：「總捕待他不薄，就憑這一點，已經死有餘辜。」

徐天龍道：「但咱們現在却不能殺他，必須等捕獲了花郎，才能使府台大人相信義父是寃枉的……」

蔡章道：「可是，總捕被移禁緹騎營，日夜慘遭刑鞫，而丁振春却坐享高位，這怎能叫人甘心?」

徐天龍嘆道：「我知道。朱營官一向跟義父不睦，這一次，正好借機公報私仇，可惜事無佐證，咱們怎樣去向府台大人申訴?」

蔡章道：「半月之內，所獲血案兇器應有十八柄匕首，現在僅餘十六柄，這不就是證據嗎?」

徐天龍搖頭道：「這證據太脆弱了，丁振春可以辯稱兇器被竊，甚至可以將失竊的責任推在義父頭上，咱們怎樣證明兇器是由他手中少了兩柄?」

蔡章無言以對，想了想，又道：「天龍哥，你說丁振春不可能與花郎串通勾結，爲甚麼總捕下獄以後，血案就不再發生，世上那會有如此巧合?」

徐天龍又搖搖頭，說道：「我正是對這件事還想不通，或許是丁振春殺害了大柱子和黃師爺，無意中等於幫花郎滅口，花郎才以此相報……」

蔡章搶着道：「世上會有兇手報答捕快的事?誰相信?」

徐天龍苦笑道：「當然，這只是我胡亂猜測而已，因爲我相信花郎也正有意想殺大柱子和黃師爺滅口，即使丁振春不下手，花郎也一定會下手。」

蔡章道：「當時我也是這樣推測，這證明花郎八成眞是總捕的仇家，而且，總捕一定認識他的面貌……」

說到這裏，突然心中一動，急道：「啊!我還想起一件可疑的事，只是始終不敢相信是眞的。」

徐天龍道：「甚麼事?你說說看。」

蔡章神情肅然地道：「天龍哥，你還記得我告訴過你，那天我携帶花郎的畫像往見總捕的經過?」

徐天龍道：「記得，你說那天正要展露畫像，忽然發現臥室外有人窺伺，等追查回來，畫像却掉落椅下，而且沾浸了酒漬，無法再辨認了。」

蔡章道：「正是這樣。直到今天，我心裏始終存着一樁疑問，竟百思不得其解。」

「你說吧，是甚麼疑問?」

「可是，我說了，也只不過想供你作個參考，你可不能責怪我。」

「那怎麼會呢，你儘管放心直說。」

「天龍哥，我一直在懷疑，那天臥室窗外根本不可能有人窺伺，而畫像被汚損，却分明是有人弄了手脚。」

「哦?但當時屋中並沒有外人!」

「正因爲沒有外人在場，小弟才懷疑到一個人。」

「誰?」

「雲姑!」

× × ×

牢房中於燈火昏暗，這句話，却突然使徐天龍雙眼暴射出兩道精光，竟能蓋過壁上暗淡的油燈。

他好像被人重重抽了一鞭子，猛可從地上跳了起來，緊緊握着鐵柵，彷彿要借此支持身體，以免被這突來的消息擊倒。

過了好一陣，徐天龍才顫聲問道：「你，你竟然懷疑到雲姑身上……這怎麼可能……」

蔡章正色道：「小弟也深感絕不可能，可是，事實令人不能無疑。」

徐天龍茫然道：「可疑在甚麼地方?」

蔡章道：「其一，臥室窗外有一座鷄屋，羣鷄不驚，證明根本無人在窗外窺伺。」

徐天龍道：「或許是她眼花看錯了。」

「其二，雲姑呼叫有人的時候，小弟正要展開畫像請總捕過目，那一聲驚呼，恰好阻止了總捕觀看畫像。」

「也可能是時間巧合。」

「其三，當時屋中別無他人，總捕和小弟出外搜查，只有雲姑和大龍留在室內，而小弟記得很淸楚，離開時，畫像分明在茶几上。」

徐天龍緊鎖眉頭，沒有再開口。

「其四，畫像掉落在椅子下，是雲姑找到的，而酒漬汚染的部位，正好只在畫像面貌五官。」

徐天龍緊閉着咀，眉峯也鎖得更緊。

「其五，總捕下獄後，丁振春就假借照顧爲名，住在總捕家中，而雲姑對他……」

「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徐天龍突然粗聲打斷了蔡章的話，說：「我會留心這件事，但我絕不相信女兒會陷害父親，雲姑也不是那種人。」

蔡章默然，沒有再說甚麼，眼中却明顯的流露出惋惜之色。

他瞭解徐天龍的身份，當然也能體諒徐天龍此時的心情，他更明白，此時此地，多說一句話，一個字，對徐天龍，都將是極大的傷害的。

徐天龍似乎也發覺自己太激動了，用手輕拍着牢房鐵柵，勉強擠出一抹苦笑，道：「小蔡，再忍耐幾天吧，我走了。」

蔡章微微頷首，道：「希望你多加小心。天龍哥，兄弟們死不足惜，總捕的一生榮辱和淸白，都在你身上。」

徐天龍點了點頭，蹣跚走出牢房。

× × ×

離開府衙監獄，天還沒有亮。

徐天龍獨自穿過空寂而黑暗的大街，突然發覺偌大濟南府，竟已沒有自己可去之處。

他生在這裏，長在這裏，濟南府的一草一木，對他都是那麼親切而熟悉，可是，現在他却好像踏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

遠處梆柝傳來，已是五更。

前面一片巨宅大院中，响起幾聲馬嘶。

啊!那不就是緹騎營嗎?

徐天龍眼中，突然閃現一抹淚光，急忙低頭轉身，迅速閃進一條小街，發瘋似的如飛疾奔……

抵達獅子橋石板巷，那熟悉的庭院，雲姑臥室中還亮着燈光。

徐天龍一提眞氣，越牆而入。

牆脚鷄屋立刻引起一陣騷動，可能鷄羣認識他是熟人，很快又安靜下來。

徐天龍躡足掩至花棚下，由窗櫺空隙處向裏偷覷……

燈光下，只見丁振春赤裸着上身，斜躺在床上，旁邊放着一盆淸水，雲姑半跪床前，正用布巾浸水，輕輕地替丁振春拭擦傷口。

大龍却在另外一張小床上睡得正熟。

這情形，已經超越了朋友之間的禮敎拘束，簡直就像妻子在服侍丈夫，因爲雲姑鬢髮半垂，身上僅穿着褻衣。

徐天龍雙拳緊握，熱血在心裏沸騰，想到李元福才下獄三天，家中竟然變成這樣，眞恨不得破窗直衝進去，狠狠給丁振春幾拳。

但是，他忍耐着沒有動，因爲他看得出，雲姑這樣不拘形迹，服侍丁振春，顯然是自願的。

不僅是自願，而且對丁振春的負傷，正感到憤憤不平……

「振春，你爲什麼不放燐火號箭，多召些人將那惡賊堵住呢?抓住他，你也好好在他身上戮幾個血窟窿，叫他知道咱們的手段。」

丁振春搖頭道：「我不是沒有想到，只因當時急於知道他是誰，總想先看看他的眞面目，才大意失手……」

「你看見他的眞正面目了麼?」

「沒有。他亂髮披面，分明有意掩蔽本來面目，不過，從他最後出手傷我時用的手法，我懷疑他就是天龍。」

徐天龍心頭一震，耳朵更貼近窗櫺。

雲姑詫異地道：「你是說天龍大哥?」

「不錯，除了他，別人沒有那麼高明的輕身功夫。」

「他不是去太原府還沒回來嗎?」

「那只是時間問題，他遲早總會回來。」

「我想不會是他，如果他回來，一定會來看望我們，何況，他跟你無仇無恨，幹嘛要假扮了來傷你?」

「唉!你不懂。」丁振春輕輕嘆口氣，說道：「自從你爹出事之後，吳九和小蔡，也相繼獲罪，我却代理了總捕的職位，班房裏那些人，謠言滿天飛，或許他就是聽信了別人的謠言，對我有所誤會。」

「誤會你什麼?」

「誤會我爲了想爭權謀位，陷害你爹和吳九他們呀!其實，誰又能够瞭解我這一番苦心的……」

「振春。」雲姑忽然柔聲道：「我瞭解你就行了，我知道，你一切都是爲了我。」

「唉——」丁振春又長嘆了一口氣：「也可能正是爲了你，他才會遷怒於我，誰不知道他對你早已有意了。」

雲姑竟吃吃笑了起來：「瞧你這酸勁，咱們現在已經是夫妻了，你還吃這份醋?」

丁振春道：「這不是吃醋，我在担心他若發現了我們之間的關係，絕不會善罷甘休，而且，他對你們父女的過去，可能多少知道一些消息，一旦——」

「哼!」雲姑的笑語突然又變成憤恨，咬牙切齒道：「就算他知道也不怕，頂多找個機會，連他也一併除掉，他若不義，就休怪我們無情。」

「噓——你不能小聲點兒嗎?當心隔墻有耳。」

× × ×

隔墻那隻耳朵已經離開了窗口，徐天龍整個人也呆住了。

他緊握着拳，十個指頭幾乎都快揷進掌肉，腦海中却一片紊亂。

他彷彿領悟了什麼，又彷彿什麼也不知道，是妒?是恨?是驚?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許許多多事都在腦中飛轉，但想細細去思索，却又成了一片空白。

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那就是——雲姑果然涉有重嫌：丁振春可能僅是被利用的傀儡。

徐天龍是親眼看着雲姑長大的，今夜若非親目所覩，親耳所聞，殺了他，他也不會相信雲姑竟是這樣一個女人。

她居然會陷害自己的父親?居然要「除掉」自己的義兄?若說僅僅是爲了私戀丁振春，鬼也不相信。

那是爲了什麼原因呢?「你們父女的過去」，這句話又是指的什麼……

徐天龍眞的一點都不知道，他只記得李元福初任濟南府捕快時，雲姑還在襁褓中，二十年來，始終在父母呵護疼愛下長大，後來不幸失母，李元福未再續絃，從此父女相依爲命，雲姑也頗能侍親友弟，克盡女職。

像這樣一個家庭，難道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縱然有秘密，又怎會跟「花郎」的案子扯上關係呢？

莫非雲姑就是「花郎」？

「花郎」摧花而不採花，大柱子的證詞，又說「花郎」眉目清秀，滿口牙齒粒粒似玉地……這不正暗示「花郎」可能是女人？

啊！不。

這絕不可能，徐天龍知道最清楚，雲姑由小到大，從來沒有練過一天武功，而且，她的牙齒也並不太整齊，尤其在笑的時候，會露出兩粒虎牙，雖然無損於嫵媚，但絕對說不上「粒粒似玉」。

何況，雲姑跟瑞福祥綢緞莊頗熟，大柱子決不會不認識她……

徐天龍越想越糊塗了，好奇之心，卻越來越濃厚。

他決心要將這件案子追查個水落石出，悄悄由石板巷退了出來，大步直趨知府衙門。

交割完公事，楊知府果然立命參與偵破「花郎」的積案。

徐天龍故意推辭道：「府台大人明鑒，本府人人皆知屬下是前任總捕李元福的義子，如今李元福獲罪囚押在緹騎營，爲避嫌起見，屬下實不便參與此案。」

楊知府正色道：「李元福正因辦案不力才獲罪，你雖然是他的義子，同樣也身爲本府捕快，於公於私，你都應該加倍努力辦案才對，何須避什麼嫌疑。」

徐天龍道：「大人既然如此信任，屬下自當勉力效命，但爲了瞭解案情經過，懇請大人恩准屬下赴緹騎營探視李元福面詢詳情。」

楊知府點頭道：「本府深知你頗能分別公私，只要你沒有刼牢的企圖，隨時可以去探視，但必須先經過嚴密搜查，才准進入牢房。」

徐天龍稱謝告退，立刻轉赴緹騎營。

× × ×

緹騎營的牢房雖不如府衙大牢廣闊，其戒備之森嚴，刑具之齊全，竟遠比大牢的設置更週到。

才三天，李元福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蓬頭垢面，混身是傷，幾乎連站立也感困難。

徐天龍忍着淚相見，還不能流露出傷感悲慟，滿眶熱淚只能向肚內吞。

倒是李元福顯得很豁達，凝視着徐天龍笑問道：「什麼時候囘來的？」

徐天龍也拚命擠出一抹慘笑，道：「已經……啊，昨夜剛到，來不及進城，今天一早才囘衙門。」

李元福點頭道：「這麼說，你還沒有囘家去看望過？」

「是的，天龍一到班房，就聽說總捕蒙冤的事，拜見府台大人之時，便當堂請准趕來探視。」

「謝謝你的關心。」李元福泰然地說道：「這也算不得是蒙冤，只怪我自己太糊塗，才中了那惡賊的調虎離山計，現在，什麼都不必說了，只希望你能够全力協助振春，早早破獲那些血案。」

不待徐天龍開口，又接着道：「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雲姑和大龍姊弟倆，聽說振春已經搬去跟他們同住，我很感激，現在你又囘來了，我就更放心了。」

徐天龍險些忍不住奪眶欲出的淚水，但此時此地，又能再說什麼？

他只好深吸一口氣，將淚水硬嚥下肚去，然後亟力使聲音平靜柔和，緩緩道：「天龍聽得傳言，都說是丁振春爲了貪圖總捕的寶座，有意陷害……」

「胡說！」李元福臉色當時沉了下來，佛然不悅地說道：「這是誰在造謠生事，想挑撥咱們捕房弟兄的情感？我不幸獲罪，吳九和蔡章，也先後出了事，你遠在太原未返，當然應該由振春暫代總捕職務，怎麼能誣他貪位？天龍，你千萬不許聽信這些無謂的傳言，影響自己弟兄的情誼。」

徐天龍低下頭，良久，才道：「但半月來，濟南每天都有命案發生，自從丁振春升了總捕，花郎竟從此銷聲匿迹，事實不無可疑。」

李元福道：「那是他幸運，其實，花郎的存綢已經用盡，又殺了大柱子和黃師爺滅口，爲避風聲，一定會暫時藏匿一段時間，這跟誰任總捕毫無關係。」

徐天龍趁機轉換話題，道：「據說丁振春曾推斷，認爲花郎和義父有仇，是眞的嗎？」

李元福苦笑道：「振春是這樣推測過，但也只是推測，我却根本不知道何時結下了這樣一個仇家。」

徐天龍道：「義父從前是否曾跟人結過仇呢？」

「這話問得多傻？」李元福笑了起來：「幹咱們捕快這一行，誰能說沒有幾個仇家，何況我幹了將近二十年。」

這雖是自嘲，也是實情。

徐天龍又道：「爲官家執法，固然難免與人結仇，這話由丁振春口裏說出來，却有些令人意外，他爲什麼不推測兇手跟府台大人有仇，偏偏猜到義父身上？」

李元福搖頭笑道：「他也只是隨便猜猜罷了，大概是因爲我幹這一行時間太久，兇手既不貪色，又不刼財，總不外嫁禍報仇的可能較大。」

這是實情，但也是自嘲。

徐天龍道：「義父不覺得丁振春這話說得很奇怪？或許他是別有所指？」

李元福道：「有什麼好奇怪的？他又能指出什麼？天龍，朋友相交，不能互存猜疑之心，何況更是多年同生共死的伙伴，聽我的話，好好協助振春辦案，我相信振春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徐天龍估計再談下去，也無法談出什麼結果，只得默默起身告辭。

踏出緹騎營，迎面就看見丁振春。

他顯然已在營外等候了很久了，一見徐天龍，立即快步迎了過來，無比興奮地說道：「天龍哥，你回來得正好，咱們這就去見府台大人去……」

徐天龍詫道：「幹什麼？」

丁振春道：「這代理總捕的差使，我實在無法勝任，咱們去見府台大人，當堂請求委你兼代，讓我早些卸下這副千斤重担。」

徐天龍凝目注視着他，半譏半諷地道：「這是府台大人的鈞旨？還是你自己的意思？」

丁振春道：「是小弟的意思，相信一定能蒙府台大人恩准。」

徐天龍道：「你不怕白費一番心血？」

丁振春變色道：「天龍哥，我句句出自內腑，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徐天龍大笑道：「我是說你先別一廂情願，府台大人未必會答應，那時，你豈不是白費一番口舌！」

丁振春輕哦了一聲，臉色稍霽，忙道：「代理總捕一職，無論智計、資歷、人望，你都比我强過百倍，小弟一定懇求府台大人，務必要邀得恩准。」

徐天龍搖搖頭，道：「可惜我對這銜頭並無興趣，府台大人總不能强迫我接受吧？」

丁振春惶然道：「天龍哥，你這是存心要我坐蠟，不肯幫我一把？」

徐天龍擧手拍拍他的肩胛，笑道：「咱們是多年伙伴，情同手足，誰掛名都是一樣，我

不是不願出面，實在因爲我和義父的關係，不得不避嫌。」

丁振春道：「那是私，這是公，並不妨碍呀！」

徐天龍道：「我面謁府台大人的時候，已經提過避嫌的事，剛才去探望義父，他老人家也叮囑我要全力協助你偵破血案，振春，你就勉爲其難，仍舊代理着，我一定從旁相助，何須多作推讓。」

丁振春沉吟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顧慮太多，定要小弟濫竽充數……」

徐天龍道：「好了，別這樣推推拉拉像個娘兒們似的，我老遠趕回來，還沒去看望雲姑大妹子，走！咱們去石板巷再聊。」

笑着挽了丁振春的胳膊，大步就走。

兩人同到獅子橋，跨進院門。雲姑正在花棚下餵鷄，回頭望見徐天龍，不覺一怔。

徐天龍笑道：「大妹子，好勤快嘛，一大早就忙家務？」

雲姑神色竟有些訕訕地，忙堆着笑道：「我當是誰，原來大哥回來了，多早晚到的？」

徐天龍道：「今天剛進城，交割了公文，又去看望義父，所以回來晚了些。」

提起李元福，雲姑臉上似乎並無悲痛之色，只低着頭道：「爹爹他老人家還好嗎？」

徐天龍道：「落在姓朱的手裏，當然少不了受點委屈，不過，還算平安無恙，我已經請准府台大人，隨時可以去看望，目前雖然暫時蒙冤，只要血案偵破，自然無事，大妹子也別太難過了。」

他說到難過，雲姑才想到扯起衣袖，假意拭了拭眼角，强顏道：「大哥快請屋裏坐。」

徐天龍心裏冷笑，表面却隨口道：「自己兄妹，何必客氣。」

走進聽裏，又遊目四顧道：「怎麼不見顧嫂？」

雲姑正低垂着頭，不知在想什麼，聽見徐天龍問話，才急忙抬起頭來，道：「顧嫂？啊，她還沒有來……自從爹出了事，她心裏害怕，不敢住在這兒，我讓她白天來帮忙，晚上回她女兒家去住了。」

徐天龍道：「那你和大龍就不怕？」

雲姑訥訥地道：「這些天，都是丁大哥每天來陪我們。」

徐天龍故作不知，忙向丁振春拱手道：「多蒙照顧，感同身受。」

丁振春笑道：「自己人嘛，這是應該的，現在天哥龍回來，小弟也可以交差了。」

徐天龍回頭道：「大妹子，麻煩了振春這許多日子，應該好好謝他，家裏還有酒菜沒有？整治幾樣出來，愚兄陪振春喝兩杯。」

丁振春急道：「天龍哥，這可不敢當，你遠道回來，理當小弟替你接風洗塵。」

徐天龍哈哈大笑道：「那就兩頓併做一頓吃，大妹子做菜，你去買酒，算你替我洗塵，也算咱們謝謝你的照顧，這樣很公平吧？」

丁振春對這個提議，欣然贊同，於是，雲姑收拾菜籃子，兩個人高高興興往市場去了。

他們一走，徐天龍從懷中取出一包糖，塞進乾弟弟小龍手裏，親切地道：「這是你最愛吃的寸金糖，大哥特別由保定府給你帶回來的，快嚐嚐看。」

小龍平時的確愛吃寸金芝蔴糖，可是，現在接在手中，却並無興奮之色，懶洋洋好像有重重心事。

徐天龍道：「怎麼，不高興吃？」

小龍搖搖頭，道：「我吃不下，自從爹被關進去以後，我連飯都吃不下去。」

徐天龍哦了一聲，輕拍着他的小手，道：「眞是個孝順孩子，小小年紀就這麼懂事，乾爹沒有白疼你。」

小龍仰頭道：「大哥，你能够救我爹出獄嗎？」

「我當然要全力救他老人家，不過——」

徐天龍故意沉吟了一下，輕輕一嘆道：「這段時間，我不在濟南，有許多事都不太淸楚，只怕無能爲力。」

小龍急道：「不！大哥，你一定要救爹，現在大家都指望你一個人了。」

徐天龍反問道：「你呢？你想不想救他老人家出獄來？」

「當然想。」

「你也願意盡全力救他？」

「當然願意。」

「那麼，大哥問你幾件事，你肯老老實實告訴我嗎？」

「這——」小龍眼中，射着遲疑的光芒，竟然面有難色。

徐天龍聳聳肩道：「瞧吧，連你都不肯說實話，我還有甚麼方法能救乾爹？看樣子，只好讓他老人家關在獄中等死了。」

小龍驚詫地問道：「爹眞的會死在獄中的麼？」

「怎麼不會，你那裏知道緹騎營牢房的兇惡，朱營官又跟乾爹有私仇，現在正想盡辦法在折磨他老人家，每天被毒打，不給飯吃，還要用繩子倒吊起來灌辣椒水，還要——」

「好了，別說下去了。」小龍又驚又怕，幾乎要哭出來，顫聲道：「你要問甚麼，我都老老實實告訴你，可是，你得答應我，千萬別讓姐姐知道是我說的了。」

徐天龍道：「放心，今天我們所談的話，我絕不會告訴別人。」

小龍好像洩氣的皮球，低垂着頭道：「你問吧，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說出來。」

「好！」徐天龍將他攬進懷中，柔聲道：「我先問你一件事，那天在積慶樓附近，有人從手中搶去緞花，並且要你傳話給乾爹，是不是眞有這囘事？」

小龍毫不猶豫點頭道：「有。」

「你看見那人的面貌沒有？」

「沒看見，他從我後面出現，先用手捂住我的咀，我根本沒法囘頭。」

徐天龍道：「那麼，你總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了？」

「聽見了。」

徐天龍道：「仔細想想，那聲音是不是很熟？」

小龍想了想，却搖搖頭。

「你再囘想一下，像不像丁大哥說話的聲音？」

「丁大哥？你是說振春大哥？」

「不錯。」

「不像！不像！」小龍連連搖頭道：「丁大哥是粗嗓子，那人說話的聲音很細，憑良心說，倒跟姐姐的聲音有些像。」

「噢？」徐天龍心頭一震，急道：「眞的像雲姑的聲音？」

「不但聲音像，而且，那人的手也很細嫩，分明是女人的手。」

徐天龍簡直駭然了，喃喃道：「女人的手？女人的聲音……你沒有胡說吧？」

小龍道：「這都是眞的，我若說了半句假話，就不得好死！」

「那……你爲甚麼不把這些告訴爹？」

「我本來要告訴的，可是，姐姐罵了我一頓，不許我說，因爲大家都知道花郎是男人，絕不會相信我的話。」

「花郎固然是男人，那對你下手的人可能並不是眞正的花郎。」

（下期續完）

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霸、程長波、吳浩、枕留香假座毛開源宅中賭寶，結果是：金霸首遭程長波暗害，毛開源和小薔趁機發動用强，三大寇俯首認輸之際，莫俊風和雲翔闖將進來，把三大寇和小薔殺死，蕭韻紅急把飛龍璧擲出窗外園中，毛開源乘機開溜，雲翔欲追，莫俊風阻之，他料毛開源不會遠走高飛，雲翔又問他，現在該怎辦！

貪婪遭非命　痴情出生天（大結局）

「雲翔！」莫俊風手搭他的肩頭，很誠摯地說：「我剛才那番話也許太重了一點，但是對你却很有用。年輕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情感用事。我問你，那女子就是你的心目中的對象？」

「是的。」

「怎麼認識的？」

「偶然。」

「識於何處。」

「這裏。」

「她是一個問題人物。」

「哦？」

「你不覺得她將飛龍璧摔出來的行爲有些異樣麼？」

雲翔皺着眉頭在沉思，一句話也沒有說。

莫俊風接着又說道：「她很老練，很會裝漠作樣，很會控制你的情緒，不幸她也會露出破綻。」

「甚麼破綻？」

「她站立的地方距離花牕總有兩丈之遙，那塊飛龍璧連木盒在內約在十斤以上。她隨手一摔，就撞裂了花牕，脫飛而出，這不但需要很大的膂力，還需要高度的技巧，由此可見，她絕非一個普通女子。」

雲翔道：「她是彭雙雙調敎出來的，自然也會武功。」

「我相信我的眼力，她的功夫比彭雙雙要高出太多。」

「那麼……？」

「她是有目的而來。」莫俊風還加重了語氣：「雲翔！你受騙了。說得更貼切一點，是你的感情受了欺騙。」

雲翔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雙拳捏緊，放鬆，捏緊，放鬆，手指骨節發出嗶嗶拍拍的响聲。

「雲翔！不要激動。我們應該仔細想想：她是那條綫上的人？她的眞正目的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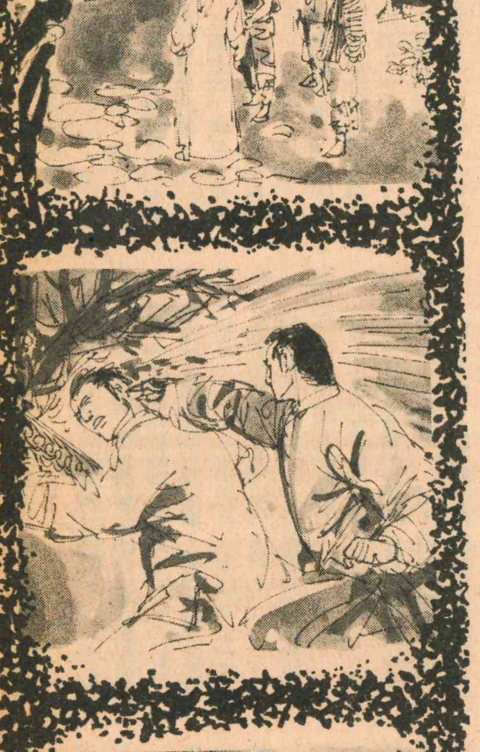
「不管她是那條綫上的，也不管她的眞正目的。現在，她只有一條路可走——死！」最後那個字，他說得非常用力，就像他平時擲出飛刀一樣。

「冷靜，雲翔！」

雲翔充耳不聞，他走向碎裂的花牕處，以霸王力拔山兮的那種氣概，將整幅花牕推倒，再度進入賭室。

蕭韻紅已經不知去向。

一個令他想像不到的局面呈現在他的眼前，毛開源坐在原來的位置上，黃緞包袱也放在原處，長賭枱另一端坐的人却換了——鐵匠，他的身後站着燕子飛。



雲翔不禁一楞。莫俊風很快來到雲翔身邊，他也同樣一楞。

鐵匠望了他們一眼，緩緩地說：「二位請過來坐。」

莫俊風暗暗拉了雲翔一把。兩人立刻向賭枱走去。

他們就像有默契似的，各自在賭枱的兩側坐下。

莫俊風一落座，就說：「仇兄！謝謝你的刀。」

鐵匠笑笑：「我也該謝謝你用那三把刀爲江湖除去三害……二位，是要入局呢？還是作壁上觀？」

莫俊風問道：「入局又怎樣？壁上觀又怎樣？」

鐵匠說：「二位若是作壁上觀，那就爲我和賭王金毛獅子作個見證，我要和他一分高下，若是要入局，那就只有賭一賭了。」

莫俊風和雲翔同聲問道：「可是賭這塊飛龍璧。」

「錯了。」鐵匠搖搖頭，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要賭的是命。」

莫俊風和雲翔使了一個眼色，笑着說：「賭命不能輸，一輸就沒有翻本的機會，我和雲翔只得作壁上觀啦！」

那隻精巧的寶盒子仍然端端正正放在賭枱中央。毛開源的目光盯在盒子上，現在那隻盒子似乎成了他唯一的憑藉，唯一的保障。

許久，他的目光才轉移到鐵匠臉上，緩緩地問：「你眞要和我賭？」

「嗯！」鐵匠很穩定地回答：「你號稱賭王，憑賭勝你，你才會服氣。」

「若是輸了呢？你服氣嗎？」

「我也服氣。」

「好！」毛開源一伸手，將那隻寶盒子拿到自已面前。「怎麼賭法？」

「賭命。」

「我知道。」毛開源的神色很鎮定。「今天這一賭，是生死存亡之局，我是問怎麼樣賭法？」

鐵匠道：「你面前放着一隻寶盒子，我們就賭寶。」

「寶有四門，怎麼押法？」

鐵匠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們二人對賭，只要二門，一生一死。」

毛開源神情一楞，似乎還沒有弄清楚鐵匠的意思。

鐵匠拿出一塊小鐵片，放在賭枱上，指着說道：「你看淸楚：這塊鐵片只有兩面，一面刻着『生』字，一面刻着『死』字，我把鐵片放在寶盒子裏，蓋上盒蓋，再由你揭開，死字朝上你，就死，生字朝上你就生。聽說，十賭九詐，你身爲賭王，自然會一點手法，這隻寶盒子，想必也有機關。如果你的技術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生死之門，大概可以任由你選擇了。」

「仇子玉！你是守信不渝的人麼？」

「我過的是打鐵生涯，我的話也像鐵一樣。旁邊還有人爲我作見證。」

「好！」這一個字，毛開源顯然用足了氣力，繃脆响亮。「賭了。」

鐵匠將那塊鐵片放進了賽盒子，當然是「死」字朝上，然後他將盒蓋蓋上，輕輕地說：「請吧！」

毛開源臉上出現了得意的笑容，賽盒子完全在他控制之中，他只要一按機簧，那塊鐵片就會翻轉，「死」字就會朝下。他是賭王，不管是賭財帛，還是賭命，他都赢定了。

他的手指以熟練而又美妙的姿勢抓住盒蓋，但他並沒有立刻揭開，因爲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鐵匠明明知道十賭九詐，明明知道他會手法，明明知道賽盒子可能有機關，但爲甚麼還要跟他賭？

這是一個大問號，而且只有唯一的答案——鐵匠必定有控制那塊鐵片的方法。對，他是個高明的鐵匠，手藝高强的鍛冶大師……想到這裏，毛開源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控制這塊鐵片的方法太簡單了，只要在賭枱下面安放一塊吸鐵石，賽盒子裏面的鐵片就絕對翻不了身。

鐵匠很舒泰地靠在椅背上，兩隻脚舒展地伸着，脚尖正在賽盒子的下端，吸鐵石一定藏在鞋裏……

毛開源輕咳了一聲，就用這一聲咳嗽作掩護，他輕輕地觸動盒中機簧，發現那塊鐵片絲毫沒有動彈，一試，再試，結果也是一樣。

在額上冷汗沒有冒出來以前，毛開源放鬆了心情，也鬆開了賽盒子，和鐵匠的姿態一樣，將身子靠了椅背。

「怎麼了啦？」鐵匠問道：「你還在等甚麼？」

「我在想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生死之門我選，如果我不幸選到死門，不知道你要用甚麼方法處死我？」

鐵匠伸出一根指頭來幌動一下，站在他身後的燕子飛伸出了右手，手指僵硬，閃閃生輝，那隻萬能的鐵手已經裝上了他的腕部。

毛開源的眼光中，已經顯露了驚色，而他的語氣，却還算鎭定：「你要用那隻鐵手處死我？」

「是的。」鐵匠輕微地點點頭。「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跟我賭。當然，那塊飛龍璧就要由我帶走。」

「這裏是獅子山，」毛開源傲氣凌人地說道：「任何東西進來之後，都不容許別人帶出去。」

「那麼，我們就只有以賭來決定了。快些揭開賽盒子吧！」

「我想提一個小小的請求。」

「可以。」

「我想請你站起來，你那種怡然自得的態度對我是一種威脅。」

「可以。」鐵匠慨然允諾，而且立刻站了起來。

毛開源此舉只不過想證實一件事，鐵匠的鞋尖內是否藏得有吸鐵石。

根據他的推想，鐵匠絕不會答應他的請求，却想不到鐵匠一口答應，毫不猶豫。

這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毛開源再次去捏着盒蓋，再次咳嗽，再次藉咳嗽之聲觸動機簧，他再次發現，盒中的鐵片依然毫不動彈。

「賭王！」鐵匠的臉上出現了微笑。「揭開呀！你還在等甚麼？」

毛開源又放開了手，微笑着說：「我這一生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大小賭局，却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張。我想在揭開盒蓋之前，喝一杯酒如何。」

「請！」鐵匠很隨和一擺手。

「各位是不是也要喝一杯？」毛開源很客氣的徵詢各人的意見。

鐵匠搖頭，燕子飛搖頭，雲翔搖頭，莫俊風也搖頭。

毛開源神態自若地走向櫃櫥。先拿起一小罎茅台，啓開封泥，又拿起一隻酒杯，杯裏似乎有灰塵。

他吹吹，似不滿意，酒與杯都放下，打開抽屜，看樣子是要找尋一塊可以拭淨酒杯的抹布。

這時，鐵匠突然將咀吧湊在燕子飛耳邊低語了幾句，燕子飛點點頭。

毛開源身子突然旋轉，他的手裏正拿着一柄象牙把的精巧小手槍。原來當他發現只有死門讓他走之後，立刻施展詭計打算先發制人。

但是他手上的槍並沒有發射，永遠也不會發射，因爲他的喉頭插着一把刀。

莫俊風對現場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動作都沒有放棄，他看得很清楚，那把長約寸半，細細窄窄的利刀是從燕子飛那一隻鐵手間發射出去的。

毛開源身子慢慢往下滑，他的拐肘碰倒了那罎茅台酒，酒汁流到他的頭上，流過面頰，到了咀邊，他貪婪地伸出舌頭來舐食酒汁。當他氣絕時，他的咀還是那樣張着。

雲翔走了過去，拿起那個賽盒子，偏着頭向鐵匠說：「十賭九詐，這話一點也沒有錯。請問：你用甚麼法子赢了賭王。」

「很簡單，在刻着『生』字的那面有幾棵尖利短小的釘子，輕輕一壓就嵌進了賽盒子，毛開源藝高人胆大，太大意了。」

「其實，」莫俊風插進來說：「眞正赢了賭王的，不是那點雕虫小技，而是那隻萬能的鐵手……仇兄！我要謝謝你，替我打的那三把刀。」

「還稱手麼？」

「太稱手了，只是我有個疑問，」莫俊風語氣很慢，目光一直盯在鐵匠的臉上。「刀是你打造的，那隻萬能的鐵手巾是你打造的，如果兩相對峙，孰赢？」

鐵匠回答得很妙：「那要看我站在那一邊了。」

莫俊風逼問道：「那麼，你是站在那一邊呢？」

「正義的一邊。」

「正義？」雲翔接上了腔：「這兩個字太玄，太不着邊際……」

雲翔接上道：「我也想提出一個疑問：這塊飛龍璧你打算如何處置？」

鐵匠斬釘截鐵地說：「物歸原主。」

莫俊風和雲翔同聲發問：「誰是原主？」

「我也不知道。」

「那又如何歸還？」

「我只要將飛龍璧交給屠一堃就行了。」

「交給他？爲甚麼？」

「這塊飛龍璧由原主交給屠一堃幾個弟子護運，金霸幾個江洋大盜就是從他們手裏搶過來的。」

「怎知屠一堃說的不是假話？」

「我沒有理由懷疑他，因爲他是華北武術界的領袖人物。這種人，不該爲財帛而有損名譽。」

「哼！」雲翔冷笑了一聲。「但是我們却不能不懷疑你，誰知道你是不是眞要將這塊飛龍璧交還給屠一堃？」

鐵匠凝視他，緩慢地說：「我不在乎別人怎麼樣，我只知道應該怎麼做。」

雲翔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那麼，另一場賭又要開始了。」

鐵匠很驚異地望着他。苦口婆心地說：「小兄弟！你年紀還輕，實在不該爲了貪念而毀了大有可爲的生命。毛開源的例子在……」

「仇子玉，」雲翔寒着臉冷冷地說：「從莫俊風的口中聽說你也是個名人，不要仗着一隻鐵手欺壓人。有種，你我挑單個。賭的是命，不用賽盒子，用的是你我的智慧和功夫。」

「雲翔！」莫俊風沉叱了一聲，並且丢過去一連串眼色。然後轉過頭來對鐵匠說：「仇兄！此刻最好不要談論那塊飛龍璧的處置方法，最好研究一下我們如何離開獅子山。」

鐵匠回答得輕鬆已極：「走進來，當然是走出去。」

莫俊風搖搖頭：「只怕沒有那樣簡單。毛開源早已打算不讓任何人活着離開，必然有了陰險惡毒的佈署。換句話說：我們正處在生死邊緣上。」

「不至於吧？」鐵匠猶疑地說：「如果毛開源事先有佈置，他只要發出暗號我們就要被困。他又何必獨力冒險一拚？」

「各位！」外面突然傳來一個尖尖細細的聲音：「毛開源佈置的武力已經被我解決了，如想活着離開，現在就可以走。不過，那塊飛龍璧却不能動。」

莫俊風笑了。因爲他聽出說話的人是彭孌孌。

鐵匠也聽出是誰，他揚言道：「彭姑娘！難道你還想橫插一脚？」

「我絕不會動那塊飛龍璧……」

鐵匠的咀吧又附上燕子飛的耳朶。

彭孌孌的聲音突然提高：「仇子玉！你最好不要賣弄你的萬能鐵手，弄不好可能會誤傷另一個人。」

「誰？」

「蕭韻紅。」

鐵匠顯得非常驚愕，他向燕子飛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揚聲說：「彭姑娘！你說絕不碰那塊飛龍璧，却又將姑娘的性命要脅我，到底是爲了甚麼？」

「我認爲飛龍璧是不祥之物，它已害得許多人爲它喪命。我不希望你們也走上那條路。」彭孌孌的語氣突然一沉：「仇子玉，你立刻帶着燕子飛離開，不然對蕭韻紅不利。」

鐵匠心頭不禁暗罵：「蕭老頭！辦案爲甚麼帶着你那寶貝女兒呢？這下可好……」

彭孌孌又嚴辭催促：「仇子玉！你還在考慮甚麼？別人不知道，我却最清楚，你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也不敢讓蕭韻紅受到傷害，對不對？」

「我的確不敢讓蕭韻紅受到任何傷害，我一定立刻和燕子飛離開獅子山，不過我想問明白兩件事情。」

「請問。」

「第一，你打算如何處置這塊飛龍璧？」

「一把火燒掉獅子山。」

「玉石俱焚這句話人人都聽說過，但是內行人都知道，一塊寶玉是燒不壞的。」

「難道你認爲我會在火場餘燼中取走這塊人人不惜拚命奪取的不祥之物？」

「你也許不會，但是，你不能保證別人不會。」

「那不是我的事。」

「彭姑娘！話不是那麼說，你的目的是要毀去這個不祥之物而消弭殺禍，如此一來，却反而引起另一次奪寶的爭鬥。」

彭孌孌似乎被問住了，一時無言。過了許久，她才開口：「另一個是甚麼問題？」

「你如何處置蕭姑娘？」

「我會放她。」

「何時？」

「在你們離開之後，在我放火燒獅子山之前。」

「好！我信任你。」鐵匠一拉燕子飛的胳臂。「我們走！」

燕子飛表現得很溫馴，毫無異議地跟着鐵匠走了出去。

彭孌孌又開口了，說：「雲翔！你還在等甚麼？」

雲翔冷冷地問：「你也要趕我走？」

「當然。」彭孌孌回答得斬釘截鐵。

「你可以用一個女人的性命威脅仇子玉，你用甚麼威脅我？」

「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威脅你。」

「哦！」

「蕭韻紅就是小紅，你最心愛的女人。」

「她？……」雲翔身形疾轉，作勢前撲。

「站住！」彭孌孌這一聲怒吼，猶如晴天霹靂。「你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小紅的頸子就要斷。」

「彭孌孌！」雲翔的臉色都氣白了。但他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你胆敢傷害小紅一根頭髮，你將會知道有甚麼後果。」

「你可能會殺我。」

「不是可能，而是絕對。」

彭孌孌道：「但是我並不想傷害她，除非被你所逼。」

「我不逼你，你激我走，我就走。」雲翔揮手向莫俊風打了一個招呼，掉頭走了出去。

莫俊風開始在咀角處流露了笑意，逐漸，笑意遍佈全臉，最後，他竟然笑出聲來。彭孌孌還沒有現身，只聽她冷冷地問：「你在笑甚麼？」

「孌孌！」莫俊風情不自禁地拍手大樂。

「妙啊！簡直是太妙了！」

「妙甚麼？」彭孌孌的口氣依然很冷。

「你的安排實在太妙……」

彭孌孌冷冷道：「我也覺得安排絕妙，可惜你欣賞不到。」

「這是甚麼話？」莫俊風的笑容消失了。

「你也要離開。」

「你也要趕我走？」

「不錯，因爲我的計劃並沒有安排你。」

莫俊風又笑了，冷傲之中還帶譏誚成份，他緩慢地問：「孌孌！你憑甚麼威脅我呢？」

「憑一樣可以使你喪命的東西。」

「甚麼東西？」

「一支洋槍。」

莫俊風的神色不禁爲之一凛，很快地，他臉上又恢復了那種冷傲的笑容。很鎭定地說：「孌孌！你這樣作，未免太過份了。不錯！洋槍是很能嚇人的，尤其是你置身暗處，我在你的威脅下只有乖乖離去，不過你總得想想以後，憑你的功夫，擺在眼前的這幾個强敵那一個你對付得了？那塊寶玉只是身外之物，爲了那塊石頭亡命天涯，日夜不安，太不值得吧！」

「你錯了，我不是想得到這塊石頭，而是想燬掉這塊石頭。我現在只求達到目的，完全不計後果。我本來想與你同心協力，誰知你暗中又和小薔那賤人糾纏在一起。莫俊風！我已經看透了你，你早已變成一個不值一顧的人。滾！滾得愈快，滾得愈遠愈好。不然，我就要開槍了。一眨眼我就可以將你的胸脯射成一座蜂窩。」

「彭孌孌！我發覺你已經瘋了。」

「我是瘋了，在我沒有發射洋槍之前，你還來得及滾出去。」

莫俊風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又以貪婪的目光對賭枱上的黃緞子包袱看了一眼，這才憾意

而出。

庭院中站着三個人，鐵匠，燕子飛，還有雲翔，他們雖然被迫離開了賭室，却沒有一個人願意離開獅子山。

莫俊風冷冷地說：「你們等甚麼？等那把火嗎？我敢打賭，彭夔夔絕不會放火燒屋。」

鐵匠目不轉睛地盯住賭枱上的黃緞子包袱，口中緩慢地回答：「我對甚麼事都不關心，只關心那塊飛龍璧落在誰的手裏。」

他的話彷彿是一種暗示，每個人都將目光放在那個黃緞子包袱的上面。

一陣風，賭室內的燈光幌動了一下，在這一瞬間，四夔眼睛瞪得特別大，但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最重要的是，那個黃緞子包袱好生生地放在桌上。

彭夔夔的聲音突然又在沉寂的夜裏響起：「各位！我的主意又改變了。」

雲翔搶先發話：「是不是你打算將那塊飛龍璧據爲已有？」

「錯了。」彭夔夔似乎怕他們聽不清楚她所說的話，因此說得很慢：「我從來就沒有這種想法。從現在起，這塊飛龍璧不管落在誰手裏我都不關心。各位看清楚那塊石頭我連碰都沒有碰一下。」

雲翔所關心的是第一個敲開他心扉的蕭韻紅，因此疾聲問道：「小紅呢？」

「我要將她交給她的父親。」

「小紅還有父親。」

「不但有，而且還赫赫有名，保定府偵緝大隊的大隊長，想想你那一身罪惡，想作東床快婿的美夢就應該醒醒啦！」

雲翔突然變成了一塊石頭，一動也不動。他心裏只反覆想着一個問題：「小紅爲甚麼要騙我呢？」

鐵匠走向莫俊風，冷冷地說：「莫兄！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人了，你還不死心麼？」

莫俊風反問：「你指的是甚麼？」

「當然是指那塊飛龍璧。」

「我到小鎮來，並不是爲了飛龍璧。」

「爲了甚麼？」

「找我的刀。」

「不是找到了麼？」

「可是又失掉了。」莫俊風手一揚手裏捏着三把刀。「瞧！只剩下你替我打的三把。」

鐵匠冷冷地說：「莫俊風，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在和我談條件，飛龍璧你可以不染指，但是我必須再爲你打四把刀，是不是？」

莫俊風含笑說：「這不算是談條件，只是一個請求，你對朋友一向厚道……」

「莫俊風！」鐵匠寒着臉，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冰窖中蹦出來的：「你聽清楚：若不是你用這三把刀除去了三個惡人，你根本就不能活着離開獅子山，現在走，你最少還可以帶走三把名匠打造出來的好刀，如果再遲一步，恐怕連性命都沒有了。」

莫俊風既未吃驚，也沒有憤怒，他始終面帶微笑。這時，他向雲翔揮手道別：「雲翔！我先走一步了。」

雲翔恍若未聞，他似乎還在思索小紅爲甚麼要騙他這個問題。

莫俊風掉頭向外走去，不過他走得很慢。

鐵匠又對燕子飛耳邊低語……

驀然，莫俊風停步轉身，右手甩動，只見三點寒光如流星般向鐵匠和燕子飛迎面而來。

燕子飛的鐵手一揚，卡！卡！卡！一連三响，那三把飛刀夾在鐵手的指縫之間。

莫俊風見勢不妙，飛身躍起，論輕功，他絕不可能比燕子飛高强，他剛要跨出獅子山的大門，就被燕子飛擋住了。

莫俊風力持鎮定地說：「燕兄！江山不改，綠水長流，你我還有後會之期，何必……」

「莫俊風，對於一個自不量力的人來說，死是罪有應得的……」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鐵手已向莫俊風的頭部抓去。

莫俊風雖然只靠飛刀馳騁江湖，然而一旦在手無寸鐵時也並非全無半點功夫，一見對方來勢兇猛，慌忙向旁閃躲。

不幸他躲得雖快，鐵手追擊得也快，只聽得卡察一响，莫俊風的頭顱立刻被鐵手抓得粉碎。

鐵匠並無半點憐惜的表情，因爲他曾給予莫俊風一個逃生的機會，是他自己放棄了。

現在，鐵匠走到雲翔的身邊，輕拍他的肩頭，溫和地問：「年輕人，你在想甚麼？」

「哦！」雲翔轉過頭來，以呆滯的目光望着他：「你認識小紅嗎？」

「認識。」

「她的名字叫蕭韻紅？」

「是的。」

「你也認識她父親？」

「嗯！保定府偵緝大隊長蕭子敬。」

「你能帶我去見見他們嗎？」

「可以的。不過我認爲無此必要。」

「有必要。」雲翔的態度很堅決。

「哦……」

「我本來早就該離開獅子山，不被捲進這血腥的漩渦，我是爲她留下來的，因爲我怕她受到傷害。她像我夢中的仙子，她叫我作甚麼我都願意，而我對她一無所求。但是她爲甚麼要騙我呢？」

「她騙你甚麼？」

「她說是孤兒，被彭夔夔撫養長大……」

「雲翔！你該體諒她爲甚麼要說謊，她混進獅子山，無異混進了龍潭虎穴，她當然不敢對一個陌生人說眞話。」

「應該看出我對她是多麼眞，多麼……」

「正因爲她看不出，所以才會騙你，她畢竟還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女孩。」

雲翔顯得很痛苦地說：「爲了小紅，我願意放下這把殺人的刀，也甘願接受任何懲罰。我只要求她對我說一句，她沒有騙我，她編造那些假話，只是萬不得已。我就是這點願望，你是一個熱心的人，難道不願幫助我？」

鐵匠微作沉吟，終於提高了嗓門喊叫：「彭夔夔！」

沒有回應。鐵匠一擺手，燕子飛立刻飛身前撲，轉瞬間就將四處搜索一遍，回來報告：「彭夔夔大概已經離去了。」

「老弟！」鐵匠改了稱呼，很誠摯地說：「你放心，我定設法使你和蕭韻紅見見面。」

「好！」雲翔很開心地點頭。「那麼我先走一步，暫住鎮上四喜棧，靜候你的消息。」

鐵匠再次保證：「我一定不使你失望。」

雲翔欣然掉頭離去。

「燕子飛！」鐵匠揮揮手說：「你也可以走了。」

「我爲甚麼要走？」

「我爲你打造了一隻萬能鐵手，你爲我剷除了不少强敵。彼此扯平，互不相欠。你當然該走了。」

「嘿嘿！」燕子飛發出一聲陰笑。「仇子玉！人人都說你聰明，我却說你太笨，到現在，你還沒有看透我的心腸。」

「哦！」鐵匠並不過份吃驚。

「我當然要走，不過我要帶走飛龍璧。」

「不行，那要物歸原主。」

「我或許會答應，但是這隻鐵手却不會答應。」

「燕子飛！你眞使我失望，竟然又要用我所打造的兵器來殺死我。」鐵匠頓了一頓，才

又接着說下去：「那隻鐵手有五種妙用，我只告訴你四種用法，如果你現在殺死我，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我這個人並不貪心，有四種妙用已經足夠我橫行天下了。」燕子飛說到這裏，語氣突然一沉：「仇子玉！這回你再也沒有機會了，唯一的機會是讓你選擇用那一種方法死。」

「燕子飛！」鐵匠有氣無力地說：「我不怪你狠，也不怨自己愚蠢，我一生就愛打造利器，爲了滿足這點愛好，我甚至不去考慮後果。你今天用這隻萬能鐵手殺死我，也算是因果報應。我不求僥倖，也不會反抗，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說！」燕子飛一副君臨天下的神態。

「讓我摸摸那隻鐵手，它是我這一生中最偉大的傑作。我捨得離開這個世界，却捨不得離開它。」

「好！讓你摸摸。」燕子飛伸出了鐵手。

鐵匠走上前去，用手輕輕地撫摸，就好像母親在撫摸兒子。好一陣子，他才緩緩後退，同時說：「燕子飛！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燕子飛不但眞動手，而且動得很快，只見他鐵手伸得筆直，對準鐵匠。同時卡地一响。但是却不見有甚麼暗器射出來。

燕子飛突打了一個冷顫，他的眼瞪得很大，咀吧也張得很大，步履歪斜地連連向後退。

「這就是第五種妙用！」鐵匠一步一步地跟過去。「它不僅殺死別人，也能殺死你自己。我剛才撥動了一根卡簧，所以小飛刀不向外射，而向內射。燕子飛！你現在是不是覺得右臂發麻？心裏發乾？小飛刀上藏有毒藥，現在毒性正向你的全身散佈，你還可以活三分鐘，如果有甚麼後悔的話還來得及說的。」

燕子飛的舌頭也發麻，他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的右臂逐漸下垂，身子逐漸癱瘓，最後終於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庭園中沒有別人，只剩下鐵匠，天地間沒有其它聲音，只有鐵匠的嘆息。

終於，他以堅決的步伐向賭室行去。

賭室中燈光仍然明亮如前，那個黃緞子包袱依然放在桌上。

彭夔夔指這塊飛龍璧是不祥之物是過於偏激，它白璧無瑕，懵然無知。不錯，有許許多多的人爲它喪命，那是由於人性的貪婪。

鐵匠提起了桌上的黃包袱，就在那一瞬間，他的臉色變了，因爲他發覺那個黃緞子包袱非常輕。他解開包袱，抽開盒蓋，裏面是空的，那塊價值連城的飛龍璧不見了。

沒有人來過，黃緞子包袱也沒有離開他的眼光，是誰偷走了？誰有這麼大的本事？

對，剛才燈光不是暗了一下？就是那麼一點丁空隙，飛龍璧就離匣而飛，本領眞高强。有這本領的人普天下只有一個——神偷。

鐵匠笑了，眞虧他還有心情笑。

× × ×

神偷再度承認自己老了，跑了不到一里路，他就累得氣喘吁吁，小鎮離金家集三十里地，如果一口氣跑下去，他這一輩子恐怕也到不了，因爲他會在半途中累死。

但是他必須不停地跑下去，跑得愈快愈好，跑得愈遠愈安全。因爲，他懷中有一塊價值連城的飛龍璧。跑着，跑着，他忽然發現路中間有個人筆直站着攔住了他的去路。

那個人就是鐵匠。

「嘿嘿！」神偷到底是塊老薑，還能保持鎮定。「夜晚趕路好涼快……」

「你要趕到那兒去？」

「金家集。」

「彭夔夔在那兒等你，是不是？」

神偷的臉色變了，裝漠作樣地說：「彭夔夔？我不認識呀！」

「老前輩！」鐵匠很客氣地說：「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和彭夔夔頻頻聚會，接耳交頭，我都見到了。不過，我還沒有想到你們的目標會是那塊飛龍璧。」

「飛龍璧！」老傢伙還在反穿皮襖。「甚麼飛龍璧？」

「就是揣在你懷裏的那塊石頭。」

「沒有啊！」神偷兩手一攤，神態自若。看上去，他身上無一處凸起，根本不可能藏着賍物。

但是鐵匠却認定了飛龍璧在他身上，除了這個老傢伙，誰也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如果飛龍璧不在他身上，他也不會這樣沒命的跑。

「老前輩！」鐵匠說：「聽說你是天下第一神偷，但是還有另一個人比你更高明。」

「誰？」

「我。」

「你！」神偷笑了。「你打鐵的功夫天下沒人比，若是較量空空妙手你還差得遠哩！」

「哦！」鐵匠笑了笑。「老前輩！你爲甚麼要這樣吃力地奔跑呢？」你應該安排一輛車，或者準備一匹馬……」

「是你！是你！」神偷突然嚷了起來：「一定是你了，難怪你說比我更高明，原來是你偷了我的馬。」

「你應該說是我牽走了那匹馬，老前輩！我一直在注意你，你預先安排了馬，當然是爲了逃亡而用，爲甚麼要逃亡？你一定要作甚麼壞事？你除了偷之外還能作甚麼壞事？不過，我沒有想到你會偷那塊飛龍璧。老前輩！那東西必須歸還原主，請你拿出來吧！」

「鐵匠！這樁買賣是跟人合夥的，我……我不能作主啊！」

「合夥人是誰？」

「我不能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彭夔夔對不對？」

「嗯！」神偷眞是個老天眞方才說不能說，現在却又承認了。

「她人呢？」

「在金家集等我。」

「那就讓她等到頭髮白吧！」

「我……」

「老前輩！我非常尊敬你，也非常欽佩你，實在不希望在你面前用武力。此地四野無人，你將那塊飛龍璧拿出來，誰也不知道……」

「沒有，我身上絕對沒有那塊鬼石頭。」

神偷的語氣很堅決，說完之後，掉頭就跑。

鐵匠自然不容許這傢伙跑掉，立刻飛身躍起，追了上去。

才追了幾步，他的脚就踢到了一塊石頭，差點絆了他一交。那可不是一塊普通石頭，而是那塊閃閃生光的飛龍璧。

鐵匠笑了，這個老傢伙眞狡猾，手法也眞高明。鐵匠根本一點也沒有察覺，他就將賍物丟了下來。

夜很寧靜，似乎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鐵匠沉靜地坐在一塊青石上，他的心也很寧靜，不再有罪惡，悔恨的感覺，因爲他已經作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那邊出現了一個頎長的人影，鐵匠抬眼一掠，就認出來人正是他所等待的屠一塑。

屠一塑緩步走到鐵匠面前，輕輕說了聲：「辛苦！」

「幸不辱命。」鐵匠的聲音也很輕，同時站了起來。

「獅子山的情況怎麼樣？」屠一塑一開口並沒有提到那塊飛龍璧，他對那塊石頭似乎並不關心。

「風乎浪靜。」鐵匠回答得很簡潔。

「四豪客呢？」

「死了。」

「全部？」

「嗯！」

「人爲財死。其他的呢？」

「小薔，莫俊風，毛開源，燕子飛，都死了。」

「雲翔呢？」

「他在四喜棧。」

「他還活着？」屠一堃顯得非常吃驚。

「他還活着。」

「爲甚麼會還讓他活着？」

「因爲他沒有貪念。」

「對，沒貪念的人就不該死。那塊……」

鐵匠很快地接口說：「已經在我手裏，現在我就要親自交給你。」

「慢點！」屠一堃很嚴肅地說：「我要先問你兩個問題：一，你爲甚麼在毫無條件的情況下作這件事？」

「事實上，我作這件事有很大的收穫。」

「甚麼收穫？」

「心安理得。」

「唔！還有第二個問題：你爲甚麼這樣信任我？」

「第一，屠館主是華北武術界的領袖，身在如此崇高的地位，必有高尚的人格，第二，我暗中調查過，金霸等人的確是從屠館主手下幾個門徒中將飛龍璧搶刼過來的，由屠館主將此物歸還原主，是最可靠了。」

「哦——」屠一堃吁了一口氣：「那麼，我現在可以安心地向你要那塊飛龍璧了。」

「當然。」鐵匠用脚踢開了面前一堆浮草，掩蓋在浮草下面的黃緞子包袱立刻出現，他雙手拿起，恭敬地遞了過去。

屠一堃接過來，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解開包袱，抽開匣蓋，仔細地將飛龍璧察看了一遍。然後又一一還匣。

「屠館主！」鐵匠恭恭敬敬地抱拳一揖。

「仇某先走一步。」

「慢走！」屠一堃突然發出一聲沉叱。

叱聲方落，黑暗中立刻竄出來四個大漢，一個個虎背熊腰，手執短槍。

一看就知道全是屠一堃手下的心腹健將。

鐵匠起初還不覺得情勢有異，直到那四個大漢將他團團圍住，他的心頭才猛地一跳。沉聲問道：「屠館主！這是甚麼意思？」

屠一堃一字一字地說：「你必須死。」

「爲甚麼？」

「因爲我不願讓任何人知道這塊飛龍璧在我的手裏。」

「難道你見財起義？」

「我承認見財起義，不過不是此刻。」

「哦？」

「在我當初一見這塊飛龍璧的時候，我就決心將它據爲己有，於是我安排了一個天衣無縫的妙計。」

「哦？」

「我故意漏風聲給金霸等人，讓他們動手搶刼……」

鐵匠氣憤地說：「你故意讓你的弟子走在死路，你忍心？」

屠一堃冷酷無情地說：「那都是一些不長進，不聽話的弟子，死了也沒有甚麼可惜。」

「屠一堃！你的計劃並不好，只是運氣太好。」

「運氣好？」

「當然。你碰上了我這個相信你的傻瓜，爲你完成最重要的一部份。不過，我要提醒你，你就是殺死我也無法永遠掩飾這個秘密。」

屠一堃冷冷說：「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因爲你方才已向人表示過，這塊飛龍璧要交給我，但是你回頭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你的確是一個傻瓜，聽見你這樣說的人都死了。」

「彭雙雙呢？」

「她？我已派人趕去金家集，她一定看不到明朝的太陽。」

「雲翔。」

「雲翔？」屠一堃似乎想大笑，最少他已仰起頭來作好了準備大笑的姿勢。大概他怕夜深吵人，所以又忍住了。「你不是說他在四喜棧嗎？已經有兩個快槍手去侍候他了。仇子玉，你還迷信你所打造的刀，這是甚麼時代？一根食指彎一彎，就是幾個人躺下。」

屠一堃頓一頓又說：「像你這種過氣人物，何必還留在世上活受罪？」

鐵匠喃喃說：「人當死而無憾！」

「聽你之言，莫非你死而有憾？」

「無憾。」鐵匠說得斬釘截鐵。「因爲我在這短短的幾十年生命中雖然作了不少愚昧的事，卻也作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最少，在我手裏除去了幾個江湖大害。」

「好吧！」屠一堃揮一揮手，向他的手下下令：「送仇先生歸天。」

「屠一堃！」一個尖銳的聲音破空傳來：「你剛才說，時代已不同了，飛刀絕對比不上洋槍，我現在要否定你這句話，在你的手下槍響之前，我手中的刀要揷進你的背心窩。」

是雲翔！屠一堃立刻變成了泥塑木雕似的一動也不動。

鐵匠呢？他並沒有欣喜之色。像屠一堃這種地位崇高的人也會見財起意，他的心寒了。現在縱使有一綫生機，也引起不了多少興趣。

屠一堃總算是個老江湖，情緒逐漸穩定，揚聲問道：「是那一位？」

「就是你派兩個快槍手去侍候的雲翔。」

「雲翔！廣東有名的年輕殺手，你現在要將飛刀揷進我的背心窩是爲了甚麼？幹殺手的若無人付代價，是不會輕易動手的。」

「我要殺你，不是站在幹殺手的立場。」

「哦？」

「我是以一個血性青年的立場殺人，爲榮譽而殺人。」

「爲榮譽？」屠一堃似是不了解。

「是的。」雲翔的話非常淸晰有力：「莫俊風死了之後，我是名正言順的一流刀客，方才你的話嚴重地損害了刀的權威，所以說，我是爲榮譽殺人。」

「與鐵匠無關？」

「無關。」

「與飛龍璧無關？」

「無關。」

「那麼，你並沒有殺我的必要。」

「不殺死你，無法證實我的刀比槍快。」

「有一個辦法可以分出高下，我派一個槍手和你一戰。」屠一堃顯然是在施展詭計。

「屠一堃！你又侮辱了我。」

「這話怎麼說？」

「一流刀客怎麼和你的手下比高低？」

「那麼，我親自挑戰如何？」

「可以。」

「准許我用槍？」

「當然。」

「你不會後悔吧？」

「我是年輕人，你也曾經是年輕人，年輕人作事難免會後悔，不過那已是身後事了。」

「既然如此說，你就可以現身了。」

「首先你必須令你手下放掉手裏的槍。」

鐵匠一直冷冷地站在那裏，他眞不知道雲翔在玩甚麼鬼把戲，於是他很注意屠一堃的動作。祇見屠一堃揮了揮手，那四個壯漢立刻將手裏的短槍集中放在一塊石頭上，大家又向後退了好幾步。

雲翔又說話了：「現在請鐵匠先離開。」

「不行。」屠一堃斷然拒絕。「他要留下來爲我們作證。」

「不需要，」雲翔反對。「請他離開，事實是最好的證明，又何必多這樣一個人證？」

鐵匠也不想走，他費盡心機才將那塊飛龍璧弄到手，卻又拱手送給一個僞善的江湖梟雄，他怎甘心一走了之呢？

屠一堃揚聲道：「雲翔！如果你再不現身，我就認爲你是施展詭計，你表面上裝着不服氣，要和我一比高下，其實你的目的是想把鐵匠救走，對不對？」

不待雲翔開口，鐵匠就搶着說：「屠一堃！你這樣說，未免將雲翔過份低估了。告訴你，就是你要趕我走，我也不會走。」

「哦！」屠一堃顯然沒有想到鐵匠有這樣一個決定。

「我要站在這裏觀看一場公平的決鬥。」

屠一堃緩慢地說：「鐵匠！如果我是你，就會趁此機會離開現場，走得愈快愈好，再一躭擱，就恐怕永無機會了。」

鐵匠口氣平穩地說：「我的想法和你剛巧相反，因爲我對雲翔充滿了信心。」

「你認爲他一定贏？」

「不錯。」

「好！」屠一堃用力地點點頭，然後提高了聲音：「雲翔！你可以出來了，鐵匠跟我也有一賭，他將他的性命押在你那把刀上了。」

沒有聽見雲翔的回答，卻見到一道閃動的影子，那道影子快得出奇，似有若無，屠一堃很機警地轉了一個圈。不管他怎麼快，怎麼靈，第一個回合他還是落了下風，因爲雲翔仍然出現在身後。屠一堃也許不願在大庭廣衆之下露出驚慌失措的舉動，儘管他已發現雲翔緊緊地貼在他的身後，卻沒有立即轉身，只是冷冷地說：「雲翔！你的輕功眞不壞，可惜輕功並不是攻擊的武功。」

雲翔的語氣也很冷：「現在我們不必說廢話，該談談如何比法。」

「你說呢？」

「我們背對背站定，你的槍，我的刀，都不准拿在手裏。然後各自向前走十步，由鐵匠數數目，數到十的時候我們才轉身，出手攻擊。不過，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必須同意。」

「甚麼事？」

「你的槍內只准留下一粒子彈。」

「這很公平。」屠一堃立表同意。

他緩緩自腰間拔出一支短槍，將子彈退盡，只留下一粒子彈在槍膛裏，然後又將短槍揷向腰間。溫和地問：「這樣行了吧！」

「行了。」雲翔轉身，和屠一堃背對背站好。「現在你可以問問你的手下，我的雙手空空，絕沒拿刀。如我在鐵匠數到十之前就先一步拔刀，你的手下一定會向你提出警告……」

「我相信你，」屠一堃有些不耐煩地說：「現在可以開始了。」

雲翔說：「仇兄！你現在可以數數目了，你數一下，我們就向前走一步……」

「雲翔！」鐵匠關切問：「你有把握？」

「嗯！」

「可是，屠一堃也像很有把握。」

「當然。因爲他一直認爲洋槍比刀快。」

「也許你的刀比他的槍快，但是他比你狡猾。」

「哦！」雲翔微微一楞。「我明白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我相信屠一堃不止帶了這四個人，四週都是樹林，也許還有他的手下潛伏着。」

「鐵匠！」屠一堃冷笑連連地說：「你過份抬高你的身價了，對付你這樣一個人，還需要佈置層層埋伏嗎？眞是令人覺得好笑。」

「屠一堃！」鐵匠也報以冷笑：「雲翔是個涉世未深的少年，識不透你的狡詐，卻瞞不了我這個老江湖。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像你這種人怎會只想到成功不顧到失敗？毫無疑問，你一定有絕妙的安排。」

「雲翔！」屠一堃似乎懶得去理會鐵匠的歪纏。「到底要不要比？若是比高下，現在就開始，我不願站在這兒跟你窮泡蘑菇。」

「當然要比。」雲翔仍是興緻勃勃，顯然對鐵匠的忠告和警告一字也沒有聽進。「鐵匠！開始數數目吧！」

「雲翔……」

「鐵匠！」雲翔冷叱了一聲，似乎已經動怒。「你怎麼老是婆婆媽媽的？數數目吧！如果你再多咀，我就會生氣，心情不定，手一定不穩，那時不輸也得輸。」

「雲翔！你一定會後悔……」

「我永不後悔。」

由於雲翔太過自負，使得鐵匠不由自主地猛喊一聲：「一……」

屠一堃和雲翔都各向前跨了一步。

「二！」一旦開始鐵匠只有繼續喊下去。

三，四，五，六……最後，鐵匠終於喊出了那個關鍵性的數目字：「十！」兩個人轉身的動作都非常快，但是屠一堃卻沒有拔槍。

雲翔已然扣在手上的飛刀也沒有擲出去。

空氣似乎在這一瞬間冷凝了，誰也沒有說話。許久，雲翔才吁了一口氣說：「屠一堃！你撿了一條命，如果你拔了槍，我手中的利刀早已揷在你的胸口上了。」

「雲翔！」忽然一個嬌柔的聲音說你「：才眞是撿了一條命哩！」

聲落人現，赫然是那蕭韻紅。

她身後跟着蕭子敬，那老頭子動作相當快，一出現就跑到那塊放着四支短槍的石頭處，先行控制了那些火器。

「小紅！」雲翔回身激動叫：「是你。」

屠一堃突然閃電拔槍，然而鐵匠一直在注視他，立刻飛身前撲，將他緊緊抱住了。

蕭子敬冷冷地說：「屠一堃！你認了吧！樹上有一個槍手埋伏着，你指望那個槍手會在雲翔轉身之際開槍殺死他，所以你連槍都沒有拔，對不對？可惜那個槍手早就被我的女兒制服了！」

鐵匠仍壓住屠一堃，但他也很實際關心情況，於是仰頭問：「蕭老！你來了很久嗎？」

「早就到了。」

「爲甚麼到現在才露面呢？」

「因爲我要讓你自己去發現事實，你這一生眞不知道作了多少自以爲對，其實不對的事，這一回又是如此，若非屠一堃自己暴露歹毒心意。只怕我說破了咀唇，你也不會相信。」

「蕭老！難道我一無是處？一無可取？」

「不，最少你作對了一件事，你留下了全案最主要的一個活口，讓我好回保定交差。」

鐵匠吁了一口氣。

月兒出現，一遍銀光在亮，雲翔眼裏，韻紅那張臉蛋更加光艷照人了。

（完）

預告

朱羽君繼「生死門」後巨著：

女客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驚魂六記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解剖郭易屍體，證實是中毒身亡，而在屍腿上發現王府失竊的辟毒珠，王風認爲這竊案並非人爲，而是魔鬼作祟，忽聽血奴帶着鈴聲飛過，鐵恨和王風立卽追踪，至荒墳上，鐵恨見到了那魔血化成的血鸚鵡，當場暴斃，王風是目擊怪事發生的人，也是唯一的嫌疑兇手，幸驗屍者指出鐵恨死因非人力所能爲，因此王風沒受到留難。王風帶着鐵恨的棺材到酒樓喝酒，値譚門三霸天也來喝酒，老大譚天龍認爲棺材不吉利，着令老二天虎驅逐王風滾蛋，譚天虎喝問王風聽見沒有，王風反問聽見什麼——

****

巧笑勾人魂　媚語攝人魄

譚天虎冷冷道：「大爺們叫你把棺材搬出去！」

王風道：「搬不得！」

譚天虎道：「爲什麼？」

王風道：「外面在下雨，我不能讓我的朋友淋雨。」

譚天虎看着他，又回頭看看譚老大，故意問道：「這人是瘋子，你看怎麼辦？」

譚天龍道：「踢出去！」

譚天虎道：「踢瘋子不犯法！」

譚天龍道：「踢死人更不犯法。」

譚天虎道：「好，那我就先踢死人，再踢瘋子。」

話沒有說完，他腿已踢出。

這棺材就算是鐵鑄的，他也能把它一脚踢出去。

他有把握。

這一脚雖然是隨隨便便踢出來的，至少也有三五百斤力氣。

誰知他一脚剛踢出，棺材就不見了，這閃電般的一腿竟踢了個空。

明明擺在他面前桌上的棺材，忽然間就飛到另外一張桌上去。

棺材自己當然不會飛。

棺材一定要下面有人托着才會飛。

王風連人帶椅子也都已跟着棺材飛了過去，淡淡道：「我這朋友活着的時候一向只喜歡踢人，從來也沒有被人踢過，死了也一定不喜歡被人踢的！」

譚家兄弟總算全都看了出來，這小子旣不是眞瘋，也沒有眞醉。

就連一直懶洋洋斜倚在櫃枱站着的譚天豹，腰幹都已挺直。

王風道：「你先踢瘋子，再踢死人，行不行？」

譚天虎道：「行！」

這個字說出口，譚天豹也箭一般竄過來，兄弟兩人同時一脚踢出，一個踢王風的右耳，一個踢他左脅下軟肋間。

北派譚腿一向是武林中最實在的功夫，講究的不在招式花俏，而在快！

這兄弟兩人的腿不但快，而且準確，踢的部位更好，簡直令人無法閃避。

王風根本連一點閃避的意思都沒有。

也不知是因爲他明知無法閃避，還是胸有成竹，他連動都沒有動。

就在這時，已响起了一聲慘呼，其中彷彿還滯着骨頭碎裂的聲音！

×　　×

雖然只有一聲慘呼，却是兩個人同時發出來的。

譚天虎，譚天豹兄弟，一腿剛踢出，就同時倒了下去。

倒下去後，就再也站不起來。兩個人兩條腿的膝蓋關節處都已碎裂。

被踢的人骨頭還是好好的，踢人的骨頭反而碎了。

譚天龍怔住，眼睛裏充滿了驚嚇與恐懼。

他根本沒看見王風出手。

王風自己也怔住。

他的確沒有出過手，雖然他已有了對付這兄弟兩人的法子。

拚命的法子。

可是他還沒有施展出來，這兄弟兩人就已經倒了下去。

他們的骨頭怎麼會忽然碎裂？是被誰打碎的？

沒有人知道，就正如沒有人知道鐵恨怎麼會突然暴斃。

難道這又是魔法？

是誰使出來的魔法？

王風不願想，也不敢想，掌心中已有了冷汗。

譚天龍吃驚的看着他，哼聲道：「這是什麼功夫？」

王風道：「不知道！」

譚天龍道：「出手的不是你？」

王風搖頭。

譚天龍道：「不是你是誰？」

王風道：「也許根本不是人！」

譚天龍突然怒吼，身子凌空撲起，雙腿連環踢出。

這已不是正宗的譚腿，威力却遠比譚腿更大，正是他縱橫江湖的成名絕技！

誰知他身子剛撲起，就聽見「格乂，格乂」兩聲响，接着一聲慘呼。

他倒下去時，兩條腿的膝蓋關節處也已碎裂。

王風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眼睛裏彷彿也有了恐懼之色。

一聲慘嚎聲過後，屋子裏就變得墳墓般靜寂！

譚家兄弟一倒下去，非但沒有掙扎翻滾，連聲音都沒有了。

櫃枱後的老掌櫃，已嚇得面無人色。

王風忽然抬起頭，看着他，忽然問道：「你看見了什麼？」

老掌櫃的勉强在笑，笑得却比哭還難看，道：「我什麼都沒看見。」

王風冷笑。

老掌櫃道：「像大爺這種功夫，我連做夢都沒有看見過。」

王風道：「我說過，出手的不是我！」

老掌櫃的也忍不住問道：「不是你，又是誰？」

王風忽然彎了腰，從地上拿起塊小小的石頭。

石頭竟是血紅色的，紅得可怕。

王風道：「你看這是什麼？」

老掌櫃瞇着眼看了半天，道：「好像是塊石頭，紅石頭！」

王風道：「這樣的石頭，地上一定還有三

塊！」

老掌櫃道：「哦？」

王風道：「四塊石頭，打斷了四條腿。」

老掌櫃的赫然道：「這麼樣一塊小石頭，也能打斷人的腿？」

王風道：「你不信？」

老掌櫃道：「我……我……」

王風嘆了口氣，道：「這種事我本來也不信，卻偏偏讓我湊巧看見了。」

老掌櫃說道：「這……這是武功？還是魔法？」

王風嘆道：「我也不知道！」

老掌櫃道：「這是誰打出來的？」

王風道：「我本來懷疑是你！」

老掌櫃嚇了一跳，說道：「不是我，絕不是！」

王風苦笑道：「現在我也知道不是了，石頭是從窗子外面打進來的！」

他剛才看見窗外有血光一閃，譚天龍就已慘呼着倒下去。

然後他就看見這塊石頭滾落在地上，滾到他腳下。

他撿起來時，石頭彷彿還在發燙，彷彿還帶着種說不出的血腥氣。

死寂中忽然響起一聲呻吟。

譚天龍呻吟着，一隻手在動，好像想伸手到懷裏去拿東西。

只可惜他已連這點力氣都沒有，但是一雙眼睛卻總算張開了，正在看着王風，目光中充滿了求助與乞憐之色。

王風竟替他去拿了出來。

他貼身的衣袋裏，有個小小的錦囊。

王風道：「你要的就是這個？」

譚天龍掙扎着，說了一句話，聲音已細如游絲，王風只聽出了兩個字。

「給你！」

「為什麼要給我？」王風不懂。

但他還是忍不住打開了錦囊，裏面竟是隻比龍眼還大的珍珠。

雖然這不是顆辟毒珠，也不是夜明珠，卻無疑也是價值連城之物。

王風皺眉道：「你為什麼要將這麼珍貴的東西送給我？」

譚天龍喘息着，已連一個字都說不出。

王風道：「你是不是想要我去替你做一件事？」

譚天龍看着他，眼睛裏的表情誰也看不出是什麼意思？忽然抬起一根手指，指着對面的窗戶。

窗外的屋簷下掛着個鳥籠。

空的鳥籠。

王風卻已明白他的意思，大聲道：「鸚鵡？你是不是想要告訴我鸚鵡的秘密？」

譚天龍沒有回答。

無論他想說的是什麼，都已永遠是個秘密了。

他已斷了氣。

他的兄弟更早已斷了氣，這塊小小的紅石頭，不但打了他們的腿，也奪去了他們的命！

× ×

一塊小紅石，一顆明珠。

這塊小小的紅石頭上，究竟有什麼魔力？竟能一下子奪去人的魂魄？

這顆明珠究竟是從那裏來的？莫非也是太平王遺失的那批珠寶中之一？

「鸚鵡」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秘密？譚天龍臨死前，說的豈非也正是這兩個字？

× ×

王風抬起頭，看着那老掌櫃，忽然問道：「外面那鳥籠是你的？」

老掌櫃點點頭。

王風道：「裏面本來養的是什麼鳥？」

老掌櫃道：「是隻鸚鵡！」

這回答雖然本就在王風意料之中，可是他聽了還是覺得胃裏很不舒服。

老掌櫃看着窗外的鳥籠，眼睛裏的表情忽然也變得很奇怪，過了很久，才嘆了口氣，道：「那本來是隻鸚鵡，又活潑，又可愛，只要看見過牠的人，都想不到牠忽然會死。」

王風道：「牠是怎麼死的！」

老掌櫃道：「牠死得很奇怪，看來就好像是被嚇死的！」

王風道：「嚇死的？」

老掌櫃道：「那天晚上，我本來已睡了，忽然聽見牠在叫，就好像……就好像一個人在害怕時發出的那種驚呼一樣！」他的臉也已因恐懼而扭曲：「等到我趕出來時，牠已經死了，死得好慘！」

王風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老掌櫃道：「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是七月初一。」

他又解釋道：「因為那天正好是開鬼門關的日子，晚上我還祭過鬼神，還喝了點酒！」

王風沉默。

七月初一，開鬼門的日子，血鸚鵡是否也是在這一天降臨到人間的？

老掌櫃又在用那種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緩緩道：「我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

王風道：「哦？」

老掌櫃道：「鬼門關開了，冤魂野鬼都出來了，到了人間……」他的眼皮在皺，說道：「你心裏一定在想，我的小魔神，也是被鬼嚇死的！」

王風道：「小魔神？你那隻鸚鵡，叫小魔神？」

老掌櫃道：「嗯！」

王風詫異道：「你為什麼會替他取這種名字？」

老掌櫃又問道：「這名字不好？」

王風道：「我只不過奇怪……」

老掌櫃忽又打斷了他的話，道：「其實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是她……她把鸚鵡送給我的時候，鸚鵡就已經有了這名字。」

王風道：「她是什麼人？」

老掌櫃目光遙視着窗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這一輩子，都是在規規矩矩的做人，可是我也曾荒唐過一次。」

他衰老疲倦的臉上，忽然露出極激動的紅暈。眼睛裏也發出了光！「就只這一次，我就把我平生的積蓄都花光了，可是我一直都認為很值得！」

這並不是王風要問的，但是王風並不想打斷他的話。

這段荒唐的經驗，一定也是段很奇特的經歷。

夜雨秋燈，能聽到一個老人敘說這種事，豈非也很有趣？

老掌櫃道：「她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有時可愛得要命，有時又怕得要命，那一夜中，她雖然連碰都不讓我碰她，可是我得到的刺激就滿足，卻是別人做夢都想不到的！」

王風忍不住道：「所以你寧願將一生的積蓄都送給她？」

老掌櫃道：「我一點都不後悔！」他的臉也在發光：「如果老天還讓我能再活十年，再讓我存那麼多錢，我一定還會再到她那裏去一次！」

王風道：「她那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老掌櫃道：「你聽見也許會覺得很可笑，那裏只不過是個妓院。」



王風一腳踢開門，一手托着棺材走進去。

王風沒有笑。

他瞭解這怪老人的心情。

一個人辛苦奮鬥了多年，所得到的卻只不過是個油垢的櫃枱，幾張油垢的桌子，那麼他臨老時為什麼不能去荒唐一次？

一個人做的事，只要不損傷別人，只要他自己認為值得，就是正確的。

這種感覺王風不但瞭解，而且尊重。

所以老人又接着說了下去：「雖然她只不過是個妓女，是個婊子，但我卻隨時都願意跪在地上，去舐她的腳！」

王風已開始動了好奇心，忍不住問道：「那妓院叫什麼名字？」

老掌櫃道：「叫鸚鵡樓！」

王風的心跳了：「她叫什麼名字？」

老掌櫃道：「她叫血奴！」

× ×

血奴！

——血奴就是血鸚鵡的奴才，血奴一出現，血鸚鵡也很快就會出現了。

血奴在鸚鵡樓，鸚鵡樓在那裏？

× × ×

「鸚鵡樓在那裏？」

「就在前面那條巷子裏。」

「是那扇門？」

「紅門，」被問路的人指點得很詳細：「巷子裏只有那扇紅門。」

× ×

鮮紅的門，紅如血。

應門的是個小姑娘，穿着套紅衣裳的小姑娘，一雙眸子卻黑如點漆。

她正在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王風。

王風的裝束，顯然和經常和她們這裏來的那些人不大相同。

王風還滯着口棺材。

到這裏來的人，只有滯金銀珠寶的，沒有滯棺材的。

小姑娘縱然不太勢利，至少總有點驚訝：「你是不是敲錯了門？」

王風道：「沒有。」

小姑娘道：「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王風道：「是鸚鵡樓。」

小姑娘道：「你找誰？」

王風道：「血奴。」

小姑娘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遍：「你認得她？」

王風道：「不認得！」

小姑娘板起臉，道：「不認得的客人，她從來不見。」

王風道：「你只要告訴她我是誰，她一定會見！」

小姑娘道：「你是誰？」

王風道：「我也是隻鸚鵡，血鸚鵡！」

× ×

門又關起。

這裏是個妓院，門戶卻比衙門還緊。

王風並沒有一腳踢開門闖進去，有時候他很能沉得住氣。

他知道現在就是應該沉住氣的時候。

他等得並不太久，門又開了，這次應門的不是小姑娘，是個老太婆。

老太婆也穿着一身紅衣裳，也正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對這個落拓的年青人，她顯然不大滿意。

她一定想不通眼睛一向長在頭頂上的血奴姑娘為什麼要見她？

王風道：「現在我是不是可以進去？」

老太婆在笑，皮笑肉不笑：「這裏是妓院，只要是活人，都可以進來！」

她沉下臉，接着道：「可是死人我們就恕不招待！」

王風笑了。

開始笑的時候，他已一腳踢開門，用一隻手托着棺材走進去。

有時候他很沉不住氣。

他知道現在已經不必再沉住氣，因為他想見的人，已經答應要見他。

他知道：「血鸚鵡」這三個字，已經有了效力。

× ×

穿紅衣裳的老太婆看着他闖進來，連一個屁都沒有放。

無論誰能夠用一隻手托住一口棺材走進來，她都只有看着。

無論誰在妓院裏混了四十年，都一定很識相。

王風道：「你知道我找的是誰？」

老太婆不想點頭，卻不敢不點頭。

王風道：「好，你滯路。」

× ×

正午。

在妓院裏，正午還是早上，大多數人都剛剛才起床。

不管多好看的女人，剛起床的時候，都不會太好看的。

不管那種女人，如果自己知道自己不太好看，通常都不會讓人客見。

讓不讓別人看見是一回事，是不是去看別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帶着棺材來逛妓院的人畢竟不是時常都能看得到的。

王風知道，有很多的眼睛都在偷偷的在看他。

他不在乎！

穿過迴廊，走過花徑，來到一座小樓，樓簷下掛着十七八個鳥籠。

只有鳥籠，沒有鳥。

鳥籠裏本來養的都是些什麼鳥？是不是鸚鵡？

鳥籠空了，鸚鵡呢？

是不是全都死了？是不是也全都死在七月初一的那一天晚上？

老太婆道：「姑娘叫你上去！」

王風道：「是叫我上去還是請我上去？」

老太婆道：「請！」

× ×

小樓上的門是虛掩着的。

王風用一隻手托着棺材，一隻手推開門，就走進了個奇怪的地方。

× ×

他到過很多地方。

人世間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地方，他大都見識過。他知道這世上有些地方美麗得像天堂，也有些地方可怕得像地獄。

這地方很美，裏面每樣東西都很美，可是看起來却像是個地獄。

美麗的地獄。

× ×

他第一眼看見的是幅圖畫，畫在對面牆壁上的一幅圖畫。

五丈寬的牆壁上，畫滿了妖魔。

各式各樣的妖魔，有的半人半獸，有的非人非獸，有的形式是人，却不是人，有的形狀是獸，却偏偏有顆人心。

五丈寬牆，畫的也許並沒有十萬妖魔，却有隻鸚鵡。

血鸚鵡。

妖魔們手裏都有柄彎刀，刀鋒上都在滴着血，滴成了這隻血鸚鵡。

血鸚鵡剛開始飛，飛向一個載着紫金白玉冠的年青人。

一個很英俊，很溫和的年青人！

妖魔們却在向他膜拜，就像是最忠實的臣子在膜拜帝王。

難道「他」就是魔中的魔？

難道這個看起來最像是人的年青人，就是魔王？

× ×

血鸚鵡也有牠的臣子！

十三隻美麗的怪鳥，圍繞着牠，飛翔在牠左右，有孔雀的翎，有蝙蝠的翅，有燕子的輕盈，又有蜜蜂的毒針。

——這就是血奴？

王風看呆了。

屋子裏還有硬底皮靴，有帶着刺的飛鞭，有三丈寬的大床，床頂上掛着鈎子。

這些王風居然完全沒有注意，他希望都已貫注在這幅圖畫上。

——圖畫上的地方，難道就是奇濃嘉嘉普，畫的就是那一天？

——那就是諸魔的世界，沒有頭上的青天，也沒有脚下的大地，只有風和霧，寒冷和火燄。

——那一天就是魔王的十萬歲壽誕，九天十地間的諸魔都到了，都刺破中指滴出了一滴魔血，化成了一隻血鸚鵡。

王風看得實在太出神，甚至連屋子裏有人走進來，他都沒有發覺。

幸好他總算聽見了她的聲音。

× ×

嬌美嫵媚的聲音，帶着銀鈴般的笑！

那全然絕不像血奴飛翔時帶出來的鈴聲。

「你喜歡這幅畫？」她帶着笑問！

王風忽然回頭，就看見了一個他這一生中從未見過的女人。

從未見過的美麗，也從未見過的怪異。

她並不是赤裸着的。

她還穿着一半衣裳——既不是上面一半，也不是下面一半。

她右邊半身衣裳，穿得很整齊，左邊半身却是赤裸的。

她在耳上戴着珠環，有半邊臉上抹着脂粉，髮上還有珠翠滿頭。

只有右邊。

她的左半身看來就像是個初生的嬰兒。

王風怔住。

怔了很久，他才能再回頭去看壁上的圖畫，畫上的血奴。

這次他看得更仔細。

他終於發現畫上的血奴也是這樣的——半邊的翅是蝙蝠，半邊的翅是兀鷹，半邊的羽毛是孔雀，半邊的羽毛是鳳凰。

「血奴。」王風終於明白：「你一定就是血奴。」

她笑了。

她的笑容溫柔如香風，美麗如春花，又像是春水般流動變幻不定。

她的瞳孔深處，却冷如春冰。

「你不是鸚鵡，更不是血鸚鵡。」她還在笑：「你是個人！」

王風道：「你看錯了！」

血奴道：「你不是人？」

王風道：「如果你是血奴，我為什麼不能見血鸚鵡？」

血奴道：「你一定不是！」

王風道：「為什麼？」

血奴道：「因為我認得血鸚鵡！」

王風道：「你見過牠？」

血奴道：「當然見過！」

王風道：「牠也給了你三個願望？」

血奴道：「牠沒有！」

王風道：「為什麼？」

血奴道：「因為我是血奴！」

王風也笑了。

他開始笑的時候，才注意到她的腰肢是多麼柔軟纖細，她的腿是多麼修長結實。

血奴並不想避開他的目光，反而迎上去，道：「你看中了我？」

王風在嘆氣。

他不能不承認這個女人實在值得一個男人付出他畢生的積蓄。

他又想起了那個坐在油膩櫃台後的老人！

血奴道：「你既然知道我是什麼人，就應該知道我很貴！」

王風也承認：「我看得出！」

血奴道：「你帶來了什麼？」

王風道：「你也應該看得出。」

他帶來的是口棺材。

血奴又笑了：「來找我的人，好像是沒有用棺材裝銀子的，你倒是第一個！」

王風道：「我也不是！」

血奴道：「不是！」

王風道：「這口棺材裏，連一分銀子都沒有！」

血奴道：「棺材裏有什麼？」

王風是：「有個人！」

血奴道：「死人？」

王風道：「不知道！」

血奴說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王風道：「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是死是活都不重要，所以我就忘了！」

血奴嫣然，道：「你至少還應該知道一件事！」

王風道：「什麼事？」

血奴說道：「今天晚上，是你留下？還是他？」

王風道：「這有分別？」

血奴道：「有一點！」她笑得更甜：「只要是活人，就得付錢，死人我免費。」

王風道：「如是個已經快死了的人呢？」

血奴想了想，道：「如果你已經快死了，我可以攷慮半價！」

王風道：「不能免費？」

血奴道：「不能！」

王風嘆了口氣，道：「這麼樣看來，好像只有他留下，我出去。」他說走就走。

血奴却又攔住了他：「你想到那裏去？」

王風道：「在外面等！」

血奴道：「現在還沒有到晚上，你又何必急着出去？」

王風看着她赤裸着的半邊身子嘆了口氣，道：「因為我若不出去，我身上就有樣東西出去了！」

血奴眨眨眼，道：「什麼東西？」

王風道：「也不是什麼太好的東西，只不過是顆寶珠子而已。」

× ×

如果你是個男人，如果你到了妓院，看見了個能讓你動心的女人。

如果讓她知道了你身上有個珠子，如果這顆珠子也是能讓她動心的。那麼你如果還想保留這顆珠子，你就一定是個豬。

× ×

王風的人沒有出去，他的珠子飛了出去。

飛得很快！

× ×

晶瑩圓潤的明珠，世上有沒有女孩子不喜歡的？

沒有。

血奴用兩根春蔥般的纖纖玉指，拈起了明珠，眼睛裏就發出了光。

美麗的珠兒，和她的眼波正相配。

王風靜靜的站在她身旁，看着她臉上的表情，彷彿想看看她，是不是會有什麼特別的反應。血奴終於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看不出，真的看不出。」

王風立刻問道：「妳看不出這顆珠子的來歷？」

血奴道：「看不出你這樣的人，身上居然有這樣的寶珠。」

王風笑笑道：「我本來就沒有，這是偷來的。」

血奴嫣然道：「偷來的更好，我最喜歡偷來的東西。」

王風道：「為什麼？」

血奴道：「因為偷來的東西，通常都是好東西。」

王風也笑了。

他不能不承認這句話很有點道理。

血奴用赤裸的半邊身子依偎着他，柔聲道：「現在你已經可以留下來了。」

王風道：「我的朋友呢？」

血奴道：「如果你想要他留下來，我也不在乎。」

王風道：「屋子裏擺着口棺材，你也不在乎？」

血奴道：「只要有人肯送我這樣的珠子，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讓他覺得滿意。」

王風看着她，忽然發覺那老掌柜的確沒有說謊，這女孩子實在又可愛，又可怕。

今天晚上，在這奇怪的屋子裏，他是不是也會遭遇到同樣能令他畢生難忘的經歷？他不敢想。他怕自己心跳得太快。

（未完）

短篇掌故

香港的海盜

神龍

香港開埠的初期，無論軍警，最繁忙的工作是對付海盜，除了在海上追剿之外，在陸上亦入屋大事搜捕，早年的紅香爐島可以說是海賊多如牛毛了。香港的海盜幾乎是難以肅清的，雖然在近廿多年來，已不聞海賊踪跡。

為甚麼香港這麼多海賊呢？說句老實話，香港在割讓給英國之前，已是海賊的聚集地，一八零六年至一八一零年間，海盜張保仔橫行珠江口附近的水域，以香港的島嶼為巢穴，他的勢力伸展範圍甚遠，如果來往這一帶沿海的商船不納「行水」，就會被洗刦及殺人，海盜選擇了香港為基地，也有他們的理由，因為扯旗山頂夠高，海拔一千七百餘英尺，可以作瞭望站，遠處來往的船隻，被山頂的海賊瞥行，即出動加以搜掠。後來兩廣總督對他們招撫，主因是海盜勢力太大，出盡力也剿不清，張保仔投降後，海盜有不隨往的就留下在香港改邪歸正，變為漁民或耕田。在香港開埠時，居民內前身不乏是海盜的。

張保仔的海盜絕跡後，其他的海賊，依然橫行香港隣近水域，英當局會同中國當局派兵進剿，一八五四年三月，曾在青山海面捉到一艘海盜船，那時通常處置海賊的方法就乾脆是執行死刑。翌年又據報有三百名海盜匿藏在港島，警察實行清查戶口，海賊聞訊逃掉。是年六月一艘英國的運鴉片船被海盜洗刦，船上人員全被殺死，事後只捉到一名海盜，判處死刑公開執行。一八四七年四月，有兩商船在港海外的尖帽灣被海盜截刦，水手被殺斃，事後捉到的嫌疑海盜，均因證據不足，不能處以極刑。

在港海活動最猖狂的一年，是一八四九年，盜首徐亞保，率賊船廿多艘，在港海洗刦，英艦三艘進剿，曾擊沉賊船多艘，擊斃海盜數百。此外名叫十五仔的盜首，亦被這三艘戰艦進剿，追至東京灣，被英艦殲滅大部，賊船五十多艘被擊沉，溺斃與擊斃海賊近二千名，祗剩下數艘船狼狽逃走，徐亞保與十五仔，也是因為實力銳減而促使了他們快些向兩廣當局投降。

在海盜最猖狂的歲月中，據說平均每月發生海盜刦船案十四宗，聽說海賊內竟有英美及葡人在內。一八五三年八月，駐港英海軍出動剿海盜，消滅一批海賊，且有一名美國人犯海盜殺人案被捕，裁定海盜罪名成立，判處無期徒刑。

一八六三年台灣海峽及華南沿海的海賊極為猖獗，海賊與英美的亡命之徒合作，洗刦來往的客貨船，那時香港政府懸紅拘捕歐籍海賊，凡捉獲一人可獲獎金一千大元。這一年的年尾一艘丹麥船在鯉魚門附近遇刦，人貨盡失，據說海賊內有洋人。一八六五年在鯉魚門外一艘輪渡被兩艘海賊快艇洗刦，船上八十多名華人被殺與擲入海中，後來捉到七名海賊均處以死刑。此後歷年都有發生海賊刦殺案，海賊十之八九均處以死刑，且判決後十天之內執行絞刑。制裁海盜的法例最嚴，由於海賊太多，且設有香港制裁海盜特別法庭，專審拘獲的海賊，許多海賊被集體處死。

劍仙列傳故事

雷火破海山

蕭逸・文　盧令・圖

法不傳六耳　仙渡有緣人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梁瑩瑩引領杜鐵池往山谷找尋雪雞，無意中發現楊昌正以妖法驅使雪雞爲他吸取身中黑蜂奇毒，像這種妖道，梁瑩瑩自是不容他作惡，首先破去楊昌妖法，然後施用雙相環，破去楊昌發生的魔火和無數金針，更用綑妖繩把楊昌吊在半空，飛劍砍去他一條臂膀，正欲再用飛劍斬殺妖道之際，突有一位異人施展仙法，阻止梁瑩瑩飛劍，解救楊昌，喝令他快滾，梁瑩瑩見楊昌逃走，不肯放手，方待追踪，驀見一條身影阻在前面——」

那人冷笑道：「算了吧，女娃子——」右手向外一封，瑩瑩已不禁倒退丈許以外，噗通一聲，摔倒塵埃！

等到她翻身躍起時，那人已直立面前——

先時，杜鐵池耳聽得此人發話聲音；以及那般托大的口氣，是以料定了對方必是一個十分蒼老的人物，那裏知道這時對面相見，才知大謬不然——

站在他面前的，原來不過是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甚至於看上去還要年輕一點！

長長的身材，白瘦而清秀的一張臉，眉毛很濃，覆蓋在雙眉之下的那雙瞳子，卻是炯炯有神，黑白分明，一頭黑髮挽着一個讀書人的仕子髮髻——

總之，是一相當俊秀的人物！

這人衣着十分樸素，僅僅穿着一襲青色的布質長衫，雙膝地方都洗得發了白，下着青布便履！

再樸素平凡不過的一身衣着，只是穿在這人身上，卻是那麼的淡雅，別具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雍容風範！

杜鐵池不知怎麼，雖是與對方初次見面，卻感覺到一種未曾有過的親切感覺，在他下意識的感覺裏，總認爲能夠具有如此清雅脫俗的一副容貌，絕不會是一個所謂的「壞人」！

梁瑩瑩在乍見此人時，顯然吃了一驚！

「原來是你——，老前輩！」

那人一笑，說道：「難得，妳還知道我是妳的老前輩，背後妳怎麼編排我，還當我不知道麼？」

梁瑩瑩臉色一紅，嗔道：「你老人家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又豈能怪罪弟子在背後說你壞話！」

那中年人微微一笑，陡地伸出手，向着空中閃爍着青光的那口短劍招了一下，但見青光一閃，那口飛劍已托在了他手掌之上。

像是一條潑刺不休的青色靈蛇，在他手掌上乍伸又縮，頻頻跳動不已，卻是無論如何，竟然難以脫開他的掌心之上！

遂見青衣人兩掌一合，一連在劍上拍了三掌，那口青色短劍一連跳了幾下，青光猝收，遂即停住不動！

青衣人轉手拋向梁瑩瑩道：「收起來吧，別動不動就放出來傷人，你當這楊昌是好惹的麼！」

梁瑩瑩接過劍來，還入鞘內，想是因爲這個桑姓青衣人上來掃了她的面子，心裏老大的不開心，鼓着腮幫子，只管獨個兒鼓着悶氣！

過了半天，她才冷冷的道：「——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要不是你老人家搗亂，我早就要他的狗命了，還說什麼……哼……」

青衣人道：「妳知道什麼？果眞妳要是殺了他，才是爲妳師徒惹下了滿天大禍！」

梁瑩瑩一楞道：「怎麼？」

「怎麼？」青衣人冷笑道：「這楊昌固然不足輕重，他那個叔祖公鐵衫老人，在魔道上卻是一等一的高手，慢說是妳小小道行，不是他的對手，就連你師父吳仙子只怕也不便招惹！況且你等師徒來此原爲息事寧人，得罪了個劍翁子，已是不妙，何得再樹此大敵？果眞你要是殺了這個楊昌，鐵衫老兒復仇的手段，卻是更遠較劍翁子厲害得多了——」

話聲一頓，他慨然嘆了一聲，頻頻搖頭道：「話雖如此，這個樑子只怕仍然是結定了，你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吳仙子卻未必甘心情願！」

這番話經他嘴裏道出之後，梁瑩瑩才恍然有如大夢初醒，不禁嚇得面色猝然一變！

青衣人看了她一眼，道：「怎麼樣，敢是知道害怕了？」

瑩瑩賭氣道：「知道了又怎麼樣！你老人家不是巴不得如此，到時候反正是坐山觀虎鬥，恨不得我們兩家相拚死一家你老人家才高興稱心！」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娃子說話好沒良心，就以方才而論，我老人家要是袖手不管這件事，看妳如何得了，妳不但不謝我，反倒怪起我來了！」

梁瑩瑩想是這時靜了下來，越想越覺得結下了鐵衫老人如此一個大敵，大非妙事，又怕返回之後爲師父責怪，一顆心只管七上八下盤算不已！

她心裏只是發愁，卻連對方那個青衣人說些什麼也沒聽見！

青衣人見狀才微微一笑道：「女娃子，妳可是害怕了？」

瑩瑩冷冷的道：「有什麼好怕的，到時候大不了給他們一拚就是了，拚不過就死！」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越說妳小孩，越是孩子氣，實在告訴你吧，這件事早在我老人家算計之中，回去受師父責罵，禁足三月，那是免不了的，除此以外倒也無什麼大碍——」

梁瑩瑩一聽大驚，師父責罵，習以爲常，倒也沒什麼大不了，倒是那禁足三月，卻是自己受不了的，下意識的她看了一旁的杜鐵池一眼，心裏一酸，竟自忍不住低頭嘆了起來！

青衣人見狀微微笑道：「妳也用不着害怕，妳的心事我全知道，按說妳人前背後對我多所指摘誣諂，我是不該管妳閑事的，只是話可又得說回來，我們到底總是隣居，妳師父吳仙子也算與我有些交情，她雖不仁；我卻不能不義，再說——」

說到這裏，他那雙黑白分明的俊秀瞳子，忽然瞟向一旁的杜鐵池，笑了一下。

杜鐵池面上一紅，只以爲他要出言怪罪自己，心裏由不住大爲緊張！

青衣人看着他笑了笑，才又接下去道：「再說，妳的這個好朋友，卻與我有些緣份，我看着他卻是十分順眼，就冲着他，我也不能不管！」

瑩瑩女孩子家天眞，又因昔日師父寵愛過甚，那裏受得住別人這番搶白，聽到這裏，更是忍不住，竟自嚶嚶咽咽的哭了起來！

青衣人似乎也把她沒有辦法，笑着搖了一下頭！

遂見他探手懷內，取出了一封束函，含笑道：「哭能解決事麼？來來來，我這裏有一封稟帖，上面註明有開啓的日期，到時妳自開閱，遵照偈語辦事，可以逢凶化吉！」

瑩瑩聽他這麼說，才止住了哭泣，接過了束帖。

青衣人道：「只是有一樣，要是日子不到，妳急着開啓，那可就只有廢紙一張！」

瑩瑩看了手上束帖一眼，收入懷內。

青衣人微笑道：「今天一早，妳和妳師父前山後山，聲勢洶洶的找我，到底又是爲些什麼？」

瑩瑩臉紅了一下，吶吶道：「那是因爲老前輩你不遵守與我們的合約，把我們養的黑猿殺死了一半……」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是麼？」

說到這裏似有意又似無意的瞟看了杜鐵池一眼，笑哈哈的道：「這都怪妳們養的這等畜牲太可恨了，仗着比人家多，屢次三番的欺凌那些白猿，牠們兩陣互拚，自然大有死亡，我只是看不下去，畧爲插手打了個抱不平而已，並沒有殺害牠們其中之一，怎樣說是我殺了牠們一半呢！」

梁瑩瑩噘着嘴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有的手斷了，腿折了，看起來好可憐！」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這個無妨，斷手斷腳，我俱已收起，藏在後山地泉穴眼之內，隔日我再看見那批畜牲時，自會爲牠們接好！」

梁瑩瑩這才笑了。一面道：「你老人家說話可要算數啊！」

青衣人道：「當然，我幾曾與妳失過信？好了，妳可以回去！」

瑩瑩道：「多謝你老人家——」

遂即轉向杜鐵池說道：「我還忘了給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我跟你說的那位姓桑的老前輩——」

青衣人插口笑道：「不錯，也就是被妳師父打敗，退隱後山的那個怪人，是不是？」

瑩瑩臉一紅道：「原來我們背後說的話，你老人家也都聽見了！」

「當然！」青衣人面帶笑容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什麼事又能瞞得過我？」

杜鐵池眼見這桑姓中年異人諸多神奇，瑩瑩既以老前輩稱之，足見輩份甚高！

他不能怠慢，當下忙自恭身拜倒，口稱：「仙師在上，請受小可大禮一拜！」

青衣人身子一面讓開，笑道：「不敢當，請起！」

說到「請起」二字時，杜鐵池身子竟然不由自主的被凌空提架了起來！

梁瑩瑩笑道：「他是我新交的一個朋友，杜鐵池！一直就住在北雁卻是沒人知道！」

青衣人一笑道：「那可不一定！」

瑩瑩一怔道：「這麼說，莫非你老早已知道？」

青衣人道：「不會比你晚吧！」

說時目光一掃杜鐵池道：「自從你第一脚踏上雁蕩的那一天，我們已見過面了！只是你却不知道罷了！」

杜鐵池爲之一呆！

梁瑩瑩笑道：「眞的。」

青衣人道：「你們年輕人做事，太天眞了，這種事還能瞞得了人？妳以爲妳師父當眞不知道麼？」

梁瑩瑩又是一驚！

青衣老人一笑道：「她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

瑩瑩頓時臉上現出了一股恐懼之色！

青衣人說道：「妳也用不着害怕，杜鐵池如果不是妳師父所喜歡的人，豈能容他活到今天？」

瑩瑩一想，不由得又高興起來！

「那麼……」她說：「你老人家看看，我師父會不會收他爲徒？」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妳師父會麼？我看是不會！」

「爲甚麼？」

青衣人目光直視向她道：「妳也是練劍習道之人，應知天機不可洩露！」

瑩瑩怔了一下，點點頭不再說話！

青衣人遂又說道：「總之，這位杜朋友未來前途不可限量，妳得友如此，也就值得安慰了！」

頓了一下，他笑道：「你師父已在等你了，速速去吧！」

瑩瑩應了一聲，轉向杜鐵池道：「走，我們走吧！」

青衣人笑道：「他多留些時候無妨，我們還要談談！」

杜鐵池聆聽之下，遂即停了下來。

梁瑩瑩原想這一次闖禍不小，可能被師父處罰禁足三月，內心對杜鐵池難以割捨，是以想背人與他說些體己話兒，囑咐他一些應該進修的功課，卻未曾想到受阻於這個多事的桑先生，心裏眞是老大的掃興！——

奈何這個姓桑的，似乎來頭不小，前此師父與他鬥法，看似獲勝，其實師父卻反到處向他謙讓，每次問起，師父也都面有慚色，支吾其詞，這當中到底有些甚麼玄妙，卻是不爲外人所知！

是以，瑩瑩對於這位桑先生，儘管學着師父的口氣，對他背後批評責怪，見了面卻是不敢得罪！

這時聞言，只把一雙妙目瞟向杜鐵池，面上現出一臉緋紅，千般的難以割捨神態！

杜鐵池抱拳道：「姑娘且請返回，三月之期很快就會過去，我正可利用這個時間，將妳傳授我的入門功夫好好練習，妳大可放心！」

梁瑩瑩見他這麼說，畧似放心！只把一雙眸子，瞟向一邊的桑先生！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

無奈，那位桑先生卻偏偏那般的不知趣，只是含着微笑，站立一旁，絲毫沒有走避的意思！

再不說話是不能了。

梁瑩瑩只得老下臉來，含情脈脈的注視着杜鐵池，道：「你一切自己多保重……暫時我也不會來看你了，那隻雪鷄……也只有你自己弄着吃了！」

杜鐵池點頭道：「姑娘放心去吧！」

梁瑩瑩看了桑先生一眼，紅着臉附在他耳邊，細聲耳語道：「你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不要離開，萬一我眞的被罰禁足，我也會抽空偷偷溜出來看你的——」

杜鐵池正想勸她不可，只是當着那位桑先生的面，卻有礙難，話到唇邊又吞回到肚子裏去！

桑先生只是微笑不語！

梁瑩瑩說完話，把那根先時用以綁楊昌的「霓虹仙索」由地上揀起來，收入囊內，看了杜鐵池一眼，點點頭道：「我走了！」

卻未曾向一旁的桑先生行禮告別，玉臂輕揚，青光一閃，瞬即無踪！

杜鐵池心裏不無落寞之感！——

只是當着桑先生的面前，他卻不敢現出臉上。

當下向着桑先生深深一拜道：「多謝仙師代為口頭遮攔，小可感激不盡！」

桑先生道：「你指的是事那件？」

杜鐵池汗顏道：「那些黑猿原是為小可所傷，卻連累了仙師遭受牽聯！」

桑先生道：「你果然是個誠實的人——其實，那吳仙子何嘗不知道黑猿是你所傷，只是她卻不願意開罪你這個未來的……」

說到這裏笑了一下，卻沒有接下去！

杜鐵池躬身一禮，說道：「小可來到雁蕩已五年，因不知仙師仙居福地，未曾拜謁，尚請恕罪！」

桑先生微微一笑，道：「何須拜謁！我住的地方，慢說你找不着，就連吳仙子師徒，也是不知——」

說到這裏，他微笑了一下道：「你我雖是初見，可是我對你的一切，卻很清楚，五年以來，你韜光養晦，深居靈山，如今總算時機成熟，叩開了仙緣之門，未來成就不可限量，可喜可賀！」

杜鐵池既驚又喜，吶吶說道：「仙師指的是……」

桑先生道：「你未曾把昨日一切道出與梁瑩瑩知道，實在是明智之舉，須知仙佛渡人，全在一個緣子，看來七修眞人當年所留下的偈語，卻要應在你的身上了！」

杜鐵池聆聽之下，卻有如丈八和尚摸不着腦袋的感覺，不禁怔在一旁！

桑先生一笑道：「小友！你昨晚可曾跟隨白猿，進入一座洞府？那座洞府乃是當年七修眞人修眞之處，近千年以來，不為外人所知，除了你以外，再無第二人知道它的藏處，豈非是一大喜事？」

杜鐵池又是一怔——

他忽然想到了方才「金針上人」楊昌所說的話，似乎也曾提到七修眞人洞府之事，只是這個對於自己又有甚麼值得慶賀之處，卻是他一時難以想透！

桑先生道：「你當眞還不明白麼？我老實對你說吧！」

說到這裏忽然立時頓住——

他四下打量一眼，笑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你且隨我來。」

手腕揮處，即見一片旋光，連杜鐵池一併攞起，杜鐵池方覺眼前紅光奇亮刺目，此身已然昇空直起，轉瞬之間，已換了一個地方！

緊接着足下微微一頓，踏實在地，定目看時，才見來到了一座石室洞口！

那石室不若所見「七修眞人」洞府那般寬大，但是卻極為整潔。

室前有一彎潺潺清流，兩岸種植着許多紅梅，微風徐吹過時，花枝輕顫，落葉繽紛，仰視穹空，更不見一片浮雲，更不知身在何處，極目四盼，亦不見遠山近樹，更不知立身之處，當眞有「飄飄乎羽化而登仙」的無窮意味，令人不勝驚異！

桑先生已向石室步入！

杜鐵池自後跟上！

一隻幼小白猿正蹲在洞前石鼓上晒太陽，乍見桑先生走進，低鳴一聲，猛的向着桑先生身上躍來！

桑先生伸手接住！

那小白猿叫了一聲，攀住桑先生一隻胳臂，當作樹幹一般的盤甩起來。

桑先生哈哈一笑道：「調皮！」

手掌輕輕一送，即把這隻小猿高送起數丈高下，落在一棵古松枝椏上。

那隻小猿吱吱叫了幾聲，迅速向着樹梢上爬了上去！

桑先生笑了笑，這才回向杜鐵池道：「這隻小猿父母俱為黑猿所傷而死，哀鳴荒山，是我不忍把牠拾回來給我做個伴兒！」

說罷卻在一個鋪有細草軟墊的蒲團上坐下來！

他看着杜鐵池道：「用不着客氣，坐下說話！」

杜鐵池躬身施了一禮，在一張石鼓上坐了下來。

桑先生笑道：「剛才說話的地方，離着她們師徒洞府不遠，那吳仙子是出了名的耳朵尖，要是被她偷聽見了，又是麻煩，所以乾脆到我這裏來就無妨了！」

杜鐵池好奇的打量了一下這間石室，只見除了大小軟硬不同的四樽坐墩以外，另有一道石案，幾磚石鼓，並沒有甚麼特殊之處！

這間洞府唯一妙處，乃是開鑿於上好的花崗石上，四壁光潔，打磨得十分光滑——

卻有一支長有兩尺四五寸長短的洞簫，懸掛在牆上，另有一口長鞘古劍，則平置在石几上！

除此以外，幾乎看不見別的甚麼物件。

桑先生道：「這座洞府，乃是我一位至交『小倉神君』修眞之所，他因應誓，遠往東海，面壁四十九年，這個地方空了可惜，正好前山的吳嬪容不下我，我就搬來這裏，倒也安靜宜人！」

杜鐵池應了聲：「是！」

桑先生看着他手上的那隻雪鷄，笑道：「你打算怎麼個吃法？」

杜鐵池窘道：「小可還不知道！」

桑先生道：「你目前尚未習神仙辟穀之術，自是不能忍飢！閒來無事，我且為你烹上一道美味，你吃飽了才好說話！」

杜鐵池連忙說道：「就怕沾污了仙師的洞府！」

桑先生一笑道：「我原是戒殺生靈的，即使一隻蟻蜂也不忍加害，然而百物興亡盛衰，

也都有一定之數，正如佛家所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即以你所持這隻雪鷄而論，棄之反倒可惜，能够勿殺於始最好！」

杜鐵池道：「仙師所說極是，小可今後謹記勿忘！」

桑先生點頭一笑道：「此處後山，有一處靈火穴口，火燄終年不熄，就為你烹一道烤鷄吧！」

言罷用手向着杜鐵池手上一指，那隻雪鷄即自行由杜鐵池手上掙脫。

只見牠兩翅頻鼓，振拍有聲，自行向洞外飛出！只是體態僵硬，一看即知為法力所催使的！

杜鐵池心中大為折服，短短幾天來，他耳濡目染，簡直無不驚異，直非往昔二十年所能夢得，內心不禁更增强了向道決心！

他這時與桑先生對面坐談，越覺其風骨嶙峋，笑態可掬，心中更增無限親切之感！

當下欠身道：「小可斗胆請教仙師大名，仙號如何稱呼？」

桑先生一笑道：「我名桑羽，從道已數百年，早先在苗疆玉樹屛落身，人皆以『玉樹眞人』相稱，只因求道過切，走火入魔，苦了近百年，方得擺脫了纏身魔障，只是那『小諸天六二法相』卻始終難以打透，至為苦惱，近年來遷居雁蕩之後，畧有進展，卻又心緒不寧，若有所苦！唉——」

長嘆一聲，他才又道：「你此刻尚未入門，自是難以想像，俗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能够始道時保持一分純潔以後便可少了一分干擾，至為重要！」

說到這裏，微微一笑，接道：「你的雪鷄烤好了！」

言罷雙手一拍，即見一隻烤熟的焦黃雪鷄自空中鼓翅而來！

那隻烤熟的雪鷄，一直飛進石洞，就空止住。

「玉樹眞人」桑羽用手一指，徐徐落在杜鐵池面前平空定住——

杜鐵池頓時就覺出一股奇香撲鼻，當下伸手接住！

桑眞人道：「你就趁熱快吃吧！」

杜鐵池告了放肆，就手撕下一隻鷄腿，咬了一口，只覺得入口奇香，當得上香，脆，肥，嫩，一時食指大動，就口大啖起來！

這隻雪鷄，少說也在五斤左右，他只吃了一小半，就吃不下去了！又不捨得把餘下的拋棄。

桑眞人見狀，微一頷首，說道：「這裏天氣甚冷，就是放上幾天也不會壞，你留着以後再吃吧！」

杜鐵池應了一聲，步出洞外，先就着清泉把咀臉洗淨，然後找了一片雪蓮的葉子，將剩下的半隻鷄包好，這才轉回洞內！

桑眞人正在閉目調息，只見兩道白氣，一長一短，約有手指粗細，不時自他鼻孔左右伸收不已。

杜鐵池心中一驚，卻知道必是一種內家調息功夫！

當下不敢打擾，正自進退兩難的當兒，桑羽已睜開眸子，兩道白氣自行消失！

桑眞人微微一笑，說道：「不妨事，你坐下說話！」

杜鐵池依言坐好！

桑眞人目光注視着他道：「七修眞人當年修眞洞府，隱藏在東山，是一個絕大的隱秘，知的人不多，我和吳嬪卻是知道這件事的！」

杜鐵池心中怔了一下！吳嬪就是梁瑩瑩的師父！

桑眞人一笑道：「我二人表面上不曾明說，但是暗自裏都知道彼此的心意：私下裏我二人曾用盡心機，各施展搜山法力，只是幾年下來，卻一無所獲——你當這是甚麼原因？」

杜鐵池坦誠的說道：「那是因為，七修眞人的洞府，隱藏得過於神秘，不易為外人所發覺！」

桑眞人笑了一下道：「不是這樣！以我二人功力，就是隱藏得再神秘，也能找出來，那是因為七修眞人飛昇之前，在他洞府前，設下了一層玄奧的禁制，設非是他選中之人，任何人都難越雷池一步！是以多年以來，我二人雖費心機，卻一無所獲，明知那洞府就在這座山上，卻是不得其門而入！」

杜鐵池他心裏不勝納罕，咀裏卻不便說將出來！

「玉樹眞人」桑羽嘆息了一聲，苦笑道：「那吳嬪比我更是心急，生怕外人得訊登臨，來此搜尋，乃在北雁蕩前後各處設下了十七道禁制，然而百密仍有一疏，想不到你竟然會是漏網之魚！」

杜鐵池不敢插咀，靜靜的聽着。

桑眞人看了他一眼，道：「那吳嬪雖屬正派中人，但是她生性偏激，肚量奇窄，錙銖必較，嫉惡如仇，自從她得自青城嫡傳，更加目無餘子，素來看不起同修各同輩，除了有數幾個仙長以外，她誰也瞧不在眼裏，是以多年來開罪了許多人，直到十年前結仇於點蒼山的劍髯公，雙方比鬥結果，吳嬪不敵，險些喪命，為劍髯公『天藍神砂』所傷，至今元氣未復，那劍髯公為旁門有數高手之一，得道已近千年，吳嬪與他有喪子之仇，如何能容她活命？為此曾昭告宇內，發誓要取其性命，吳嬪這一次惹了厲害對頭，偏偏幾位正派有名望的前輩仙長，皆因為恨她昔日自負過甚，俱都袖手旁觀，不管她的閒事，吳嬪賭氣之下，才悄悄還居來到雁蕩——」

微微一頓，又接下去：「吳嬪來到雁蕩是有雙重原因的！」桑眞人道：「第一，乃是北雁山勢奇險，她匿居之處極為隱秘，暫時不愁為劍髯公所知，第二——」桑羽微笑着道：「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了，她目的乃在尋找七修眞人修眞遺址……同時她這多年來閉門加緊練功，冀圖練成足以克制劍髯公天藍神砂的『紫湜護體神光』——當然，這門功夫並非這麼容易練就的，她生性急燥，凡事都抱定必成的信心，絕不接受失敗教訓！」

說到這裏嘆息一聲，又道：「我與吳仙子結識甚早，甚知她為人慣於挺而走險，又知她開罪了劍髯公，如今走投無路，乃思加以援手，就近照顧，不意她生性要强，拒不接受，反倒厲顏相向，為此我二人乃至動手，以她道力還不易勝我，只是我卻深知她太過要强，如果再敗在我手下，惱羞成怒，必然其勢不了，如此非我所願，大違我維護故人之初衷，於是故意敗在她手上，退居後山，這樣一來才保全了她的面子，兩下裏互不來往，乃得相安。」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不禁對於面前此人，肅然起敬，但是卻有些不解，他何以要對自己說這麼多？

桑羽似乎已看出了他的心意，微微一哂！「你不要奇怪！」他說：「這些事情我所以不厭其煩的告訴你，是有原因的——因為從今以後，你的身份將對於我與吳嬪大為不同，就整個雁蕩來說，也構成三足鼎立，不可化解的必然性！所以，有關我與那位吳仙子的事情，你不可不知。」

杜鐵池欠身道：「仙師教誨——」

桑眞人道：「我剛才說了這麼多，無非是要你瞭解一下今日雁蕩所潛伏的危機！基於以上的理由，這裏隨時都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可怕

的刼難——而……」

頓了一下，他眸子裏射出股股情意。「而……」他接下去道：「能夠解救這場刼難的人不是我，也不是吳嬪，而是你！」

杜鐵池一驚站起，惶恐的伏身拜倒道：「小可一介凡人，有何德能過問此事，萬祈仙師指示迷津才好！」

桑眞人笑道：「請起來吧！這一拜我萬萬是担待不起的！」

杜鐵池遵命站起，侍立一邊。

桑羽道：「果眞你要是接受了七修眞人遺留的道統，論輩份，當比我還要高出許多，最起碼也得同輩論交，說起來，反倒是貧道高攀了！」

說到這裏，面含笑容道：「我說此話，並不虛僞，有朝一日，貧道還需杜小友你加以援手，才得渡過難關呢！」

杜鐵池大爲驚異，駭然道：「仙師指示迷津，有朝一日小可果能爲仙長盡力，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玉樹眞人」桑羽禁不住面上一喜，頻頻點頭道：「小友心性敦厚，誠發內外，有此一說，貧道亦足感盛情了！」

杜鐵池慨然欠身一禮，說道：「小可一介凡人，及今屢見神奇，已決心排除萬難，進修仙業，只恐天資駑下，尙祈仙師垂憐——羅致門牆……」

「玉樹眞人」桑羽哂道：「不要再說了——我與你說了半天，你居然無從體會——」

說到這裏，微微的閉了一下眼睛，運神暑思。

不過瞬息之間，他又睜開眸子道：「這就是了，你此刻不脫凡俗，須待七日之後，拜飲靈石仙液之後，才開愚頑，一切前因後果，是時自知，此刻與你多說無益！」

嘆息了一聲，他又接道：「七修眞人當年領袖羣倫，聲名之盛，自非你此刻所能夢想，而屬意於千年之後今生的你，這其中必然與你有不可化解的宿緣，眞人的眞知灼見，灑千年而後，乃能顯現，仙法無邊，深澤廣披，怎不令人大興嘆息！」

杜鐵池情知桑眞人所說必係眞情，只是以他目前智慧，却是無論如何難以想透。

桑羽微微笑道：「北雁後嶺絕峯之白猿，原本共有二十七隻，後爲吳嬪所豢養之黑猿殺之過半，那些黑猿照理說是打不過白猿的，那是因爲牠們身上繫有吳嬪所繪製的山行護符，是以白猿才會吃了大虧，後爲我無意發現，乃暗中行法將黑猿符咒破壞，那些黑猿才會失去了寵恃，只是白猿却所剩無幾！」

提起這件事，桑眞人大生感慨。

他娓娓道來：「我與前山吳嬪早先俱不知這些白猿竟與七修眞人靈居洞府有關，說起來這件事實在很微妙，也很偶然！」

又是一件杜鐵池大感驚異，聞所未聞的事情：——

「玉樹眞人」桑羽含笑道：「方才我暗中推算，你當在『辰』時進入洞府，按仙律乃屬大吉之數，現在還早，不妨與你談些閒話！」

頓了頓，他才笑道：「這些白猿出現，俱非偶然，說起來也都與當年七修眞人有關！」

他慨然嘆息一聲又道：「這件事還是我偶然自老友小倉神君所收集的一本『羣仙典籍』一書中所看到，書中記述當年七修眞人在括蒼收伏兩隻白猿事，才使我靈機一動，聯想到本山的這些白猿！」

杜鐵池心中一驚，說道：「莫非眞人以爲這些白猿，與當年七修眞人所豢養的兩頭白猿有關？」

「豈止有關？」桑羽微微一笑，接道：「經過我詳細考據的結果，目前本山的這些白猿，就是在一千年前，七修眞人所豢養的那兩頭白猿的後裔，這些，都是我在一個偶然機會下，被我所發現的！」

杜鐵池心裏一動，他細想了一下，認爲果然有此可能！

桑羽道：「當年七修眞人飛昇之前，二猿已深有道行，七修眞人必已關照二猿，要小心看守門戶，不使外人發現，是以二猿也以此傳家，直到今天爲止，這些猿類也都恪守着牠們祖先傳下來的任務，十分認眞的執行着這項使命！」

杜鐵池一怔，道：「可是，小可却是被那些白猿所導引才找到了那座洞府的！」

「不錯！」桑眞人微一點頭，說道：「這就是你的緣份了，我也正是因爲看見你與那些白猿相處融洽，才斷定你必然已經發現了七修眞人當年修眞的洞府！」

說到這裏他嘆息了一聲又道：「不久以前，我擒到了一頭大白猿，要牠帶我去找尋七修老前輩的洞府，不意那頭老猿執意不肯，後來爲我法力所迫，不得不勉强從命，誰知走在途中，牠乘我不注意之際，竟然自墮深淵而死，那一次事後，我才想通了這個道理！」

他冷笑一聲接着又道：「前山的吳嬪必然也發現了這項隱秘，居然用盡了苦心，也擒到了兩頭白猿，一心想豢養熟悉之後，再令牠們帶路去搜索七修洞府，誰知二猿品性剛烈，居然絕食而死，以全節義！」

頓了頓桑羽接道：「如此一來，我和吳嬪才注意到這些白猿的貞烈，只是再想擒捉，已是不易，即使是擒到手裏也是妄然，我倒是死了心了，吳嬪却不然，無時無刻都在搜索着這些白猿的踪影，只是並沒有用，因爲這些猿類早已由上一代因循相傳，學會了躲避人類的方法，平素活動範圍，也都在七修眞人所設有的禁制之內，萬難窺出端倪！」

他顯然曾對這些白猿研究過一段極長的時間，否則萬難知悉得如此淸楚！

像是自嘲似的，他微笑了一下——

「直到昨天，我正在靜坐之時，隱約聽得猿鳴之聲，一時好奇，前往觀看，才發覺到黑白二猿，相互對搏，白猿因數目較少，吃了大虧，那些黑猿顯然是爲吳嬪所差，前來誘捉白猿，吳嬪自從收服這些黑猿之後，曾傳授過牠們技擊之術，是以這場對搏之下，白猿自是吃了大虧！」

他冷笑着道：「——及我趕去之時，才發覺到白猿已死亡大半，僅餘四猿尙在拒死力拚，是我不忍，正待施法畧予援手之際，却見你在一白猿帶領之下，竟然來到了現場，經你出手助陣之後，才逐漸扳回了頹勢，我因見你劍法精熟，生怕你將黑猿殺戮過衆，引起吳嬪不快，才以吹竹聲將黑猿驚走！」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才又接道：「待我將那些黑猿引走之後，再回來時，竟然失去了你們踪影，前後不過瞬息之間，以我觀查之力不謂不敏銳，居然會查不出你們絲毫踪影，大是令我不解，後來經我靜心推算結果，才知道你與白猿之間的邂逅絕非偶然，從而斷定你與七修眞人之間的宿緣一定很深，事實證明果然不錯！」

杜鐵池這才想到那日吹竹聲，原來是他所爲，這時，聽他這麼一說，不禁大爲驚喜，惶恐——

他實在難以相信自己竟然會有如此福澤，可是這些話出之桑羽之口，却又斷然不是戲言，一時百感交集，却不知何所適從。

總算他福至心靈，當下向着面前桑羽深深一拜道：「弟子愚蠢，實在想不透其中奧玄，請仙師指示迷津才好。」

「玉樹眞人」桑羽一笑道：「小友如此謙卑，來日必成大器，七修老前輩，既對你有此一番安排，必有深意，以我法力，一定要將小友你與七修前輩這段因果參透，當然並非不能，只是未免對前輩不敬，如有意外，更是罪過，是以不便說得太露骨——」

微微一頓，他遂又道：「也罷，我想七修老前輩，千古眞仙，無所不知，既容我居住在此附近，未必全無緣份——這麼吧，我暫且陪同你共至他老人家洞府，一看究竟，再定道理吧！」

杜鐵池大爲興奮，高興的道：「多謝仙師開恩，弟子前頭帶路了！」

桑羽道：「你也不要高興太早，七修眞人，前輩眞仙，能知千古未來之事，貧道是否有此榮幸，得至其昔日洞府，尙還不知，萬一無此緣份，却也是愛莫能助，一切須靠你的機智，福至心靈了！」

杜鐵池躬身道：「弟子知道！」

桑羽這才自蒲團上站起，微微點頭道：「入山的時辰倒是差不多了，你我去吧！」

說罷向外步出。

杜鐵池跟隨在他身後，出得洞外。

「玉樹眞人」桑羽手掐仙訣，向空中虛劃了一下，頓時閃過一片霞光。

光華乍閃即收，杜鐵池定目再看時，不禁大爲駭異，原來面前洞府，已然消失，原先洞府地方，居然換成了一片蒼茫雲海。

桑羽行法閉門之後，又在前後左右各指了一下，設下了禁止，這才含笑道：「雁蕩爲海內三千六洞天福地之一，時有妖人宵小窺伺，不可不畧加小心！」

說罷左右打量了一眼，問杜鐵池道：「你可記得此去那洞府的路徑麼？」

杜鐵池看了一下，茫然道：「弟子愚蠢，竟然不知這是什麼地方！」

桑羽微微一笑，說道：「無妨，我可以帶你到那日黑白兩猿搏鬥之處，再怎麼走，可就不知道了！」

杜鐵池道：「弟子省得！」

話聲出口，即見桑羽袍袖揮處，面前紅光大顯，和先前來時一樣，轉側之間，已經來到了另一處地方。

杜鐵池身形站定之後，四下認了認，才發覺到二人立身之處，正是那日黑白兩猿交陣的翠嶺青谷。

只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他明明記得前面不遠，穿過松林，即是一堵聳立雲天之間的高峯，其下就是方丈深淵，而此刻，松林依舊，却不見了那堵高插入雲的石峯。

桑羽顯然已經發覺了他的面色有異，不由含笑道：「怎麼了？」

杜鐵池匆匆跑入松林，向外看了幾眼，奇怪的道：「這是怎麼回事，明明這裏有座山峯，怎麼忽然又沒有了？咦——」

他四下裏張望着，實在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

一旁的「玉樹眞人」桑羽却似已知道了是怎麼回事——

他微微笑道：「我去去就來，你再看看是否有異？」

說罷身形微幌，已失踪影。

也就在他身形方自消失的當兒，眼前景緻即爲之一變，等到杜鐵池眼睛再移過時，前此所見的巍峨高峯，霍然就在眼前。

心裏一喜，忍不住脫口叫道：「仙師請回，我看見了！」

那裏知道，話方出口，那座山峯倏地又失去踪跡，同時眼前紅光一閃，「玉樹眞人」桑羽去而復返，已站立在眼前。

杜鐵池大爲驚惶，桑羽却似早已料中，臉上現出一片泰然。

他目注着杜鐵池道：「你有什麼發現？」

杜鐵池吶吶道：「怪事——仙師你一來，情形又變了！」

「玉樹眞人」桑羽輕嘆一聲，微微頷首道：「這就是了，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這份難得的仙緣，是屬於小友你一個人，外人無能分享，你需好自爲之，莫要辜負了前輩眞仙對你的一番期望，三月之後，貧道當來此處候你，你自去吧！」

杜鐵池依依難捨，還要再說。

桑羽喟然道：「小友不要再多說了，今夕何夕，萬一錯過了七修前輩的這番恩澤，豈不可惜？一切只有靠你自己的緣份，貧道無須多言，也無能爲力，我會贈你八字眞言，你牢牢記住，必有大用！」

杜鐵池欠身道：「弟子恭聆恩訓！」

一刹時，他面色紅潤，如沐春風。

桑羽遂即口宣八字道：「專誠致一，金石爲開！」

言罷左手微伸，紅光猝閃，已失踪影。

杜鐵池伏地恭敬的拜了三拜，這才站起身來，心裏憂喜交加，難以自已。

然而，當他目光再視過竹林時，却發覺到那堵高插雲層的山峯，赫然又在眼前。

他忽然明白了。

必然是七修眞人仙法無邊，緣份的遇合，亦只限自己一人，即有半仙之份的桑眞人，亦難以沾邊得窺堂奧！誠然是不可思議！

他面對着這番恩澤非同小可，那裏敢絲毫掉以輕心？

當下把身上畧事整理了一下，懷着一番忐忑興奮的心，遂即向峯前步去！

他心裏先時仍有顧慮，生怕眼前景緻再變，誰知一直來到了面前，亦是原樣！

很容易的，他找到了那片斷崖峭壁，在那裏發現了那棵古松樹。

穿過了樹洞，即來到了那道迂廻的壁間廊道！

一切俱和昨天的情形一般無二！

佇立在壁廊中間，前望着開濶的雲海、斷壁、殘虹，老樹、昏鴉，交熾成一片淸新脫俗，而從來未曾體會過的心情！

「人間仙境」當之無愧！

面對着這等壯觀的一番景緻，杜鐵池在心靈深處，彷彿也有了前此未有的微妙感覺，一刹間，他心裏充滿了自信與喜悅。

一聲淸亮的猿啼，異常尖銳。

就在杜鐵池恍然驚釋的當兒，兩隻白猿已來到了他面前！

是大白、二白！

兩隻白猿乍然發覺到杜鐵池，欣喜不已，接二連三的發出嘯聲，頓時就由山壁道間，奔出了許多小猿！

不久另兩頭大猿三白四白也來了，一時更形熱鬧！

衆猿圍繞着杜鐵池前後蹦跳叫嘯不已，現出一片歡欣鼓舞神態！

杜鐵池與牠們玩耍了一刻，才向着七修眞人的那座洞府走去！

他這一次來，心裏事先已經有了準備，打算在這裏停留一個時候——

有一個他不甚瞭解的問題！

一座空曠無人居住的石洞，究竟對自己有些甚麼居留的價值？

這個問題，似乎並不能馬上獲知答案，必須先靜居下來才能慢慢體會出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洛七雄老大高敬如在酒樓設宴欵待六盟弟及燕雲六殺手，席間發現胡三爺衣袖上有一點紅漆痕跡，令人思疑送漆紅字條及棺材給高敬如的壽禮，是出於胡三爺之手，胡三爺不擅口才，雖受寃屈，却無從辨白，遂含憤而去。丁二爺心知陷害胡三爺的人是花十八，不特沒說出，心中更樂得他們發生火併，可收漁利，當丁二爺滿懷高興返回客棧，花十八已在他房中等候，問知詭計成功後，又向丁二爺說出另一好消息，就是高大和孫七爺之間，一定會失和，丁二爺忙向花十八詢問這消息從何而來——

忍施苦肉計　巧移嫁禍謀

花十八笑道：「告訴我的人，就是告訴你的人。」

丁二爺楞了一下，從這兩句俏皮話上會過意來，當下不禁露出將信將疑之色道：「又是你的傑作？」

花十八笑道：「不敢當。」

丁二爺道：「這一次，你用的又是什麼花招？」

花十八笑道：「不過是一點小小的破費而已！」

一提到金錢，丁二爺不由得又緊張起來。將來有了好處，無論什麼條件，他都可以答應，但目前要他拿銀子出來，他可是實在無能爲力。

所以，他變了變臉色，才勉強定下神來，問道：「在這件事情上，你花去多少銀子？」

花十八豎起三根指頭，說道：「花去這個數兒！」

丁二爺臉色又是一變，道：「三——三千兩？」

花十八笑道：「三分！」

丁二爺一呆道：「三分銀子？」

花十八笑道：「不錯。」

丁二爺訥訥道：「你別說笑話好不好？三分銀子能辦什麼事？」

花十八笑道：「能買隻很好看的罐子！」

×　×　×

花十八花三分銀子買的那隻罐子，如今就擱在高大爺面前的一隻茶几上。

這隻罐子其實一點也不好看。

暗醬色的粗釉，突肚捲邊，形狀像個酉字，看上去髒兮兮的，毫不惹眼。

但在高大爺眼中，這隻舊陶罐似乎比宣窰燒出的御瓷還要名貴。他瞪着這隻罐子差不多已有一頓飯之久，還好像沒有完全看够似的。

這隻舊罐子，是府中一名家丁，從狀元客棧檢回來的。

說得正確一點，檢到這隻罐子的地方，應該是孫七爺客房的臥床底下。

這罐子被發現時，裏面尚剩有小半罐漆。紅漆！

×　×　×

「高敬如六十大收！」

「五殿閻羅贈。」

白皮棺材。紅漆大字。漆紅如血！

×　×　×

也不知過去多久，高大爺終於慢慢的抬起眼光道：「老七爲什麼要做這種事？他跟老三什麼地方過不去？」

他這兩句話，是望着那位西席先生葛老說的。

葛老此刻就坐在高大爺的對面。

今天，一方面邀宴六位盟弟和殺手，一方面派人偷偷去搜索六兄弟的住處，便是這位西席夫子獻的妙計。

所以這隻漆罐雖是一名家丁發現的，如果論功行賞，仍以這位西席夫子居首功。

葛老帶着含蓄的微笑，緩緩撚抹着頷下那一小撮山羊鬍子道：「從這種小地方，正可看出七爺心機之深沉，實非其他幾位大爺所能望其項背。」

高大爺緊皺着眉頭，沒有開口。

葛老緩緩接下去道：「因爲在無法查明那口棺材，究竟是誰送來的情況之下，在有心人來說，這無疑是個排除異己的好機會。」

他好像怕高大爺聽不懂他的話，微微一笑，又接下去道：「因爲我們這位七爺知道——其實每個人都知道，只是有無勇氣與決心而已——只要弄上這樣一罐紅漆，找機會抹點在別人衣袖上，便不難以舉手之勞，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

高大爺恨恨地道：「可惡！」

葛老捋着鬍梢，微笑道：「只可惜我們這位七爺還是算差了一步。」

高大爺抬起面孔，露出迷惑之色道：「他什麼地方算差了一步？」

葛老微笑道：「他低估了東家你的涵養功夫！」

馬屁人人會拍，各有巧妙不同！

這時候來上這樣一筆，眞是畫龍點睛，輕重恰到好處。

高大爺受用之餘，一肚皮火氣，登時消去一大半！

葛老若無其事地緩緩接下去道：「至於七爺爲什麼要想出這個主意來陷害三爺，老朽認爲這件事並不難立即查個明白。」

高大爺道：「怎麼個查法？」

葛老輕輕咳了一聲，正待開口之際，一名心腹家丁忽然匆匆走進書房，單膝落地，打了個扦兒道：「敬稟大爺，三爺求見！」

葛老欣然道：「啊——好極了！」

他接着湊去高大爺耳邊，不知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高大爺點點頭，然後轉向那家丁道：「來的就是三爺一個人？」

家丁道：「是的。」

高大爺道：「此刻人在什麼地方？」

家丁道：「等在外面花廳中。」

高大爺道：「去請他進來。」

家丁道：「是！」

×　×　×

胡三爺走進書房時手上提着一隻小木箱。

高大爺並未起身相迎。

這是葛老的主意——先收起那隻漆罐子，暫時不動聲色，等摸清了這位胡三爺的來意，再決定要不要告訴對方整個事件的「眞象」！

結果事實證明，這位西席夫子等於又建下了一件奇功。

胡三爺放下木箱，雙拳一抱，道：「適才冒犯了大哥，特來向大哥領罪！」

高大爺淡淡地道：「你要找的人，找到了沒有？」

胡三爺道：「還沒有找到，不過已經想到了。」

高大爺一哦道：「你現在趕來，就是爲了要告訴我這個人是誰？」

胡三爺道：「是的。」

高大爺露出注意的神氣道：「你想到這個人是誰？」

胡三爺道：「老五！」

高大爺和葛老聞言均不禁微微一呆。

他們原以爲這位胡三爺也找到綫索，查出是孫七爺玩的手段，沒想到對方說出的人竟是巫五爺！

這件事跟巫五爺又有什麼關係？

高大爺眨了一下眼皮道：「你說——你衣袖上那片紅漆，是老五塗上去的？」

胡三爺道：「不錯。」

高大爺道：「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認定這是老五幹的好事？」

胡三爺道：「沒有證據。」

高大爺微露不悅之意道：「既然沒有證據，這種事也是隨便說得的麼？」

胡三爺經過魔鞭左天斗一番指點，就像換了個人似的，不僅毛躁脾氣充份改變過來，說話時的語氣，也一板一眼，從容鎭定，有條不紊。

他等高大爺說完，不慌不忙的道：「要追究一個人爲什麼要處心積慮去陷害另一個人，證據有時候並不重要。」

高大爺道：「這話怎麼解釋？」

胡三爺道：「因爲證據可以湮滅，也可以僞造。」

高大爺詫道：「那麼，你認爲什麼才算重要？」

胡三爺道：「動機！」

是的，動機！在好多事情上，動機有時候的確比證據更重要。

發善心想幫助別人，多半出自憐憫或同情，絕無動機可言。

但害人就不同了。

除了喪心病狂，失去理性的人，絕不會有誰無緣無故想到要去陷害別人；想害人的人，必定有他自以爲是的「理由」或「原因」。

這種「理由」和「原因」就是「動機」！

高大爺眼珠子轉了幾下，輕輕一哦：「那麼老五想陷害你，動機何在？」

胡三爺拿起地上脚邊那隻小木箱，放去茶几上道：「大哥只須打開這隻箱子看一看，就不難明白！」

高大爺打開小箱，目光所及，不禁微微一呆！

小木箱中，以紅絨座墊，分爲三小格，三層木格中放置的，竟是三尊潤澤如脂，姿態各不相同，纖美絕倫的白玉美人！

高大爺一生收集的玉器珍玩，也不在少數，但像眼前箱中這等精品，可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

葛老的驚訝，自是更不必說。

高大爺楞了一陣，才抬起頭道：「你這玩藝，是那裏弄來的？」

胡三爺道：「小弟藍田那座玉礦，數年前曾於無意中採出一批美玉，這三尊美人，就是那批美玉琢成的。」

高大爺道：「這既然是你私人的東西，跟老五又有什麼牽連？」

胡三爺冷笑道：「如果人人都像你大哥的襟懷這般光明磊落，當然什麼事情也沒有！」

高大爺因爲那三尊玉美人實在精緻可愛，本來已經有點心動，聽得這樣一說，連忙收歛心神，同時故意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道：「這件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你坐下來，好好的說給我聽！」

胡三爺到這時候才算有了一個座位。

於是，胡三爺坐下來，將早先說給左天斗聽的往事，從頭到尾，又說了一遍。

高大爺聽完，不禁連連點頭道：「這樣說

起來，老五在這件事情上果然脫不了干係。」

油漆罐既然是從孫七爺臥床底下搜出來的，怎麼一下子嫌疑又落去巫五爺身上呢？

這一點其實也並不難解釋。

高大爺如今的想法是：做手腳的人，是巫五爺沒錯。他一定是把油漆塗上胡三爺的衣袖之後，然後再把漆罐子偷偷塞去孫七爺臥床底下的。

在兵法上來說，這正是妙計連環，一箭雙鵰！

至於巫五爺和孫七爺之間的關係，丁二爺已經在花十八面前分析過了。

兩人地盤緊隣一起，除去巫五爺既對孫七爺有好處，反過來說，如能除去孫七爺，對巫五爺當然也有好處！

七雄之間因地盤而引起的利害關係，既然連丁二爺都能看得透，身爲七雄老大的高大爺，心裏自然更爲明白。

如今高大爺心中只有一個疙瘩。

胡三爺下一步將怎樣處置這三尊玉美人？

如果胡三爺拿出這三尊玉美人，只是作爲他指控巫五爺的根據，事後仍然要將這三尊玉美人收回去，那麼，他高大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無疑又要重新斟酌斟酌了！

胡三爺見高大爺在態度上已有轉變，不肯放過機會，立即接下去道：「小弟如今趕來，一方面是向大哥賠罪，一方面則是想請大哥主持公道。至於這三尊玉美人，大哥若不嫌棄，就請大哥收下。因爲如由小弟繼續留在身邊，老五一定心有不甘，底下還不曉得會有什麼花樣要出來。一朝遭蛇咬，三年怕井繩。請老大千萬不要推辭！」

高大爺等的，正是這幾句話！

但是他爲了維持龍頭老大的尊嚴，表面上卻端足了架勢，好像根本就沒有將這三尊玉美人放在心上，當下揮了揮手，義形於色地道：「不！東西你拿回去。關於老五的這種作爲，你放心，這件事我一定要追究。」

葛老也從旁幫腔道：「五爺這樣做，也的確太不像話了。」

高大爺重重哼了一聲道：「可不是！他老五既敢使出這種手段，便表示根本沒將我這個老大放在眼裏。既然大家不認兄弟情份，那麼大家就走着瞧好了！」

胡三爺忙說道：「大哥！你話可不能這樣說。不念兄弟情份的，只是老五一個，我胡三可從來未違背過你大哥的意思。收下這三件小玩藝，是大哥賞我胡老三的臉。兄弟們大家有今天這點局面，可說全靠了你大哥鼎力將護。如果大哥不認我這個三弟，你叫我胡老三今後在這條官道上，還有什麼顏面混下去？」

高大爺的意思，本來還想推讓一番，但葛老卻已經有點沉不住氣了。

他深恐這位胡三爺發了毛脾氣，眞的將三尊玉美人收回去，於是趕緊接着道：「三爺是條血性漢子，一向不善作僞，他既有這番心意，彼此又不是外人，大爺又何必定要客氣？」

高大爺故意皺起眉頭，裝出左右爲難的樣子。葛老又轉向胡三爺說道：「明天請三爺提早前往朝陽樓，我想，這件事誰是誰非，大爺屆時一定會有個交代，絕不會委屈了你三爺就是！」

× × ×

天色慢慢的黑了下來，胡三爺已經告辭離去，葛老也忙着去張羅明天欵待賓客的雜務去了。

只剩下高大爺一個人，仍然坐在黑暗的書房中。

他關上房門，吩咐家人不許過來打擾他，三尊玉美人帶來的興奮，已經成爲過去，現在該是他冷靜下來，仔細想一想的時候了。

想想這幾天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 × ×

這一連串怪異的事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呢？

× × ×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他做六十大壽的前兩天，忽有不明身份的人物，送來一口白皮棺材，棺材上還寫了兩行極盡侮弄之能事的紅漆大字。

沒有人知道這口棺材是誰送來的。

也沒有人知道，對方送來這樣一口棺材，其用意究竟何在？

然後，就是今天，大家忽然於無意中在胡三爺衣袖上發現一小片紅漆。

一種跟棺材上題字完全相同的油漆。

由於胡三爺當時言語支吾，腹上露出一派情虛而驚惶的神色，事情發展至此，原可告一段落。

那就是說：送棺材的人，無疑便是這位胡三爺！

可是，他從萬花樓回來不久，事情突然發生變化。

葛老率領的家丁，竟在狀元客棧孫七爺的臥床底下，搜出一隻油漆罐子！

於是箭頭一轉，嫌疑又指向孫七爺！

沒有想到，就在這個時候，胡三爺竟然不請自至。

胡三爺一來，局面急轉直下，竟又牽出了一位巫五爺！

由於孫七爺床底下的一隻漆罐子，胡三爺的嫌疑算是洗清了；如今又牽出巫五爺，無形中又等於爲孫七爺洗清了嫌疑！

（花十八爲丁二爺設計，要陷害的人，本是胡三爺，只因爲畫蛇添足，想來個一石兩鳥，結果，竟然與初意相違，先因孫七爺而放過了胡三爺，如今，竟連孫七爺亦告脫身事外，這女人要是知道這些變化，眞不曉得會作何感想？）

不過，這樣一來，事情就更複雜了。

胡三爺的淸白既無問題，胡三爺的指控就不無採信的價值。

因爲一個人如非受了極大的寃曲，絕不會輕易以這種罕世之寶，提出作爲證據，並不惜以之作爲報復的代價！

同時，一個人受別人陷害，這個陷害他的人是誰，無疑也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裏最淸楚！

如今的問題是，胡三爺的話，是不是眞的可靠？

這裏面還有沒有其他的曲折？

其次：即使胡三爺的話可信，那也僅限於油漆事件。昨天的那口棺材，又是誰送來的？

這些問題，的確是夠煩人的。

× × ×

不過，在目前來說，這些問題卻都不是使高大爺煩惱的原因。

他並不在乎七兄弟之間，究竟是誰想陷害誰。

他也不在乎那口棺材是誰送的！

因爲七兄弟之間糾紛愈多，事實上只有對他這個當老大的愈有利。

說得文雅一點：兄弟間有了糾紛，才會顯出他這個龍頭老大的權威。

如果說得露骨一點：在天下七分的局面之下，七兄弟中少去一人，便等於多出了一塊地盤，雖然他很滿意自己目前這塊地盤上的收入，但他並不反對勢力繼續擴張，財富繼續增加——這種事永遠不會有人反對。

至於那口來歷不明的棺材，他更不當一回事。

人若是能咒得死，誰還會去練武功？

他高敬如從二十歲上開始闖蕩江湖，多大的風浪，他也見過。何況以他今天的財勢地位，再加上文有葛老，武有公冶長，誰要想動他高某人的念頭，大概還沒有那麼容易！

如今，使他煩惱的，是另一件事。

他收下了胡三爺這三尊玉美人，明天，要怎樣對付巫五爺，才會令這個胡三鬍子感到滿意？

如果只是當衆將巫五爺教訓一頓，這鬍子當然不會滿意。

除此而外，便只有暗下毒手一途。

在他高大爺來說，殺人原不是一件大事，爲三尊玉美人殺人，更是名正言順之至！

問題是，現在要殺的這個人，不是普通人物。

這個人是他的盟弟。

再說，目前也不是個適宜於殺人的時機。要除去巫五爺，並不太難，但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覺，卻不容易！

萬一事機不密，被外界獲悉，他高大爺竟以莫須有的罪名，殘害自己的盟弟，以後他高某人將如何做人？

高大爺苦苦思索，始終想不出兩全之計。

遠遠已傳來更鼓之聲。

高大爺悚然驚覺，光是坐着空想，終究不是辦法。他爲什麼不把總管公冶長找來商量商量呢？

× × ×

公冶長剛從萬花樓回來不久，臉上尚帶着幾分酒意和倦意，這說明他離開萬花樓時，並不是從酒席上離開的。

因爲酒只會令人興奮或醉倒，絕不會使一個懷有一身上乘武功，像公冶長這樣的年輕人，在只有四五分酒意的情況下，就露出滿臉疲憊之色。

這種疲憊之色，無疑是酒至中途，喝酒「正帶勁」的時候，離席「休息」休出來的。

高大爺是過來人，自是一目了然。

所以，他暫且不談正事，吩咐家人取來茶點，先隨意聊了一陣，才慢慢拐入正題。

他這樣做，表面看來，好像是想藉此先讓這位剛荒唐過的總管緩一口氣，以表示他高大爺一向對屬下的關懷和體貼；其實，他是想由淺入深，先探探這位總管的口風。

這正是這位高大爺的精明處。

步步爲營，穩紮穩打！

在說出整個事件之前，他必須先行試探一下：這位年輕的總管，對他究竟忠誠到什麼程度？

而最主要的是：如果他想採取激烈的手段除去巫五爺，這位年輕的總管，是否贊同他這種做法？

結果事實證明，他在這方面的顧慮，全是多餘的。

公冶長在聽說胡三爺是受了巫五爺的陷害之後，立即露出義忿之色道：「這位五爺貪財忘義，眞是太不像話了！」

高大爺心機深沉，當下以退爲進，故意嘆了口氣，說道：「是啊！老五他這種作爲，可說全是沒把我這個老大放在眼裏，如果一旦傳揚開去，我高敬如以後，眞不知道怎麼樣做人才好。」

公冶長正容道：「大爺什麼事情都可以馬虎，這件事可千萬馬虎不得。」

高大爺攤開雙手，苦着臉道：「大家都是拜壽來的，不馬虎又能怎麼樣？」

公冶長道：「爲了大爺的聲望着想，大爺一定得想一個方法，將這位五爺，好好的教訓一頓！」

高大爺長長嘆了口氣，緊皺着眉頭，沒有開口。

他知道年輕人多半沉不住氣。

他不開口，就是在等公冶長自己說出一個可行的方法來。

這是一種用人之道。

你要一個人爲你出力辦事，最聰明的方法，不是請求他或命令他，而是設法讓對方自告奮勇！

公冶長臉上的倦意和酒意，似已因過份激動而告一掃而光，這時果然自告奮勇地道：「古人說得好：士爲知己者死！只要你大爺一句話，我公冶長隨時隨地都可以叫那位五爺受到應受的懲罰！」

高大爺沉吟不語。

公冶長的這番誠意，他完全相信。

日間在萬花樓，當虎刀段春咄咄相逼之際，公冶長就曾表現過無比的勇氣；那時的確只要他一句話，這兩雄之間，無疑就要有一人血洒當場！

如今高大爺所顧慮的，是另一件事。

這位年輕的總管，可以指揮如意，固已不成問題，但這顯然跟他當初的想法仍不無抵觸之處。

因爲如今大家都已知道，這位出身靈台門下的青年殺手，已是他高府的總管，如果他們兄弟間自相殘殺，得不到外界的諒解，儘管動手的人是公冶長，最後受到指責的，無疑仍是他高某人。

公冶長見高大爺沉吟不語，忍不住接着道：「大爺若是碍着手足之情，不願由我們這邊的人正面出手，屬下另外還有一個辦法。」

高大爺抬起頭來，注目輕哦道：「還有一個什麼辦法？」

公冶長道：「大爺可以把這件事交給另一個人去辦。」

高大爺道：「交給誰？」

公冶長道：「交給那個姓段的小子！」

高大爺一呆道：「虎刀段春？」

公冶長道：「不錯。」

高大爺詫異道：「那小子目前跟老夫可說完全處在敵對地位上，誰有這種本領能說動那小子，反過頭來爲老夫出力？」

公冶長微笑道：「這一點大爺就完全想錯了。」

高大爺道：「怎麼呢？」

公冶長笑道：「日間大爺藉醉離開萬花樓之後，我已從病太歲等人口中，將這小子的底細完全打聽淸楚，這小子其實並不如外界傳說的那般難以親近。」

高大爺道：「哦？」

公冶長笑道：「據病太歲他們說：這小子原是一名世家子弟，因年幼時，父母受族人謀產陷害而死，才養成今天這種偏激性格……」

高大爺忍不住道：「小子的性格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公冶長笑笑道：「關係太大了！因爲這小子並不怎麼重視財貨，但由於性格使然，只要聽說某人心術不正，專門歡喜設計害人，即使他跟這人毫無牽連，他也會強行出頭，予這人痛懲一番，才肯罷休。」

他又笑了笑，道：「病太歲等人同時猜想，小子這次替羅家的人出面交涉，可能便是被羅家的人，利用了小子這一弱點，使這小子誤以爲羅大發人貨一起失踪，是掉進了花六爺或艾四爺的陷阱，才挺身担當起來的。您大爺想想：羅家的人都曉得利用小子這一弱點，我們爲什麼不能如法泡製一番？」

高大爺點點頭道：「唔，這樣說起來，倒是可以一試。」

他抬起頭，注目接着道：「你認爲由誰去跟這小子打交道，比較妥當？」

公治長道：「大爺明天不是要把三萬両銀子送去太平客棧麼？我建議大爺，這兩件事情，都可以交給葛老夫子去辦。」

× × ×

第二天正午，朝陽樓前，冠蓋雲集；禮賓唱名，鼓吹不絕。

樓前大門兩側，分別豎立着一塊大木塊，紅紙上寫的是四個泥金大字：「高府喜事」！

關洛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差不多都到齊了。

高大爺六十大壽，誰敢不到？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今天的天氣却不怎麼理想。

厚厚沉沉的雲層，將蒼穹塗抹得像口覆蓋的大鐵鍋，令人有着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最近這幾天，天氣一直很好，偏偏今天天氣突然變壞，說來也是一樁憾事。

不過，賓客之中，却有人打着哈哈道：「今天這種天氣，可說是喝酒的好天氣；咱們能有這份口福，得感謝咱們的壽星公才對。哈哈哈哈！」

高大爺眞的歡喜大壽正日遇上這種天氣？

你只要有了財勢地位，即使打個噴嚏，你也不難聽到動人的解釋！

無論喜事或喪事，看熱鬧和湊熱鬧的人，永遠是少不了的。

幾乎打巳牌時分開始，朝陽樓附近，就三三兩兩的聚集了不少閑人。

大家似乎都想瞻仰瞻仰，高大爺的賓客，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

因此，今天美人酒家的生意，也跟着興旺起來。

因爲朝陽樓就在美人酒家的斜對面。

大家站累了，想找個地方坐下來，歇歇脚，喝喝，聊聊，自然以美人酒家最爲合適。

花十八今天也刻意打扮了一番。

這位年輕的老板娘，今天看上去，雖比往日更顯得煥發標緻，但臉上的笑容，却似乎比往日稀少了很多。

她臉上的笑容，似乎都轉移到胡三爺的臉上去了。

× × ×

「胡……三……爺……到！」

先是拉長尾音，腔調宏亮的唱名，然後一陣短暫而令人心絃激盪的鼓吹。

花十八似乎怎麼也沒有想到，今天第一位到達的貴賓，赫然竟是春風滿面的胡三爺！

難道丁二爺那天的話沒說清楚？

這是不可能的。

丁二爺目前的處境雖比別人困窘了些，但人可並不胡塗。

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難道這位胡三爺不怕當衆難堪，是自己硬着頭皮來的？

於是，她等待。等待高大爺出現之後，進一步的發展！

客人到得差不多了，壽星公高大爺適時出現。

花十八站在酒家門口，傾耳細聽，朝陽樓中，在經過一陣應酬性的嘻嘻哈哈之後，一切旋即回復正常，竟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花十八雙眉緊鎖，緩緩回到帳柜後面。事情何以又生變化？這個謎團只怕要等今晚見到丁二爺才能獲得解答了！

× × ×

丁二爺是第二個感到意外的人。

他比花十八更爲驚訝！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如果爲了某種緣故，胡三爺跟高大爺重又和好如初，對花十八來說，並沒有什麼，充其量不過是損失一座礦權的一半股份罷了。

但在丁二爺而言，問題就嚴重了。丁二爺今天來得也很早，他到達朝陽樓時，除了胡三爺之外，只來了咸陽蔡家三兄弟，以及華陰變傑等七八人。

丁二爺跟咸陽三兄弟和華陰變傑等人打過招呼之後，便將胡三爺拉去一邊，以無比關切的語氣，悄悄地道：「老大還在生你的氣，你怎麼也來了？」

胡三爺本是個直腸漢子，若換了平常時候，他也許不等丁二爺發問，就將整個事件的始末和盤托出了。

如今由於受了魔鞭左天斗的點化，這位胡三爺也漸漸變得狡猾起來。

當下他故意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氣，笑笑道：「哎呀，你老二眞是死心眼兒！兄弟終究是兄弟，一時的氣話，怎能算數？今天是他老大六十大慶，當着這麼多賓客，難道他眞會叫我胡老三下不了台？」

丁二爺除了點頭，無話可說。

私底下，他和花十八早先的想法完全一樣，等高大爺來了，再看結果。

沒隔多久，高大爺來了。

高大爺到來的時候，客人差不多巳經到齊了。

結果，丁二爺非常失望。

高大爺見到胡三爺時，微微點頭，算是招呼。這種招呼的方式，竟跟見着其他盟弟表示完全沒有兩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不久，客人全部到齊，細樂聲中，壽筵開始。

朝陽樓計分上下兩席，樓上的圍屏，巳經拆去；上下二十八桌，舉目可及，聲氣互通。

送壽禮的人，當然不止這個數字。

不過，送禮與喝酒，完全是兩回事。壽禮人人可送，高大爺也會照單全收，但壽禮只能表示送禮者對高大爺的一份敬意，並不會因爲壽禮的名貴，而提高送禮者的身份。

上酒席，排坐位，是要論身份的；如果本身份量不够，縱能佔有一個席位，這頓酒喝下來，也不是味道。

所以，很多人都有自知之明：禮到人不到，樂得大方！

今天的二十八桌酒，實際只是禮簿上三分之一的人數；樓上十四桌，樓下十四桌，如果再多幾桌，朝陽樓實際上也容納不下。

樓上的十四桌，由七雄，六殺手，外加一個公治長，分別陪着關洛道上身份較高的一些人物。

樓下十四桌，是普通席，與座者多爲關洛道上的一些富紳巨賈之流。

壽宴開始，氣氛一片融洽。

兒臂粗的大紅喜燭，火頭熊熊燃燒，壽字高懸，檀香氤氳，樓上樓下，到處均爲一片猜拳行令之聲所淹沒。

可是，就在第四碗紅燒海參剛剛端上桌子不久，這種融洽的氣氛，突然有了一點小小的變化。

高府的大管事張金牛——就是大前天在美人酒家，被公治長手下留情，饒了一命的那個張老大，忽然匆匆走進朝陽樓。

由於當時樓上樓下人人興高彩烈，大家只顧了鬥酒起鬨，所以誰也沒有留意到這位張大管事出現時的倉惶神情。

張金牛跨進樓下大廳，隱身於一根廳柱旁，深深呼吸了幾口氣，等神色回復平定，才登上二樓，走出去高大爺面前，恭恭敬敬的呈上

一個大紅封套道：「天水盧爺有事不克分身，特差專人送來一批壽禮，這裏是一份禮品清單，請大爺過目。」

高大爺點點頭，接過來拆開封口，抽出清單。清單抖開，看了不到兩行，高大爺臉色大變！

「據萬家兄弟回報，天狼會確巳派人冒充賀客，混進本鎭。來人身份不明，六位大爺及燕雲七殺手，均在嫌疑之列，請東家節制飲量，多加小心！」

這份告警書，一看便知是出自西席葛老夫子的手筆。

葛老的告警書，寫法非常技巧。

他將全文截爲六字一行，由右向左，橫着排列，別人從背面看上去，墨跡隱約，恰似一份禮品清單。

高大爺一看葛老這種寫法，心裏便巳有數，爲了掩飾適才吃驚的神情，當下故意皺起了眉頭道：「這位盧八爺也眞是，隔這麼遠的路，還送來這樣一份厚禮……」

他一邊說，一邊巳將那張紅紙重又折好，仍然遞給張金牛道：「吩咐葛老重賞來人，好好欵待，不可簡慢！」

張金牛躬身接過去道：「是！」

張金牛退下後，高大爺舉杯邀飲，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好像他剛剛過目的，眞是一份禮品清單。

這一席的賓客，均是關洛道上身份極高的知名之士，當然不會有誰去追問盧八爺是何許人，以及送來是些什麼禮物。

高大爺表面鎭定，其實心底巳相當不是滋味。

葛老告警書中提到的「萬家兄弟」，老大叫「無錢能使鬼推磨」萬成，老二叫「無孔不入」萬通。這弟兄倆，眼皮子亮，閱歷豐富，心機過人，口才便給，武功也不俗，名義上雖是府中的兩名家丁，其實一向被高大爺倚爲左右手，可說是高大爺心腹中的心腹人物！

兩兄弟這次奉命外出，原是爲了收買燕雲七殺手，沒想到兩兄弟未能找着燕雲七殺手，却意外地帶回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當然確實可靠。

如今的問題是：要以什麼方法，才能從芸芸衆多賀客之中，找出天狼會的奸細來！

葛老的疑慮，當然也有他的見解。他們七雄兄弟，貌和心不和，如果天狼會許以厚利高位，被收買並非難事；至於燕雲七殺手，更是危險人物。江湖上這一類的人物，有奶便是娘，他們投効七雄，原非基於道義，天狼會只要肯出高代價，自是隨時都有倒戈的可能！

但是，這畢竟只是一種揣想，揣想並不能作爲一個人犯罪的證據。

現在，只有一件事，應該巳無疑問。

胡三鬍子當初的話說對了：前天送去高遠鏢局的那口棺材，十之八九是天狼會的傑作！

其目的，當然是藉此製造一個謎團，以便離間他們七雄的情感。

高大爺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後悔。他不曉得葛老跟虎刀段春的交涉辦得如何，如果虎刀段春巳經應承下來，去掉一個巫五爺，本無足惜，但若出之於天狼會的安排，自己這一方面，却不啻因而減弱一份力量，想想實是失算之至！

高大爺一邊轉着念頭一邊滿樓縱目四掃。樓上的十四桌賓客，一目了然。

除去每一席上的陪客不算，與座者差不多全是他多年的老相識。這些人不論身份高低，對方的底細，他全清楚。

他一點也看不出，在這些人之中，誰會甘冒大不諱，不惜跟遠處三湘的天狼會勾接，而要來和他這位根深蒂固的高大爺作對！

那麼，所謂天狼會的奸細，會不會雜在樓下的賀客之中呢？

高大爺一念及此，立即轉向另一席上的公治長，笑着招呼道：「老弟，過來，我們下去敬敬酒！」

公治長今天看來似乎很興奮，欣然應聲離座，托着一隻空杯，含笑走了過來。

朝陽樓的一名伙計，見高大爺要去樓下敬酒，連忙用木盤托起一把大錫壺，打算跟在後面爲兩人斟酒。

高大爺手一擺，笑道：「不用了，老錢。我們是敬到那裏，喝到那裏，你還是留在上面照應着吧！」

當兩人併肩下樓時，高大爺突然放慢脚步，偏臉低聲道：「老弟對天狼會的情形知道多少！」

公治長微微一怔道：「天狼會？」

高大爺低聲道：「是的，剛才葛老着張金牛送信來，說是賓客之中可能混有天狼會的人，要我們小心提防。」

公治長道：「他這消息什麼地方來的？」

高大爺道：「來源絕對可靠！等會有空，我再慢慢告訴你。」

公治長眼珠微微一轉道：「樓下的客人，東家是不是個個都認識？」

高大爺苦笑道：「光認識又有什麼用？」

公治長道：「爲什麼沒有用？」

高大爺道：「如果這個人本是老相識，現巳爲天狼會所收買，你將以什麼方法辨認？」

公治長接道：「那麼，如今樓下都是些什麼身份的客人？」

高大爺道：「大部份是做買賣的，也有幾個是關東的土財主。」

公治長道：「這些人會不會武功？」

高大爺沉吟道：「很少，縱然有人會個三招兩式的，也不過是皮毛而已。」

公治長點點頭道：「好，到時候我替東家留意就是了！」

兩人來到樓下，衆賓客一致起立鼓掌歡呼。高大爺親自敬酒，該是何等光彩！

公治長跟在高大爺後面，按次一桌一桌的敬過去；每至一桌，賓主之間，例行地要爲「乾杯」與「隨意」爭論一番，公治長則藉此機會，於一旁冷眼仔細地觀察着這一桌的客人。

結果，公治長發覺，高大爺的疑心根本是多餘的！

樓下的這十四桌客人，幾乎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一個個腦滿腸肥，臉泛油光，衣着講究，俗不可耐，根本就沒有一個看上去像個人物！

高大爺大概也發覺到這一點，但巳欲罷不能，只好繼續一桌一桌的敬下去。

當高大爺敬到第十一桌時，門外大街上，突然人聲鼎沸，就像是什麼地方忽然失了火一般。

高大爺愕然轉身，問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伙計奔去門口張望了一下，失聲驚呼道：「不好！大更樓那邊有人家燒起來了！」

高大爺的面孔，登時變了顏色。因爲他的莊宅，就在大更樓附近！

接着，鑼聲陣陣傳來，只聽有人嘶聲大呼：「快去救火……快……燒的是高府，……」

高大爺臉色立即呈現一片死灰！

大更樓那邊的高府，只有一家，起火的是什麼地方，自是不問可知！

頃刻之間，朝陽樓就像一個搗翻了的馬蜂窩，人人爭先向外飛奔。

第一個奔出的便是高大爺！ （未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天網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辛子雲在王探長的暗助下，越獄成功，他為了要追尋被刦去的一億多美元的下落，冒險往舞廳，刦持他以前姘婦珍妮，返回秘密住所，與珍妮討論失欵下落，忠疑是花易之監守自盜，正經事討論完畢後，兩人前緣再續，溫存方畢，突聽有人叩門，辛子雲喝問是誰，叩門者自稱是王通探長，此來有要事奉商，辛子雲開門納之，王通落座後，要求辛子雲合作，聯手對付花易之，辛子雲只答應各行其事，誰先得到那筆錢，便歸誰，王通又要求辛子雲往暗殺一人，並說主使人是汪偽政府特務機關——

大義伏奸漢　輕舟探秘辛

辛子雲身軀一震，目光深注着問道：「你也是七十六號的人？」

「勉勉强强算一份。」

「你要殺的那個人，是重慶來的？」

「不錯。」

「這個……我就必須加以特別攷慮了。」

王倫一怔，道：「為什麼？」

辛子雲正容接口道：「因為，我也是中國人。」

王倫笑道：「老弟台，別鑽牛角尖了，你想想看，憑你的高明身手，竟然給淪落在黑社會中，重慶方面，對你有什麼幫助沒有？再說現實一點，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寒暑，什麼名譽，氣節，操守，都是騙人的玩藝，最要緊的是如何使自己活得充實一點，使此生不至於有虛度的遺憾，你說是嗎？」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即接道：「以我自己來說吧！像我這種角色，重慶方面駡我是小漢奸，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但我的想法却不同，如果我不當小漢奸，給餓死了，即使死後有人稱我為聖人，對我又有什麼好處？」

辛子雲笑道：「雖然是一套歪理，却也頗為動聽，那個人姓甚名誰，現在何處？」

王倫道：「那人姓白，名文山，年紀跟你差不多，住址不詳，只知道他已到了上海。」

辛子雲暗中一震地忖念着：「是他？他是重慶來的？那就怪不得啦……」

但他表面上却漠然地問道：「七十六號中，人才濟濟，高手如雲，像這等小事，為什麼却要僱用我這麼一個局外人呢？」

王倫苦笑道：「小事？老弟你別小覷了這個白文山，一年以來，七十六號至少有二十名以上的高手，死在他的手中了。」

「那些人，都是奉命去殺白文山的？」

「不錯，但結果，死的却是他們自己，而且，都死得不明不白的。」

辛子雲沉思着接道：「那位白文山，居無定所，我又不知他長的是什麼漠樣，要找他，那不是等於海底撈月嗎！」

「我這裏有他的照片。」王倫隨手掏出白文山的照片遞了過去，道：「至於他的行踪，只要我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你。」

辛子雲道：「我也是居無定所的人，你如何通知我呢？」

王倫道：「這個嘛！你老弟最好是以這兒為落腳點，我負責派人暗中保護你的安全。」

「不是監視我？」

「當然也可以那麼說。」

「閣下這份盛意，我是心領了，如果我連自己的安全，都照顧不了，還能在黑社會中混嗎！」

這時，他已仔細端詳了一下那張照片。

不錯，那正是昨天晚上，跟他打過交道，也算是救過他兩次的白文山。儘管照片上的白文山衣着不同，面龐兒也較為豐腴一點，但人是絕對不會錯的。

他，漫不經意地，將照片遞還給王倫，道：「這個人，你我昨宵都見過嘛！」

「見過？」王倫一怔道：「我怎麼想不起來？」

辛子雲淡然一笑道：「我相信，就是那個由你手中，將我救出來的人……」

「啊……可惜！可惜！」

「可惜一些什麼呢？」

「可惜當時那邊的光綫太暗，那人又是有意的背着燈光，所以我沒法看到他的面孔。」

「其實，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即使你看出是他，又有什麼用。」

「是的，沒有用。」王倫苦笑了一下，道：「他救過你，難道你就連姓名都不會向他請教過？」

辛子雲道：「誰說不會請教過，但他告訴我的是文山伯，而且，我懷疑他是你的助手故意弄什麼玄虛，所以，我根本沒理他就自行走了。」他，將白文山業已告訴他眞實姓名的事，輕巧帶過了。

王倫苦笑道：「文山伯，那正是白文山三字的顛倒運用呀！」

「我當時根本沒聽說過什麼白文山，怎會想到這些呢！」

「由於你懷疑他是我的助手，你們也沒訂後會之期？」

「不錯。」

「送上門的五萬美金，給你老弟的多心病推掉啦！」

辛子雲也苦笑道：「這叫作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所以倒是一點也不覺得可惜。」

「話不是這麼說。」王倫沉思着接道：「他既然是對你有所為而來，我想，他還會來找你的，到時候，希望你老弟好自為之。」

「我知道。」辛子雲正容接道：「有一點我要鄭重說明在先，千萬別派人在這兒保護我，否則，如果有什誤傷，我不負責。」

「好好，我知道了。」王倫含笑起立道：「俗語說得好：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已經打擾太多，不再打擾二位了，告辭！」

送走王倫後，辛子雲取過一枝香烟，叨在口中，手持打火機，却是久久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珍妮自他手中取過打火機，一面替他點燃香烟，一面笑問道：「子雲，你是怎麼啦？」

辛子雲深深地吸了口烟，徐徐地噴出一串濃烟，道：「我在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以告訴我一點嗎？」

「告訴妳，沒有用……」

「哼！不告訴我，我也知道，還不是在想花傲霜那個小狐狸精。……」

辛子雲一把將她摟入懷中，笑道：「這世界上，還有比妳更迷人的狐狸精嗎！」

珍妮掙扎着，嬌喘道：「告訴我，你是不是眞要殺那個什麼白文山？」

辛子雲不答反問，道：「妳以為我該不該呢？」

珍妮道：「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那自然是不應該，何況，那也太危險。」

「不錯，我也正是這麼想。」

「可是，聽你的意思，方才好像已經答應王倫了？」

「妳曾聽到我正式答應過嗎？」

屋頂上忽然傳下「叮」地一聲脆响。

辛子雲反應非常快速，一面將珍妮的嬌軀推向一旁，一面低聲喝道：「是白兄嗎？」

「砰」地一聲，房門給衝開了，兩個黑衣漢子疾衝而入，兩枝手槍瞄準着辛子雲，其中一人沉聲喝道：「姓辛的，丟下傢伙！」

辛子雲表現得非常鎮靜，他手中的手槍雖然沒瞄準對方，可也不曾遵命丟下，只是披唇一哂，道：「够種，你就開槍。」

這下子，反而使那兩個黑衣漢子愕住了。沉寂了少頃之後，還是那個先說話的黑衣漢子苦笑道：「你怎能斷定我不敢開槍？」

辛子雲道：「猪玀，如果你們要殺我的，還會等到衝開房門才下手嗎！」

那黑衣漢子苦笑道：「算你聰明，但你如果不肯聽話，我還是會殺你的。」

「你們兩個，行嗎？」辛子雲的手槍也舉了起來，形成三槍對峙，可能是同歸於盡的局面。

「我知道你的槍法快，但即使你殺了我們，你也還是難逃一死。」

「你還有同伴？」

「不錯，而且他們使的是衝鋒槍。……阿財，亮亮傢伙，給他瞧瞧。」

如响斯應，門口出現一枝衝鋒槍的槍管，晃了一下，又收了回去。

辛子雲一蹙眉峯，沒有接腔，但他手中的手槍，還是採瞄準的姿勢。

那黑衣漢子得意地笑道：「辛朋友，還是丟下手槍吧！不但不會殺你，而且還有你的好處。」

「眞他媽的虎落平陽被犬欺。」辛子雲苦笑了一下，才注目問道：「朋友，先告訴我，你們是哪一部門的人？」

「這個……你暫時莫問，到了地頭，自然會知。」黑衣漢子臉上的得色更濃了。

辛子雲眉梢一揚，說道：「我必須先行明白！」

黑衣漢子笑道：「辛朋友，你我都心中有數，此時此地，可由不了你作主。……」

「辛子雲不受威脅！」

「那麼，咱們只好賭賭運……」

那「運氣」的「氣」字尚未說出，忽然「哎喲」一聲，手中手槍已掉落地面。

不！發出「哎喲」的不是一個人，是四個人同時發出的，只是聽起來像是一個人發出的罷了。

當然，掉落地下的，也不止一枝手槍，除了室內兩個黑衣漢的手槍之外，還有室外的兩枝衝鋒槍。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就當槍枝墮地，「砰」然震响的同時，緊接着，人影飛閃，室內室外，同時傳出「叭叭」兩聲重物倒地聲。

室內的兩個黑衣漢子，被辛子雲以重手法擊昏過去。

室外也寂然無聲。

辛子雲向室外揚聲問道：「是白兄嗎？」

「是的，我就是那個只値五萬美金的白文山。」白文山已緩步走向門口，向着辛子雲咧嘴一笑，道：「辛老弟，還認得我嗎？」

呈現在辛子雲眼前的白文山，一身破舊短裝，頭戴一頂破氈帽，面孔黝黑，滿臉的絡腮鬍，煞像一個流浪街頭的窮叫化，如非是他方才制倒那四個黑衣漢子時，表現出超絕的身手，並自稱是白文山，可誰也不會相信。

這一副模樣的白文山，自然使得辛子雲為之一楞，暫時答不上話來。

白文山却已將室外那兩個被擊昏的黑衣漢子也拖入室內，並將兩挺衝鋒槍也帶了進來，向辛子雲說道：「辛老弟，這些武器，也許有用得着的時候，請設法收藏起來。」

這時，辛子雲、珍妮都看清楚了，那四個黑衣漢子的右腕上，各自釘着一塊三角形的瓦片。

以四片瓦片，同時制住四個持槍的敵人，部位又那麼準，這情形，如非是親眼所見，可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當然，辛子雲是看在眼裏，驚在心中。他，一面將兩挺衝鋒槍暫時塞向床底下，一面向白文山笑問道：「白兄是幾時來的？」

白文山也一如方才的王倫，將房門關好，逕行坐在沙發，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烟，點燃之後，才淡淡地一笑道：「可能比你到得早一點兒。」

既然比辛子雲到得還要早，那麼，室內所有的一切談話，甚至那一片旖旎風光，也都被他聽到了。

因此，聽話的二位，禁不住臉上飛上一片紅雲，不約而同地，互相瞧了一眼，却沒有答話。

白文山含笑接道：「當然，這四位仁兄的談話，也都聽到，由於他們並未存心殺你，所以我才樂得作壁上觀，順便也瞧瞧老弟應變的機智。」

辛子雲老着面皮笑問道：「像我這塊料，够格作情報員？」

「够！够！……」白文山連連點着頭，却沒來由地，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辛子雲蹙眉接道：「好好的，幹嗎又嘆起氣來？」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道：「以後，你會明白的。」

辛子雲也苦笑道：「方才，幸虧我沒有正式答應王倫，否則……」

白文山截口笑道：「對了，五萬元美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辛子雲也截斷他的話，道：「白兄，記得你我初次見面時，我也說過，我也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是的，我記得，也信得過。」

「那麼，白兄就不應該再調侃我。」

「對！對！我自罰一杯如何？」他，順手取過茶几上的酒瓶，斟了一滿杯，一飲而盡。

「這四個人。」辛子雲抬手一指那並排躺在一起的四個黑衣漢子，道：「白兄方才是否聽到他們談過他自己的來歷？」

「沒有。」

「現在，如何處置他們？」

白文山沉思着接道：「先問問再說。」

「也好。」辛子雲去到洗手間，取來一盆冷水，逐一潑在那四個的頭上，那四個黑衣漢子，才悠悠地醒了過來，挺身坐起。

白文山精目在對方四人臉上一掃，沉聲說道：「朋友，想活命，就得聽話。」

四個黑衣漢子之一注目問道：「你是什麼人？」

白文山笑道：「朋友請放明白一點，現在，你只有答話的份兒。」

黑衣漢子苦笑了一下，說道：「好，你問吧！」

「朋友是四位中的頭兒？」

「不錯。」

「你爲何要想刼持這位辛朋友？」

「爲錢。」

「僱用你們的人是誰？」

「朋友也是在道上混的，當知道作爲一個職業殺手，按慣例是不過問僱主來歷的，即使知道僱主的來歷，基於職業道德，我也不會告訴你。」

一旁的辛子雲忍不住，笑道：「我不信，職業道德比你們的生命更重要！」

黑衣漢子苦笑道：「辛朋友不信，那是沒有辦法的事，能幹我們這一行的，隨時都有最壞的打算，要殺要剮，請隨便！」

辛子雲眉梢一揚之間，白文山却搖手制止，道：「辛老弟請稍安勿躁。」

略爲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即使他們不說，你也該心中有數才對。」

辛子雲點點頭道：「是的，那必然是那筆錢的得主派來的……」

「不！如果是那筆錢的得主派來的人，就會殺你而不是刼持你。」

辛子雲道：「對、對，那麼……那究竟是什麼人呢？」

白文山笑道：「老弟多用點心思想想看，我還要跟這位朋友談談。」

也不等辛子雲的反應，立即向那黑衣漢子笑了笑道：「朋友堅持自己的職業道德，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我非常敬佩。」

黑衣漢子淡然接道：「別來這一套，有什麼話，請直截了當的說！」

「有道理。」白文山正容接道：「我敬重四位是一條漢子，所以，我願意交交你們這樣的朋友。」

「你是要照顧我們的生意？」

「不錯。」

「也是去殺人？」

「不！是救人。當然，在救人行動中，是免不了要殺人的。」

「不管是救人也好，殺人也好，只要條件談得攏就行。」

「好！你說。」

「一次行動，咱們四個人，一共是美金一萬元，定金先付一半。」

「爲什麼不用儲備票？」

「因爲，一旦日本鬼子垮下來，儲備票是一張廢紙，所以我們只相信美鈔。」

白文山笑了笑道：「四個人一萬美金不算貴，到時候，希望四位能多賣點力，只要能救出人來，酬勞我願意加倍付給。」

「眞的？」

「當然，而且，我馬上先付定金。」說完，探懷取出一大疊百元面額的美鈔遞了過去，道：「請留給我一個聯絡的地點。」

黑衣漢接過美鈔，看也不看一眼就塞入懷中，笑道：「咱們素昧生平，你不怕我拿着定金開溜？」

白文山道：「我相信你不是那樣的人，而且，我自信，即使你想溜，也溜不了。」

黑衣漢子苦笑了一下，才接道：「我叫阿旺，住在城隍廟附近，但是沒有固定住址。」

「那咱們如何聯絡？」

「你只要到城隍廟門口，向那位算命先生張鐵嘴打一個招呼，保證最多四個鐘頭之內，咱們就可以碰面。」

「好，我記下了。」

「還有，這筆生意，既然不是現買現賣，你就必須給我一個姓名，哪怕是假的也行，以便與張鐵嘴聯絡時，我心中有個數兒。」

白文山「唔」了一聲道：「老兄很細心。我看，就暫時借用辛老弟的姓名吧！到時候，我就說辛子雲找你。」

「好，就這麼說。」黑衣漢子沉思着問道：「這筆生意，何時進行？」

白文山也沉思着接道：「由於時機還沒成熟，我暫時不能決定日期，不過，我可以斷定，行動日期最多不會超出十天以外去。」

黑衣漢子道：「我希望，在決定行動日期之前的二十四小時內告訴我。」

「好的。」

「那麼。」黑衣漢子招呼三個同伴一齊站了起來，才道：「在下告辭。」

這兩位，可眞够洒脫。

黑衣漢子是認錢不認人，他根本不過問任務的性質，見了錢就滿口應承。

白文山！更是洒脫得出奇，連對方的姓名住址都不過問，就先將巨額定金支與了。

送走四個黑衣漢子後，白文山才向辛子雲笑問：「辛老弟，想出來沒有？」

辛子雲苦笑道：「沒有啊！」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如果白兄知道，就不用賣關子了。」

白文山笑道：「你自己都想不起來，我怎麼知道哩！」

辛子雲將烟蒂狠狠地捺熄，一面苦笑道：「不想了，還是談你的事吧！」

「我的事暫時不談，可別冷落了外面的嘉賓。……」

話聲中，他突然穿窗而出，如响斯應，窗外立即發出一聲驚呼。

只聽白文山的語聲笑道：「花小姐，對不起，對不起，沒嚇着妳吧？」

窗外顯然是花傲霜，因此，室內的辛子雲、珍妮二人，同時臉色爲之一變。

花傲霜的語聲嬌嗔道：「你……你是誰？……快放開我！」

白文山的語聲笑道：「妳不知道我是誰，那麼，妳是看望妳的老情人而來？」

「放屁！」

「女孩兒家，別那麼沒遮攔……」

說着，已將仍在掙扎着的花傲霜由窗口塞了進來，道：「辛老弟，請接着。」

辛子雲接過花傲霜的嬌軀，白文山也已穿窗而入，向着花傲霜歉笑道：「花小姐，請儘管放心，這兒不會有人難爲妳。」

經過這片刻的緩衝，花傲霜總算鎮靜下來了。

她，目光環掃室內的三人，然後注視白雲山問道：「你是誰？」

白文山再度燃上一枝香烟，在花傲霜對面坐了下來，才淡淡地一笑道：「花小姐，別裝蒜了，妳巳女扮男裝，我能一眼就斷定是妳，妳此行是專門對付我而來，竟然不知道我是誰，妳自己會相信嗎？」

花傲霜這才苦笑了一下道：「高明、高明，你就是川奇大佐？」

「怎麼不叫我上校了呢？」

「原來，你是故意裝迷糊，引誘我來上當的？」

「現在明白還不算太晚。」白文山神秘地笑道：「我不妨坦白告訴妳，我去鄱府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誘妳前來上當。」

花傲霜嬌軀一震，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白文山道：「如假包換的川奇大佐，妳不是已經查驗過我的證件，也去電東京查詢過了嗎！」

花傲霜又是嬌軀一震，道：「你……你知道的，可眞不少！」

「所以，在我面前，妳必須說老實話，」白文山目光探注地問道：「現在，我問妳，妳是不是田中桂子的助手？」

「是的。」

「這情形，令尊知道嗎？」

「知道。」

「田中桂子有多大職權，妳也知道嗎？」

「知道，她是華東地區的負責人，職權很大。」

「田中桂子年紀很輕，竟然爬昇得這麼快速，此中原因，她向妳說過沒有？」

「她說過的，那是一年以來，她將重慶方面的一位傑出的情報員白文山整垮了，使皇軍在戰場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才被破格擢昇的。」

白文山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接問道：「白文山已再度到了上海，她知道嗎？」

花傲霜點點頭道：「知道的，她也知道白文山此行，是爲了報復一年以前的一箭之仇而來，所以她已協調七十六號以五萬美金，購買白文山的人頭。……」

白文山冷笑道：「白文山豈是那麼易打發的！」

「桂子小姐說過，對於白文山她有把握可以擺平他。」

白文山道：「但願如此。……妳知道我此行任務嗎？」

「你不是已經說過，爲了半年前那宗尚未破獲的刼案而來。」

「那不過是一個幌子，主要是爲了對付白文山而來。」

「啊……白文山會那麼厲害？」

「由於田中桂子曾經佔過白文山的便宜，所以，她對白文山心存輕視，這是兵家之大忌，須知驕兵必敗，所以，我才奉命前來暗中協助她，不過，這情形，妳不可跟桂子說，就讓她認爲我是爲了那宗刼案而來。」

「好，我記下了。」

白文山正容接道：「同時，我也須要妳作我的助手，還有這位辛老弟，你們曾經很要好過，我想一定能够合作無間，勝任愉快。」

花傲霜向辛子雲投過不勝幽怨的一瞥，沒接腔，只點了點頭。

「還有。」白文山接道：「在令尊面前，也不可洩漏我的眞正任務。」

「我知道。」花傲霜又點點頭。

白文山目光移注辛子雲問道：「辛老弟，你呢？」

辛子雲眼看着白文山在睜着眼睛說瞎話，作得煞有介事似地，心中既佩服，又好笑，因而當白文山的話鋒轉向他時，竟然有點茫然地反問道：「我？我怎麼樣？」

白文山扭過頭來，避過花傲霜的視綫，向辛子雲使了一個眼色道：「我是說，你老弟願不願意作我的助手？」

辛子雲曾經是花易之的得力助手，也曾經是花傲霜的情人。以往，就是因爲花易之父女甘心認賊作父當漢奸才鬧翻的，所謂那宗刼案，不過是一根導火綫而已。

以往，既然是憤於花易之父女當漢奸才鬧翻，此刻，自然不便當着花傲霜的面前一口答應，而不得不故意做作一番。

因此，他的臉色突然一沉，道：「對不起，姓辛的强盜小偷都幹，就是不當漢奸。」

白文山也故意苦笑道：「老弟怎麼如此固執的！」

辛子雲聲容俱莊地，接道：「因爲，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老弟台。」白文山含笑說道：「我不能不提醒你，到目前爲止，咱們皇軍已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中國領土，目前正由湘桂鐵路向貴州推進，你們的陪都重慶，最多三個月之內，就可攻下來……」

「作夢！」辛子雲冷笑道：「當你們發動侵華戰爭時，不是揚言三個月之內，就可征服我們嗎！現在，已有多少個三個月了……」

白文山也截口笑道：「老弟，現在不談這些，我只說跟我合作的好處……」

「不稀罕！」

「好！咱們慢慢談，慢慢談。」白文山轉向花傲霜，道：「花小姐，你們之間，曾經有過一段情，現在，是否能幫我發揮一點影响力哩？」

花傲霜苦笑道：「要是我能對他發揮影响力，就不至於有那宗刧案發生了。」

白文山故意沉思着接道：「還是讓我自已來，慢慢開導，現在，請花小姐將珍妮小姐護送回去，記着，我的眞正任務，只有現在在座的三人知道，如果洩漏一點出去，我就唯你們三人是問！」

「別那麼兇巴巴的。」花傲霜嬌笑着接道：「報告大佐，我是奉家父之命前來釘梢的，家父面前，該如何說法？」

白文山道：「很簡單，就說我是貨眞價實的川奇大佐就是。」

「好。」花傲霜站起身來，道：「珍妮小姐，我送妳回去。……」

當她跨出房門時，還回過頭來，向辛子雲披唇一哂，冷冷道：「辛先生，別那麼死心眼了，……」

辛子雲截口冷笑道：「花傲霜，妳快點走，別逼得我說出不好聽的話來！」

花傲霜冷聲道：「哼！眞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白文山一直等那兩位的足音消失之後，才一拍辛子雲的肩膀，笑道：「老弟台，表演得可眞精彩！」

辛子雲却苦笑道：「老兄，你可把我弄糊塗了，你究竟是重慶方面的白文山？還是日本鬼子的大佐？」

白文山神秘地一笑道：「就現在的情形而言，算得上是兩者都是。」

「我要知道你的眞實身份？」

「那自然是白文山。」

「方才，你親口說過，爲了證實你的身份，田中桂子還向東京查證過，難道說，那位眞的川奇大佐，已經被你收拾了不成？」

「不錯。川奇到達上海的當天晚上，就被我幹掉了。」

「你的消息，可眞靈通！」

「中國人中有漢奸，同樣的，日本人中也會有日奸，你懂嗎？」

「我懂、我懂……」

「那麼，你該給我答覆了，願不願意作我的助手？」

辛子雲莊容道：「能有機會替祖國效力，這是我的光榮。」

「這是說，你已經答應了？」

「是的。」

「這是一份非常危險的工作，隨時隨地，都有丟掉老命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憑一時感情衝動，經過冷靜的攷慮之後，再作答覆。」

「不必，我已經冷靜的攷慮過了。」辛子雲注目接道：「我有點不明白，咱們政府派在這兒的工作人員，一定不少，爲什麼還要拉我去當你的助手？」

白文山接道：「這個麼！第一、當然是爲了你老弟的忠貞而又堅忍的意志，第二是爲了你這一身高明的身手，和敏捷的機智，都很適合作我的助手。」

「你怎會知道我會忠貞而又機智？」

白文山道：「不瞞老弟說，這都是經過嚴密的攷察所得來的結果，有關貞忠方面，你跟花易之父女反目，以及方才不接受王倫的要求，已足以充分證明。至於機智方面，則是我自己安排的攷驗，也就是方才所發生的事，你想得起來嗎？」

辛子雲不由身軀一震，道：「難道方才阿旺等四人，也是故意安排的？」

「是的。」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過，那四位並非組織中人，是道地的黑社會中的職業殺手。」

辛子雲不由苦笑道：「跟你們這一行的人交朋友，可眞難。」

白文山苦笑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幹我這一行的，卽使在自己的父母妻子面前，有時候，也不得不睜着眼睛瞎說一通的。」

「還有第三嗎？」

「有是有，但目前還不便說。」

「不便說，我不會勉强，但有一點，我却不能不提醒你一聲，方才，我們的談話，不會避開珍妮，恐怕會有不良的後果。」

「多謝你提醒我，我會另作安排的。」

「還有，花傲霜既然在窻外竊聽，可能已聽到我們的部份談話，那你這個假大佐的處境，就很危險了。」

「老弟這一份愼密的心思，足以自豪。」白文山誇奬了對方一句之後，才正容接道：「不瞞老弟說，花傲霜的行踪，一直在我的洞察之中，方才，她是剛剛到達窻下，就被我逮住了，所以，我斷定她不會聽到我們的談話。」

辛子雲蹙眉接口說道：「就算老兄判斷不錯，也還有危險，你不該叫花傲霜送珍妮回去的。……」

白文山截口笑道：「老弟之意，是說珍妮可能將聽到我們的談話告訴花傲霜？」

辛子雲點點頭，道：「是的。」

白文山笑道：「老弟台，看來你對你那床頭人的瞭解，還不如我的深刻。」

「這話怎麼說？」

「你要明白，一個在風塵中打滾，而能紅得發紫的名女人，必然具有一副聰明而又靈活的頭腦，珍妮也決不例外，對於這種勾心鬥角，殺人不見血的間諜工作，必然是敬鬼神而遠之，她還會去多言惹禍嗎！何況，那二位之間，還是情敵的身份哩！」

「不錯！」辛子雲苦笑道：「經過白兄這一分析，顯得我是太幼稚了。」

「不！你的顧慮，還是有價值的……」

「別向我臉上貼金了！白兄，現在，咱們說正經的，你準備分配我什麼任務？」

白文山道：「第一個任務，是與花傲霜重拾舊歡。」

辛子雲笑了笑道：「這也算任務？」

「是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只要我肯落水，當了漢奸，這任務可說是輕而易舉，只是，重拾舊歡以後呢？」

「到時候，我會通知你。」白文山隨手遞給他一叠美鈔，說道：「這些，你帶着作爲零用。」

辛子雲估計了一下，那叠美鈔至少也不會少於五千元，不由咧嘴笑道：「白老兄，你眞闊氣啊！」

「反正是一些不義之財。記着，既然跟我合作，那宗刧案，就暫時不必追究了。」

「這也有解釋嗎？」

「有，但現在還不便說。」

「又是不便說，好！我一切聽你的。」辛子雲苦笑着。

白文山站起身來，道：「走！咱們輕鬆一下去。」

辛子雲訝問道：「這麼晚了，還去哪兒輕鬆？」

「跟着我走，不會錯的。」白文山含笑接道：「老弟在拘留所裏休養了半年，好像一切都變得陌生了哩……」

× × ×

已經是凌晨一時。

回到百老匯大厦後的珍妮，已經洗過澡，換上了一襲粉紅色的綢質睡袍，口中叨着一枝香烟，斜倚在沙發上默然沉思着。

也不知她在想些什麼，香烟上的烟灰已掉落在地氈上，快要燒着她的手指了，她却仍然是一動也不動地，在默然出神。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鎖匙轉動聲，總算把她驚醒了。

她，立刻坐正嬌軀，沉聲問道：「誰？」

「誰敢擅闖珍妮小姐的香閨哩！」

隨着話聲，一個禿頂，矮胖，年約四旬出頭，穿着一套淺灰色西裝的中年人，含笑緩步而入。

這就是松井少將——上海駐屯軍熊本中將的參謀長，也是將珍妮金屋藏嬌的人。

珍妮故作嬌嗔狀道：「怎麼不按門鈴？眞把我嚇了一大跳。」

「我以爲妳已經睡覺了，不便驚醒妳。」松井挨着她坐下，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唔！好香……怎麼還沒睡？」

「睡不着。」她漫應着。

「我就知道妳睡不着，所以才特地趕回來陪妳呀！」他，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上下其手，一面涎臉笑着。

「你不是說，今晚不回來嗎？」

「公事辦完了，我當然要趕回來呀！我怎能讓我的小寶貝獨守空閨哩！」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啊！對了，我看妳好像有什麼心事，可以告訴我嗎？」

「告訴你又有什麼用。」她幽幽地嘆了一聲。

「告訴我，我可以設法替妳解決，妳該相信我的力量，也該相信我的誠意。」

「多謝你……」她，連說話都是懶洋洋地，提不起勁兒。

旁邊的電話機，忽然鈴聲大作。

「這麼晚了，誰還打電話來。」松井嘮叨着，起身取過話筒。

「是松井參謀長嗎？」對方說的是標準日語，而且是嬌滴滴的女人聲音。

「是的。」松井一蹙眉峯：「妳是誰？」

「我是田中桂子。……」

「哦！桂子小姐。」松井爽朗地笑着：「妳在哪兒？」

「我在杭州……」

「杭州？妳打的是長途電話……」

「這種廢話，似乎不該出自一位皇軍少將的口中嘛！」桂子在嬌笑着調侃他。

「是是……桂子小姐有何指敎？」

「深更半夜，掛長途電話來，當然是緊急公事。」

「是是……我正聽着。」

「關於川奇上校的事……」

「我不是已經將東京覆電中，有關川奇的資料，都電告妳了嗎！」

「少將的意思，認爲川奇已沒什麼可疑的地方？」

「是啊！方才，妳的得力助手，也會向我提出過肯定的報告，證明川奇不假。」

「少將說的是花傲霜？」

「不錯。」

「這眞是笑話，一個道地的支那人，怎能去查證一位皇軍大佐的身份。」

「那麼。」松井苦笑着說道：「依妳的高見呢？」

田中桂子的語聲道：「根據東京來的資料，川奇一郎出身陸軍中野學校，那是一個專門訓練情報人員的學校，爲了證實他的身份，我希望貴官能偏勞一下，查查貴屬情報人員中，是否有和川奇同期的同學，如有同期而又同班的，那就更妙了。」

「本部所屬部隊中，沒有大佐編制的情報人員，所以，我斷定不會有川奇的同學。」

「那麼，請立卽密電支那派遣軍總部人事處，請他們查一查，只要是在中國戰區中有川奇一郎的同期同學，務請其以最快的方式，到上海來向我報到，最好不要超過三天。」

「好、好，我馬上去辦。」

「可別忘記呀！」

「我的姑奶奶，妳交辦的事情，我幾時忘記過。……」

「明天見！」

「明天見……」

掛斷電話，松井又回到珍妮身邊，但珍妮却緊綳着俏臉，嬌哼一聲，道：「談得好親熱呀！是哪裏來的狐狸精？」

松井順手將她向懷中一擁，邪笑道：「瞧妳，這飛醋吃得多沒來由！」

「哼！別臭美！誰吃你的什麼飛醋。」

「小寶貝，那是我們華東戰區的女特務頭子，方才，我們談的是公事呀！」

「反正我又聽不懂你們的話，隨你怎麼講吧！」

「聽不懂話沒關係，明天她會回到上海來的，我把她帶到這兒來，用中國話交談，就可以消除妳的疑心病了，好嗎？」

「哼！人家才不管哩！」

松井將她的嬌軀托起，走向床前，一面邪笑道：「別嘔氣了，小寶貝，你們中國人說得好：春宵一刻値千金呀……」

× × ×

三天之後的正午。

這是一個日麗風和的好天氣，外灘公園旁的碼頭邊，一位作郊遊裝束的短裝漢子，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野餐食品，匆匆地登上一艘事先泊在那兒的小舢舨，向船伕揮揮手，道：「去浦東！」

船伕恭敬應着，立卽解纜駛向江心，那短裝漢子也俯身鑽入船艙中。

船艙中已有另一位短裝漢子在等着，那是白文山。後來的這一位是辛子雲。至於那船伕，也是白文山以金錢僱來的職業殺手——阿旺所喬裝。

辛子雲放下手中食品，一面注目問道：「白兄，方才你是否注意到，我後面有沒有人跟踪？」

「沒有啊！」白文山含笑接道：「快坐下來……」

由於舢舨太小，黃浦江中的風浪又大，有人站着，船身更晃動得厲害，因而白文山連忙叫辛子雲趕快坐下來。

辛子雲坐是坐下了，但坐下之後，却不由蹙緊眉峯，苦笑道：「這船艙這麼小。」

原來這種小舢舨，也算是黃浦江中的特產，是專門供一般情侶，或者歌女舞女之類的野鴛鴦，作爲臨時幽會場所的。所以，船艙特別小，還趕不上一張普通雙人床的寬敞。

但由於其放乎中流之後，在江心中晃呀盪的別有風味，因而一般年輕男女，却是趨之若鶩，尤其是一到夏夜，更是特別生意好。

白文山低聲笑道：「老弟，咱們暫時客串一下野鴛鴦吧！」

辛子雲一面將大包小包中的食品取出，一面苦笑道：「白兄，你葫蘆中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呀？」

他帶來的食品中，不但有各種鹵菜，還有一瓶黑牌的威士忌。

白文山神秘地一笑，說道：「偵察陣地，

懂嗎？」

辛子雲先斟好兩杯酒，遞與對方一杯。道：「小弟洗耳恭聆。」

雙方對飲了一杯之後，白文山才正容問道：「老弟，我交給你的任務怎樣了？」

辛子雲道：「你說的是與花傲霜重拾舊歡的事？」

「不錯。」

「那已經完成，不過，關於田中桂子的住處，卻還沒法探聽出來，我恐怕操之過急了，會使起疑。」

「對！不可操之過急。」白文山點點頭道：「我不是跟你說過，要請你幫我救一個人的嗎？」

「現在就去救人？」

「有這麼簡單就好啦！」白文山苦笑着，由甲板下取出一副望遠鏡來，道：「方才我已說過，此行任務，是偵察陣地。」

舢舨已以半渡姿態，沿着靠近市區的這一邊，逆流而上，速度甚爲緩慢。

辛子雲向他手中的望遠鏡瞄了一眼，道：「陣地是在浦東？」

「不錯。」

「也就是前幾天，白兄所說的，救人的行動？」

「不！救人是我深恐消息外洩時的一個藉口，實際上是要殺人，殺很多很多的人……」

「是日本鬼子？」

「是的。」

「究竟是多少人呢？」

白文山道：「一個聯隊，相當於我們國軍的一個團。」

「那麼，我們有多少人呢？」

白文山抬手比劃着：「你，我，他（阿旺）還有他的一些手下，最多不會超過五十人，相當於我們軍隊中的一個排。」

辛子雲禁不住身軀一震地，苦笑道：「白兄，以一個排的人數去對付一個團，這不是去殺人，簡直是自殺嘛！」

白文山正容道：「也可以這麼說，但這不是正規作戰，是奇襲，所以，成功的機會還是很大的，當然，大量的犧牲也是難免的。」

「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值得我們去冒這麼大的險？」

「爲了維護我們國家民族的命脈。」

「有這麼嚴重？」

白文山口說接道：「我說的，一點也沒有誇張……」

辛子雲道：「那一個聯隊的日本鬼子，是什麼部隊？」

「是經過特別訓練，專用於山岳地區攻勢的特種部隊。」

辛子雲眉峯一蹙，似乎還不明白對方的話意。

白文山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又徐徐的噴了出來，正容說道：「老弟，你休養了半年，可能對於國家大事，與世界現勢，都完全陌生了。」

辛子雲苦笑了一下，說道：「白兄說得不錯。」

白文山接道：「現在，讓我跟老弟簡畧地說明一下。」

舉杯淺淺地飲了一口，才輕嘆一聲道：「這半年以來的國際情況，對我們艱苦抗戰中的政府而言，顯然已現出一片曙光……」

辛子雲禁不住截口接道：「那是大好消息呀！」

「可是。」白文山苦笑道：「日本軍閥也看清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希望能於最短期間內解決中國戰事，因而集中全力，沿湘桂綫猛撲貴州，使我們的陪都重慶，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啊……」

「如所週知，我國西南地區，是山岳地帶，日本鬼子挾優厚兵力與精銳武器的優勢，一路長驅直入，但一進入山岳地帶，再加上我國軍隊集中力量，憑險據守，情況就不同了，他們每推進一個據點，必須付出在平地時十倍以上的代價才行，有時候，甚至付出了十倍以上的代價，卻還是不能達到目的……」

辛子雲截口一「哦」，說道：「我有點明白了。」

「說說看？」

「由於他們在山岳地區吃了虧，所以才特別訓練一批適合於山岳地區作戰的特種部隊，以作爲攻堅克險，强渡重關之用。」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錯，不過，這批特種部隊，並非臨時訓練而成，而是早就在他們國內就訓練好了的，只是在這兒臨時集訓二週而已，集訓期滿，即將調赴貴州前綫，目前，兩週期間已過四天，所以，我們必須設法在這十天之內，將那個聯隊解決才行。」

「白兄這消息正確嗎？」

「絕對正確。」

「但我卻有點懷疑，試想：目前軍情緊急，這批人既然是早就在他們國內訓練好了，自然是越早派赴前綫越好，卻爲何還要臨時集訓兩週？」

「老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批人雖然早就訓練好了，但派到中國戰區後，卻是以班排爲單位，分配在各野戰部隊，最近爲了應付這一次大西南的攻勢，才將他們化零爲整地，集中起來，爲了適應團體作戰功能，所以才決定臨時集訓兩週。」

「哦！這就是了。」

「所以，我方才說，這一次行動，關係我國家民族的命脈，那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辛子雲注目問道：「對於這一行動，白兄有幾分成功的把握？」

白文山道：「像這一類的行動，本來是誰也不敢說有絕對成功的把握，但由於我們這一次行動的關係太大，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以，我也自信有八成以上的把握可以成功，問題是在如何減少我方人員的傷亡。」

辛子雲道：「對這些，白兄當已有週詳的計劃？」

「是的。」白文山以望遠鏡由窗中對準着浦東方向，一面說道：「現在，我們已可以觀察到目標區了，老弟可將望遠鏡接過去，自己察看，我由旁邊加以解釋。……」

辛子雲接過望遠鏡之後，白文山才接問道：「老弟看到那緊隣黃浦江，以僞裝掩蔽着的那一片臨時營區嗎？」

「看到了。」

「那就是那個特種部隊的營區。」

「好像四週都有很高的鐵絲網？」

「是的，我們看到的，是營區的後面，鐵絲網加上黃浦江的天險，那是一條絕路，所以我們行動時，不必担心他們會由後面逃走。」

「唔……右邊的場地，倒是很寬敞的。」

「不錯，那是我計劃中的大屠場。現在，先說左邊，老弟，你看到左邊那一片較矮的房舍嗎？」

「看到了……」

「那是油庫，裏面至少存有五千桶以上的汽油……」

「啊！那只要設法引燃汽油，就足够他們葬身火窟了呀！」

「話是不錯，但人是活的，他們勢將一齊湧向右邊的開闊地帶以圖逃命。」（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綠竹堡老堡主歐陽明親自蒞臨開封，知道江湖中有一秘密組織，決挺身護義，着令屬下總管陳大可，向江湖宣佈已金盆洗手的歐陽明，爲了匡扶正義，殲除宵小，重出江湖。歐陽明爲偵查敵方組織，請凌度月親負重任深入偵查，凌度月與雷慶，僞裝爲樵夫，兩人担負柴薪，送往府尹公舘後門，經守門者嚴密檢查，方准入內，凌度月和雷慶發覺府院中守衞嚴密，稍一不慎，便會洩露身份，遂取消原欲混進院中待機的計劃，把柴薪放置好後，循原路退出府外——

龍潭中劇毒　玉手挽沉疴

自然，這是那駝背老人的主張，他有着豐富的江湖閱歷，仔細觀查之下，發覺花園中有一片瓦舍，有着極爲嚴密的戒備，那戒備是隱於暗處，如非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老手，眞還無法瞧得出來。

另一個發現是，集居於知府大人的公舘中的江湖人物，有不少是屬於江湖高手，如非兩人化粧的仔細，和舉止的小心，恐早已被人發覺行跡。就在兩人極度的小心中，也一樣有人在暗中監視着。

這也是那駝背老人急於退出的原因。駝背老人很謹慎，繞了一個大圈子，確定無人跟踪時，兩人才找一處很小的客棧，恢復了本來的面目。敢情這兩人竟是過關刀雷慶和凌度月所改扮。

雷慶取下前頸僞裝上的肉瘤，道：「老弟，咱們還得想法子混進王公館去，而且，要能停留幾天，才可能見到那位幕後人物。」

凌度月道：「他們管制很嚴，除了他們的人，混進去已非易事，何況，還要停留幾天，晚輩之意，咱們乾脆夜裏再去，直接了當的找那位幕後人去。」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話是不錯，你老弟也確有這份功力，不過，這一來，只怕很難見到那位幕後人了。」

凌度月道：「爲什麼？」

雷慶道：「據老朽觀察所得，他們有七八十號人，其中至少一半是警戒，保護那幕後人的，他們只要有人擋你老弟一陣，那幕後人，就可能借機逸走，也可能易容混入了人羣之中。」

凌度月歎口氣，道：「老前輩說的是，咱們果然得再設法混進去了。」

雷慶笑一笑，道：「我已暗中通知過歐陽老堡主，盡量的逃避，別和對方接觸，衝突，給咱們三天時間，想法子找出那位暗主其事的幕後人。」

凌度月道：「三日時間，應該够了，問題是，咱們如何能混進去。」

雷慶道：「我已想到了一個辦法，只不過要委屈你老弟了。」

凌度月道：「什麼辦法？老前輩但說無妨。」

雷慶道：「我已經打聽到，王公館花園裏，僱有兩個花丁，是父子兩人，這兩人原本住在花園中一座工房裏，但自從那些人到了之後，就要兩個花丁，暫時離去，但兩個花丁仍然要去修剪花樹，除剷莠草，仍可在那工房休息。」

凌度月說道：「這辦法不錯，但，可惜……」

雷慶道：「可惜什麼？」

凌度月道：「兩個花丁作了不少日子吧？」

雷慶道：「那是自然。」

凌度月道：「那是說，他們上上下下，都很熟悉，咱們改扮而去，豈不是一下子就被拆穿了。」

雷慶道：「雖然有些危險，但只要那花丁肯給咱們合作，仔細的說明情形，咱們可以應付。」

凌度月道：「老前輩見過他們兩人了麼？」

雷慶道：「沒有，不過，我知道他們住在何處，咱們去找他們就是。」

經過了這一番歷練，凌度月深深感覺

到，一個人在江湖上走動，機智似乎比武功還重要一些。

找着了兩個花丁，雷慶問明了王府的情形，以及近日一批江湖人，進入王府後的形勢。

雷慶問的點滴不遺，然後，取出一封銀子，道：「你們父子兩位，暫時休息幾天……」

老花丁接道：「好！我們到個遠親處躲一躲，過幾天回來。」

雷慶笑一笑，道：「那倒不用了，開封府地方不小，我們替兩位安排一個住處，待我們事情辦好，再請兩位回來。」

老花丁呆了一呆，道：「可是要把我們父子先囚起來。」

雷慶道：「那倒不是，我們先找一個地方，讓兩位住幾天。」

一伸手，點了兩人的暈穴，然後，用篷車把兩人運入了大祥記綢緞莊去。

× ×

經過了一番精細的易容，雷慶和凌度月午後不久，又混入了王府中去。

因爲，事先問的很詳盡，兩人入府之後，立刻動手修剪花樹，一面留神那花園中形勢。

靠近荷池處，有一排房屋，本是一座花廳，但房舍連綿不下十餘間之多。

此刻，那座房舍，不但四週有人戒備，而且不斷的有人出入。

凌度月道：「老前輩，咱們到花廳那邊瞧瞧如何？」

雷慶道：「不能急，那些佈守在花廳四週的人，似都是很精明的腳色，咱們只要露出一點破綻，就可能功虧一簣。」

一面動手修剪花樹，一面低聲接道：「那座花廳右側，有一列花樹，還未修剪，等一會咱們去修剪那一排花樹，就可以看到花廳中一部份情形了。」

兩人說話之間，瞥見一個身着藍衫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過來。

雷慶低聲說道：「全心全意的修剪花樹。」

藍衫人的行動很慢，走近兩人丈餘左右處，就停了下來。

背負着雙手，似是在欣賞兩人修剪花樹的工夫如何。

足足站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藍衫人才緩緩轉身而去，步入花廳。

雷慶暗中瞧了那人兩眼，已認出他是何許人物，心中震駭不已。

直待那人行入了花廳，雷慶才長吁一口氣，說道：「想不到啊！他竟然也在這裏。」

凌度月道：「老前輩可是說那位藍衫中年人物？」

雷慶道：「不錯，老弟大概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吧？」

凌度月低聲道：「晚進初出茅廬，識人不多，但聽老前輩的口氣，那人似是一位很難纏的人物了？」

雷慶仍然未停下他修剪花木的工作，一面低聲道：「老弟，聽說過回天手楊非子這個人麼？」

凌度月神情微微一變，道：「回天手，晚進倒聽師父提過，聽說他是一位極受武林同道敬重的高人，怎會也捲入了這次是非之中。」

這時，雷慶已打消了接近花廳的用心，反而向後退去，一面低聲說道：「老弟，楊非子，不但有一身絕高的武功，更厲害的是，他還有一肚子古古怪怪的學問，旣精醫道用毒，又擅機關埋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總之，傳說中他是個無所不能的人，就連當今一些武林名宿，都稱他楊大先生而不名，他未瞧破咱們的身份，眞是運氣好，我看，咱們先回到工舍中去，休息一下，暫離此地，把消息傳給歐陽老堡主。」

凌度月說道：「楊非子眞的這樣厲害麼？」

雷慶道：「如若單仗武功的搏殺，老朽相信，他未必是老弟的敵手，但他胸中的古怪太多，叫人防不勝防。」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看起來，這楊非子似乎就是咱們想見的首腦人物了？」

雷慶道：「絕對不是，數十年來，他一直卓立在江湖是非圈外，正邪兩方，不知有多少人，禮聘於他，都被他嚴詞拒絕，武林中人，每說到他那一身所學，一腔才華，埋沒山野之中，實是可惜的很，但也慶幸他有那份高風亮節，不爲名利所動的堅貞之志，因爲，他一旦應聘出世，武林中，必將掀起一天風波，想不到，這位清高了數十年的回天手，竟然在享譽數十年後，應聘出世。」

談話之間，兩人已收了工具，行入工舍。

凌度月意尤未盡的緊接問道：「老前輩……」

雷慶突然伸手攔住了凌度月，接道：「老弟，別這麼叫我了，江湖無尊長，達者爲先，你老弟一身藝業，已到了超凡入聖之境，老前輩三個字，聽得我面紅耳熱，這麼吧！你老弟如不見外，稱呼一聲老哥哥如何？」

凌度月暑一沉吟，道：「恭敬不如從命，老哥哥，小弟心中有點不解之處，想請教一下。」

雷慶心中很高興，眉飛色舞的說道：「太客氣了，什麼事，只管說出。」

凌度月道：「回天手楊非子，既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不知那回天手的雅號，是如何得來的？」

雷慶笑一笑，道：「問得好，這中間，倒有一段佳話，楊非子住在一座絕峯之頂，雖然身負絕世醫術，但却不肯懸壺濟世，不過，他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不論什麼人，只要能在重傷之後，趕到他的住處，他就免費施術療救，老弟，那眞是神奇之術，不論來人的傷多重，只要有一口氣，他就能着手回春。」

凌度月道：「這麼說來，楊非子救了不少人？」

雷慶笑一笑，道：「救的人倒不多，老弟，他住在千尋峭壁之上，一般人自然是無法登上，能去的自然都是武人林中，傷的不重，誰會去找他求醫，傷勢太重了，又有幾個能撐到地頭上不死，這要般般湊巧，第一是，受傷之處，不能離他的住處太遠，第二，還要有一份深厚的功力，保元護命，摸到地頭，第三，同行中要有一個武功修爲很高的同伴，而又肯揹着他趕往求醫，想想，這不是很難湊的事麼？所以，楊非子雖有絕世醫道，但數十年來，他救的人却是有限的很，但只要能趕到他的天台小築，氣息未絕，那就算是保留住了命，而且一身功力，也不會失去，回天手，就這樣被傳誦於武林之中。」

凌度月道：「楊非子立下了這麼一個規矩，用心不是在救人，旨在傳名了？」

雷慶微微一怔，道：「對了！老弟，能被他施救的，無一不是武林高人，救得一人之命，所得的稱譽，比救上千百個人，還要收效宏大了。」

凌度月道：「楊非子自鳴清高，只不過用心在揚名而已……」

突然住口不言。

雷慶正想開口，却被凌度月以手示意阻止。

緊接着，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

那步履聲剛剛響起，人已到了工舍的門外。

是一個穿着藍袍的年輕人，二十三四的年紀，生像很俊秀，背上長劍，飄垂着黃色的劍穗。

雷慶一欠身，道：「這位官人……」

藍衣人揮手打斷了雷慶未完之言，淡淡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道：「你貴姓啊！」

這自然難不倒雷慶，他早已問上了那老花丁姓名，立刻接道：「老漢姓張。」

藍衣人點點頭道：「不錯，這裏的花丁是姓張，你閣下名字也叫張得寶吧！」

一點也不錯，張得寶正是那花匠的名字。

雷慶不由怔了一怔，說道：「老漢張得寶。」

藍衣人笑一笑，道：「你今天的造化不錯，咱們大爺很欣賞你那分修剪花樹的手藝，說不定，會賞給你一筆金子，那也許足夠你享用下半輩子了，用不着再來此地作花丁了。」

以雷慶豐富的江湖閱歷，顯然的聽出了口氣不對。

但他硬着頭皮裝下去，道：「小官人，老漢愚昧，聽不懂……」

藍衣人接道：「跟着我走！這句你該懂了吧？」

雷慶道：「這個自然懂得。」

藍衣人道：「好！那你們就跟着我走吧！」

雷慶心中暗暗盤算，這番設計，本是天衣無縫，不知怎的會露出了破綻。

回顧了凌度月一眼，只見他雙目已然泛現出冷肅的殺機，一面示意阻止凌度月暫緩發作，一面說道：「小成，咱們去瞧瞧吧！也許咱們眞的走了運，會得到一筆賞賜……」

一面說話，一面舉步跨出室門。

日光到處，頓時住口不言。

只見四個執刀大漢，分守在土舍的四週，刀出鞘，人凝神，一副如臨大敵般的戒備。

愕然片刻，雷慶才緩緩接道：「那位小爺，這是怎麼回事啊？」

藍衣人回頭一笑，道：「老把式，明人眼睛裏不揉沙子，你閣下也不用再裝下去了。」

雷慶苦笑一下，道：「老漢實在想不通啊！」

凌度月緊隨在雷慶的身後，因雷慶再三示意，所以，他隱忍下未曾發作。

藍衫人揮揮手，四個大漢刀還鞘內，才回顧雷慶一笑，道：「兩人費盡心機，不惜屈辱自己，扮作了父子花丁，如是不能到花廳中去瞧看一下，豈不是有虛此行麼？」

雷慶道：「小官人的意思是……」

藍衣人接道：「兩位如是有點豪氣，何不到花廳去見識一番，說不定，兩位還能見到你們想見的人。」

雷慶道：「好吧！老漢不懂你少爺說的什麼，但爲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到花廳就到花廳去吧！」

藍衣人笑一笑，未再答話，轉身向前行去。

過關刀雷慶也暗裏橫了心，身份已被發覺，自然再無留在此地的機會，此刻要走，也難免動手一搏，那就不如到花廳中去見識一下，那藍衣人說的不錯，說不定還可以見到主腦人物。

有了這番打算，很順利的行入花廳之中。

這地方名雖花廳，其實兩側房間相連，不下數十間之多。

不過，藍衫人倒是帶兩人行入正廳。

雷慶暗中觀查，瞧出了不少廂房是新建而成，雖然漆作一色，用來掩護，但新建痕跡，細心觀查下仍然可見。

藍衣人掀開了垂簾，當先而入。

四個佩刀大漢，却遠遠的停在花廳外丈餘左右處。

雷慶和凌度月，緊隨入廳。

花廳很敞大，擺了不少桌椅，但坐在廳中的只有一個人，正是回天手楊非子。

藍衣人一欠身，道：「師父，人已帶到。」

原來，這藍衣佩劍少年，竟然是回天手楊非子的徒弟。

楊非子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兩道冷厲的日光，掃掠雷慶和凌度月一眼，突然笑一笑，道：「捧兩盤香湯上來。」

兩個青衣美婢，應聲而出，各捧着一個面盆，放在一張木几上，又悄然退了下來。

楊非子指指兩個面盆，說道：「兩位先請洗去臉上的易容藥物，咱們再談。」

那茶几距離雷慶很近，一陣濃烈的香味，撲入鼻中，果然是名符其實的香湯。

雷慶搖搖頭，道：「這面水太香了，脂粉氣重，老漢不敢用。」

楊非子笑一笑，道：「閣下，可是準備死不認賬了。」

雷慶道：「此話怎講？」

楊非子道：「天下的易容藥物，能够瞞過我這一雙眼睛的，我這一生中，還未見過……」

雷慶接口說道：「咱們是剪修花樹的園丁……」

楊非子冷笑一聲，接道：「朋友，敬酒不吃吃罰酒，一定要鬧到動强的程度，不覺着太煞風景麼？」

雷慶似是自知無法再裝下去，淡淡一笑，道：「用不着香湯洗面，這麼談也是



楊非子揭穿了雷慶和凌度月的身份。

一樣。」

楊非子笑一笑，道：「好！你朋友認識我麼？」

雷慶道：「大名鼎鼎的回天手，天下有何人不識？」

楊非子點頭一笑，道：「你朋友貴姓呢？」

雷慶道：「一定要說出來麼？」

楊非子道：「你不敢說出姓名，足見心有所忌，我也不勉強二位了，不過，兩位來此的用心，總得見告吧？」

雷慶哈哈一笑，道：「以你天台楊大先生的胸羅之博，想必早已知曉咱們來此的用心了，似乎不用多此一問。」

楊非子一點也不發作，點點頭，笑道：「看來，你朋友是一位久走江湖的老狐狸了……」

雷慶接道：「不敢，不敢，比起你楊大先生，那是小巫見大巫了！」

站在楊非子身後的藍衣少年，突然喝道：「放肆……」

楊非子一揮手，阻止住了那藍衣人的發作，緩緩說道：「朋友，可是想叫我楊某人，猜一猜你的身份麼？」

雷慶道：「這個，在下倒是有些不信了。」

楊非子道：「咱們要不要賭一下？」

雷慶道：「賭什麼？」

楊非子道：「如是在下不幸猜錯了，兩位立刻請便，楊某決不留難，只是在下如若是猜對了，你朋友準備付出些什麼代價。」

雷慶道：「你說吧。」

楊非子道：「立刻洗手封刀，退出江湖，從此不再問江湖是非，以保晚年，怎麼樣，這條件很夠寬大吧？」

這樣一來，雷慶不禁呆在了當地，沉吟了一陣，緩緩說道：「閣下，在下身不由主，無法答允你的條件……」

楊非子淡然一笑，道：「你不敢賭，是麼？」

雷慶道：「我不能賭，身受人遣，難以自主，你回天手的才慧，又是江湖上極受推崇的一位高人，在下不能說了不算，只好放棄不賭了，不過……」

楊非子接道：「你還是不信我已知曉了你的身份？」

雷慶道：「不錯，在下雖然知曉你是回天手楊非子，那是閣下的名頭……」

楊非子冷冷接道：「就憑你這一句話，我也該說出你的身份了。」

雷慶道：「在洗耳恭聽。」

楊非子道：「過關刀雷慶，可是你閣下麼？」

雷慶怔一怔，道：「你……」

楊非子笑道：「我沒有未卜先知的神知，只是人的缺憾太多，很多人，看來嚴密合縫的事，其實，留下了很大的破綻，一個人，只要多用一點知慧，就可以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

雷慶歎口氣道：「看來，閣下的大名，果非虛傳了，你不但在醫學一道上，有回天之能，就是在用謀方面，也非常人能及了。」

楊非子道：「多承過獎，閣下既然承認了你是過關刀雷慶，咱們似乎是應該談談正經事了。」

在精神上，雷慶已被楊非子的絕世才智震懾，輕輕歎口氣，說道：「閣下的意思是……」

楊非子道：「不論咱們見面的時機方式如何，但見了一面，總算有緣，因此，在下準備奉贈兩位一點微小的禮物。」

雷慶更吃驚了，簡直有些不知所措。

楊非子回頭望了那藍衣少年一眼，道：「去，把我的九轉丹取出兩粒。」

藍衣少年低聲道：「師父，九轉丹功奪造化，起死回生……」

楊非子道：「我知道，所以，才叫你去取來。」

藍衣少年不敢再言，轉身而去。

片刻之間，手捧一個紅色的葫蘆行了出來。

上面只是一個木塞，但那藍衫人竟是不敢輕易觸動，小心翼翼的抱到了楊非子的身前。

楊非子輕輕在紅葫蘆上一拂，拔開塞子，倒出了兩粒銀白色的丹丸，放在木案上，合起了塞子。

藍衫少年小心翼翼的又把紅葫蘆捧了回去。

看他行動的小心，似是捧着一個什麼奇藥之物一般，不敢有絲毫大意。

望着木案，兩粒的銀白丹丸，楊非子緩緩說道：「兩位如是願化敵為友，那就收起兩粒九轉丹，也算咱們見面一場。」

凌度月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道：「如是咱們不收下這兩粒九轉丹，那就算是和你閣下為敵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在下不希望那

樣的結果。」

凌度月一時會不過意來，道：「為什麼？」

楊非子道：「因為，我楊某人，一向不太喜歡，不知進退，不識時務的人。」

如不是楊非子先揭露了過關刀雷慶的身價，表現出絕世的智慧，凌度月早已發作，但此刻，卻忍耐了下來。

長長吁一口氣，道：「閣下的意思，可是說，凡是和你作對的人，都是不知進退，不識時務的人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你覺得我的話有些過份是麼？」

凌度月年少氣盛，又身負絕技，連番受到諷激，已有些控制不住，冷笑一聲，道：「閣下也許確有絕世才慧，和着手回春的醫術，不過，在江湖上闖蕩的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楊非子道：「武功？」

凌度月道：「不錯，是武功。」

楊非子道：「殺人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掄刀動劍，在我楊某人的眼中，動刀殺人，那是很下等的方法。」

這答覆，顯然有些大出了凌度月的意外，不禁為之一呆，緩緩說道：「你醫道精深，想來也是位用毒的高手。」

楊非子冷然一笑，道：「用毒殺人，至少比刀劍文明一些，殺的省力，死的安詳，不至於血濺五步，慘不忍睹，不過，楊某可以奉告，用毒殺人，也只是殺人的方法之一罷了。」

面對着這樣一位智慧如海，難測高深的人，凌度月心中滿是怒火，卻又有些發作不出，暗自吁一口氣道：「除此之外，在下倒想不出還有什麼殺人的方法？」

楊非子道：「有！殺人之法，分有千百種，用毒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凌度月豪氣復生，緩緩說道：「咱們這等對面相處，距離不足五步，在下認為，最有效和直接的殺人方法，還是武功來的最為有效。」

楊非子仰天大笑三聲，道：「年輕人，你可是想試一試麼？」

凌度月冷厲的說道：「如是情勢逼人，在下只有冒險出手一途了。」

楊非子點點頭，道：「誠然，無形劍的傳人，應該有這樣一份豪氣。」

凌度月呆了一呆，道：「你……」

楊非子接道：「我看過了冷八公的屍體，他是武林中著名的殺手之一，除了無形劍之外，江湖上，很少人能夠在短短的時間中，殺死他。」

凌度月道：「看來，閣下的確是一位很有見識的人。」

楊非子道：「令師昔年和區區有過數面之緣，故舊老友的傳人，在下極不望鬧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凌度月輕輕咳了一聲，道：「閣下認為無形劍也無法在這等近距離內，一舉手間殺了你麼？」

楊非子道：「年輕人，楊某人是一位素不喜冒險的人，否則，適才在花園中，我就揭穿兩位的身份了。」

有些駭然，凌度月四顧了一眼，道：「你是說，你早已有了準備。」

楊非子道：「我說過，我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但也不願和令師那等難纏的人，結下不解之仇，所以，我才請兩位來，希望我們能說出一個完滿的結局。」

不論楊非子說的是真是假，但他每一句話，都有着很大的鎮人力量。

雷慶為人老練，覺着此時此情之下，不宜冒險出手，生恐凌度月年少氣盛，控制不住，急怒出手，造成慘局，當下說道：「閣下的高明，好叫雷某佩服。」

楊非子笑一笑，道：「雷大俠，有何見教，儘管請說，可以的範圍之內，楊某人盡可能給你滿意的回答。」

雷慶道：「和閣下談話，確使人省去了不少的口舌……」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開封府的整個事件，可是由閣下所設計。」

楊非子沉吟了片刻，搖搖頭，道：「不敢掠人之美，楊某人只是參與一二。」

雷慶道：「閣下在武林中，享譽之隆，地位的清高，怎麼置身於江湖是非之中呢？」

楊非子笑一笑，道：「你雷大俠呢？又為什麼不安居林泉。」

雷慶道：「杜天龍是我義結金蘭的兄弟，在下義不容辭。」

楊非子笑一笑，道：「楊某受人之託，也不能不忠人之事。」

雷慶道：「楊大先生，總不會是主持其事的首腦人吧？」

楊非子答非所問的冷冷說道：「在下倒希望你雷大俠，能好好勸說歐陽堡主一番，盛名得來不易，何不明哲保身，早回綠竹堡，或可晚年無恙。」

雷慶笑一笑，道：「大先生的話，雷某人一定傳到。」

楊非子神色凝重的說道：「雷大俠，萬一歐陽老堡主不聽勸告，你閣下最好能退出這番紛爭之中。」

雷慶心中一動，歎口氣，道：「楊大先生，雷慶有一事不明，希望大先生能夠代為解惑。」

楊非子道：「雷兄如若相信楊某，希望字字真實。」

雷慶道：「武林風波，多肇因名利之爭，但這一場紛爭，似乎是奇怪的很，既非為名，也不像為利，而且，把你數十年不捲入江湖武林是非的楊大先生，也拖入了這次漩渦之中。」

楊非子笑一笑，道：「問的好，江湖是非，除了名利之爭外，最好少點打聽別人的隱密……」

雷慶怔了一怔，接道：「楊大先生，這個在下就不明白了……」

楊非子搖搖頭，笑道：「我已經點出了題目，文章應該怎麼作，你雷大俠自己去想吧……」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也許綠竹堡的歐陽老堡主知道內情，雷大俠不妨和歐陽老堡主談談。」

雷慶道：「楊大先生，這場麻煩，究竟是起因於歐陽老堡主呢？還是起因杜天龍的身上。」

楊非子道：「雷兄請回去問過歐陽老堡主，在下相信，他可以給你一個圓滿的答覆。」

雷慶點點頭，道：「這麼說來，在下

可以走了麼？」

楊非子笑一笑，道：「在下一直把你雷大俠視作貴賓，從無留難之意。」

雷慶一抱拳道：「雷某人告辭了。」

楊非子一揮手，道：「兩位好走，恕我不送了。」

雷慶帶着凌度月，離開了花廳，直向大祥記綢緞莊奔去。

凌度月低聲說道：「老哥哥，咱們走慢一些吧。」

原來，雷慶離開那花廳之後，一直快步奔行，竟不顧引得大街上行人注日。

聽到凌度月的話，才放慢了腳步，歎口氣，道：「老弟，你是否覺着事情很可疑麼？」

凌度月道：「那一方面？」

雷慶道：「楊非子這麼輕易放咱們離開那座花廳。」

凌度月道：「這個，確有些值得懷疑之處。」

雷慶道：「咳！老弟，不瞞你說，我心中很懷疑一件事。」

凌度月道：「什麼事？」

雷慶道：「那楊非子很可能在咱們身上動了手腳。」

凌度月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他在咱們身上下了毒。」

雷慶道：「是的！所以，我必需盡早的趕回大祥記，見見歐陽堡主。」

凌度月暗中運氣一試，道：「老哥哥，在下沒有中毒之徵。」

雷慶苦笑一下，道：「如是能叫咱們覺出來中了毒，那就不配叫作回天手。」

凌度月未再說話，但却感覺到雷慶驚駭的有些過份。

回天手楊非子，確然有過人的智慧，但未必就有雷慶形容的那麼厲害。

回到了大祥記，雷慶來不及洗去臉上的易容藥物，直向歐陽明的居室中闖去。

歐陽成方突然閃身而出，攔住了雷慶，道：「閣下……」

雷慶接道：「老朽雷慶，歐陽老堡主在麼了。」

他的易容術瞞不過回天手楊非子的雙日，但却瞞過了歐陽成方。

這時，凌度月心頭突然震動了一下，暗道：「咱們這易容手法，十分高明，楊非子能够瞧出來，已然不同凡响，但他竟然能够認出了雷慶和我的身份……」

念轉及此，才感覺自己究竟是閱歷太淺，雷慶的震駭，並非無因。

忽然間，凌度月感覺到背脊升起了一股寒意。

閱歷豐富的歐陽明，似是已從雷慶急快的口氣中，聽出了不對，一閃身迎了出來，道：「雷兄，什麼事？」

雷慶舉步入室，一面說道：「我們被人家認出了身份，逐離王府。」

歐陽明哦了一聲，極快的打量了雷慶一眼，道：「什麼人？」

雷慶道：「回天手楊非子。」

歐陽明似是受到了極大的驚駭，臉色突然一變，道：「你是說天台楊非子。」

雷慶道：「除了此人之外，天下還有何人，幾句話就够使老朽和凌老弟離開了王府。」

歐陽明一揮手，低聲道：「成方，你去找陳二叔，和天龍，要他們在大廳上候着，我有要事和他談談。」

遣走了歐陽成方，歐陽老堡主才長長吁口氣，道：「雷兄，他說些什麼？」

雷慶道：「他要我勸告老堡主早回綠竹堡，別再在開封停留。」

歐陽明苦笑了一下，說道：「你中了毒麼？」

雷慶道：「我不知道。」

凌度月道：「在下和雷老哥一直在一處，在下完好無恙，雷老哥怎中毒……」

話剛落口，雷慶突然雙眼翻白，一跤跌向地面。

歐陽明一伸手抓住了雷慶，放在一張太師椅上，道：「凌少俠，你……」

目睹雷慶突然倒摔下去，凌度月簡直驚愕到了極點，呆了一呆，道：「我一直留心着楊非子的一舉一動，不知他何時施下毒手。」

歐陽明伸手按在雷慶的脈搏之上，緩緩說道：「雷兄中的三日斷魂粉，三日內還可救得，只要老弟沒中毒……」

凌度月突然感覺到雙腿一軟，向前栽去。

歐陽明大吃一驚，伸手扶住了凌度月，道：「凌少俠，你也中了暗算。」

凌度月神情木然，驚駭尤過痛苦百倍，道：「他怎會在我身上下了毒。」

甩脫了歐陽明的右手，突然轉身向外行去。

但他行不過三步，雙腿一軟，又向地上摔去。

歐陽明伸手扶住了凌度月道：「凌少俠，鎮靜些。」

凌度月駭然欲絶的道：「我的腿，我的腿，好像失了作用。」

歐陽明扶着凌度月在一張木椅上坐下道：「你中了楊非子失功散。」

凌度月道：「失功散。」

歐陽明臉色肅穆，道：「是的，凌少俠，那是楊非子秘製三大奇藥之一，凡是中了失功散的人，會忽然之間失去了一身武功。」

凌度月道：「我該當時殺了他的，這人手段如此可怕，惡毒，留他在人間，實是一大禍害。」

歐陽明目睹奇禍橫生，反而冷靜了下來，說道：「凌少俠，幸好你沒有和他動手？」

凌度月道：「為什麼？」

歐陽明道：「他能在一丈內眨眼間毒倒了八個武林高手，而八個人都來不及攻出一招一式。」

凌度月道：「我……」

他本想說我不信，但忽然想到，自己竟在不知不覺間，中了奇毒，而且事後運氣相試，竟無中毒之徵，立刻住口不言。

但聞歐陽明歎一口氣，道：「老朽就是八大高手之一，我們逼他救一個人，雙方說僵了，動上了手，但我們未來及出手，就被他毒倒在地上。」

凌度月暗中運氣，但覺眞氣渙散，竟然提聚不起，才黯然一歎，道：「老堡主，這失功散，有沒有解救的藥物？」

歐陽明道：「除了楊非子之外，還有

一個人可以解救，只是他住在千里之外，快馬奔程，只怕來不及救雷兄之命了，再說，常年遨遊於名山勝水之間，一年有半年不在府中，是否能見到他，也只有一半的機會。」

凌度月武功忽失，豪氣頓消，長歎一聲，道：「在下慚愧的很，原來想助諸位一臂之力，但却未料到，竟然遭人暗算，老堡主請賜快馬一匹，在晚……」

歐陽明接道：「凌少俠，你想到那裏去？」

凌度月道：「回到家師之處。」

歐陽明搖搖頭，道：「凌少俠，楊非子不會讓你離開開封，而且，你身中失功散毒，雖不似雷兄一般，三日可以致命，但如在三七二十一日之內，不能解去失功散毒，這一身武功，就算永遠廢了，再無恢復之望。」

凌度月又是一呆，道：「老堡主的意思是……」

歐陽明接道：「凌少俠請留在此地，由老朽想想辦法。」

凌度月道：「來得及麼？」

歐陽明道：「凌少俠，老朽不敢保證什麼，但我當盡力而為，希望能在三天之內，取到解藥。」

凌度月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在下多留三日，但老堡主也不用太過為難，大丈夫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談話之間，陳大可急急行進來，一欠身，道：「老堡主，有一位小童乞丐，求見堡主！」

歐陽明道：「小乞丐？」

陳大可道：「是的，看年紀，只不過十三四歲。」

歐陽明沉吟了一陣，道：「先把雷老英雄和凌少俠移入內室，你陪他進來。」

陳大可道：「下屬曉得。」

雷慶已然是暈迷不醒，凌度月却是神志清明，只是那一身絕世武功，却突然失去。

片刻之後，陳大可舉着一個鶉衣百結的小叫化子，行了進來。

陳大可說的不錯，小叫化看上去，只不過十三四歲，頭上戴了一頂毡帽，臉上滿是油污。

歐陽明却不敢妄存絲毫不敬之心，一抱拳，道：「小兄弟是……」

小叫化接道：「你是歐陽堡主。」

歐陽明道：「老朽歐陽明。」

小叫化四顧了一眼，道：「你們是不是有兩個人受了傷？」

歐陽明聽得一怔，暗中提緊了功力，笑道：「不錯，小兄弟怎生得知？」

小叫化笑一笑，露出了一口細小的白牙，道：「他們傷的如何了。」

歐陽明道：「小兄弟，可否先見告姓名來歷？」

小叫化道：「不用管我來自何處，但我能醫好他們的傷勢。」

歐陽明道：「小兄弟，你不是丐帮中人吧？」

小叫化道：「不是，天下的叫化子很多，但不一定都是丐帮中人。」

歐陽明道：「嗯！小兄弟是說，你能療治好他們傷勢，定然是有條件了，但不知小兄弟可否先行奉告。」

小叫化道：「我如說沒有條件，只怕你歐陽老堡主不會相信了。」

歐陽明笑一笑，道：「小兄弟，說的不錯啊！我是個歷練很深的人，我不會輕易的相信那些編織的謊言。」

小叫化子笑一笑，道：「歐陽堡主，你似乎很自信，是麼？」

歐陽明雙日盯住在那小叫化子的身上，道：「小兄弟，你想證明什麼？」

小叫化道：「你又能說出什麼？」

歐陽明歎口氣，道：「小兄弟，你好似不是本來的面日。」

小叫化道：「我……」

歐陽明接道：「你還是一位小姑娘，對麼？」

小叫化臉上泛起了一片紅暈，緩緩說道：「咳！歐陽老堡主，看來，你是位很仔細的人。」

歐陽明道：「妳姑娘可以說出實在的情形了。」

小叫化道：「老堡主，你想的如此週密，那就更應該讓我試試了。」

歐陽明道：「啊！為什麼呢？」

小叫化道：「你想必早已心中明白，你無法取到解藥……」

歐陽明接道：「小姑娘，你錯了，我就要去見楊非子。」

小叫化道：「討解藥？」

歐陽明道：「是的！我不能讓他們死去。」

小叫化笑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齊細小的白牙，道：「那將付出很大的代價。」

歐陽明道：「不錯，楊非子不肯把他們毒死，那就是留下了討價還價餘地。」

小叫化道：「老堡主一定知道，楊非子決不會做虧本的生意。」

歐陽明道：「是的！但老夫已準備付出任何我能付的代價。」

小叫化點點頭，道：「老堡主，像你這樣講義氣的人，江湖上還眞的不多。」

歐陽明道：「姑娘誇獎了。」

小叫化道：「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我如是楊非子派來的人，定然會提出要你付的代價，如若我不是楊非子派來的人，又有誰知道他們受了這樣重的傷呢？」

歐陽明微微一怔，道：「這個……」

小叫化說道：「所以，你應該讓我試試，我如加害了他們，很難生離此地，是麼？」

歐陽明呆住了，只覺這姑娘說的入情入理，竟有着使人無法反駁。

小叫化有些急躁的說道：「老堡主，我的時間不多，不能太拖延下去，我希望能早些療治好他們的傷勢。」

歐陽明雙日中神光暴射，凝注在那小叫化的身上，道：「小姑娘，你不可冒險，如是妳無法醫好他們的傷勢，老夫將立刻把你重斃掌下。」

小叫化輕鬆的笑一笑，道：「保證是藥到病除。」

歐陽明不再多言，引小叫化進入室中。一面提氣，把全身的功力，都凝聚在右掌之上。

小叫化未多講一句話，也未看兩人的脈象病情，從衣袋中，摸出兩種顏色不同

的藥丸，捏開了雷慶的牙關，把藥丸投入雷慶的口中，立刻轉向了凌度月的身前。

凌度月道：「你是什麼……」

小叫化一抬手，藥丸投注入了凌度月的口中，轉身向外行去。

歐陽明一橫身，攔住了去路，道：「小姑娘，等他們醒來如何？」

小叫化道：「那是對症之藥，很快就可以醒過來了，不過，雷慶傷的很重，只怕他已無法自行運氣，希望你找個人帮他一下。」

歐陽明雙掌拍了一下，陳大可應聲而入。

一指雷慶，歐陽明緩緩接道：「大可，帮他運行一下眞氣。」

陳大可依言施爲，盤膝坐在雷慶身後，以內家眞力，攻入了雷慶的玄機穴中。

凌度月神志清明，藥丸入腹之後，立刻感覺到一股熱流，在丹田之中散開，本能的運氣相和。

但覺一股熱力隨着眞氣運行，所到之處，汗水湧出。

出了一身大汗，凌度月頓然有着一股輕鬆的感覺，一舉步，行下木榻，雙腿竟然已完全恢復。

雷慶得陳大可內力之助，很快的把藥力運行開去，除了奇毒。

目睹藥物的奇效，歐陽明突然對那小叫化子一抱拳，道：「歐陽明感戴萬分，姑……」

小叫化一擺手，道：「不用空言感激，重要的是，你們要有番計劃，楊非子還不知道他們兩位的傷勢已癒，很可能會派人來有所勒索，你們如何對付，該好好的計議一番，我的愚見，能別讓他知道他們兩位傷勢已好，可埋下一支奇兵……」

語聲頓了一頓，道：「我要去了，用不着送我，也別派人跟踪我。」

轉身向外奔了出去。

歐陽明奔出客廳，那小叫化已快步奔去。

一面吩咐了下人，替雷慶和凌度月準備衣物浴湯。

陳大可站起身子，悄然退了出去。

雷慶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厲害的楊非子？」

凌度月道：「這人當眞是可怕的很，但不知他是否有立刻置人於死的毒藥。」

歐陽明道：「聽說他有一種三步奪命毒粉，中人後立刻就死。」

雷慶道：「那小叫化是不是丐帮中人，藥物靈效的很，在下似乎已感覺到餘毒盡除了。」

歐陽明道：「世間只有一種藥物，具有這等一服即癒的奇效……」

凌度月接道：「什麼藥物？」

歐陽明道：「楊非子自製的解藥，除此之外，就算是仙露玉液，也不致如此快速的使人恢復過來。」

凌度月道：「你是說，他偷來楊非子的解藥。」

歐陽明道：「不知是否偷來的，但她用的對症之藥，是不會錯了。」

雷慶道：「丐帮中人才鼎盛，尤多妙手空空的人才……」

歐陽明接道：「他不是丐帮中人。」

雷慶哦了一聲，道：「其實，我似乎有些面熟，不知在那裏見過他？」

歐陽明接口說道：「雷兄，她是個女孩子。」

雷慶怔了一怔，道：「女孩子，那就想不起來了。」

凌度月道：「她爲什麼要救咱們。」

歐陽明道：「這也是老朽想不透的地方！」

雷慶躍下木榻，道：「老堡主，她爲什麼救咱們，暫不用去想，但她救了我們，總是不錯，兄弟覺着，她臨去的兩句話，說的不錯。我和凌老弟仍裝作中毒未解，看看那楊非子有些什麼舉動。」

歐陽明道：「老朽也是這樣想法。」

三人又計議了一陣，決定以靜制動，先觀敵勢，再作應變。

歐陽明囑咐了陳大可，盡量保守隱密，杜天龍、歐陽鳳、王人傑、歐陽成方等，都不知詳細內情，都知道雷慶和凌度月中了毒，安置在一座小樓上。

黃蜂女堅持要登樓瞧瞧雷慶和凌度月的傷勢，歐陽明沒有法子，只好陪她登樓查看。

雷慶仍暈迷不醒，凌度月却是武功盡失。

黃蜂女查看過兩人的傷勢之後，竟然和苗奇悄然離去。

對兩人的走，王人傑和杜天龍都極感忿怒，但歐陽明却笑一笑，道：「他們本不是咱們同道的人，凌少俠中毒失去武功，他們已完全喪失了對咱們的信心，離此他去，以保性命，實也不用苛責。」

保守隱密的方法很成功，杜天龍和王人傑等，都有着無比的哀傷，但也却激起了拚命之心。

歐陽明一直坐在大廳中等待着回天手楊非子的消息。

但事情大出了歐陽明的意料之外，直到日落西山，仍不見楊非子遣人登門。

夜幕低垂，大祥記客廳中燃起了四隻火燭，照的一片通明。

除了客廳之外，別處却不見燈火。

但暗影中，却不時有人影移動。

整個的大祥記綢緞莊，都在一片森嚴的戒備中。

歐陽明坐鎭大廳，直等二更時分，還不見楊非子遣人來此。

陳大可低聲道：「老堡主，你瞧一會吧！他們要遣人來，也會大搖大擺的找上門來，看樣子今天是不會來了。」

語聲甫落，忽然響起了一聲極輕微竹哨聲。

這是約定的信號，陳大可一幌身，飛出了大廳。

歐陽明也站起身子，負手立於廳中。

片刻之後，陳大可帶着一個人行入廳中，竟然是黃蜂女去而復返。

只見她雙手提着兩隻黑布罩着的大竹籠，裏面傳出了嗡嗡之聲。

歐陽明怔了一怔，笑道：「姑娘回來了。」

黃蜂女放下手中的竹籠，行入廳中，道：「小女子自知武功有限，難以助諸位一臂之力，因此，去尋了一些毒蜂回來，也許可以稍盡棉力。」

（未完）

武林秘辛

鑽天釘

海中仙・文

看過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這一套影片，可能使你想起大俠霍元甲，因爲他創辦「精武體育會」，拳腳無敵，兼且獨創一格，把原有的霍家拳，變成「迷宗藝」。

有些人對此發生錯覺，以爲他擅長的一套拳術，特別飄忽，交手就失去了他的踪跡，故此稱做「迷踪藝」，實則不然，「迷踪藝」也是北方的門派，它千方百計繞到對方的側面或背後才發招，故有此稱，至於霍元甲的「迷宗藝」，指另外一種情況而言。

當時霍氏三代都是在拳壇上面極有名氣的，一向受人尊敬，練習拳脚的人都認爲世界上再也沒有一派拳脚超勝過它了，偏巧霍元甲能够化剛爲柔，打出另外一套拳脚來，使他的父兄看呆了一雙眼，故此稱做「迷宗藝」，表示那套拳術甚至父兄也茫無所知。

奇怪得很，如此一套精深的拳術，竟然失傳。不過，在霍元甲多次跟別人交手所發的招細心研究，却是可以畧窺秘奧的，現時我試把霍大俠多次跟拳術名家交手的情形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照武林中人口述，霍元甲有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家丁把他尊稱爲「四爺」，外人則把他喚做「霍四爺」了，因爲霍家有一個口訣：「骨弱者不傳」，避免後世子孫學會了拳脚，却又乏勁，交手就輸，惹下殺身之禍，故有這個原則。既然霍父主張他棄武習文，聘了一個老師宿儒在家居住，早晚教他四書五經，兄弟習武，絕不許他在旁觀看，以免分心，如是者過了數年之久。

某日，他已長成到十二歲，偶在中庭聽到父親的「庭訓」，叫兄長苦心習武，預防外邊的拳師慕名求見，打輸了就玷辱家聲，那三個兄長走開之後，他趨前懇求父親教授拳術，詭稱習拳健身，並非準備交手過招，決無玷辱家聲之事。

霍父單名一個昌字，二十年前，橫行大江南北，洞悉武林中人的好勝心，且知根基脆弱之人，學拳無用，聽了四兒所言，顧左右而言他，說：「你沒有病就算了，不必練拳，因爲我有四個兒子，不必叫他們一窩蜂的學習拳脚，有一人棄武習文，更合我心意。」說完就走開，霍元甲無可奈何，他心裏暗想，父親一定不肯教他拳脚了，想練習拳脚，唯有「偷師」，於是晚晚在窗外放輕了脚步跑到園中，借棗樹掩護，向內偷窺。

霍家的演武廳甚爲廣闊，靠牆近窗之處，放置兵器架，窗外就是花園，草木甚盛，預計無人如此斗胆入內隔窗偷窺，故此霍元甲躲着偷窺了三年之久，沒有一個兄長發覺，霍父更加茫無所知。

偷窺別人習武，有好處，也有壞處。它的壞處就是只知如何練功，如何演式，攻守之道必疏，對於揮拳踢脚的重點何在，亦是茫然。不過，除了缺點，也有優點，因爲偷窺之後，必然有些地方是看不透的，既然看不透，便要揣摩，慢慢的用心思去忖測推求眞理，思之既深，當然是拳脚的變化有些領悟了，甚至可能青出於藍的。霍元甲就是如此，他有空就苦練不已，三年之後，筋骨粗壯了些，拳脚方面也有些門徑，只就缺少了對手，沒有機會兩人對拆，不知道他苦心研究出來此拳理是否切合實際，足以挫敵，因此他悶悶不樂。

有一晚，月色澄明，霍元甲依照他的生活習慣，三更過後，老學究返房睡覺，只有他一個人在書房攻讀，乘機把房門虛掩，悄然走出園外向隔窗的演武廳偷窺，看得入了迷，不提防背後有人掩至，伸手抓住他的衣領，這一驚非同小可，霍元甲立刻施展連環踭的招式，企圖擺脫他的糾纏，殊不料他連發三踭俱是落空，轉身看看，只見一個黑影，站在距離五尺之遙的一處，他趕快衝過去搏鬥，剛剛交手，就給對方所制，沒法把他苦學得來的霍家拳施展出來。

當時霍元甲心上一急，索性把他偷窺得來的霍家「連環十八推」這一套拳脚打出去。

照他的估計，那一套拳脚是霍家的絕技，一出手就連打十八式，且是連環打出的，那個黑衣人再乖巧一點仍是無法抵禦，怎料此人步步爲營，下邊避過他的盤龍腿，上邊使用封踭之法，霍元甲的拳還沒有打到盡，手踭已經給此人撥開，因此「十八推」打得不倫不類，打完了十八推，霍元甲自知不是他的對手，不敢再門，呆呆的站着。

就在此時，他的目光銳利，看出黑衣人的眞面目，失聲驚呼：「你不是金大成叔叔？」對方聞言，急走過來，用手掩住他的口，在耳邊說：「四爺，此非談話之所，回書房去吧。」

霍元甲一聽就會意，雙雙同返書房，關上了門，霍元甲立刻跪下，金大成連忙把他扶起，說：「金大成只是霍家的家丁，且又年老，如何能够受得起你的叩拜！今夜之事，必須瞞得緊緊，萬一給霍大人獲悉，我就被驅逐，你也給他申斥一頓，四爺，快些站起來！」

霍元甲逼於站起，兩人就在書房之內，挑燈夜談。霍元甲一向只知金大成是園丁，不知他懂得武藝，而又如此精湛，喜溢眉梢，即使對方不肯接受一拜，給他尊稱做師傅，仍是照前把他喚做「成叔」，但却可以獲得新的指點，使他武藝比前猛進。

金大成已經有五十八歲，早年他是江湖大盜，殺過許多貪官汚吏，進入中年，因爲官府追捕得急，然後由北方南下，偶值霍家找個園丁，他便投靠霍大人，一住就是十八年，不想到外邊活動了，倘不是那晚他看見園中有人隔窗向內窺望，疑爲宵小，趨前拘捕，他這一副不尋常的身手，還沒有顯露，至於他能够很順利的破了霍家絕招連環十八推，只是因爲他在這十多年來，早已洞悉霍家的拳脚，如果叫他跟另一門派比武，他未必打得那麼出色。

末了，金大成很謙虛的說：「我的拳術套子是由鷂子功變化出來的，閃避敵人拳脚，愈軟愈妙，發招則其堅如鐵，換言之，他的拳套是兼有太極門的軟功，和鷹爪門的硬功，故此能攻能守。不消說，霍元甲自然是喜出望外了，根本上，他早已疑心霍家拳有些漏洞，難以跟武林高手過招操必勝之威，有了金大成的指點，他就如虎添翼，更妙的是他本人並非筋骨

粗壯，不宜硬碰硬，難得有這一套軟硬兼施的拳術，再適合不過了，他朝夕苦練，一年後，金大成也非他的對手了，那時他不再在園中偷窺，只是夜間酣睡到黎明之前起床，走到園子練功而已。如此秘密習武，霍家上上下下，除了金大成，無人知曉，倒是一件奇事。

時值清末，拳門之風甚盛，有名堂的大師傅，互相告誡，不准門人私鬥，無奈飲酒聚賭之區，品流複雜，往往有些門徒在此種地方大打出手，殺傷人命，禍延師傅，不管那一派的師傅如何管教嚴密，仍有此種禍事發生，因此之故，大門派的當家師傅往往跟什麼一個王爺打交道，有事托庇，王爺方面也樂得多找幾個拳師結交，免受別的皇族欺負，這種陋習早已存在。

其中有一個王爺排行第九，稱做「九王爺」，這個王爺除了跟霍昌有交情之外，還跟霍家附近的趙府當家師傅趙強人有特別交情，往往邀請他們兩人入王府吃吃喝喝，兩人一向不相犯，另一方面，彼此摸不透對方武功的底子，認為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倒不如各立門戶結個交情，在如此的形勢下，反而相安無事。

可是，兩個大師傅不想拚搏，徒弟卻不禮讓，因為兩個門派的拳術不同，如果學習功夫的日子較淺，霍昌那一派稍佔上風。反之，時日累積，則又趙強人的一派得到輕微的優勢，實情如此，兩派門人明爭暗鬥，各有勝負，已經有了積怨，可惜趙強人跟霍昌並不知情。

某天，秋高氣爽，正是持螯把酒的季節，九王爺在王府宴客迎秋，趙霍兩人俱在座，九王爺一時高興，向座上兩個拳師望了一眼，說：「兩位大師傅名震一時，難分高下，如果落場交手，難免死傷。反之，眞人不露相，卻又顯得有些含糊，今夜酒酣耳赤，逸興遄飛，孤王爺渴望瞻仰顏色，敬請兩位顯些本領出來，使各人大開眼界，未知意下如何？」

此言甫出，座上客都覺得心上一喜，聚精會神的看，至於兩位大師傅，卻坐着針氈似的，很不舒服。趙強人的上一代曾在宮廷任職錦衣衞的首長，跟霍昌比較，似乎佔先一點，因此他衡量形勢，認為不能推卻，索性站起來，笑着拱手為禮，對九王爺說：「我這個門派是以鐵指享譽的，我想做一項表演，聊以娛賓，現時由我單手擎着酒罈向各位敬酒，希望罈中之酒沒有斟瀉。」

說完，他離座走向牆邊，把一罈尚未揭封的酒拿起來，慢步走向九王爺身邊，很恭敬的欠身為禮，說：「請王爺揭封。」

九王爺看見趙強人只用隻手揑住罈頸，就把它拿起床，走步輕盈，視如無物，喝了一聲采，隨即輕輕的伸出兩指揭封。酒罈有大有細，趙強人所握的酒罈約有三十多斤，握起它的罈頸走來走去，已不容易，何況用罈口斟酒呢，稍為缺少指勁，罈中之酒就會斟瀉，眼見趙強人斟遍各人面前的酒杯，沒有一次斟瀉，目睹的嘉賓，齊聲喝采。趙強人放下酒罈歸座，霍昌站起來，說：「趙師傅的斟酒絕技，小弟自愧不如，無法依樣畫葫蘆，唯有另出心裁，表演一些花巧的雜技。我的意思想把銀杯打入牆內，使它排列成一個『壽』字。」說完，他就移步走到放置酒器的木架上面抓起幾個酒杯，向土牆那邊拋擲，由大堂伸展到園子去，抵達土牆，起碼有五六十步，銀杯不同鐵杯，杯口比較鈍，難以插入土牆，想把三十多個銀杯拋向土牆那邊，每個杯子插入牆內，排列成形，遠望有如一個壽字，難上加難。

嘉賓全部定限眺望，只見霍昌神閒氣定，絕不含糊，果然把銀杯拋入土牆，嵌入很深，很齊整的排成「壽」字，這一招功力極深，比較罈中斟酒的一招更加難以辦得到，剎時掌聲雷動。雖然趙霍兩位大師傅沒有正式交手，可是，憑着座上客掌聲的厚薄去衡量武功的高低，優劣頓判，趙強人感到面目無光，當時他勉強吞下這一口氣，但在事後第三日，他卻單人前往霍家拜訪霍昌，臉孔拉得緊繃繃，怒火攻心，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那時霍昌父子數人，正在演武廳指導後輩習技，忽聞家丁通報，有彪形大漢到訪，進趙強人，便即觸動心事，知道此人蓄意登門挑戰，不敢怠慢，正想走出大堂迎見，溫語解圍，趙強人已經怒沖沖的走進來，他沒法可想，逼於接見交談，言談之下，充份表現出他的謙恭。

趙強人此行屬於踢盤性質，霍昌的態度愈是謙虛就愈加滋長他的氣燄。他並非抓住王府表演那一夜的無形較量為題，而是抓住霍家門人在外邊大言不慚的各種糾紛，作為譴責藉口，疾言厲色，指出霍昌有意縱容霍門子弟，詆譭趙家拳腳，故此登門領教。

霍昌聽了，仍然忍耐，竭力緩和局勢，毫無戰意。可是，三兒霍元申看在眼裏，卻忍受不住，一躍而出，站在趙強人臉前六尺之遙那一處，粗聲暴氣說：「強人，你有本領，你教出來的徒弟，卻不是個個出色的，明白嗎？」

趙強人正是想借故挑起對方的怒火，聽了進耳，正中下懷，哈哈大笑，說：「霍三爺，你也知道我本領高強嗎？此言並不由衷，如果你確有此心，自知不敵，請即跪下叩三個響頭，我立刻轉身走開，永不追究此事，不然的話，我就要你下場玩玩了。」

霍元甲的三哥，一向是自視極高的，父親的武藝傳了他百份之九十，他正想找個武林高手較量一下，引證他學習得來的武藝，確是實用，因此他聽了對方所言，臉有喜色，立刻擺出「月影椿」應戰。

趙強人此行準備打鬥，不穿長袍，只穿短褂，說打就打，不用客氣，大喝一聲，即時搶攻，一出手就是三招，名為「火箭衝天炮」，十分厲害。

霍昌在旁觀戰，只看兩人起招與接招，已知三兒不敵，卻又逼於武林規矩，不能插手，如果他跳進圈子裏，兩父子合力接戰，打贏也給別人恥笑。

霍昌心裏焦躁無比，突見人影一晃，趙強人以雷霆萬鈞之勢，施展虎爪功，向三兒霍元申的臉孔抓下來，那時雙方的形勢拉得非常緊，元申雙手受制於對方，沒有第三隻手擋架，眼見虎爪兜口兜面拍下，一拍就使他的鼻樑打折，口鼻噴血，變成血肉模糊，甚至眼睛也會打爆，驚嚇到說不出話來，幸喜霍元申苦練霍家拳腳多年，雖然不能化解虎爪，但仍可以奮勇自救，突然施展死中求活的絕招之一，叫做「烏龜縮頸」，無端端把頭頸縮低，身形也矮了半截，同時抽出右手來，放橫了前半截的手臂擋格。

那隻手怎能擋得住虎爪呢？它是橫放的，虎爪凌空而下，剛剛擒住它，使勁一揑，霍元申登時慘叫一聲，暈倒在地，右手的前臂血溢骨折，如遭斧劈，霍昌目睹此狀，喜怒參半。喜的是三兒雖然手臂受了重傷，可以用藥施救，不致殘廢，無論如何，勝過整個臉孔被虎爪抓爛。

至於怒的一方面，那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他怎能原諒趙強人出手傷人之罪呢？一怒之下，他就算拚着一條老命不要，也要拚一拚了。可是，他還沒有跳到趙強人的面前，已經有人接戰，此人正是霍家大少爺霍元坤。

霍元坤剛才不在大堂之內，何以忽然露臉呢？當然是聞聲而至了，霍昌自知年事已高，索性任由大少爺代表他出戰。

他眼見霍元坤叫二少爺霍元康把元申抱起，放在一邊，用萬靈丹開酒灌救，另用跌打丸敷在元申的傷處，止血化毒，又見趙強人趾高氣揚的漠樣，恨之切骨。繼而，霍元坤正式迎戰了，他冷然說：「強人，你握碎了我三弟的手臂，希望你能夠闖過我這一關！」

說完，怒目而視，握緊雙拳，發動攻勢，霍家有一套拳是急攻短打的，叫做「虎豹爭雄」，一出招就要搏殺，絕不退後，當時霍元坤運拳如飛，節節進逼，竟使趙強人在演武廳內繞圈子閃避，他也自鳴得意。不過，這副樣子給他父親看在眼裏，反而担心，因為趙強人的功夫十分老練，決不會一下子就給霍元坤逼到走投無路，顯然是詐敗求勝了，他衝口而出的喊了一句：「切勿搶攻！」

霍元坤殺得性起，怎會因為別人說的一句話就把攻勢變弱呢？他仍用車輪拳以及盤龍腿上下搶攻，眞的無懈可擊。

霍家的盤龍腿十分出色，坐半步馬，先用右腳向前一撥，隨即踢起，如屬那一腿向左撥，則向右踢起了，它剛剛落地，輪到左腳打出，先撥後踢，給他一撥就跌，因為他一雙手以蝴蝶掌姿態推出，上推下撥，豈能不倒？反之，避得開勾撥的腳，則又不容易避過由斜裏飛踢起來的另外一腳，況且左右腳輪流施展，密集急攻，配以車輪拳，更加綿密，簡直是七手八腳，無從接招，趙強人故意示人以弱，在演武廳兜圈子，不一定為了詐敗求勝，俟機反擊，同時在拳腳上也是應該走圈閃避的，因為他兜圈子的時候，身形頻頻變動，對方失去了攻擊的目標，這樣子拖下去，他就佔了上風。

拳腳打得愈兇的人，愈加忌憚持久之戰，理所當然，霍元坤一輪密集急攻除了偶然接觸之外，無法纏住對方一招決定勝負，未免焦急，根本上他消耗體力太多，另一方面，心急如焚。再者，他的車輪拳以及盤龍腿這一套已給對方看穿，便可乘機出擊，於是他的處境由上風變成下風了，突然之間，他的眼前失去了趙強人的踪影，跟着黑影一晃，他已中了一腳，不由自主的退後五步。

這一腳踢得非常快速，顯然對方想一腳解圍，消了他的急攻之勢，他相當乖巧，雖然捱了一腳，並非沉重的打擊，仍要一退五步，預防對方乘勢追擊。奇怪的是趙強人獲勝不追，站定腳步，說：「大少爺，剛才我踢你的一腳，叫做蝴蝶穿花腿，在你的車輪拳與盤龍腿的中間穿過，你避無可避，照理你已經打輸了，如果我用勁沉重一點，你就要折斷三條肋骨，橫豎我傷了你仍要跟你父親一決雌雄的，何苦打傷你呢？希望你自量，急忙退下。」

趙強人口中說出這種冷言冷語，霍元坤如何能夠忍受？他怒吼一聲，直衝過去，仍用車輪拳急攻，至於腳法是否有變？只有他本人知道，當時他以為趙強人仍是左閃右避，不料對方已便破他的弱點，不但沒有躲閃，還衝上來迎戰，用滾拳的手法截擊，剛剛接招，就改用詠春三娘的絕招「抱牌手」打去，趁着左右兩邊前臂放橫，反手打出，上下兩掌有如兩根鋼條，當胸打過去，霍元坤雙手齊出，無法收回應戰，胸部吃了極沉重的雙掌眞壓，眼前一黑，口吐鮮血，身形晃了晃，歪歪斜斜的倒下來，登時臉白如紙，氣若游絲，把霍昌嚇呆了半截。

霍昌雖然對趙強人極端痛恨，救兒心切，逼於一切容忍，召集家丁用靈丹妙藥灌救，趙強人站在一旁，那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態，難以形容，霍昌救回愛兒一命，轉身怒目而視，大喝一聲：「老子今天跟你拚了！」

說完，他就想開拳發招，跟趙強人展開生死搏鬥，千鈞一髮之間，忽然有一個青年飛步搶入演武廳，高聲叫喊請他們兩人暫緩交手。

霍昌定神一望，來人竟是他的四兒霍元甲，不覺氣上加氣，霍元甲不理會父親的反應如何，他疾步走到趙強人的眼前，厲聲說：「爸爸老了，你過得我這一關然後跟他交手。」

趙強人不慌不忙的說：「你就是霍家的四公子嗎？聽說你棄武習文，何苦寃寃枉枉的送了一命？」

霍元甲冷然說：「強人，你還沒有資格傷害我呢！閒話休提了，我們立刻過招，你意下如何？」霍元甲逼他快些發招，目的是避免父親捲入漩渦，趙強人給他冲撞了一句，不禁動火，說：「霍元甲，既然你想送死，我不能不開殺戒了，坦白點說，你是不堪一擊的。」說完，他的單虎爪的架式打出，右手吊起，曲踭，向霍元甲的臉孔抓下去，剛才他傷了霍元申，正是這個虎爪，眼見霍元甲是無法招架的，霍父看了，替他揑一把汗，殊不料霍元甲並不接招，身形微微向背後一靠，使對方的虎爪沒法抓他的臉，跟着起腳，踢向對方的前鋒馬，這一招剛剛尅制了對方，使對方的「車輪虎爪」無法施展出來，氣得暴跳如雷。

虎爪之力必須凝聚，如果一邊用虎爪打出，另外一邊，卻又東躲西閃，那就前功盡棄，打出去一爪不能傷人，由於腳長過手，霍元甲的陰陽腳幾次險些踢中趙強人的前鋒馬，他一再閃避，登時失去了「上風」的優勢，霍元甲則剛剛相反，他不但雙腳分別踢出去，而且配以一雙手，盡量繞着對方的軀體，使趙強人疲於奔命，不過接了兩三招，就給霍元甲使用一個鑽天釘把他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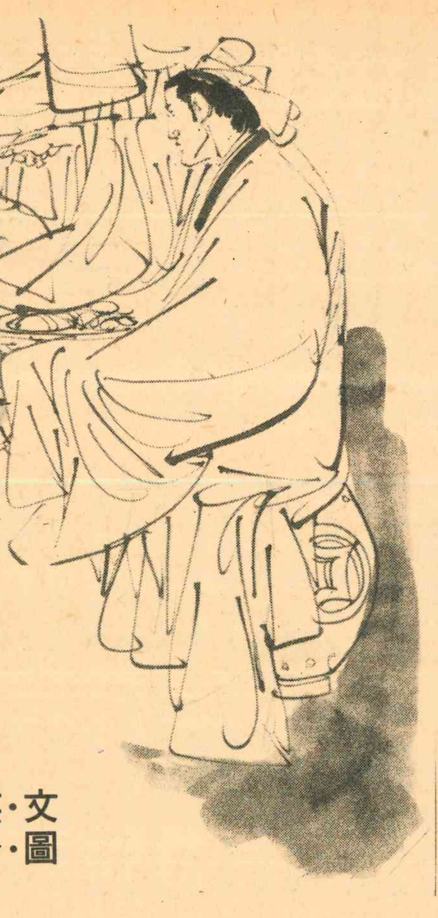
此時趙強人打到火遮眼，卻又找不到對方所站的位置，難施毒手，在接招之際幾次發出極凌厲的攻勢俱是落空的，忽然覺得霍元甲身形閃向右邊，用右手穿過他的胸前罅隙，抓住他的頸子向下一沉，他依照本門的拆招方式去化解它，右手向外撥，左手的虎爪之勢抓對方的臉門，怎料他出手慢了一綫，虎爪還沒有拍打對方的眼鼻，他左邊額角的太陽穴已給霍元甲曲起右手中指向下一鑿，發生劇痛，軟軟弱弱的倒下來，隨即昏迷不醒。

霍元甲知道虎爪厲害，破這一招，必須貼身誘敵進攻，乘機向對方致命的弱點發招，因為虎爪近似鷹爪，特別沉重，打出去的時候慢了一些，他把右拳握緊，只留中指的指節骨向外伸出，這一個指節骨打中額角的太陽穴，對方的虎爪打了一半就乏勁了，他計算得十分準確，果然一戰成功，趙強人陷入昏迷狀態之後，就一直沒有覺醒過，被他同來的徒弟抬返趙館醫治，全無效驗，七日後便告不治，霍元甲一戰揚威，聲譽鵲起，他本人固然感到興奮，最興奮的還是他父親霍昌，事實上那天如果霍元甲沒有在千鈞一髮之際出現，代他接招，恐怕他的一條老命已經喪在趙強人的手上。

事後霍昌對他另眼相看，把他升做「坐館」的大師傅，並由他指點幾兒弟的拳腳，各人的身手較前又再跨進一步，不必細表，值得報道的是這一點，霍元甲只有練武的架式，包括紮馬出拳練指練臂各種武功，出招快而準，並無整整一套拳，原因是他除了躲在窗外偷窺學習，就由金大成指點迷津，根本上沒有一套完整的拳腳。

對於此事，霍昌初時頗為驚異，後來，細心想想，展開深入的研究，他就不再驚異了，霍元甲之所以能夠挫敵，勇如虎爪亦低頭，就因為他的拳腳隨機應變，無非一招又一招的打出，故此對方不容易知道他每發一招之後再打出的是什麼招式，難以尅制，而他則運用快打慢的原理，隨時變招出擊，反而佔了上風，霍昌恍然大悟之後，盛讚不已，此後霍元甲就正式把他獨創的拳術定名：「迷宗藝」。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葉慈輝母子不顧武當掌門的辯解，也不理會止水夫人的勸喻，逕自返回南坪橋杜莊，止水夫人意懶心灰，擬回止水山莊，經不住恨海遊魂之勸，聯袂前往南坪橋杜莊，那晚，葉慈輝私晤恨海遊魂，懇請他調查李飛鵬，恨海遊魂答允後，獨自離去。翌日，李飛鵬着侍童請葉慈輝前往書房，葉慈輝到達書房後，驀見血手惡煞向東洋與另三個老者，共坐一室，向東洋命李飛鵬將酒席設在書房內，李飛鵬對向東洋似甚恭敬，唯唯恭應退去，向東洋遂向葉慈輝介紹認識在室中的三位老者——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揭穿陰謀計　巧佈反間謀

那三個人，都是「血手惡煞」向東洋同時代的黑道高手，看他們與「血手惡煞」那種分庭抗禮的神態，就可以看出他們功力上的火候。

否則，「血手惡煞」向東洋是一位什麼角色，他眼底下，豈能容許別人對他狂傲無禮。

這時，李飛鵬帶着二個青衣侍童進來整理桌椅。

接着，一道一道的菜餚，便一一送了上來。

「血手惡煞」向東洋以主人的姿態，肅客入座。

酒過三巡，「血手惡煞」向東洋一揮手，命一切男女侍童退出書房外，書房之內，就只留下李飛鵬葉慈輝他們六個人。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向葉慈輝道：「兄弟，老哥哥這三個朋友，可說是當今武林之中的絕頂高手，因聽說老哥哥脫困歸來，特來看望老哥哥，因此老哥哥把他們一同邀來與小兄弟相見，也好幫助小兄弟向武當派要個公道。」

葉慈輝心裏對武當派的意圖，可從來沒有向「血手惡煞」向東洋明白表示過，這時聽血手惡煞向東洋的口氣，好像葉慈輝已打定主意向武當派興師問罪了。

葉慈輝如果在未與武當派玄靈道長對掌之前，所練「血手神功」在他體內形成一種可以左右他情緒時候，「血手惡煞」向東洋這話，可說正對了葉慈輝的胃口。

現在，葉慈輝可不完全那樣想了。

當然，武當派是既可恨又可惡！

可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自己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他不能不多想一想，找出眞正原因來。

不過，他心裏雖然已有主張，但，更能不動聲色的微微一笑，道：「好極了，但……。」

「血手惡煞」向東洋不讓葉慈輝把「但」字以下說出來，便截口打了一個哈哈，目光流轉的掃視了桌上衆人一眼，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大家合力起來，把武當派冰消瓦解，除名江湖，三位今天答應了老夫，可就得幫忙到底啊！」

飛天蜈蚣打量了葉慈輝一陣，道：「有一件事，小弟可要先說出來，幫忙到底，可以！只是，……他值得幫麼？如果他是阿斗太子，兄弟可就不會有多大的興趣了。」

這不僅是輕蔑，簡直就是侮辱，葉慈輝只聽得劍眉一軒，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飛天蜈蚣侯七大刺刺的道：「我們想看看你的眞才實學。」

葉慈輝一笑道：「老前輩你要試一試晚輩？」

飛天蜈蚣侯七點頭道：「老夫正有此意。」

葉慈輝投目向「血手惡煞」向東洋望去，「血手惡煞」向東洋含笑而已，葉慈輝暗笑一聲，忖道：「看來你們是一吹一唱，商量好了的，我葉某人要不給你們一點厲害看一看，還道我葉某人非仰仗你們不可，……。」

正忖間，只聽耳際響起「血手惡煞」向東洋的魔語心聲，道：「這三個人，都是吃軟怕硬的東西，最好給他們一點厲害看看，以後才好驅使他們。」

葉慈輝一笑道：「那麼晚輩就自不量力，有請老前輩指教了。」

飛天蜈蚣侯七道：「你出手吧！」

葉慈輝道：「就在這飯桌上？」

飛天蜈蚣道：「當然就在這裏，你要在這裏不能動手，那裏算什麼本事。」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老前輩接招！」抬手出筷，快如閃電，點向飛天蜈蚣侯七左肩。

他們原是對面而坐，中間隔着一張桌面，和滿桌的菜餚。

飛天蜈蚣侯七一見葉慈輝筷子點來，心中驀地一驚道：「驚虹點水！」揚起筷子，一張一合，迎着葉慈輝筷子夾來。

葉慈輝手腕一沉，幻出一片筷影，飛點而出。

飛天蜈蚣侯七勉强招架了一陣，終於被逼得移身起座站了起來。駭然道：「這神武三式是那裏學來的？」

葉慈輝收回筷子道：「自然是『神武秘笈』上得來的，老前輩好高明法眼！」

葉慈輝最後一句話，倒是眞的佩服他，他居然認得出「神武秘笈」中的武功，足見見聞廣博，確有些斤兩了。

飛天蜈蚣侯七「啊」了一聲，道：「那你是『神功寶庫』的得主了？」

葉慈輝心中一動，含糊其詞的點頭道：「可以這樣說吧！」

飛天蜈蚣侯七臉上冷傲的神色和驚容同時一收，帶上了笑容道：「原來老弟乃是眞人不露像，老夫走眼了。」

眞是變得快，一下子馬上就轉口稱他是老弟了。

葉慈輝目光輕轉，向風魔手胡展天與長短叟任如意兩人身上一落，道：「兩位老前輩……。」

話聲方出口，飛天蜈蚣侯七已搶着截口道：「行家眼裏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够了，我們大家敬你老弟一杯。」端起酒來，向大家一照，乾了一杯。

大家端起酒杯，紛紛而飲之際，書房外忽然有人大聲報道：「啓稟五爺，古家堡堡主夫人率領數十好手，來到莊外，請見五爺。」

「血手惡煞」向東洋目光一掃李飛鵬道：「古一貫的架子倒不小，……。」

飛天蜈蚣侯七道：「有了老夫等人，還要古家堡那些人做什麼？」

李飛鵬道：「這位古家堡堡主夫人乃是葉慈輝的義姊，想必是聞風而來看望葉慈輝的。」

飛天蜈蚣侯七忙又改口道：「既是小兄弟的義姊，那你還不快去相迎。」

李飛鵬一招呼葉慈輝，兩人急步迎出莊外，把菲菲（駱飛霞）請進莊來。

菲菲如今可與從前大大的不相同了，從前她再美，總不免流露出一股輕浮的氣質，但今天的她，可完全不一樣了，可說整個的氣質都改變了，變得雍容華貴，端莊大方，恰如堡主夫人的身份。

她進得莊內，笑向李飛鵬道：「五爺，你請便吧，我現在先去拜見葉伯母，有慈輝相陪就行了。」

李飛鵬一笑抱拳道：「主隨客便，那麼在下就失禮不陪了。」

李飛鵬去後，葉慈輝笑問道：「二姊，你難道有順風耳，怎樣來得這樣快？」

菲菲神秘的一笑道：「你別忘了，今天的二姊，已經不是從前的二姊了。」

葉慈輝道：「你說得好神，那麼小弟要試一試你，你知不知道，這裏還有一位與你我關係不平凡的人物……。」

菲菲一笑道：「乾娘！我要連她都不知道……。」

葉慈輝一搖頭道：「不是她。」

菲菲一楞道：「那是誰？」

葉慈輝笑着道：「你猜吧！」

菲菲心靈性巧，微一思忖，便明白了葉慈輝的意思，欣喜欲狂的道：「可是家父。」

葉慈輝點頭道：「他是昨天到的。」

菲菲皺了一皺眉頭道：「那次我派人去找過他老人家一次，找到了地點，却沒找到人，不知他老人家是何心意，願不願見我？」

葉慈輝道：「現在我們都住在一起，快走吧。」

兩人帶着菲菲的四個隨身少女急步來到獨院之前，迎面只見葉雅慧從院內急急走了出來，來不及與菲菲見禮，便道：「駱老前輩留下一張條子，去了。」

葉慈輝苦笑一聲，向菲菲道：「二姊，眞是不巧極了。」

菲菲輕嘆一聲，搖了一搖頭，心中好不難過。

葉慈輝這才笑向菲菲欠身行禮，叫了一聲：「二姊，快裏面請。」

菲菲收斂了一下失望的心神，臉上恢復了笑容，走了進去。

菲菲先拜見了葉老夫人與乾娘莫大嫂，然後又向止水夫人行了禮，客氣了一陣之後，說話就由禮貌而轉入家常話了。

菲菲輕嘆了一聲，笑問葉慈輝道：「輝弟，你有四妹的消息沒有？」

葉慈輝這些日子來，簡直就沒有時間想到茜茜，菲菲這一相問，使他不由內愧於心，苦笑一聲，道：「不瞞你二姊說，小弟簡直忙得頭昏眼花，根本沒有時間打聽她的消息。」

菲菲憤怒的瞪了葉慈輝一眼，道：「輝弟，你們男人呀！……。」

葉慈輝俊面一紅，道：「我們男人怎樣？」他記得他根本沒有把他和茜茜的事告訴過她，聽她的語氣，好像她已完全知道了，因此不免紅了一紅臉，但口中却是矢口不承認。

菲菲微微一笑，道：「怎樣？你該自己心裏明白，要由二姊我說出來，你就更難爲情了。」

葉慈輝男子漢大丈夫，頭可斷血可流，談起兒女之情，倒眞是有點難爲情，望

着菲菲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口中囁嚅地道：「小弟……小弟……」

菲菲一聲格格嬌笑道：「怎麼樣！強不起嘴來了吧。」

葉慈輝訕訕地道：「二姊，你可是有了她的消息？」

菲菲一點頭道：「這一點被你一猜就猜着了，要不，你二姊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你們小兩口子的事。」

葉雅慧驚叫一聲，搶着道：「小兩口子，那是……」

菲菲截口道：「你該叫她弟妹！」

葉雅慧「哦！」了一聲，叫道：「好呀！你有這大的喜事，你都瞞着我們。」

菲菲露了一手，接着又替葉慈輝打圓場道：「說來這也不能怪輝弟諱莫如深。因爲其中關係着四妹的生死大事，可惜的是，眞正該瞞的人並沒瞞過，四妹還是遭到了不幸。」

葉慈輝臉色一變，驚叫一聲，道：「什麼？她死了！」「不幸」兩字，使葉慈輝作了過份悲觀的想法。

菲菲搖了一搖頭，道：「她死倒沒死，只是她的處境比死都不如。」

葉慈輝道：「你知道她的情形？」

菲菲道：「當然知道，要不我怎樣連你們的私事都知道。」

葉慈輝道：「你怎樣知道的？」

菲菲伸手懷中拿出一張污穢的小紙條，遞給葉慈輝道：「你看看這個。」

葉慈輝接過那案子，條子還沒有打開，便有一股又香又臭的氣味冲入鼻中。

不用說，那香味自然是菲菲身上的香味了，那臭味自然是那紙條傳來的原始臭味。

由這張紙條上的臭味，不難想像茜茜目前的處境是多麼的不幸。

葉慈輝未曾打開紙條前，心中已是一酸，星目之中的淚水就像斷了綫的珍珠，順着面頰滾滾而下。

淚眼朦朧之中，只見那紙條上寫着：

「妹生不如死，而又死不了——南莊。」

沒有署名，其實茜茜的字，何用署名，他們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了。

葉慈輝目光之中燃起了忿怒的火光，冷然問道：「南莊在那裏？」

菲菲說道：「武當派除了本院之外，又由俗家弟子，建立了南、北兩莊，北莊你已經去過，那就是囚禁伯母的地方，南莊位在武當之南，又稱歐莊，莊主稱爲歐陽春。」

葉慈輝冷笑一聲，說道：「又是武當派。」

止水夫人一旁道：「武當歐陽大俠，不是這種人呀！」

菲菲一笑道：「如今時代變了，武當派本身就變了質，歐陽春是武當派的人，他能不跟着武當派走麼？」

葉慈輝轉向葉老夫人道：「娘，茜茜的遭遇，都是孩兒之過，孩兒想現在就趕去把她救出來不知你老人家以爲如何？」

葉慈輝心裏有了決定，但娘親在堂，他不敢卽起卽行。

葉老夫人沉思了一陣道：「本來我也很是相信得過歐陽大俠，可是有了呂重山的事情之後，我也不能說他絕不會做出那種事情來，你要去看看可以，不過，不要輕舉妄動，查明白了之後，再和他們理論要人。」

菲菲道：「伯母，你放心，輝弟本來就是一個很持重的人，有侄女陪他去，他會有分寸的。」

止水夫人接着道：「也罷，老身也陪你們走一趟南莊，歐陽春對老身還有幾分交情，到時候也好從中轉圜。」

菲菲皺了一皺眉頭，欲言又止的點了一下頭，道：「有你老人家去，那再好沒有了。」

別人沒有注意菲菲的言不由衷，但，葉慈輝很瞭解菲菲的爲人，心中一動，忖道：「難道其中還另有文章不成？」他口中不說，可就放在心上了。

止水夫人說道：「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去？」

菲菲搶着道：「救人如救火，當然是越快越好，最好馬上就走。」

葉慈輝道：「好，我們馬上就走，我現在就去告訴他們一聲。」

菲菲道：「你何必自己去，請乾媽去告訴五爺一聲就行了，你要自己去的話，五爺如果不同意，豈不非常尷尬。」

葉慈輝想了一想，覺得菲菲的話不無道理，於是一面請莫大嫂去告訴李飛鵬，一面和菲菲止水夫人出了杜莊，向武當派所屬的南莊趕去。

菲菲本來帶來了四五十個好手，她只帶了隨身四女與葉慈輝同行，其他的人都被吩咐在二天之後跟進。

離開杜莊不久，途中有人備好了七匹千里龍駒，在等着他們，葉慈輝見了一笑道：「二姊，你好像什麼都計劃好了。」

菲菲一笑道：「爲了你的事，你說我這二姊能不盡心盡力麼？」

七人有了飛騎代步，一路上迅速非常，不多日到了青峯鎭。

在青峯鎭，菲菲又預先有了安排，在鎭外就把他們接進一座山莊之內。

莊主李青山，五十多歲，像是一個半耕半讀的人，顯得有着很好的學問，但是，對菲菲更有着非常恭敬的態度。

冷眼旁觀，不難看出這位李莊主就是菲菲的手下人之一，菲菲在短短時日之中，就能養成這種氣候，確實使葉慈輝暗暗吃驚不已，怪不得師父對她這位愛女顯得十分失望。

用過晚飯，菲菲帶着四女出去了一下，房中就祇有止水夫人與葉慈輝二人。

止水夫人輕嘆一聲，道：「慈輝，我看你這二姊，非常不簡單，我們還要特別小心謹愼才是。」

葉慈輝道：「不錯，這位二姊，是位相當厲害的人物，不過，小侄想她還不致於對小侄不利。」

止水夫人道：「人心隔肚皮，人與人之間的交情，是隨時會發生變化的啊！」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道：「你老人家說得是，侄兒小心就是。」

止水夫人道：「你知道小心就好……。」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南莊離此地不過數十里路了，老身先替你探一探，在我沒回來前，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葉慈輝不便說不要止水夫人去，只好

任她前往南莊而去。

止水夫人剛一離開，菲菲忽然笑着回來道：「你大姨走了麼？」

葉慈輝一怔道：「你在等着她去？」

菲菲點頭承認道：「她不走，我有很多話就無法坦白的告訴你。」

葉慈輝一嘆道：「二姊，你對小弟也這樣用心機。」

菲菲歉然道：「輝弟，事非得已，請你多多原諒，但你要相信二姊，二姊再壞，也不會壞到你頭上。」

葉慈輝搖頭苦笑，說道：「你是我最沒辦法應付的人，你有什麼打算，就請直說吧。」

菲菲道：「愚姊未談正題之前，我問你，你對當前江湖上的情形，已經知道，多少？」

葉慈輝一楞道：「你問這做什麼？」

菲菲道：「你先別管我問你這問題做什麼？你說你知道的吧。」

葉慈輝道：「我知道的，你都知道，還要我說什麼？」

菲菲搖着螓首道：「不一定，你還是重說一遍吧。」

葉慈輝無可奈何的道：「當今江湖之上，有兩大邪毒集團和一股呼之欲出的惡勢力，目前正在波濤暗起，看來不久之後，武林之中就要掀起一片腥風血雨了。」

菲菲點頭道：「那兩大邪惡集團是什麼？」

葉慈輝明知菲菲在明知故問，也只有回答道：「一是販賣毒品的集團；一是販賣人口的集團。」

菲菲笑了一笑道：「你知不知道那二大集團的主持人是誰？」

葉慈輝搖了一搖頭道：「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

菲菲話鋒一轉道：「還有另外一股勢力的情形，你知道多少？」

葉慈輝道：「一無所知。」

菲菲道：「你想不想知道？」

葉慈輝大喜道：「當然想知道，二姊，快請說吧。」

菲菲面色一正道：「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不過，你一定要幫我的忙。」

這可叫葉慈輝作難了，菲菲安的什麼心，葉慈輝早就知道，如果答應幫她的忙，豈不等於爲虎作倀。

葉慈輝無法作答，只有笑着不說話。

菲菲雙眸之中放射着渴望的光芒，瞪着葉慈輝道：「輝弟，你難道就忍心看着我功敗垂成麼？」

葉慈輝心思活絡起來了，一笑道：「古家堡不是你的目的麼？現在你已滿心遂意，何來什麼功敗垂成，我就不相信，現在有誰動得了你古家堡的基業？」

菲菲道：「你雖不相信，可是由不得你不相信，而且，眞要說起來，第一個該怪的就是你。」

葉慈輝丈二金剛摸不着頭地一怔，道：「怪我，憑什麼？」

菲菲道：「因爲你做了一件天大的錯事……。」

葉慈輝聽得張目一震，只聽菲菲接着又說道：「你不該把天下第一凶梟救了出來！」

葉慈輝算是明白過來了，緊張的神情一弛道：「你說『血手惡煞』向東洋？」

菲菲說道：「你看他和藹可親，是不是？」

葉慈輝道：「他可能不是好人，但要說他是天下第一凶梟，我却有點不相信。而且，他的逃出呂莊，也不眞是我救他的，他如果要出來，早就可以出來了。」

菲菲不大相信地道：「如說他早就可以出來，爲什麼要等到你出了之後才出來？難道他有被囚的癮。」

葉慈輝一怔，忖道：「這話不錯呀，他爲什麼早不出來呢？」

菲菲接着又道：「就算他能够自己出來吧，至少他也利用了你牽制之力。」

葉慈輝心中越想越深遠，對於菲菲的話，根本沒有聽到，因此也就沒有答理。

菲菲見葉慈輝不做聲，嘆息一聲，又接着道：「你知不知道，江湖上那股波濤洶湧的大勢力，眞正的首腦就是他。」

這句話聽得葉慈輝全身一震道：「是他！」

菲菲道：「在他未出困之前，李飛鵬就是主持人。」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道：「小弟早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却沒想到他這樣不簡單：：不，杜莊怎會……。」

菲菲道：「你瞭解內情之後，一點也不奇怪，因爲李飛鵬就是『血手惡煞』向東洋的兒子，他之投身杜莊，不過是寄身以避風雨而已。」

葉慈輝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那我對他的懷疑是一點不錯了。」

菲菲道：「你沒猜錯，可是你還是中了他們的圈套，學了他們的『血手魔功』而將要永遠受制於他們了……換一句話說，你如今幫你二姊的忙也就等於自救。」

葉慈輝長嘆一聲，道：「二姊，你的眞正意圖又是什麼呢？」

菲菲道：「我們的事情，等一下再談吧，讓我率性給你一個明白吧！」

頓了一頓，接着道：「至於那販賣人口的集團和販賣毒品的集團，其實都是李飛鵬手下的分支單位，而過去那二單位的負責人，就是三妹和四妹，但，現在都因你出了事。」

葉慈輝閃動着星目忽然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菲菲一怔道：「你以爲我在騙你？」

葉慈輝道：「我曉得你沒騙我，我只是奇怪你怎會知道得這麼多。」

菲菲道：「你知不知道，你二姊也是李飛鵬手下之一，李飛鵬支持我取得了古家堡，現在又要把你騙到南莊去……至於，我爲什麼知道那樣多內情的原因，是因爲你二姊還不太笨，而且，又生得下賤，所以得到了許多人所不易知道的內情。」

菲菲顯得很激動，話聲越說越大，同時也越說越快，並且一雙秀目之中也充滿了辛酸的淚水。

賺人同情的淚水！

葉慈輝嘆息一聲，道：「二姊，你現在把這些內情，說了出來，李飛鵬知道了如何是好？」

菲菲咬一咬櫻唇道：「所以，我要你

帮我先下手爲强，免得將來落在他們手中遭殃。」

葉慈輝說道：「這是小弟義不容辭的事。」

菲菲道：「我們先下手爲强，除去了『血手惡煞』和李飛鵬他們，將來天下武林就是我們的了。」

她前面說得無限辛酸委屈，但說到後面，却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敢情，她要取代「血手惡煞」和李飛鵬的獨佔利益。

葉慈輝暗中嘆息一聲，道：「以後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請問你，你目前有什麼打算？」

菲菲笑了一笑，道：「你看你二姊是輕舉妄動的人麼？」

葉慈輝眨着星目，斜着頭，以一種輕視的語氣，道：「就靠你們古家堡的那點力量？」

菲菲道：「當然不止那幾個人。」

葉慈輝道：「那你還有什麼奧援？」

菲菲笑着，沒有作答。

葉慈輝面現不悅之色，道：「你不相信我？」

菲菲忙搖着手道：「二姊怎會不相信你，要是連你都不相信，那我還有誰可以相信。」

葉慈輝道：「那爲什麼有話不說。」

菲菲道：「我不是不說，而是在考慮你……。」

葉慈輝帶怒帶激地截口道：「還不是不相信我。」

菲菲道：「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怕你不高興。」

葉慈輝道：「我爲什麼會不高興？」

菲菲道：「你既然不會不高興，那我就直說了。」

葉慈輝道：「你早就該直說。」

菲菲訕訕的道：「我剛才不是提過李飛鵬手下有兩大集團，其實他手下並不止兩大集團，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團集……」

話聲未了，葉慈輝冷冷的接口道：「我知道，還有一個專門以殺人爲業的殺人集團。」

菲菲不好意思的道：「過去那殺人集團的老大是古一貫，現在，就是你二姊我了。」

葉慈輝道：「你想用那股力量和『血手惡煞』對抗？」

菲菲道：「你別小看了那股力量，自我接掌之後，已經面目全新了。」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你眞是有心啊！」

菲菲笑笑說道：「這算不了什麼，如果沒有你，我就是有再好的安排，也是枉然。」

葉慈輝一笑道：「好了！好了！你不要拍我的馬屁了，我們一同來對付他們就是。」

菲菲笑道：「常言道『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我們雖然不是親姊弟，但我們的感情，遠勝同胞手足，我就知道你不會不顧我的。」

葉慈輝搖着頭，說道：「够了！够了！現在我只問你，四姐是不是眞的被關在南莊？」

菲菲道：「這倒一點不假，四妹確在南莊，不過內情稍有出入，她的被關，並不是被他們抓去的，而是以特殊病人的身份，進入南莊的。」

葉慈輝道：「你們把我賺來的眞正目的何在？」

菲菲道：「把南莊毁了。」

葉慈輝道：「現在呢？」

菲菲道：「當然還是要把南莊毁去，毁了南莊之後，我們才好辦我們的事。」

葉慈輝眉頭一皺，道：「明知南莊是無辜的，我們這樣做是否有點過份了。」

菲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葉慈輝搖着頭，道：「我不同意這種做法，我也不願因此結上武當派這種强仇大敵。」

菲菲作難地道：「這就爲難了。」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道：「如果你不說明內情，一切是不是由我作主。」

菲菲道：「按照原定的計劃，表面上由你作主，實則你是完全被動的。」

葉慈輝道：「如果我現在要去暗探南莊呢？」

菲菲道：「我應該鼓勵你去，因爲這就是原定的計劃。」

葉慈輝一楞道：「你們料定我今晚去暗探南莊？」

菲菲道：「如果你今晚不去暗探南莊，那就是二姊我的失職了。」

葉慈輝說道：「如果我半路上開溜了呢？」

菲菲道：「那就看你的本事了，不過我先告訴你，這附近左右，暗中到處是我們的伏樁，你要避過他們才好，同時，南莊之內，也有不少李飛鵬的心腹內應……」

話聲未了，外面忽然有人發出一聲冷哼！

菲菲聞聲一震，喝道：「什麼人？」喝聲中，人也飛箭般射了出去。

同時，並且向葉慈輝招了一招手，意思是要葉慈輝也別閒着。

菲菲先行發動，但她剛出到窗外，葉慈輝已後發先到，追在她前面。

這時，他們兩人都看到有一條人影，在對面屋脊上閃了一閃，貼着屋面掠了出去。

菲菲緊張的叫了一聲，道：「輝弟，此人絕不能讓他逃出手去。」

葉慈輝應了一聲，道：「我知道。」接着口中發出一聲淸嘯，猛追而去。

葉慈輝雖然追上去了，菲菲仍是放心不下，也隨在後面緊追不捨。

前面那人的輕身功夫，居然高明得不得了，以葉慈輝那快的身法，追出了莊院，仍然未曾將他追上，只是，那人也未能甩脫葉慈輝。

一逃一追之間，一口氣就是六七里地，葉慈輝心裏也慢慢追得氣惱，大喝一聲，道：「朋友，今天我要追不上你，我就不再姓葉了。」

眞元內力猛然提足到十成，身形陡地加快，二三個起落，就把彼此間距離追到只有三二丈遠了。

這時，那人忽然身形一歛，回過頭來，道：「慈輝，是爲師我。」

敢情，追了半天，追的是自己的師父恨海遊魂。

葉慈輝刹住身形，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你老人家。」一面行禮下去。

恨海遊魂揮手道：「不要多禮了，飛霞也快追上來了，我們先說兩句話吧！」

葉慈輝道：「師父有何教訓，弟子聽候吩咐。」

恨海遊魂道：「剛才飛霞可是在和你計劃反倒『血手惡煞』向東洋？」

葉慈輝點頭，說道：「二姊正是這個打算。」

恨海遊魂奇怪的「咦！」了一聲，道：「她怎會突然有此悟境呢？」

葉慈輝可不敢在恨海遊魂面前隱瞞眞像，實話實說道：「二姊之意圖反倒『血手惡煞』向東洋，倒不是有了什麼悟覺，而是想取代『血手惡煞』向東洋。」

恨海遊魂氣得一頓脚罵道：「畜牲，爲師眞恨不得親手把她劈了。」

葉慈輝道：「師父，弟子覺得二姊還不是不可藥救的人，弟子有一計在此，不知你老人家以爲如何？」

兩人一陣竊竊私語，恨海遊魂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就在這裏和她見一面吧。」

遠遠傳來了菲菲疾掠而來的衣袂飄風之聲，人影一閃，菲菲已飛降而到。

菲菲目光所及，只見葉慈輝正陪侍在一位清癯老者之前，向着她默默含笑。

菲菲乃是聰明絕頂之人，料之必有原因，因之不敢造次，上下打量了那位清癯老者一陣，問道：「輝弟，這是那位奇人前輩，你也該爲二姊引見引見。」

葉慈輝一笑道：「二姊，你還不快快拜見，他老人家就是小弟的師父，你的慈父呀。」

菲菲驚愕了一下，拜倒在地道：「爸，你想煞女兒了。」

恨海遊魂長嘆一聲道：「你起來。」

菲菲起身站在一旁，試探着道：「前些日子，女兒得知你老人家淸修之地，曾派人前去迎接你老人家……」

恨海遊魂揮手道：「我知道……。」

意思就是要她不要說下去了，接着話鋒一轉，道：「我剛才聽說，你準備伺機除去『血手惡煞』向東洋這個武林敗類，此話可是當眞？」

菲菲點了一點頭道：「女兒確有此意，只是自忖人手單薄，恐力有未逮……」

恨海遊魂道：「你如果眞有這個意思，爲父自可助你一臂之力。」

菲菲自忖：「輝弟的武功，已是天下難敵，他老人家的一身功力，那還了得，如果有他老人家相助，大事可成。」

當下，心中大喜，道：「謝謝你老人家。」

恨海遊魂道：「爲父問你，你想做這等大事，自己武功上可有特殊成就？」

菲菲猶豫了一下，道：「女兒所習武功廣博有餘，雜而不專，因此，不敢說有所成就。」

恨海遊魂道：「如此說來，你自己並無眞才實學，將來如何可以服衆？」

菲菲一嘆道：「女兒也曾想到這一點，可惜女兒沒有明師指導。」

恨海遊魂道：「你可知道爲父得到了『神武寶庫』之事？」

菲菲道：「女兒已聽輝弟說過了。」

恨海遊魂道：「那寶庫之中，除了大批寶物之外，最珍貴的就是武功秘笈，所有武功秘笈之中，又以他老人家的『神武神功』爲最，其次，就要算『九玄奇功』了。」

菲菲道：「你老人家把『神武神功』傳了輝弟，但不知你老人家如何處置那『九玄奇功』？」

恨海遊魂道：「『神武神功』是以純陽化純陰，只適宜於男子練習，所以我給了慈輝，至於那『九玄奇功』，乃是以陰導陽的一種神功，與『神武神功』所走的路子，正好相反，最宜婦人女子習練，對你倒是非常適合。」

菲菲只聽得喜心翻倒，興奮欲狂地道：「『九玄奇功』，女兒曾聽人說過，習成之後，威力之大，不下於『神武神功』，想不到也被你老人家得到了，不知你老人家可曾帶在身上？」

恨海遊魂道：「沒有。現在仍留在寶庫之內。」

菲菲失望地道：「可惜。」

恨海遊魂道：「你現在反正沒有時間練，將來我再傳給你就是。」

菲菲道：「也只好這樣了。」

葉慈輝忽然把話題一轉，道：「二姊，剛才小弟曾和師父談到南莊的事，師父說可以去找歐陽莊主談一談，你看這樣辦行不行？」

菲菲沉思一陣道：「按照原來的計劃，你應該今晚就去暗探南莊，同時，愚姊暗中推波助浪，掀起一場驚天巨變，一鼓之下將南莊毁了，這原是既定的決策，是無可變更的，不過，現在倒有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了。」

葉慈輝迫不及待的接口問道：「什麼機會？」

菲菲說道：「你不是被家父引出來了麼，只要你暫時不回去，豈不就無法發動了。」

葉慈輝道：「可是你呢？」

菲菲道：「我雖然追出來了，可是沒有追上你們，這對我來說，是可以應付得過去。」

葉慈輝道：「這樣更好，我也可以親自去一趟南莊了。」

菲菲道：「你要到南莊去，可要小心，千萬不可用本來面目。」

葉慈輝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菲菲道：「那我先回去了。」向恨海遊魂拜了一拜，喜心滋滋的飛身而去。

恨海遊魂望着菲菲漸去漸遠的身形，搖頭一嘆，道：「爲師養了一個這樣的女兒，眞是慚愧之至。」

葉慈輝道：「師父，你老人家也不能過份怪她，她也完全是環境使然。所以才有這種狂妄的想法，好在她還相信弟子，我想到時候定能說動她的。」

恨海遊魂一嘆道：「但願如此，否則，爲師只有親自向她下手了。」

葉慈輝道：「我想事情不會到那一地步的，倒是弟子心中有一隱憂，不知如何是好。」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率譚雲等和龍鳳會主及其屬下高手相晤，龍鳳會主對岳秀極盡委屈求全，只要岳秀肯退出朝爭，無論岳秀要怎麼高的酬勞，也在所不惜，但岳秀立場堅定，不允其請，談判陷於僵局，最後只好以搏戰來決定雙方的存亡，首陣，岳秀以一招白蛇吐信的平凡招式折服無影劍客，龍鳳會主突一揮手，其屬下副令主等盡皆退去，只留下龍鳳會主，岳秀也自唐嘯手中取過金鳳剪，龍鳳會主又令無影劍客退去，無影劍客正欲退走，但爲岳秀喝止，無影劍客轉問龍鳳會主可是不必遵守搏約，龍鳳會主答稱正是——

傲言折會主　一劍伏三雄

無影劍客道：「這個，這個……」

岳秀冷冷說道：「人無信不立，閣下如是覺着可以不講信用，自然就不用遵從約定之言了。」

無影劍客神情似是很爲難，臉上是一種極爲悲苦的神色，回顧了身後的同來的白衣女子一眼，低聲道：「我該如何？」

白衣女子口齒啓動，竟然用的千里傳音之術。

別人只能瞧到她口齒啓動，却不知她說些什麼？

無影劍客搖搖頭，苦笑一下道：「會主，在下既然敗在了岳秀的手下，還有何顏爲貴會効命……」

龍鳳會主道：「閣下的意思呢？」

無影劍客說道：「在下覺着應該履行諾言。」

龍鳳會主突然改變了態度，哈哈一笑道：「既是如此，那就悉憑尊便了。」

無影劍客大步行了過來，對岳秀一抱拳，道：「敗軍之將侯玉，聽候岳侯爺發落。」

岳秀淡淡一笑，道：「侯兄請站一側；兄弟不會使兄台爲難。」

侯玉道：「多謝岳少俠。」

緩步退到一側。

岳秀已暗中運集了功力，高聲說道：「會主，你可以遣人出戰了。」

龍鳳會主淡淡一笑，道：「岳侯，本座無意和閣下動手，但閣下再三相逼，在下也只好勉爲其難了。」

岳秀道：「會主不用客氣，就算忍過今日，明日還是難免一戰，既然是雙方都找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似乎是只有動手一途了。」

龍鳳會主舉手互擊三掌，四個身着黑衣，全身閃動着鱗光的怪人，緩緩行了出來。

四人除了露出一對眼睛，和左右雙手，握着兵刃的五指之外，全身都在那鱗光閃動的衣服之下。

未待岳秀出口詢問，馬鵬已低聲說道

：「墨鱗鐵甲蛇甲，刀槍不入，列爲武林七寶之一，想不到的是四套蛇甲，都落在了他們的手中。」

岳秀低聲道：「以金鳳剪的鋒利，是否能夠斬斷蛇甲。」

馬鵬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岳秀手執金鳳剪，高聲說道：「會主，可識得我手中的兵刃麼？」

龍鳳會主道：「金鳳剪。」

岳秀道：「對！金鳳剪，它能斷金砌玉，只恐怕，它也能斬斷蛇甲。」

龍鳳會主沉吟了一陣，道：「墨鱗鐵甲蛇甲，爲武林七寶之一，只怕金鳳剪未必能傷得了它。」

岳秀道：「那就試試吧！」

龍鳳會主口中雖硬，但他內心之中，却是毫無把握。

蛇甲很堅硬，一般的利劍和兵刃，是無法傷它。

但金鳳剪能否傷了蛇甲，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岳秀緩緩向前行了幾步，望着幾個身披蛇甲的人，道：「諸位，是一齊上呢，還是先上一個試試看？」

龍鳳會主道：「四號鐵衞先攻。」

站在正南方的一人，緩步而出，直行向岳秀。

他只露出兩隻眼睛，和握刀的右手，連左手，都隱於甲袖之中。

他右手握的是一把單刀，又寬又厚的鬼頭刀。

只見他手中兵刃的重量，就不難想到，他是有着很深厚功力的人。

雙方相距三尺左右時，執刀人才停下腳步。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咱們誰先出手。」

執刀人道：「我！」

忽然一刀，迎頭劈下。

這一刀勢道強猛，有如泰山壓頂般。

岳秀橫着金鳳剪，用背硬封刀勢。

他要先試此人的內力如何？

但聞錚鏘一聲，金鐵交鳴，大漢手中的鬼頭刀，被直蕩開去。

岳秀本有着隨手反攻的機會，但他却忍下沒有還擊。

執刀人忽然吐氣出手，掄動鬼頭刀，連劈三刀。

這三刀，刀刀都是威猛絕倫的攻勢。

岳秀用剪背連封開兩刀之後，第三刀，忽然張開了金鳳剪迎了上去。

刀剪相觸，岳秀突然用力一剪，但聞沙的一聲，厚厚的鬼頭刀，竟然被剪成了兩截。

那鋒利的剪刀，切金斷玉，一下子，就把百煉精鋼的鬼頭刀，剪作兩斷。

岳秀合上了金鳳剪，冷冷說道：「我不相信墨鱗鐵甲蛇，能比這百煉鋼的厚背鬼頭刀，還要堅牢。」

龍鳳會主楞住了，那穿着蛇甲的人，也楞住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諸位的運氣不好，內宮中，有一隻金鳳剪，偏偏皇上把這枚剪賜給了在下，金鳳剪鋒利無匹，能斷金切玉，削鐵如泥。」

那蛇甲武士，回顧了會主一眼，道：「會主，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會主可以要你們和我動手，但他無法保證你們不死。」

龍鳳會主冷笑一聲，道：「岳秀，你太狂了。」

岳秀冷冷一哂，道：「那是在下有制勝的信心。」

龍鳳會主道：「你認爲，金鳳剪在你手中，就有着必勝的把握了。」

岳秀道：「會主，在下希望，我們都能面對着眞實，在下有沒有把握，殺死你這四個蛇甲武士，大約你的心中，也很明白。」

龍鳳會主道：「閣下別忘了，我們還有很多的人。」

岳秀淡淡一笑，道：「我想在這週圍，一定佈下了很多的埋伏。」

龍鳳會主道：「不錯，我們這裏佈下了很多的埋伏，不過，我們不希望用這些惡毒的埋伏，對付諸位。」

岳秀冷笑一聲，道：「但願閣下能言行如一。」

龍鳳會主突然回頭對兩個隨行的白衣女子說道：「取下你們的面具。」

兩個隨行的白衣少女應了一聲，取下了臉上的面具。

那是兩張千嬌百媚的臉，秀眉彎彎，臉兒嫩紅，脂粉不施，麗質天生。

岳秀望了二女一眼，也不禁暗暗一歎，忖道：龍鳳會中，在那裏找到了這等絕色美女。

龍鳳會主兩道凌厲的目光，有如冷電一般，逼視在岳秀的臉上。

他似乎是看穿了岳秀的內心一般，緩緩地說道：「她們兩位，接你岳秀的第二陣。」

岳秀嗯了一聲，欲言又止。

龍鳳會主一揮手，四個穿着蛇甲的人，迅快的退到一側。

他們並未離開大廳，只是守在大廳一側。

這情形很明顯，準備隨時再出手。

岳秀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他忽然要四個蛇甲武士，撤退下去，分明是別有用心，這些刀槍不入的蛇甲武士，顯是準備對付別人之用——」

心中念頭還未料完，龍鳳會主已開了口，道：「岳秀，閣下武功很高強，咱們只見一招，可想及全盤，不過，有一點，不知道閣下是否想到了？」

岳秀道：「請教。」

龍鳳會主道：「我已決定，不和閣下單打獨鬥了。」

岳秀道：「你們準備羣攻。」

龍鳳會主道：「我們龍鳳會鳳字門中有三位副會主，她們對付閣下，三個人間絕色美女，岳侯如能狠得下心，那就先把她們殺了。」

岳秀道：「哦！」

龍鳳會主說道：「但岳侯在殺她們的時間，隨閣下同來的人，將會受到我和三個龍字門的副會主，及四個蛇甲武士的圍攻。」

岳秀道：「嗯！很如意的算盤。」

龍鳳會主道：「這就要看那一方面的手腳快了，如果我們能在岳侯殺死三個鳳

字副會主前，我們先殺了你們這隨行之人，岳侯縱然戰勝，也會變成孤單一人。」

語聲一頓，接道：「如是岳侯先殺死了我們鳳字門三位會主，那也將激起龍鳳會拚命之心。」

岳秀道：「哦！」

他心中緊張，但却還能保持着表面的鎮靜。

想不出對付龍鳳會主安排下這等上駟對下駟的拚鬥之法，一時間無法回答。

龍鳳會主的目光，斜注到無影劍客的身上，道：「侯兄，你是本會的貴賓，也是我們龍鳳會的嬌客，我雖然答應了，你和五妹的婚事，但你究竟還不是龍鳳會中的人。」

無影劍客侯玉臉色一變，欲言又止。

龍鳳會主接道：「但你別忘了，五妹是龍鳳會的副會主，我已下令鳳字門三個副會主，和岳秀力拚死戰，你是否願帮忙你未來的妻子，還是要遵守你和岳秀搏鬥的約定，悉聽尊便，大情小節，由你自己決定了。」

侯玉道：「會主，這個，這個……」

龍鳳會主不理侯玉，日光斜到岳秀的身上，接道：「岳侯，請指教一下，在下這着安排如何？」

岳秀冷冷說道：「很陰沉，也很險惡，但我們來此之前，早已經有了很多的準備，所以，這一點，閣下不用替我們担心了。」

侯玉神情連變，顯然他內心中，還有無比的激動。

龍鳳會主口氣冷厲的說道：「鳳字門三位副會主，請合力拒敵。」

三個身着白衣，胸綉金鳳的女子，應聲而上，分站了三個方位。

龍鳳會主接道：「妳們取下臉上的面具。」

三個白衣女子沒有一個人發話，但却依言取下了臉上的面具。

廳中人，都覺着眼睛一亮，眼前，多了三個千嬌百媚的粉臉兒。

三個人的臉型並不相同，但却是各具韻緻。

岳秀淡淡一笑，道：「三位姑娘，玉容如花，用面具把它們遮起來，豈不是有些可惜了麼？」

三個白衣女子臉色却很嚴肅，六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岳秀的臉上瞧看，三個人，絕少開口。

龍鳳會主冷笑一聲，道：「岳秀，她們取下面具，那是已決定和你拚個生死存亡了。」

岳秀道：「為什麼，動手相搏，分出勝敗就是，用不着一定要性命相搏。」

龍鳳會主冷冷道：「你對龍鳳會，知道得太少，我也不願化去很多的口舌給你解釋。」

岳秀冷冷說道：「在下想不通，閣下以什麼樣手法，統治了龍鳳會，竟然使人對你言聽計從，不敢稍有違抗。」

日光一掠三女，接道：「閣下既是一會之主，何以又不肯和岳某決一死戰，却要三位姑娘家出手。」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岳秀！少逞口舌之利，你勝過她們三人之後，我自會出手，不勞費心。」

三個白衣少女唰的一聲，亮出了身上的長劍。

領動劍訣，三個人，齊聲說道：「小妹領教岳少俠的劍招。」

岳秀道：「慢着。」

三白衣女子本欲一齊出手，聞言停下了劍勢。

岳秀回頭把金鳳剪交給了唐嘯，道：「金鳳剪切金斷玉，我還是用劍領教三位的武功，不過，我希望咱們有一個約定，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三女齊聲道：「你請說。」

岳秀道：「三位聯手而出，必是精通合搏之術，想必有着很大的勝算，三位如是勝了岳某，準備如何？」

三女道：「我們沒有殺你之心，但請退出此地就是。」

岳秀道：「太輕了，岳某若敗在三位姑娘之手，願為龍鳳會中一員。」

三女呆了一呆，回頭望着龍鳳會主。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道：「歡迎，歡迎，岳侯真能入了龍鳳會，至少也是副會主的身份了。」

岳秀不理會龍鳳會主，却對三位鳳字門的副會主說道：「但如岳秀僥倖勝了三位，三位又如何向岳某人交代？」

三女皺皺眉頭，道：「你說吧！要我們作什麼？」

岳秀道：「兩條路，任憑三位姑娘選擇。」

三女嗯了一聲，道：「說下去。」

岳秀道：「岳某勝了，我想替三位做媒人——」

這確是大出了三女意料之外的條件，三女齊口失聲而說道：「作媒，要我們嫁給什麼人？」

岳秀道：「既然是條件，就談不上什麼理由，也不論諸位是否喜歡，只要我作的媒，三位就要嫁。」

三女對岳秀這樣答覆，顯然不滿意，冷冷說道：「還有第二條路呢？」

岳秀道：「那就更為屈就三位了。」

三女道：「咱們倒要聽聽看，你還有什麼驚人的主意。」

岳秀道：「三位不敵岳秀，又不肯任我作媒，還就只好跟着區區作個丫環。」

龍鳳會主道：「岳侯，咱們很尊重你的為人，却想不到你岳侯這樣輕浮。」

岳秀冷冷說道：「在下和三位副會主商訂賭約，和閣下，似乎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龍鳳會主道：「岳侯別忘了，他們都是我的手下……」

岳秀接道：「我這個布衣侯的身份，用十個八個丫頭，也不算為過吧！」

龍鳳會主道：「不算過，但本會的副會主，總還不致於當你的丫頭吧！」

岳秀道：「別忘了，這是賭約……」

龍鳳會主道：「賭約，也要雙方同意，才能成立。」

岳秀笑一笑，道：「各位如是賭不起，咱們也不用訂什麼賭約了，大家打一陣就是。」

龍鳳會主道：「本會人材濟濟，我們不希望一二人的失敗，使本會整個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

岳秀道：「其實，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你我放手一拚，不用增多無謂的死傷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我們也許難免一戰，不過，不是現在，我如是能調動手下和你動手時，我不會自己出手。」

岳秀淡淡一笑，道：「那很好，我先領教鳳字門三位副會主的武功。」

長劍一震，分射出三朵劍花，分向三人刺去。

一劍化三芒，竟然迫得三個人，同時揮劍封擋。

岳秀振劍攻去，欺身而上，左掌右劍，攻向兩側的少女。

這鳳字門的三位副會主，實在是長的很美。

美的，使人有着不忍傷害之念。

岳秀雖然未為美色所迷，但他攻出的劍勢，掌力，也減少了一些力量。

劍掌分擊兩側，居中一位白衣少女，忽然發覺了有機可乘，嬌軀一側，挺劍而擊。

寒芒一閃，直刺前胸要害。

這一劍勢道快速，疾如電奔。

劍光閃閃，刺向了岳秀的前胸要害。

岳秀突然微微一側身子，一方避過要害，拍出的左掌一收，挾住了那刺來的長劍。

居中白衣女冷笑一聲，突然用力一轉手中長劍。

她是想以劍的鋒刃，斬斷了岳秀的左臂。

那知岳秀左臂一挾之力，竟然沉重無比，白衣少女一轉長劍，竟然未能傷得岳秀。

左右兩側的白衣女，雙劍忽至，刺向兩肋。

岳秀一運氣，竟未閃避。

二女長劍破衣，迫刺肌膚。

不知為什麼？二女生恐這一劍刺死了岳秀，竟然同時減了手勁。

力量減弱，但仍刺中了岳秀身上的肌肉，只覺岳秀身上的肌肉一軟一滑，兩柄長劍，竟然同時滑向了岳秀身後。

岳秀右手棄劍，雙手疾出。

這時，三女之劍，都已刺中了岳秀，身不由己向前衝去。

岳秀雙手動如閃電，屈指連彈，擊中了三位鳳字的副會主。

三女同時覺着身子一麻，握不穩手中的長劍，跌落在地上。

岳秀雙手收回，左右一抄，同時接住了四把長劍。

這一場惡鬥，就在這樣兩個回合中結束。

岳秀身上衣服，破了三處地方，但三女却被點了穴道。

龍鳳會主冷然一笑，道：「岳侯好高明的武功，衣衫破裂三處，眞叫人無法論斷你是勝是敗。」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會主的看法呢？」

龍鳳會主道：「你雖點中了敝會三位副會主的穴道，但你身上，衣服破裂三處，公評論斷，應該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岳秀笑一笑，道：「會主的論法，果然很高明，岳某人，也覺着很公平。」

事實上，他盡可有很多的辯詞，但他放棄爭論。

這一着，大出了龍鳳會主的意料之外，不禁一呆。

岳秀却微微一笑，道：「這一戰不分勝負，會主可以派出更高明的人，出面應戰了。」

龍鳳會主一擺頭，三個女婢疾奔而上，扶住了三位白衣姑娘，同時也接過了岳秀交過的三支長劍。

這時，兩個龍字的副會主，已然亮出了兵刃，準備出手。

大約未得會主之命，不敢輕易出手，冷厲的日光盯住在岳秀的臉上瞧看。

這才看出了岳秀的用心，他故意弄險，只是留下藉口，使這一戰評一個不分勝負。

龍鳳會主很聰明，極快的瞭解了岳秀的用心。

瞭解歸瞭解，但他却沒有法子改口下台。

他究竟是一會之主的身份，不能不顧顏面。

沉吟了一陣，突然回頭問道：「那一位接第二場。」

龍字門兩個副會主應聲而出，道：「屬下願接第二陣。」

譚雲和歐陽俊，同時舉步行到了岳秀的身側，道：「岳少俠，這第二陣讓給我們，岳兄換件衣服。」

岳秀微微一笑，道：「兩位請替兄弟掠陣吧！在下還撐得住。」

譚雲，歐陽俊，互相望了一眼，向後退去。

岳秀施展傳音入密之術，說道：「譚兄，把人手集於一處，我敗了這兩個龍字門的副會主之後，就直撲龍鳳會主，此人，能領導了這麼一個組合，非同小可，我實在沒有把握很快能制服於他，屆時，必將有一場很激烈的混戰。諸位必需合力拒敵，我相信，制服了龍鳳會主之後，事情會改觀。」

他這邊傳音安排了拒敵之法，龍鳳會主，也開始作了佈置，暗傳令諭，調集了高手，分在大廳內外，聽後自己的令諭出手。

雖然，兩人都瞧出了對方口齒在啓動傳音，暗作佈署，但誰也沒有出口說穿內情。

敢情，龍鳳會主預先的各項安排，已被岳秀攪亂。

三個鳳字門的副會主，已被侍從婢女扶下。

無影劍客侯玉，却呆呆的站在一側。

他的處境最尷尬，既不能帮助岳秀，也不能帮助龍鳳會主。

龍鳳會主未再問過他一句話，似乎是，不再注意他的存在。

經過了一番傳音安排，龍鳳會主才點點頭，道：「好！你們要一對一，就算咱們敗了，也敗的很榮耀。」

兩個副會主點點頭，舉步而上。

但行近岳秀五步左右時，一個人却突然停下。

左首一人，仗劍而上，冷冷說道：「岳秀，在下領教。」

岳秀笑一笑，說道：「兄弟奉陪，不過……」

黑衣人道：「不過什麼？」

岳秀道：「不過，和在下動手，希望能取下臉上的面具。」

黑衣人回顧了龍鳳會主一眼，沉吟不語。

龍鳳會主淡淡一笑，道：「這一戰，關係着龍鳳會的成敗，也用不着再掩遮本來的面目了。」

黑衣人應了一聲，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

岳秀凝目望去，只見那人，大約三十多歲，面如鍋底，黑中透亮，濃眉大眼，獅鼻海口，自有一股威嚴之氣。

這人像貌堂堂，一股英雄氣概，岳秀向他打量了一陣，說道：「兄台，可否見告姓名。」

黑面人回顧了龍鳳會主一眼，沉吟不語。

岳秀突然哈哈一笑，目光轉到龍鳳會主的身上，冷冷一笑，說道：「閣下御下之嚴，當今武林之中，只怕是不再作第二人想了。」

龍鳳會主道：「哦！岳侯怎會有此感慨呢？」

岳秀道：「他們身爲副會主，但一言一行，都要看你的眼色行事，這個副會主，實也是當的辛苦的很。」

龍鳳會主笑一笑，道：「岳侯，他們只是尊重我罷了。」

岳秀道：「尊重你過了份，就不算尊重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此言何意？」

岳秀冷聲道：「他們身爲副會主，竟然連一點主意也無法由自己決定，看來，龍鳳會中所有的事，都要操諸閣下一人之手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龍鳳會將集中天下英雄，如是我沒有一套使他們折服的辦法，如何能統率這龐大的實力。」

岳秀目光轉到那黑臉人的身上，道：「副會主，敢不敢報上你的姓名？」

黑臉人畧一沉吟，沉聲說道：「在下孟超。」

譚雲在旁突然接口說道：「君山十八寨的總寨主，孟九如孟老英雄，閣下是否認識。」

孟超道：「是家父。」

譚雲一抱拳，道：「原來是孟兄，兄弟湘西譚家寨譚二。」

孟超道：「二公子。」

譚雲道：「不敢當，孟兄怎會投入了龍鳳會中。」

孟超冷冷說道：「此刻咱們是兵刄相見的時刻，不是把酒言歡，用不着談往敘舊了。」

岳秀笑一笑，道：「孟兄，在下久聞孟總寨主之名，雖霸佔君山，自成江湖上一大堂口，但他爲人義氣，處事公平，只在往來的船隻，商旅之中，抽取少許費用，却是全力保護他們安全，人貨不損，黑白兩道中人，都對他十分敬重。」

孟超道：「家父的事，和我無關，你也用不着套近乎。」

譚雲淡淡一笑，道：「孟兄，在下用不着和閣下套近乎，咱們是各行其是。」

岳秀冷笑一聲，接道：「朱奇，孟超這個人，在江湖上的聲譽如何？」

朱奇道：「孟超此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君山孟總寨主，在江湖上却是很有盛名的一個人。」

岳秀道：「其父餘蔭，可及子女，可以饒他不死。」

孟超挺劍而上，道：「岳秀，不要太狂，就算咱們非你之敵，也要和你打個勝敗出來。」

長劍一探，刺向了前胸。

岳秀長劍一抬，噹的一聲，封開了孟超的劍勢，刷刷刷連攻三劍。

這三劍威勢絕倫，孟超接過第二劍，却接不下第三劍。

第三劍，擊中了孟超的右腕。

孟超右手一鬆，手中寶劍，突然跌落在地上。

這三劍是岳秀的眞功夫，不但劍如閃電，而是力道强猛無比。

岳秀有意手下留情，長劍接近孟超的右腕時，突然轉了過來，平擊在孟超的右腕之上。

如若岳秀的劍勢不轉，這一擊，可以斬下了孟超的右腕。

孟超想個的右臂，都腫了起來，長劍就在脚下，却無法伸手拾起。

岳秀道：「孟超，你認不認輸？」

孟超道：「男子漢，大丈夫，輸就輸了，在下非你之敵，殺剮任憑尊便。」

岳秀道：「站開去。」

孟超怔了一怔，退到一側。

岳秀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冷冷說道：「會主，還有什麼高手派出來，可以要他們動手了。」

龍鳳會主冷笑一聲，道：「岳秀，今天眞要分個勝敗出來麼？」

岳秀道：「我們難得碰頭，既然碰頭了，那就一次解決算了。」

龍鳳會主道：「好！我陪你。」

岳秀笑一笑，說道：「會主，早該出手了。」

龍鳳會主道：「廳中地方狹窄，咱們到院中去吧！」

岳秀當先退出到廳外。（未完）

下期預告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龍女虎子

馮嘉·著

幸福人生

紫金丹

男性補藥紫金丹爲名醫監製之最新特效男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多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寧神固腎，徇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丹之特點爲：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力，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寧神固腎 第一補品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永安公司 獨家銷售

中區分店：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油蔴地分店：彌敦道三六一號
銅鑼灣分店：軒尼詩道四八二號
美孚分店：美孚新邨百老滙道
家庭用品中心：銅鑼灣新都戲院側